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六十九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十九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卷下

明阮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正德元年丙寅春正月，疏乞休致，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疏進，奉旨云：老成端謹，聞望素著，勉副委任，不允所辭。

二月，太學諸生赴南京吏部保留。

按日紀曰：先生乞休致，不出視事。六堂諸生赴南京吏部保留。本部移咨吏部云：據國子監率性等六堂科貢監生陸景光、龐龍等呈前事等因，送司

案呈到部，看得太學乃國家成賢之地，祭酒實師儒表率之官。今本官言行政事、道德文章，俱堪爲人楷範。近見連章求退，士心恐失依歸，具詞保留，情甚懇切。係保留官員，係隸吏部掌行，合就備由移咨貴部，煩爲轉達，定奪施行。

二月，疏乞休致，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具疏，乞照依前祭酒陳敬宗事例休致，詞甚懇切。吏部備查覆題，奉旨云：已累有旨慰留，有病着加調理，以副委任，不必再辭。

夏四月、上治道要務疏。

按日紀曰、先生疏云、臣聞天道以元生萬化、聖人體元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蓋與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爲治之意、使人民知所向望也。洪惟憲祖以成化紀元、蓋欲治化之成就、而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治道之恢弘。今能飛御極、紹成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治之不弘也哉。然正德之實有五、一曰勤聖學。其略曰、陛下出震繼離、始登大位、即

以正德紀元、而又開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而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經筵之開講有日、而儒臣之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嘗間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剪桐之戲而莫與箴規、遵持養之方而無從諫止、則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臣願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從文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十八學士於禁中故事、不必限其日時、煩爲禮貌、假以温顔、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習既久、化

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施之任人、而邪正以辨、以之立政、而事皆可法、其於盛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今日正德之先務也。二曰隆繼述。其略曰、先帝在位之日、尊奉兩宮、備殫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罷工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聲色、不事畋遊、皆其善行之可法者。正今日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①戶口之清②耗而議撫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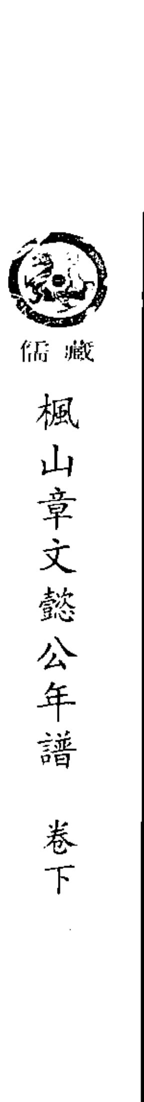
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拯弊之方、清查禁革以華冒濫、沙汰冗官以節財用、皆其志之欲爲而未成者、正今日所宜繼成以終其志。其纂修會典、則欲舉祖宗之舊章而見諸施行。其節修通鑑、則欲考前代之成敗以爲法戒。尤今日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三曰重詔令。其略曰、陛下登極之初、渙頒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房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内官。又謂鹽糧爲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

討佔竊、所以節國用也。又謂皇親勢要之受獻土地、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內外勢要佔奪軍民土地、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爲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誦聖德、以爲軍民困苦、庶其有瘳。逮今朞月矣、而冗員之裁減取回者無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未聞。故閣內大臣有政壅不行而詔書所載盡爲虛言之奏、六科諍臣亦有冗員復有③、傳奉復作而號令不信之章、則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已有牽

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天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之吏不奉詔者，其罪當何如也。臣願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巨室而寬假，勿以嬖媟而姑息。從羣臣之言而治不奉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夷莫敢不服矣。此亦正德之要務也。四曰敬天戒。其略曰：即位以來，星文示變，霾雨爲災，天鳴于西土，地震于南京，而陝西又有災傷之患，豈非天心仁愛，而欲陛下勵非常之志，以消其變乎。書曰：天視自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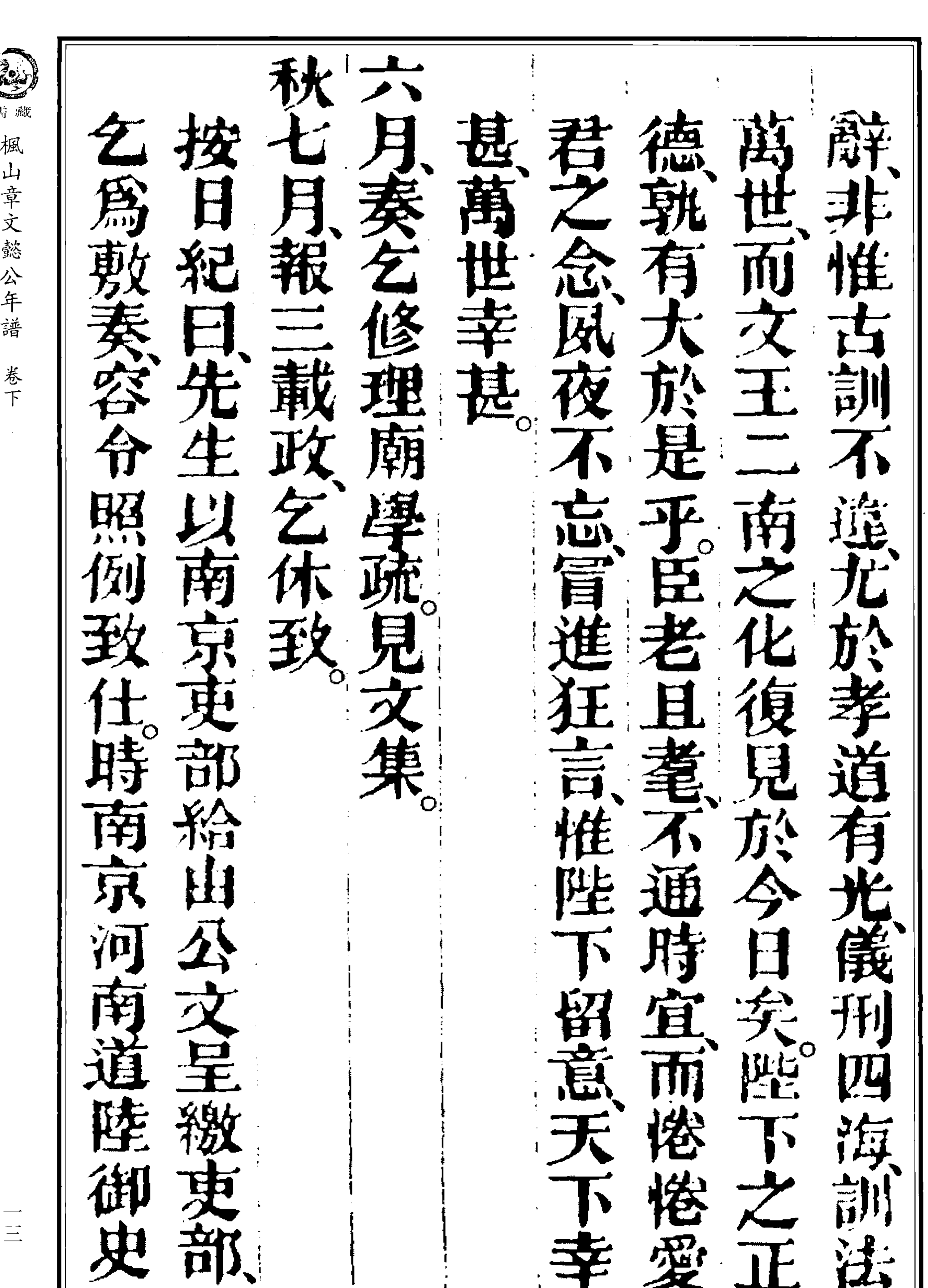
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不合乎衆情、卽有違乎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而濫賞、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勢要把持而百司不得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愈急、財已匱而侈費之無節、諸若此類、皆天之所不豫而災變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遠師帝王、近法祖宗、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己求言之意敷告下土、日與在廷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盡弭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

糾正、內外協恭、上下交修、以承天心仁愛之意、庶幾精神漸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陛下之正德不爲虛文矣。五曰謹大婚。臣聞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爲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備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嫁之前、又必教於公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



所宜先知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推議。呂希純則言、當采德閥、不宜參用陰陽術數、以男女年命而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源、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尤不可不正也。今皇上之德、睿質純粹、天命降鑒、必誕聖女、以佑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非一人。伏望陛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命內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

事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祥禫、以成嘉會。照宋哲宗故事、將所選者暫處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壼儀、擇師傅保姆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納于邪。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雎鵲巢之德、葛覃樛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然後設幄于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上天之丕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



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訓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陛下之正德、孰有大於是乎。臣老且耄、不通時宜、而惓惓愛君之念夙夜不忘、冒進狂言、惟陛下留意、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六月、奏乞修理廟學疏。見文集。

秋七月、報三載政、乞休致。

按日紀曰、先生以南京吏部給由公文呈繳吏部、乞爲敷奏、容令照例致仕。時南京河南道陸御史

崑具奏保留、略云、近聞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某先以徽疾引年求退、累蒙恩旨、勉令辦事。茲該考滿給由赴京、懇乞休致、六館諸生赴禮部保留。臣惟太學賢士所關、師儒儀表所係、必得其人、則師道立而善人多、治化之隆、莫不由之。竊照章某學行純正、甘於恬退、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荷蒙先帝俯詢廷議、特加擢用。在監方及一考、諸生陶煦純懿、翕然向化。及堅守素志、累章乞歸。雖身嬰末疾、實精力未衰。伏望皇上留意人才、優禮宿學、特勑該

部、免其赴部給由、行令在任復職。非惟諸生有所矜式、而亦可以勵奔競矣。

八月、疏乞休致、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以老病不能給由、援例具奏乞休。疏進、奉旨、朝廷以章懋學行老成、堪任師表、已累有旨勉留。有疾宜善加調理、不必固辭。

冬十月、回家候命。南京吏部侍郎黃公珣具奏保留。

按日紀曰、南京吏部咨付備云、太學乃國家成賢之地、祭酒為師儒表率之官、必得其人、方稱厥任。

今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某歷任三年、始終一節。言行政事、皆可師法。道德學問、衆所依歸。近以三年考滿、例該赴京給由、本官具以老疾懇乞休致、荷蒙聖上降旨勉留、俯賜奬諭、臣等有以見陛下崇儒重道、任用老成、以作養人才之盛心也。但以本官偶患風溼、步趨不便、未能赴京給由、雖蒙詔留、未敢力疾涖事。況司業羅欽順給假送親、尚未回任、本監缺人管事、士子失所宗師。如蒙乞敕吏部容留、本官扶病管事、免其赴京考績之行、以慰人

才教成之效。仍候司業羅欽順回任、行令給由、則
國學庶不至於缺人、而士子亦不至於失望矣。等
因。該通政司官奏、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吏
部備查題稱、合無准其所奏、令本官照舊在任調
理管事、待司業羅欽順給假回還、并本官病痊之
日、仍令赴部給由。奉旨、是。

二年丁卯、奏乞養病、得旨。

按日紀曰、先生病未愈、因不允休致、仍乞恩養病。
奏略云、臣嘗考滿離任之後、給由在告之時、身雖

不當事任，心猶不敢自安。今病之痊可既未可期，而在監缺官已踰半載。若不舉奏銓補，不免曠廢職務，有誤教養，則臣之上負國恩、下妨賢路，罪益大矣。故雖休老之牘未敢重陳，而久病亦不容不瀝誠以上請也。伏望聖明以敷教爲重，以作人爲務，念賢關非可以養痾，而師範詎容於曠職，特勅該部，別推儒彦，往司國學。容臣在於原籍，從容調理，俟有痊可之日，另行赴部給由，以終考績之事，以聽黜幽之命，則官職不至於久曠，餘生或賴以

保全。云云。奉旨、章懋既果有疾、情辭懇切、准回籍調理、病痊之日、有司來說起用。

夏四月、長子擴卒。

冬十月、孫訢卒。

十二月、與姪拯書。

按日紀曰、時章公拯以工部主事改刑部、先生與之書、其略曰、家門不幸、荐惟災禍、章擴既死、章訢復殀。白首病軀、墮此惡境、煢煢孤立、何苦如之。惟有伏枕待盡、已無意於人世間矣。但身分未了者

三事、一是所陳謝病之章、雖蒙恩許調理、猶有病痊之語、未得脱然放免。今欲再求休致、未知時義可否。所夫奏稿、汝可斟酌代進、以畢此事。先君例該贈官、未有誥命、經營關領、皆在於汝、千萬留意。松坡府君冢嫡之嗣、吾諸姪惟汝有四子、欲汝一子爲冢嫡之嗣、汝意何如。但得了此三事、吾遂可瞑目矣。

三年戊辰二月乞休、得旨。

按日紀曰、先生疏進、奉旨、准他休致、該衙門知道。

三月、誥贈先生父南京國子監祭酒、母吳氏贈太恭人。

按日紀曰、是時先生進階朝議大夫、父母並得誥贈、妻郭氏贈恭人。

冬十月、與許知縣完書。

按日紀曰、先生掌太學、完爲國子生、令蘭谿時、凡有難行之事、必稟正焉、故鮮有過差。時荒歉、先生與之書、其略云、今之荒旱、積年所無、甚爲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

宜時常檢看、早爲處置、以防民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米往來者、盡行搶奪。搶奪不已、將成大盜、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之災者、亦所不免矣。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糴糶、



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糴之令、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爲政之急務也。某居山林下、本不敢干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深察焉。

四年己巳五月、育極次子試爲孫。

按日紀曰、極忤逆瑾、謫廣西梧州通判、是時來歸。試生八年矣、本朱氏所育、先生以昭穆未當、姑存以爲家嫡之後。

五年庚午六月、蘭谿縣志成。

按日紀曰、縣志始末具先生序文。

冬十一月、起先生爲南京太常寺卿。

六年辛未二月、具奏辭免、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跡進、吏部奏云、本官早有令名、晚稱耆德。推正容臺、固輿論之攸歸、而錄用舊臣、實聖心之簡在。成命已定、難擬改圖。爲此合行劄付本官、查照先今事理、作速赴任。云云。

夏四月、陞南京禮部右侍郎。

秋七月、具奏辭免陞職。

按日紀曰、先生以年老有疾、奏乞容令以祭酒致仕。奉旨、章懋學行老成、已有旨陞用。既自陳衰老、情詞懇切、還着做侍郎致仕。

八月、具疏謝恩疏。見文集。

九月、與姪拯書。

按日紀曰、逆瑾既誅、拯自梧州復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陞兵部武選員外、尋陞車駕郎中。是時召赴北部、先生與書略云、汝居官涖事、要在勤慎、事

上接下、須翼翼小心、不可失色於人。既不能有所爲、亦不可以求容、但求免禍、見幾而作可也。四方盜賊雖多、俱無大志、不日自當擒滅。但所任討賊者多非其人、故至於猖獗耳。汝在部須博訪實才、以贊大司馬之推擇。若得一二人如晉司馬隆、唐王式輩、則盜賊卽日可平矣。所憂者、本原之地無可着力、則盜賊雖平、亦未免有意外之慮耳。吾鄉今年之旱、百年以來所未有也。田租之收、十分不及一二、中人之家亦皆缺食、吾亦未知能免死亡

否。民窮已極、不能聊生、而官府科徭日加煩重。又以江西之寇、多調官兵民快往彼防禦、數盈十萬。寇實不來、而老師費財、不知紀極。百凡所需及供億之費、多責金衢二郡、何其苦也。

冬十月、復編修董公玘書。

按日紀曰、先生在南雍、玘爲國子生。是時有書問讀書所疑、故復之。其略云、中庸大本之說、程子與呂蘇問答固有未明、而朱子於中庸或問及語類中剖析明白、可以參考。其得失、其切要處。朱子又

謂已發未發之說，具在大全集註中。試取而讀之，則曉然無疑矣。朱子與南軒辨論，初雖未嘗無疑，後與蔡季通問辨，復取程氏書讀之，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亟以書報南軒。南軒復書，深以爲然。其說載在大全集中和舊說序中言矣。愚竊以爲朱子晚年定說，與程子初無少異。雖孔子、子思復生，不能易其言，不必以諸說之紛紛而致疑，更欲復求他說也。老夫往時與吾友論讀書之法，凡諸說義有兩端者，各循其說而思

之、到有窒礙處、御回頭別思、必求其合而後已者、蓋欲求其所言合於聖經之本旨者爲是、其有窒礙者則不可用、非謂諸說之各爲一端者、欲求其合於一也。吾友錯會其意、欲求其合一、無怪乎其意愈雜而理愈窒也。嘗觀朱子之序中庸集解、有云、讀是書者、毋跂于高、毋駭于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吾友能守朱子之訓

而服行之、何患思之不得也哉。

七年壬申春正月、與郡守趙公鶴書。

按日紀曰、趙公移文本縣作少宗伯坊牌、先生以書辭之。其略云、先生近行本縣、盖造進士及舉人坊牌、則區區賤名已預其列。又以官名另立坊牌、則是重覆受賜、心甚不安、不敢承當一也。某平日以官爲身外之物、不敢認爲己有。况此亞卿顯職、尤所不堪、既嘗具疏辭之於朝、今乃立爲坊牌、以誇燿鄉人、未免爲識者所鄙。此亦心所未安、不敢

承嘗，二也。又區區素以闇然自號，欲從事於尚絅之學，而未能也。今以非所當得之官而高自標榜，全失尚絅之義，此尤心所未安而不敢承嘗，三也。日前進拜，匆匆面辭，不得以盡其言。反覆以思，益增慚愧。伏望諒其夙心，亟行停止前命，就移此費改立仁山祠前坊牌，則於大義尤爲光明，而財用亦不爲虛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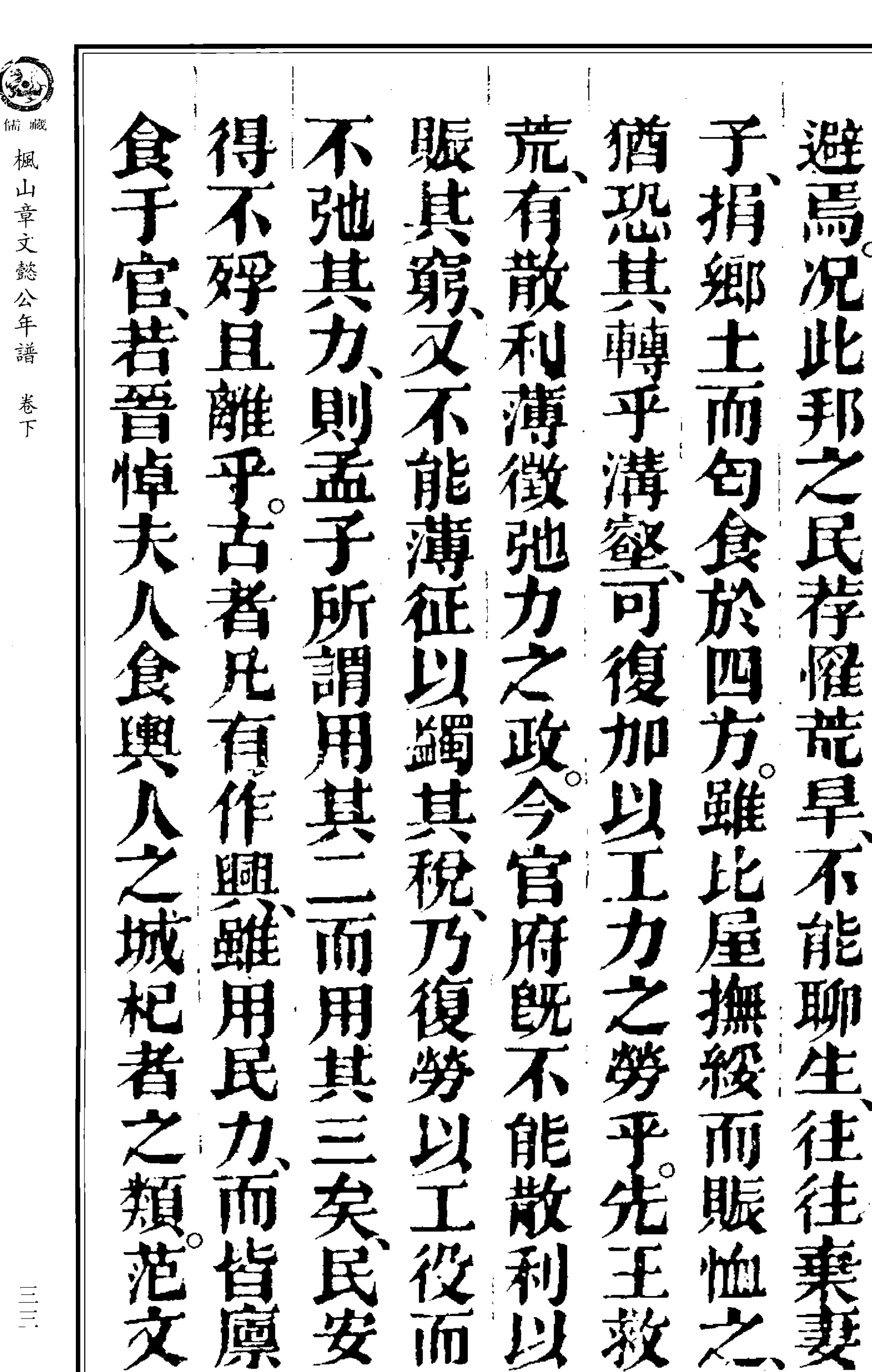
夏四月，與編修湛公若水遊北山。

按日紀曰：湛嘗從遊國學，時出使安南，過此謁見。

先生與遊棲眞觀、白雲、紫霞、湧雪諸洞。湛有謁見及陪遊諸洞詩呈焉。

八年癸酉十一月、金華守劉公蒞役民浚濠築堤、先生止之。

按日紀曰、劉欲役民興作、以可否來問先生與之書、其略云、邇者忽以新政移文屬縣、將興浚治城濠、修築堤岸之役。每里起夫一百名、蘭谿二百四十七里、該夫二萬四千七百名。若通計八縣、則該夫十餘萬矣。自古未嘗有如此大役。闔郡之廣、無



一家一人不受其役者、遠近聞之、罔不驚駭而逃避焉。況此邦之民荐罹荒旱、不能聊生、往往棄妻子、捐鄉土而匄食於四方。雖比屋撫綏而賑恤之、猶恐其轉乎溝壑、可復加以工力之勞乎。先王救荒、有散利薄徵弛力之政。今官府既不能散利以賑其窮、又不能薄征以蠲其稅、乃復勞以工役而不弛其力、則孟子所謂用其二而用其三矣、民安得不殍且離乎。古者凡有作興、雖用民力、而皆廪食于官、若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之類。范文

正公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有一舉兩得之說，故雖勞而民不怨。今此十餘萬衆，不知食於何所，若使人皆自食，則貧無食者，寧不饑而死乎？先王於月令仲冬之月，命有司毋興作土功及起大衆，今乃於窮冬而興此二役，則不惟有乖王制，使之工作於水中，則無衣無褐，又將有凍死者矣。仁人君子，豈忍立視其死乎？故愚意以爲此事決非先生本心，必有好生事者倡爲此說以誤先生耳。夫修城池，設險阻以防寇盗，築堤岸，殺水勢以衛橋梁，

雖皆王政所當爲、而非此邦今日之急務也。請試言之。昔龔遂守渤海而化刀劍爲牛犢、張綱守廣陵而化劇盜爲良民。此其德足以化暴者、固不假乎城池也。檀子守南城而楚人不敢爲盜、李牧守鴈門而匈奴不敢南牧。此其威足以服遠者、亦無事乎城池也。所以爲龔、爲張、爲檀、李者、乃先生之餘事耳、尙何憂乎寇盜而汲汲於城濠之浚哉。如必欲不忘武備、亦當先治其本。孟子謂地利不如人和、而固國在乎得道。苟或上失其道而人心不

和、則雖有高城深池、亦將委而去之矣。趙襄子遭
智伯之難而去走、不取長子之城完厚與邯鄲之
倉充實、惟取晉陽爲尹鐸所寬其民必和而居之、
卒以破智伯而成趙氏之業、非有得於人和者耶。
若梁伯不務修德政而好土功、亟成其邑、又溝其
公宫。彼固以爲無患矣、然罷不堪而秦人襲之、遂
潰而亡、豈非委而去之者乎。今江西雖有寇盗、遠
在二千里外、山川阻絶、豈能遽至。而一旦卒然泼
濠設備、張皇其事、若寇之在門庭者、未免驚疑上

下而啓奸雄不軌之心、豈愛養國本固結人心若尹鐸之爲晉陽、而緩急有所賴者之爲愈乎。愚所謂非今日之急務者、蓋以此耳。若夫脩築堤岸之役、蓋以金華故有石橋跨臨溪上、而雙溪之水合流于其下。近年以來、水或橫流、衝激橋南之堤、將不利於橋焉。故先生欲於上流築堤以殺水勢、使水復故道、則橋可永存而人無病涉、意非不善也。但舉於荒歉之餘、沍寒之月、則時所未宜、人所不堪、愚固已言之矣。至於二役並興、而築隄爲尤難、

塡塞下流之地以爲高岸、障囘南注之水使其北行、其所用民力不知當幾倍於城濠、而所用材木動以萬計、則不惟勞力、而且傷財矣。使隄可成而橋永無患、則雖勞且費、猶之可也。萬一水漲暴溢、洪濤巨浪、堤不禦而或壞焉、則爲徒勞而徒費。又況水爲天一所生、其流之不息即天運之不已、其勢之所趨即氣運之所至。其或東或西、或成或敗、莫非天之所爲、豈可以人求勝乎天哉。惟當行其所無事、順其自然而已。粱武堰壽陽之水、屢成屢

敗、終無所成。故昔人論治河、有不可與水爭地之說、非有見於是乎。昔東周之時、穀水鬬④、將毀王宮。靈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以全王宮、而太子諫之、以川爲氣之導、不可壅防鬬川以飾宮、是佐鬬而章禍也。夫以王宮將毀、所係於國家者甚大、知道君子猶以防川爲不可、則此橋之毀與不毀、於郡政初無損益、亦何必勞民動衆而爲築堤之役哉。況橋之所利、不過一鄉一邑之民便於往來耳、他邑固無與也、而勞及八縣之民、則所益者小而所

損者大豈若修治水利、講求荒政、勸課農桑、使八邑之民均蒙其利之爲愈哉。愚所謂非今日之急務者、又以此耳。然愚於此又深慮焉。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人事之動、非細故也。彼郡城之濠、百年以來未嘗浚也、而今忽浚之。雙溪之流、自昔所間未有隄也、而今忽隄之。是又非常之動、其爲吉爲凶、爲悔爲吝、必有出於意外而不可測者矣。庸可忽乎。竊嘗稽諸前聞、質諸往事、勞民不若息民、興事不若省事。雖爲腐儒迂談、而要之至理、亦不


外是、先生其亦熟思而審處之哉。云云。劉公得書、
遂止其役。

十年乙亥、先生年八十歲。春正月、先生寓居縣城。

三月、金華守劉公蒞疏乞優養耆德、以勸士風。

按日紀曰、劉公疏云、臣聞三代聖王、尊賢尚齒、有秩祿之頒、有上庠之養。及巡狩省方、養老則有慶、遺老則有讓。下逮漢之明帝、養桓榮于辟雍、爲之祖而割牲。宋於老臣、例加優禮。或召陪郊祀、不至而亦有賜。或使主宮祠、無職而亦有祿。蓋自古帝

王尊賢敬老、以勸天下之士、又以收天下之望也。國朝率循舊道、禮意尤隆。高年大臣致其事而去、則詔有司每月給祿若干、每歲與丁若干。雖厚薄多寡不同、而優遇耆舊之盛心、則度越漢宋矣。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咸耆老之見優、則竭膂力以效勞、益知思奮。咸賢者之見優、則厲行義以樹節、相率願忠。文王之致夷、望、其揆一也。臣本府所屬蘭谿縣、有致仕南京禮部右侍郎章某、始以會試第一人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授官國史編修。不賦元

宵煙火之詩、忤旨得罪。荷蒙憲祖念其忠直、收大理評事於初議之時、歷按察僉事於論定之後。尋以抱痾棄官、家食二十餘年、復蒙孝考起之山林之下、擢之國學之師。居位三年、逮事陛下、已乃以衰病辭。遷太常寺卿、辭。遷禮部右侍郎、又辭。陛下審某之年已老、憫某之病果衰、聽令致仕。而某愛君憂國、退而彌勤、力學好修、耄而不廢。概之當世、殊鮮匹儔。方之古人、詎容專美。臣竊謂如某者、用世之功雖未及究、然洗濯貪競、感激懦頑、爲朝廷

扶翊世教、增重國光、轉移士風、維繫物望、其爲勞烈、豈淺淺哉。顧其舊業薄微、生事落莫、孫喪於殀、子困於單、酒肉之養不及曾元、而甕中見粟僅與陶元亮等耳。某雖處之甚安、而見聞者皆爲興嘆也。臣愚欲望聖慈念其歷仕三朝、年垂八十、況有忠諫可錄、風節可高、歲與之丁、月授之粟。或過於厚、尤彰尚德之異恩、雖與之少、亦見養老之仁政、而於某固無得失也。倘蒙天聽、即賜施行、臣見人心稱快、士氣生光、俾有位者懷奮厲之思、秉史筆

者書有道之政、是陛下發斗斛之陳紅、揮銖兩之免役、而成此懿典、前可以考諸三王、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也、顧不遊哉。臣備員郡守、郡之耆德有若而人、臣雖心知尊賢、而繼肉繼粟之養、不得私舉以掠美名。故白發其事、冀此優養之禮、公行於朝廷。臣固不敢以養老尊賢取慶、正恐以遺老失賢取譏也。伏望聖明、俯賜裁鑒。

三月、復僉憲韓公邦奇書。

按日紀曰、先生書云、某臥病鄉邑。獲見監司部使之賢者多矣、其能使貪殘之寢不安席、望風屏跡、而致民心之愛戴、稱頌不已、未有如先生者。蓋民苦虐政之久、而一旦得少甦息焉、眞若倒懸之解、執熱之濯、而大旱之得霖雨、雖古人之攬轡澄清者、不能過也。固有以見先生之政事、過於今之從政者遠矣。昨承示以所著律呂直解、竊觀所論、如謂聖人得元聲以候元氣、今當候元氣以求元聲、謂須累黍以爲九寸、然後用蔡氏多截管之地。⑤又

謂堙管之地、不可於城市中、當於曠野無人居處其土之黃壤者、去其客土而候其正氣、皆足以發蔡氏未盡之蘊。而爲之註⑥什圖象、⑦計其算數、尤有功於蔡氏之書、又有以見先生之用心古學、而非止爲世俗舉業淺陋之學矣。豈非所謂有大學問、大抱負、然後有大設施者耶。茲辱手教過相稱許、既非不肖所敢當、而以是書俾之贅言於首簡、則所委非其人矣。某少時嘗觀蔡氏書、見其義理淵深、算數精密、非淺學所能理會。且無顓敏過人之

資、兼之師友相與講明辨問、而於祖冲之之密率筭法亦未之見、不得其門而入、茫然無下手處、亦爲欠伸思睡者矣。況今老病幾死、舊學荒蕪、心神凋耗、豈足以當作者之任而發明著述之深意哉。世有朱子、然後能序蔡氏之書、有坡公、然後可序歐公之集。今先生是書、必得名公鉅人深明律吕之學者爲序引、斯足以開示藴奥、以垂教後人。苟非其人而妄言億說、未免佛頭上著糞、爲荆公所笑矣。此其所以循墻退避而不敢當也。



十一年丙子夏五月、詔有司時加存問。

按日紀曰、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奏略云、先朝吳與弼、陳獻章、皆因大臣論薦、崇以殊禮、至今聞者猶足興起。致仕侍郎章某造詣精深、涵養醇熟、居翰苑忠節夙著、掌國學師範益尊、進秩常階、未超殊數。乞要遣使存問、安車徵召、以風示天下。或加之爵秩、給之丁米、如近日大臣致仕之例、亦可示優老尚德之化等因。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吏部看得、風俗關乎治忽、轉移在於朝廷。仰

惟先朝儒臣如吳與弼、陳獻章、皆以布衣徵召、擢用超出常格。今致仕侍郎章某學術操行、卓然名時、給事中徐文溥所言、誠非溢美。且歷官卿佐、効勞有年、與二臣不同。倘蒙皇上念爲皇朝耆舊、人望所歸、特稽故典、或存問徵召、或進其官階、或給以人夫月糧、量加恩數、在朝廷行之、皆爲盛事、在本官受之、當無愧志。於勵俗興化、關係不小。伏乞聖明定奪。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部具題、二十六日、奉聖旨、是。章懋學行純正、年高望重、着有司

時加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欽此。

六月、與門人陸震書。

按月紀曰、震時爲兵部主事、先生與書略云、自春及夏、兩辱惠書。所論時事及築城利害甚當、但其事至今未見移文、恐亦寢矣。果欲爲之、亦有肉食者謀爲、非藿食者所能與也。近聞吾友有思歸之念、但虜寇深入、四方多事、恐未能遂所圖也。而今之計、但當鞠躬盡力、悉攄所蘊、贊大司馬爲苞桑之計、以休時之否而已、固未可以言歸也。老夫近

蒙恩旨、今⑧有司時加存問、甚非不肖所敢當。人謂不可無謝恩之本、今具稿付去、煩爲詳看爲進。次春書略云、來書所論時事之變及外患之多、甚爲可慮。遂、彭二公並有時望、皆已去位、不知世道⑨責今屬何人。西北二虜雖肆侵暴、以區區觀之、彼中未有豪傑、不過志在金帛子女而已、豈足爲患。但守邊者得如趙李牧、漢郭伋輩、何憂乎彼哉。惟恐蠶食地方、則爲大患、但當選將爲急務。今日之憂在於前星未耀而主器尚虛、此則當道者當任

其責、而吾友輩亦無所用其力也。但遇有權力而懷忠義者、則爲之贊謀、以俟可爲之機而爲之耳。三復來書、往往有青山白雲之念、在時義固亦宜然、恐或有師命、則又不可以請。惟是上下相安、恬然無事、庶可以言及此。鄙見如此、吾友其細思之。

十一月、與司徒邵公寶書。

按日紀曰、邵有書問洪範數、先生復之。

十二年丁丑夏四月、詔有司存問。

按日紀曰、御史鮮公杲巡按浙江、題乞優老崇儒、

以隆治道。奉旨、勅吏部仍行有司存問。時鮮公行令有司建立優禮耆宿坊牌、及刻石鄉賢祠、以勵後學。先生具書辭免。

秋八月、與門人張大輪書。

按日紀曰、大輪時爲工部主事、書來、先生復書云、來書所言看書欲自小學而及四書、以馴至六經、此正古人爲學次第。但當立志堅定、不可以其歲月經久而畏難也。又謂諸子史以及宋儒之言、皆當究心、此亦宜然。爲舉業者倘當如此、而況於聖

賢之學乎。至於性命之微、則宋儒論之詳矣。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歷數之類、具載於諸經註疏及諸子史傳中、若究心於諸書、皆可以理會矣。但其求之有序、若欲一時並通、則誠爲難事。吾友既有志於學、先將小學及四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徹於胸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如古人所謂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積久既熟、自當有脫然貫通處、固不必盡讀天下之書、然後爲至。

尤不可如習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敷演爲文字而已也。若謂歲月已邁，再難從事於小學，則當補之以敬。朱子大學或問已有明說，考而行之可也。凡大學之格致誠正脩身而始終一敬，中庸之學問思辨篤行而表裏一誠，與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數者工夫，不可缺一，皆不過以維持此心而存其天理，惟恐其昏昧放逸而或失之也。若此心一有人欲之萌，則當禁止而遏絶之，即學庸所言謹獨之功是也。欲謹其獨，非誠敬不可。



程夫子教人有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則誠敬二字乃爲學之最切要、所當先者。其讀小學及四書、亦不過專用力於此耳。程子所謂未學當知用力處固在於此、而既學當知得力處亦在於此也。程子又言、學者當以論孟爲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蓋言其理之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雖未敢便謂不治而明、但能用力於四書而有所得焉、則看治諸經皆易爲力矣。至於子史諸書、

以吾所得於四書者照之、則其是非得失、昭然可見、又何難哉。

冬十二月、弟烝卒。

十三年戊寅二月、少子按生。

按日紀曰、楊氏出也。

十四年己卯春正月、嗣孫試卒。

二月、復門人陸震書。

按日紀曰、先生與震書云、比聞昌言上進、欲引君當道而格其非心、甚合時宜、亦可謂鳳鳴朝陽者

矣。昔周穆王周遊天下、得祭公謀父所招之詩而悔悟、遂歸以安王室、與今日事頗相類、未知所奏亦有所招之意乎。近得手書、謂國家待士之厚、未忍輕去、而冀有所待、豈欲待其悔悟如穆王之歸而作冏命也耶。然又謂大臣交搆、禍將及矣、則有不可待之勢。又謂典度盡廢、民病已極、惟有仁厚一脉、今亦併棄而割斷之、天下事無復可為。用是憂悸成病、近己在告、計在入秋可歸。又以安危未定、恐難如意。其進退之不果有如是者、誠為難處

矣。愚意吾友既不能如古人之決於進退、莫如且乞外補、得如所請、庶可從容進退、不致墮坑落阱也。

十六年辛巳、先生年八十六歲。五月、陞南京禮部尚書。

按日紀曰、是月初二日、奉旨、章懋德望隆重、陞南京禮部尚書、仍舊致仕。着有司時加存問。

九月、具奏辭免陞職、不允。

按日紀曰、疏見咨文。是月二十三日、吏部咨云、伏念臣素無實學、謬忝虛名。昔嘗備員國學、既以年

久掛冠而丐休。繼蒙起佐春官、復以病難就職而納祿。自獲退安於田里、無非仰荷於生成。今頹齡已越八旬、而養痾又逾一紀、敢期末路、復際昌辰。恭惟皇帝陛下以憲祖之文孫、承孝宗之大統、聰明天縱、英睿夙成、革故鼎新、補弊興治、元凱登庸、共兜流放、欲風勵於四方之士、庸假寵於一介之臣。遂令朽質、荷此殊恩。謂稱德望而陞以尚書職名、重於華袞之褒。仍容致仕而着令有司存問、過於安車之寵。臣撫躬非據、度義奚堪。倘復貪榮而

不知止足、必將踰分而自取悔尤。反覆以思、凌兢而懼、不容不籲天以祈免也。伏望聖慈特勅該部、追寢尚書成命、容令仍以舊官致仕。俾臣生無愧容、死無遺憾、爲幸大矣。伏望陛下當此造化陽復之時、益脩人事。大來之泰、親君子而遠小人、崇正道而息邪說。獨攬朝綱、毋使大權旁落。堅持國論、罔俾士氣摧傷。以帝王之道爲必可行、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不邇聲色、毋殖貨利、言思可復、事必有終。廣言路以開賢路、結民心以順天心。鞏皇圖

於不拔、綿國祚於無疆。臣尚延殘喘、獲覩太平、尚

從擊壤之民、同致華封之祝。云云。奉旨、卿學行老

成、名實相稱、新政之初、特加恩典、以勵士風。成命

己下、所辭不允。

冬十月、子捷卒。

十一月、爲子接議婚。

按日紀曰、接妻、門生趙儲女也。

十二月、勑行人存問。疏見禮部咨文。

是月三十日、先生殂。

按日紀曰、二十二夜、有星墜所居之旁、光明燭地、鄉人見之皆驚。翌日、先生疾。二十七、見邸報不允辭職、乃舉手加額曰、聖上特恩、敢不祗受、但旦夕且死、無以爲報耳。二十八夜、與姪贄論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保天下國家長久之道、歷詆春秋列國君大夫無能知此義者、僅許士會父子以爲庶幾、且謂堯舜周孔之道不外于此。二十九夜、與姪論深衣制度。三十日蚤、鄉人見所居之前山白氣上冲、久而後散。晨後、謝門生親戚、各回守歲。迫日

中令取邸報再閱。少焉、侍者以星墜告、先生呼贄問之。贄曰、是殆櫪馬皆驚之意乎。先生頷焉。頃、郎執少子接手囑之曰、予老年得汝、未必非天意也。汝能讀書脩德、親賢取友、以繼予志、死瞑目矣。畢、遂不語、至申而殂。目稍啓、側室張氏等泣告曰、大人目不瞑、或以接兒念乎。吾輩自能撫養長成、以承大人宗嗣、幸弗爲念。遂瞑、享年八十有六。嗚呼、先生天性自然、不修邊幅、孝友之行、達于鄉閭、親睦之恩、厚于宗黨。平生與人未嘗有競、而於物一

無所好、惟耽嗜書籍、收貯不嫌其多。家貧產薄、自奉儉素、入無兼給之味、出無代步之馬、無衣帛之妾、無應門之童。高情偉度、於人無所不容。然界限甚明、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斷之以義、確乎其不可易。論事後當成敗、率多奇中。蓋揆之以理、不假術數也。身在林下、心不忘朝廷、每聞用一好人、行一善政、則欣然而喜、否則不懌。晚必焚香告天、默以國泰民安、親賢遠佞爲禱。於民間利病、必爲當道者言之。晚年筋力雖衰、聰明不減、爲

文章必取理勝，詞達不以華藻爲高。是年夏秋以來，嘗爲辭免陞職疏、吳氏祠堂記、郭氏别業記、同年林安公小傳、陸員外墓誌銘。自是不復有作，蓋先生之絶筆也。

嘉靖元年壬午春正月二日歿，三日殯。

按日紀曰：先生葬之日，鄉人聞之，無不流涕者。

三月二十六日癸酉，拯等奉柩歸葬于先隴之左。

按日紀曰：先是葬郭恭人於西石山之巔，不吉，乃營壙於曾祖徵君墓傍，遷葬恭人于右，虚其左，至

是歸空焉。

夏四月二十四日、行人王公懋齋捧勑書存問。

按日紀曰、勑書云、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事累朝、恬於進取、起敎國學、未久卽歸。身在山林、望隆朝著。先帝嘉重、進秩亞卿。朕嗣統之初、緬惟風采、載進今官、不煩以政、仍聽里居。茲聞壽及九袠、體履康裕、特遣行人齎勑存問、并賜羊酒。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稱朕優禮耆碩至意。其尙敬承之哉。故勑。

二月初四日、咨文至。

禮部爲陳愚見以裨新政事、該本部題、儀制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胡瓊題前事。內開、邇者耆舊之臣與忠謀得罪者、皆荷登用、甄錄無遺。臣切見前國子監祭酒章懋精力雖衰、學術甚正。憂國之志、每形於言論之間。致用之年、坐適於山林之下。陛下特降勅旨、遣官存問、命之條陳當世之務、必於新政大有裨益。至於任賢使能、聖心簡在、非臣下所敢闕。此又防微

謹始之大者、誠若不可不慮也。遠臣昧死、思以一得之愚、爲芹曝之獻。干冒天威、不勝惶悚之至。等因。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開稱、案查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緡題、爲優老舉賢以勵風化事、該部議擬覆題。奉欽依、章懋德望隆重、陞南京禮部尚書、仍舊致仕、着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備行到司、及查得正德十六年七等月節奉本部送准吏部咨、稱大學士等官謝遷等、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謝遷、韓文、待有缺用、還先爲勑、各差行人存問。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已經呈部、差官親詣各官原籍存問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胡瓊題稱、前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某精力雖衰、學術甚正。憂國之志、每形於言論之間。致用之年、坐遯於山林之下。乞要遣官存問一節。緣本官學行兼優、齒德俱備、委係輿論推重。已該吏部題奉欽依、着有司時加存問、用彰皇上優禮舊臣之意。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

乞聖裁。緣係陳愚見以裨新政、及奉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本部尚書毛澄等具題、奉聖旨、章懋寫勑差行人存問。欽此。欽遵。擬合就行除差行人司行人王懋前去、欽遵存問外、合咨貴職、煩爲欽遵施行。

恤典

浙江布政使張公恩奏乞贈謚葬祭、該禮部覆題、奉聖旨、是。准照例葬祭、與他謚。謚曰、保躬完節、君子之素心。崇德報功、國家之令典。事有關於激勸、

恩無間於存亡。故致仕南京禮部尚書章懋、造詣眞純、行履高潔。峻登甲第、妙選儒林。屢直諫之上陳、左遷縣令。旋優恩之下被、改授廷評。憲臬提刑、甸巖法守。成均造士、克正師模。歸志聿堅、辭章屢上。身遂閑居之樂、世高勇退之風。逮擢秩常、載陞禮侍。雖寵榮疊至、而恬淡自甘。善不近名、學惟師古。肆當新政、眷念老成。特進秩於春卿、式增光於故里。方廑存問之賜、遽聞淪謝之音。宜有殊恩、以示褒恤。兹特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於戲、人惟求舊、

慨耆宿之無多。禮重飾忠、必名賢之是畀。幽靈不昧、渙命其承。

諭祭

皇帝遣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張芹諭祭于致仕南京禮部尚書諡文懿章懋曰、惟卿學術醇正、志行高明。振美賢科、馳聲翰苑。因言外補、旋擢廷評。憲臬提刑、成均造士。載遷禮侍、遂貳春卿。屢以疾辭、堅卧不起。清風高節、增重士林。聲名俱榮、進止無愧。屬予新政、眷念耆臣、晉秩崇階、遣官存問。訃

音忽至、良用悼傷。爰推錫恩、特加美謚。賜葬與祭、以慰冥靈。九原有知、尚克歆服。

二年癸未、奉旨准月給米二石養贍少子接。

浙江布政使司承准戶部勘合照會、其略云、本部看得金華府知府王九峰奏稱、已故南京禮部尚書章懋秩雖存加、官未久仕、俸祿僅贍朝夕、未嘗置買田產、遺孤一人及妾、并亡故子孫之婦、共計五口、零丁窮居、衣食無資。欲要比照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李崙事例、行令本縣每月給米二石養贍、

候成立之時，佳支一節。爲照已故尚書章某，學惟爲道而不謀其家，才堪經世而未究厥用。清修苦節，久而不移，士風名教，委有所賴。本府知府王九峰奏稱遺孤貧苦，聞見必真，若不特加周給，未免失所，有負聖明崇儒恤孤之典。況援有前例，相應議處，合無候命下之日，備行浙江布政司，即查金華府蘭谿縣已故尚書章某遺孤章拯，果如知府王九峰所奏，照依河南右參政李崙事例，行令該縣倉月支食米二石，以資養贍，待後章拯出幼，其

力足以自辦、將米住支。等因。仍將支過米石、就於歲支冊內開造、解部查考。緣係恤遺孤以重賢儒、以勵人心、及奉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本部尚書孫某等具題、奉
旨是、章接准月給米二石養贍、出幼之日住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照會本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章文懿公年譜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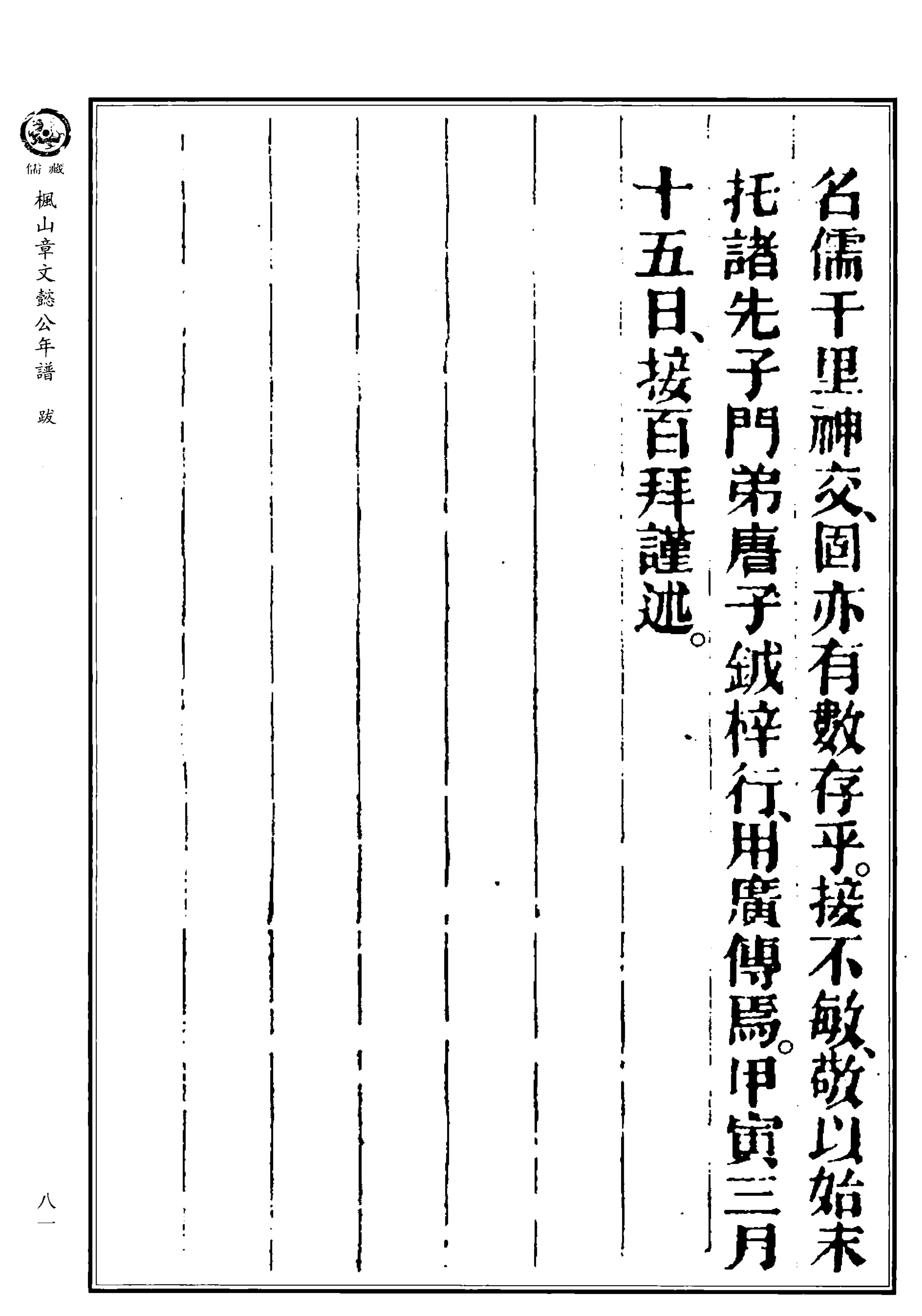
楓山先生，理學名臣也。其嘉言善行，譬諸精金美玉，市有定價，愚何能贊一詞。聞嘗論世，每恨生不同時，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嘉靖丙辰，小山先生出守吾雄，實公之冢嗣，因獲公年譜讀之。蓋名臣所錄者概也，年譜所錄者詳也。愚不幸不得及公之門，猶幸得受教於公之子。三復是編，作而嘆曰：讀是譜者，可以見大臣進退之義焉，可以見天道福善之公焉，可以見世道升降之機焉。夫君子之仕

也、為道之行也。道不行而富貴利達者、君子以為恥而不以為榮。公掇危科、入詞林、僉閫憲、師太學、蹶而復起、起而復去。原公之心、豈不曰時不可徇、祿不可竊、與其曲學阿世、失吾故步、寧窮約終身以行吾志爾。是故泰常之擢則辭、宗伯之擢則辭、高難進易退之節、厲廉頑立懦之風、所謂大有功於名教也。是不可以見大臣進退之義乎。公當強仕

按、原本強仕下缺一頁、容補刻。

年譜跋

嘉靖乙巳，接授南司寇幕僚，時函峯先生同部事。一夕夢接先子，授以昌黎公旨訣，覺而語接，遂以年譜託之。後先生督京輔學政，東巡謁昌黎，乃與夢符。因念先子遂成是帙，遥附接曰：先公之德沐海宇，人人能述，無俟于鶚者，但與兄義重不能辭。五載始成。病與冗交，故遲遲乃爾。後序已屬峻谷首簡，兄别請之，何如。適接丁母艱，還浙，先生轉浙文宗，過蘭谿，謁先子祠，覩疇昔之夢不爽毫髮，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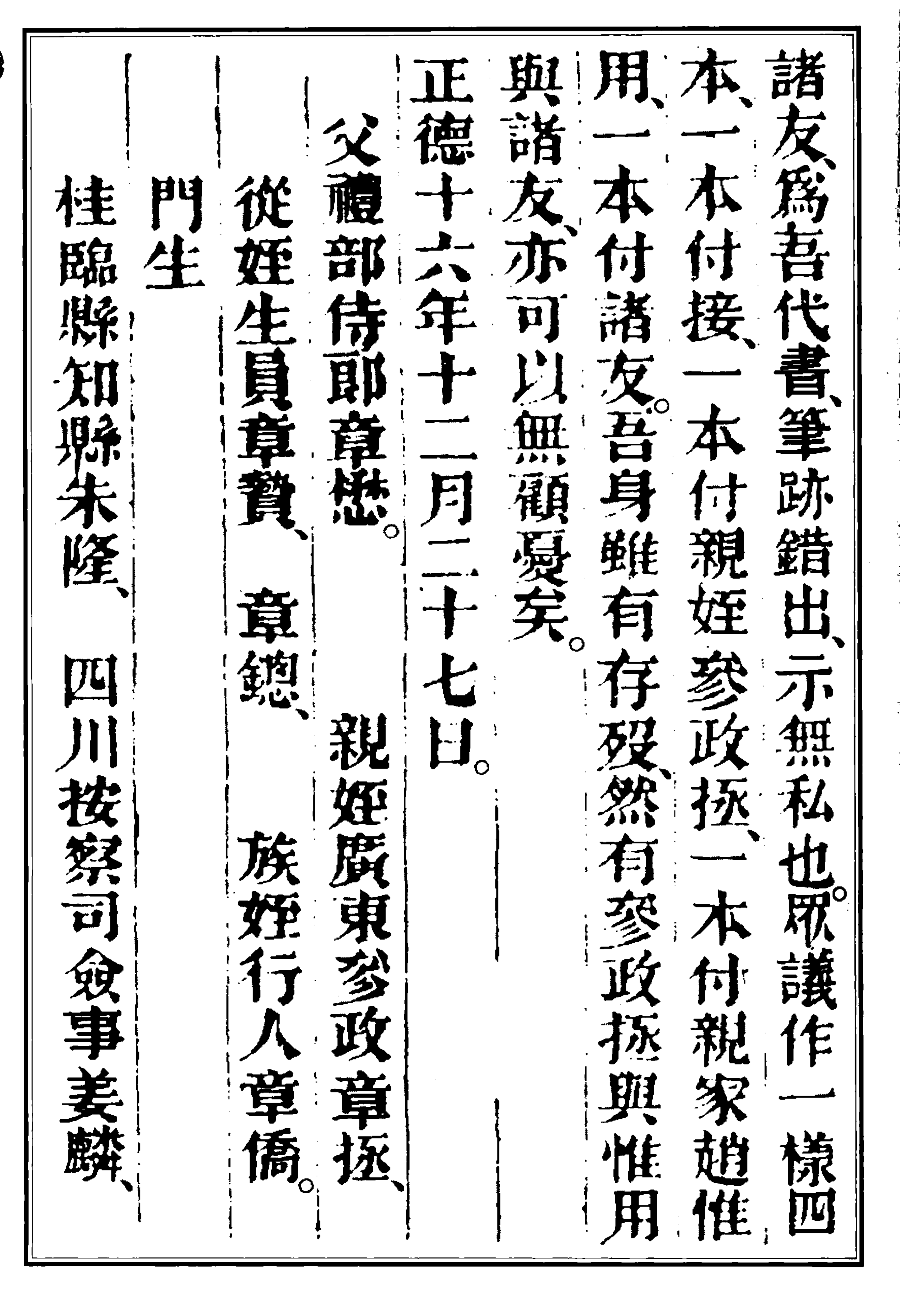
名儒千里神交、固亦有數存乎。按不敏、敢以始末托諸先子門弟唐子鉞梓行、用廣傳焉。甲寅三月十五日、按百拜謹述。

楓山章文懿公遺囑

南京禮部侍郎章懋、今於正德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欽蒙皇上聖旨、懋德隆望重、陞授南京禮部尚書、照舊致仕、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今義男齊本辭免、續奉聖旨、卿德望素著、名實相孚、新政之初、正當簡任、不允所辭。欽此。欽遵。今老病日篤、桑榆景迫、恐不久生於世。思得先妻郭氏所生二子、長擴、擴生子訢、訢生子瓖、俱已早亡無後。次捷、無所生子嗣、止生一女、已適郭愷、而捷亦逝亡矣。常念不孝有三、無後爲

大、今幸小妾楊氏於正德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子時生得一子、名之曰接、年方四歲、宗支有繼。近憑諸友朱隆、姜麟、鄭璀、鄭緒、董遵、唐龍、鄭某某、朱時通爲媒、聘定生員趙儲次女爲婦。慦未往南京之前、已將渡瀆祖業田地山塘恐分長男、次男管業訖。休致以來、略有俸餘、買得河四十七都薄田共八石四斗伍升、俱係民田。外地四片、大小不等、柏木一十三根、栗樹一根、得分塘二口、山一片、坐落郭村壠口、盡數撥與幼男接管業外、十二都巖村坂無糧溪田約計四石

上下亦撥與接管業。緣長次兩房俱已無嗣、接雖幼、係是親男。今將前田付接獨管、專奉祭祀。前任郡守趙鶴叔鳴將在城久廢尼姑寺基一所、勸懋出價一十兩納府、買管前地起造、今所居樓屋在内、前地界至、現有給帖爲照、俱撥接永遠居住。接乃吾年老所生、恐不及耳提面命。異日長成、當學忠厚本分、無忝家世。長次兩房既無後、別無爭競。如有繼嗣、亦不得爭競。吾近日老病漸篤、從族子姪并親戚諸友各勸寫立遺囑。但吾在病中、不能一一親寫、不得已口授



諸友爲吾代書、筆跡錯出、示無私也。衆議作一樣四本、一本付接、一本付親姪參政拯、一本付親家趙惟用、一本付諸友。吾身雖有存歿、然有參政拯與惟用與諸友、亦可以無顧憂矣。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父禮部侍郎章懋。　親姪廣東參政章拯、

從姪生員章贊、　章鏓、　族姪行人章僑。

門生

桂臨縣知縣朱隆、　四川按察司僉事姜麟、

楚雄府通判鄭璀、江浦縣知縣董遵、平江縣訓導鄭絡、陝西按察司副使唐龍、生員吳一源、郭垔、趙錫、舉人朱時通、良醫趙思祉、外孫趙紀、孫壻郭愷、親人郭聰、郭憲、監生董韡。己上俱押。

校記

①「嘗」下脱一「念」字，見《楓山集》卷一。
②清：當作「消」，見右引書。
③有：當作「留」，見右引書。
④穀水鬪：當作「穀洛鬪」，謂穀、洛兩水相激如鬪，參見《國語·周語下》。
⑤地：當作「説」，見《楓山集》卷二。
⑥什：當作「釋」，見右引書。
⑦計：當作「詳」，見右引書。
⑧今：當作「令」，見右引書。
⑨「道」下當有「之」字，見右引書。



胡文敬公年譜

清・楊希閔 編撰
刁忠民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光緒四年刻本

《胡文敬公年譜》一卷，清楊希閔編撰。清光緒四年刻《豫章先賢九家年譜》本。

胡居仁（一四三四—一四八四），字叔心，號敬齋，明饒州餘干（今屬江西）人。嘗從吴與弼遊，爲學主誠敬力行。築室山中，來學者甚衆。後主講白鹿書院，布衣終其身。弘治二十年卒，享年五十一。萬曆中從祀孔廟，追謚文敬。《明史》卷二八二有傳。所著有《易象鈔》、《居業録》、《胡敬齋集》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易象鈔》條有云：「居仁之學雖出於吴與弼，而篤實則遠過其師。故在明代，與曹端、薛瑄俱號醇儒。所著《居業録》，至今稱道學正宗。其説《易》亦簡明確切，不涉支離玄渺之談。」

本譜爲清人楊希閔所編。希閔字臥雲，號鐵傭，新城人。以明經隱居不仕，撰述自娱。其著述頗富，而尤慕先代名賢，爲撰年譜約二十家，此譜其一也。本譜以胡居仁文集、《明史》、《理學宗傳》、《明儒學案》、《江西通志》爲依據，採摭有限，似嫌疏略。而譜中全載《續白鹿洞學規》六則，幾及全書篇幅之半，亦似不合於年譜之體例。儘管如此，本譜仍存居仁講學次第及爲學大要，又間下己意，有所發揮，存之以備參閱可也。

胡文敬公年譜序

顧端文與子書云、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却成了大儒、連科目亦無用處。識得此意、一生眞受用也。至哉言乎。吾誠慕兩先生、既爲康齋年譜、今又爲敬齋年譜。敬齋文集、余子積編輯草略、併其行狀墓誌亦不附載、行事不能詳攷。生平力學躬行、嚴毅清苦、與其師康齋無異。故爲麗澤堂學約序、謂海内道明德尊、足爲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確守師訓可想。師若弟窮居闇淡、不求聞達、而澤物覺民之念、流行充溢。大易所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屢屢於兩先生見之。婁克貞、陳白沙皆受業康齋、亦皆有所立、然接師門正軌者、斷推敬齋焉。光緒丁丑七月朔、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書。

胡文敬公年譜引用書目

本集　明刻　正誼堂刻　乾隆間餘干刻

明史

理學宗傳

明儒學案

江西通志

胡文敬公年譜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編

明宣宗宣德九年甲寅、公生。

公姓胡、名居仁、字叔心、號敬齋、饒州餘干人。始祖檢閱公泰州人、隨宋高宗南渡、居進賢之歸仁鄉、後徙臨川白玗。六世祖斗南公徙餘干鄒店、九世祖日新公徙梅溪。本集移居記。父子儀、讀書教授鄉里、號竹友先生。母王氏。兄弟二人、長居安、次即公也。參本集先君墓誌。

十年乙卯、二歲。

英宗正統元年丙辰、三歲。

二年丁巳、四歲。

三年戊午、五歲。
四年己未、六歲。
五年庚申、七歲。
七歲、受學於家塾、言動類成人、塾師異之。理學宗傳。
六年辛酉、八歲。
七年壬戌、九歲。
八年癸亥、十歲。
九年甲子、十一歲。
十年乙丑、十二歲。
十一年丙寅、十三歲。
十二年丁卯、十四歲。

十三年戊辰，十五歲。

十四年己巳，十六歲。

代宗景泰元年庚午，十七歲。

二年辛未，十八歲。

三年壬申，十九歲。

是年，從于世衡先生準受春秋學。本集與于先生書。

四年癸酉，二十歲。

五年甲戌，二十一歲。

是年，讀小學有感，於是往受教於臨川吴先生之門。乃知古聖賢之學，以存心窮理爲要，躬行實踐爲本，故德益進，身益修，治平之道，固有諸己。是以進而行之，足以致君澤

民。退而明道、亦可以傳於後世。豈記誦詞章、智謀功利之可同日語哉。本集與于先生書。弱冠、奮志聖賢之學、從吳先生游。後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明儒學案。

六年乙亥、二十二歲。

七年丙子、二十三歲。

是年、從吳康齋先生往閩。見本集婁克貞芸閣記。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二十四歲。

二年戊寅、二十五歲。

三年己卯、二十六歲。

四年庚辰、二十七歲。

五年辛巳，二十八歲。

六年壬午，二十九歲。

是年三月，吴先生至公里，題其居曰禮吾書舍。本集與邑宰書。

七年癸未，三十歲。

八年甲申，三十一歲。

公有麗澤堂學約序云，方今海内之士，學明德尊，足爲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復從游數載，仿佛有以得其依歸，但相去遠，不獲常親炙。恐離羣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與同志搆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葢本易兑傳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其功，期底於成，庶乎麗澤之益爲無窮矣。本集。

閔粲、公與邑宰書云、壬午、吳先生賜題禮吾書舍、因其地而寓號焉。今歲同類漸衆、屋狹難容、舍後有空閒麥地五六餘畝、可作學基。復有義士某等、願舍田換易、以成其事。某學雖疏寡、敢不竭盡心思、推廣師說、以爲多士之倡、而作興之任、實在於賢侯云云。則知此堂之作、當在此一二年。

憲宗成化元年乙酉、三十二歲。

公有移居記云、年十二三、隨親居安仁之大原、今二十載矣。終以其山川偏逼、無以託子孫於悠久。近得梅溪南五六里、有地曰福壽墩。墩屹立於地數仞、兩溪交流於下。墩之西寬曠數里、四山遠聳、中有高爽之地數畝、可卜居焉。

至於平疇可供耕種、山林可供樵爨、長岡可牧、溪水可漁、固足以爲理生要務。逮夫暇日、或縱步於平道、或登覽於高峰、或盥濯於清流、又足以暢素懷而遂幽志。於是與兄居安請親命而遷家焉。乙酉冬、移屋數間、覆檐以茅、塗壁以泥、周屋以土爲塹、而雜植竹木於上。蓋取其功之易成而不費、亦予貧賤之所樂也。本集。

二年丙戌、三十三歲。

是年二月、丁父憂。　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柴毁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動依古禮。參史傳及學案。　喪葬之儀、悉依古典、不苟。卜兆爲鄉里所見阨、不得已而訟之墨衰以入公門、識者知其爲特立獨行之士、而不識者咸非

笑之。張吉居素錄要語序。

三年丁亥，三十四歲。

是年二月，葬父於梅溪下。

四年戊子，三十五歲。

是年丁母憂。先是，父服闋後，僉事潮陽李公李名齡。延主白鹿書院講席。甫定規約，會丁母憂，歸。

續白鹿洞學規六則。

一、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

於藝。子曰、古之學爲己、今之學爲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顔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概

然有求道之志。古人惟務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爲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學了。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呂氏稱程子竆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橫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脱然便學聖人。橫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入堯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

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竦拔後方始有進。今日克念即可爲聖，明日罔念即爲狂矣。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然後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望。熹於科舉自幼便見得輕。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等。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無他。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此道理與生俱來，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南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

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汩，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有氣高者，則馳騖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尚，科名爲心。又其下者，不過終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絶之域哉。又有以爲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

侚、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掃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出教養無方、人不自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竊有志於斯焉。於是不敢自私、將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爲此規、以告同類。必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爲也。至於用力之方、條列於左云。

二、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　閑邪存其誠。　孔子曰、主忠信。　言忠信、行篤敬。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足容

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齋。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卽是說話。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此涵養、久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故易入、無緣

作得主。蓋中有主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學者當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思無邪、毋不敬、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讐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唯愼獨便是守之之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

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祀天饗帝。 人道唯在忠信、不誠無物。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苟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心要在腔子裏。 學者患思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爲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

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敬則自虛靜、但不可把虛靜喚作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慮、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之爲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況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

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　嚴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　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敎。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　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當不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

日之方升，則羣邪自息。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明。人一時間外面整肅，便一時醒②。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亥譏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范氏曰，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西山真先生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

愚聞人之一心，萬理咸備，蓋其虛靈之體得之於天，所以主乎吾之一身，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物，反流

於卑汚苟賤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於物欲牽引、舊習纏繞、故雜慮紛紜、不能休息、而無時在腔子之內也。惟能主乎誠敬、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外邪客慮無自入矣。蓋眞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二者旣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功夫效驗、周徧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共爲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愚以爲今之學者但當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虛妄、齋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則所謂眞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三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凡一物必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窮理者、非謂必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會得多、自當脱然有覺悟處。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通其餘矣。萬物各其一理、萬物共出

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蓋天地之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

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有所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愚謂大學之教、以致知爲先、蓋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則在於即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爲的實。若汎然從事於言語訓詁之末、則講說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翫物喪志之學、徒獘精

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顛倒錯繆，殆有甚焉，尚望其能成己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爲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復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爲是，何爲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切於此。如此既久，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四、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知幾其神乎。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中庸曰：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周子曰：誠無爲，

幾善惡。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正學者用心理會。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内也。若厭其煩擾、欲絶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申商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間、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省察、則不覺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

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理義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五、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伊川問謝顯道、相別半年、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箇矜字。　矯輕警惰。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我自去理會。　凡

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行之久則善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則善自善，我自我。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愚聞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爲也。雖聖人不過盡爲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謂踐形，是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爲聖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己有，豈不重可

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而力行以終之、以脫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册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六、排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内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此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利之全也。聖賢開示後

學必切如此、顧乃背其名教、偏獲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大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尙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其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辯、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跡、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

學哉。且諸君以爲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强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即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即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閲案續規以六則爲大綱、條引經書先儒之言爲註、選言精簡、非融洽通貫不能、不可視爲鈔掇語也。科舉之學與有三病、平日從事兔園册子者、則儒先書直未入目、得此以引其新機、亦一藥也。若平日稍博、以詩文自

豪者，則視此等語以爲老生常談，反卑之無甚高論。此病此前一類人更難醫，所謂自暴者也。其或醉心於功名富貴，雖不以此等語爲非，然以爲非吾生切要之圖，姑懸置之。此病亦不易醫，所謂自棄者也。又有一種人，在前三者之外，偏好說儒先話，色取仁而行違。外面是一無病人，却内面病有百種，秦越人亦難恃其洞見垣一方也。嗟乎，此文敬所以兩聘主講白鹿，卒亦無所成就而歸，豈非此輩之衆乎。

五年己丑，三十六歲。

六年庚寅，三十七歲。

是年，母服闋。

七年辛卯三十八歲。

公有復于先生書云、伏聞先生力學不已、廉謹自守、爲國爲民之心、久而益切、欽仰欽仰。竊以爲上之於民、尊臨撫育、有父子之義。故賢君憂勤惻怛、所以愛民如子者、非出於强爲也。彼其視民漠然而無干者、亦以爲利欲所汩、失其天地之心。且如康誥言如保赤子一句、人誰不讀、實能體此者寡焉。如此讀書、雖讀萬卷何益。若上之憂民、眞如慈母之憂赤子、則凡以安其生、防其逸、新其德者、無所不用其至矣。然非得賢才講究條畫、亦無以盡施設之方也。故古之爲政者、以修身爲本、愛民爲重、求賢爲急。又嘗敎翰、言居仁於父母之喪葬能盡禮。拜讀之餘、愈愈懼。自

念學力疏淺、操存不密、造理甚多、過後悔悟、追回不及。自今以後、再欲改過、庶全人道、以求無辱於親、不知果能如何。末云、康齋先生前年十月捐館、不審知否。

閱案、此書未定何年、玩父母喪葬盡禮及康齋先生捐館等語、知當在此一二年。

八年壬辰、三十九歲。

九年癸巳、四十歲。

十年甲午、四十一歲。

十一年乙未、四十二歲。

十二年丙申、四十三歲。

十三年丁酉、四十四歲。

十四年戊戌、四十五歲。

十五年己亥、四十六歲。

公有與晏涓書云、居仁自丙戌年喪父、戊子年喪母、至辛卯年後疾病纏綿、八年方愈、故血氣早衰、不能精進。今又喪妻、無一好況。但此道理無處不在、雖居憂患、苟能存心察理、亦無非進學之地。今未能然、所以可愧也。本集。

閔案、公自辛卯至戊戌患病八年、大概在家講學。喪妻不定何年、玩語氣總在己亥之間。

十六年庚子、四十七歲。

是年、祁參政、鍾憲副、莊僉憲等聘主白鹿書院講事。正月二十六日起行、二月初三日到院。與上三憲書云、居仁

學陋才疏、何足以副委任。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不得人則廢。今欲興復文公數百年之絶學、以倡明於當時、非得四方英明豪傑之士、相與講論切琢於其間、曷足以及此。伏望廣行推訪、有才氣英明志向高遠及純篤溫厚者、訪得其人、命有司以禮敦送入院、則士氣必振、海內風動、豪傑英偉之才必不遠千里而至、作興之道無過於此者。若夫凡下之才、汲汲於奔競者、不必招致也。謹薦所知數人、伏望禮請到院、幸甚。 又一書云、士習頹靡已久、必得第一等人才倡率、庶使中人之才皆可激勵而進。若汎取凡庸之才、非惟不能率教、必將怠惰放肆、反道敗德、有玷名教必矣。又云、若成就人才既多、將來必爲世用、其澤豈有

窮哉。向薦陳剛，不知曾去請否。伏望命下本縣，遣使禮請，入院訓迪，幸甚。　又一書云：居仁恭承嘉命，靡不盡心竭力，期以成功。不幸舊疾復作，蓋因廬山風高，弱體不堪，恐病日深，是以於六月初二日回家醫治。又慮有荒院教，伏望擇請道隆德備者爲之師，則後學有宗。居仁雖抱疾在家，亦無憂慮。　答陳大中（即陳剛字）云：白鹿洞事，在上者不知擇人，多是奔競勢利之徒，教不可施。內中又任小人行事，故辭疾而歸。世道窮極如此，奈何。　寄邱時雍云：蒙示以有教無類，不可有所擇，此先生之盛心，居仁所當佩服。然其以慕道之心而來者，固當歡然樂得其人，豈論其類哉。若其心本非慕道，只因見上司作興，爲利祿而來者，教之

以善則不聽，導之以德則不從，成羣作隊，習爲怠惰放肆之行，見利則爭，聞義不服，壞文公之教，反玷上司作興之盛心。若此者，尊兄將何以處之乎。外人聞此，必將誼起謗議，又將何以自解乎。是以居仁益憂益懼，恐教無所施也。夫謹其始尙恐不能保其終，況不謹其始，能保其終乎。居仁蓋不欲爲拙工改廢繩墨，開聖學門庭以來豪傑之士。若汨於舉業，但招得一等凡才，英邁超卓之人肯至乎。如此則文章尙不能得其上者，況道德乎。其必自壞其德業，況能成就人之德業乎。若崇道德，舉英才，振士氣，則四方豪傑必將漸至，遲以數年，人才輩出，又何患教之不興乎。欲望時雍條具此意，以達於諸公，扶持名教高明之本心，

故以此爲請。以上本集。　貫道橋記、　延賓館記。皆白鹿洞作。

十七年辛丑、四十八歲。

是年三月、游浙西湖、有游西湖記。本集。

十八年壬寅、四十九歲。

十九年癸卯、五十歲。

是年、番陽余子積祐來從學、時年十九、公以女妻之、後登宏治二年進士、至吏部右侍郎。吏傳。③

二十年甲辰、五十一歲。

是年二月十二日、公卒、子一、崇修。萬曆十三年從祀孔廟、追謚文敬。　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語

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業錄、蓋取修辭立誠之義。與羅倫、張元禎友善、數會於弋陽龜峰。嘗言陳獻章學近禪。又痛儒者撰述繁蕪、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不作可也。闇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參史傳。公言治法、寓兵未復、且先行屯田、賓興不行、且先薦舉。井田之法、當以田爲母、區畫有定數、以人爲子、增減以受之。設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能言。後有王者、所當取法也。明儒學案。

閱案、明史及學案皆言與羅倫、張元禎友善、爲會於弋陽之龜峰餘干之應天寺、又講學貴溪桐源書院。然皆

不繫年月，莫定何時。今節集中與羅一峰、張東白論學之書，彙錄一二於後，以徵講學之概。

公與羅一峰書云：伏聞先生作易經集説，不知尊意所在，願附一本見敎。易之爲書，始於伏羲，成於文王、周公，備於孔子，而明於程、朱。所以然者，因風氣不同，世變不一。太古之時，世質民純，只用卦畫以示吉凶，而開物成務，利用厚生，辭不繫可也。至文王、周公之時，則世故漸多，情僞百出，德不可不正，辭不可不繫。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須知文王、周公所憂患者何事。至孔子，當周末，王教不明，世道益下，其所憂者，又非文王、周公之比。故十翼之作，不得已也，與拭淚而作春秋同意。至孟

子以後諸儒妄以己意穿鑿、溺象數而不知求理、循流而不知源、遂失聖人之意。程子憂且懼矣、故作傳文、然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而易大明矣。朱子又推本伏羲、文王立卦繫辭之本義、使古今一貫、非以程易之未善、更作本義也。愚意易之書具於未畫之前、明於旣畫之後、因世變風移而有詳略、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也。羲易者、太古之易也。周易者、中古之易也。孔易者、末世垂教之易也。程易者、今世當用之易也。本義者、推原古易以及今也。姑撮其大要、其餘詳細、尚圖面質。 又一書云、竊疑朱子門人親炙朱子日久、尚未甚失、然訓解漸繁、實體之功少矣。再傳則流於口語、遂失其眞。 又云、日用間工夫、最怕做得不

眞。一則怕間斷。近見語類中有做主敬存心工夫。不得其要。遂入於禪學者。又有不知主敬存心。廣覽博記。遂成博雜。無以貫通乎體用之妙者。又有恃其才氣剛大。自謂能任道力行。不知聖賢操存省察之要。終爲一節之士者。又有氣質溫厚恬淡。自能涵養工夫。不知戒謹恐懼之實者。又有工夫間斷。卒無成德者。又有兼好詩文。遂爲所迷。造道不純者。大抵要傳聖賢。須實有聖賢工夫。稍有所偏。便爲全體之害。故不眞者多害道。間斷者無成功。未知是否。本集。

又與張東白書云。居仁欲修春秋集傳。此志已久。惜學力未至。不敢下筆。夫春秋。仲尼用意最深者。當時羣聖制作

已備、然皆當代事、聖人固已述之爲後世法。若春秋則亂世之事、聖人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裁酌損益、爲百王之中制、萬事之程準。先儒發明宗旨雖多、惟程子以爲經世之大典、乃約而盡。諸儒之傳、亦惟程子發明精切有力。如胡氏雖議論發越、然義理切當不及程傳多矣、況未免張大穿鑿之病乎。居仁欲取程傳爲正、旁取諸儒之言以附翼之、仿詩經集傳、先訓文義、敘事跡、然後用胡傳及先儒言之精切者以發明聖人之意、要使王道燦然可舉而行也。先儒謂聖人心事難知。聖人心事、天理也。謂聖人行事難知。聖人行事、王道也。理精道明、豈有不知春秋哉。愚以先知春秋莫如孟子、後知春秋莫如程子。謹以愚見質

於高明。又一書云、聖道之大害有二、功利異端也。愚意莫先自治、躬率學者、去了許多好高妙病痛、日將四書反復熟究、程朱之書切己體察、使吾身心義理有以洞貫大本、然後方能指其病而正之。此內修而外攘之道、高明以爲如何。聞一峯廣大剛健、無驕吝之私、樂與入爲善、欲賴共扶此道、但不知窮理工夫如何。所欲言者甚多、略述數端、具陳别紙。

閲案、觀與羅張書、言易、言春秋、皆精卓。論學亦篤實有繩準。

又與夏憲副案、夏名寅、字正夫。云、古者學校所繫甚重、凡圖家之④事無不出於學者、非惟舉用賢才出於學、雖行兵出師亦

受成於學也。蓋以政由教出、治以道明、故士之所學者無非修身致治之道、上之所行者無非學校所窮之理也。自漢魏以下、學校之教不過訓註記誦爲業、未嘗即物以窮天下之理、故無修身致治之具。上之所用者、非得乎明德致治之人。如蕭曹房杜等、號稱賢相、然亦以其智謀才力之長、其於天下之事、不過補其罅漏、修其缺壞、豈能事事物物盡其當然之則、使生民各得其所乎。程子謂其未嘗以道治天下、不過以法把持是也。至宋之時、安定胡先生能知乎此、故立經義齋、治事齋以教學者、凡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無不講究。其後關洛諸公繼出、故格物窮理之學、修身治世之道、煥然如出三代之上。居仁質雖愚弱、竊有

感焉。每欲學之、而未能也。向因家貧饑旱、窮究水利、編集成篇、特以卑下、未能推行。痛念鄉鄰貧困、無以爲生、謹此上呈。雖曰救時之急、亦所以示學者、使知卽事窮理、不專爲紙筆無用之學也。

閔案、録此以見敬齋求實用之一端。

明陝西道監察御史李及泉　顒　疏請從祀孔庭、略云、餘干故儒胡居仁質本深潛、學由積累。其進修以力行爲實地、其要領以主敬爲持循。慕道安貧、日尋孔顔之樂。窮經講學、深得濂洛之傳。燕處而存省、益嚴飭躬、而細微必謹。其他如孝友之實行、歷履之大致、今愚夫小子皆能述之、所謂躬行君子、斯道先覺也。當時本省副使夏寅往問時政、得其水利十條、

命有司行之、百姓至今稱便。提學僉事李齡聘主鹿洞、立講學約規、俾後學守之、與朱子教條並傳。其平居著述有易傳、春秋傳、今頗散佚失次。存於世者、有居業錄、有粹言、有文集。其間議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莫非羽翼六經、發揮斯道、其有功於聖門、非淺鮮已也。故先臣楊廉集國朝理學諸臣、首簡所序獨薛瑄、胡居仁。近副都御史鄭世威因議從祀、亦云宋儒自周程張朱而下、我朝理學薛瑄、胡居仁皆傳得其宗、聖學正脈、此皆歷歷可考者。伏乞皇上敕下禮部、廣集羣議、如臣言不謬、將胡居仁從祀孔廟、以所著居業錄、粹言、行儒臣纂修、編於性理大全之後、列於黌宮。云云。

明楊畏軒廉居業錄序云、其言精確簡當、讀書錄之外、所見

惟此耳。廉閩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出涵養體驗所得、非攷索探討致然。

國朝蔡文勤公世遠曰、敬齋先生一布衣耳、巋然獨立、蔚爲一代儒宗、遂至從祀廟庭、享食百代、人可不自奮哉。攷其生平、以求放心爲要、以居敬窮理爲宗。其研極天人、剖析理欲、不遺餘力、而剛大之氣、發見於語言行事之間。觀其主白鹿洞之教、毅然以斯道自任。與白沙同游康齋之門、至譏其淩虛鶩空、儱侗自大。羅一峰、張東白皆當時鉅公、往復論辨無所屈。攘斥佛老、痛抑功利、毫無假借。使其立朝、則伊川經筵之疏、橫渠召對之言、斷可爲敬齋信之也。

校記

①客：當作「容」，見《禮記注疏》卷三〇。

②醒：《朱子語類》卷一七作「惺惺」。

③吏傳：當作「史傳」，指《明史·胡居仁傳》。

④圖家：當作「國家」，見《胡文敬集》卷一《奉夏憲副》。



陽明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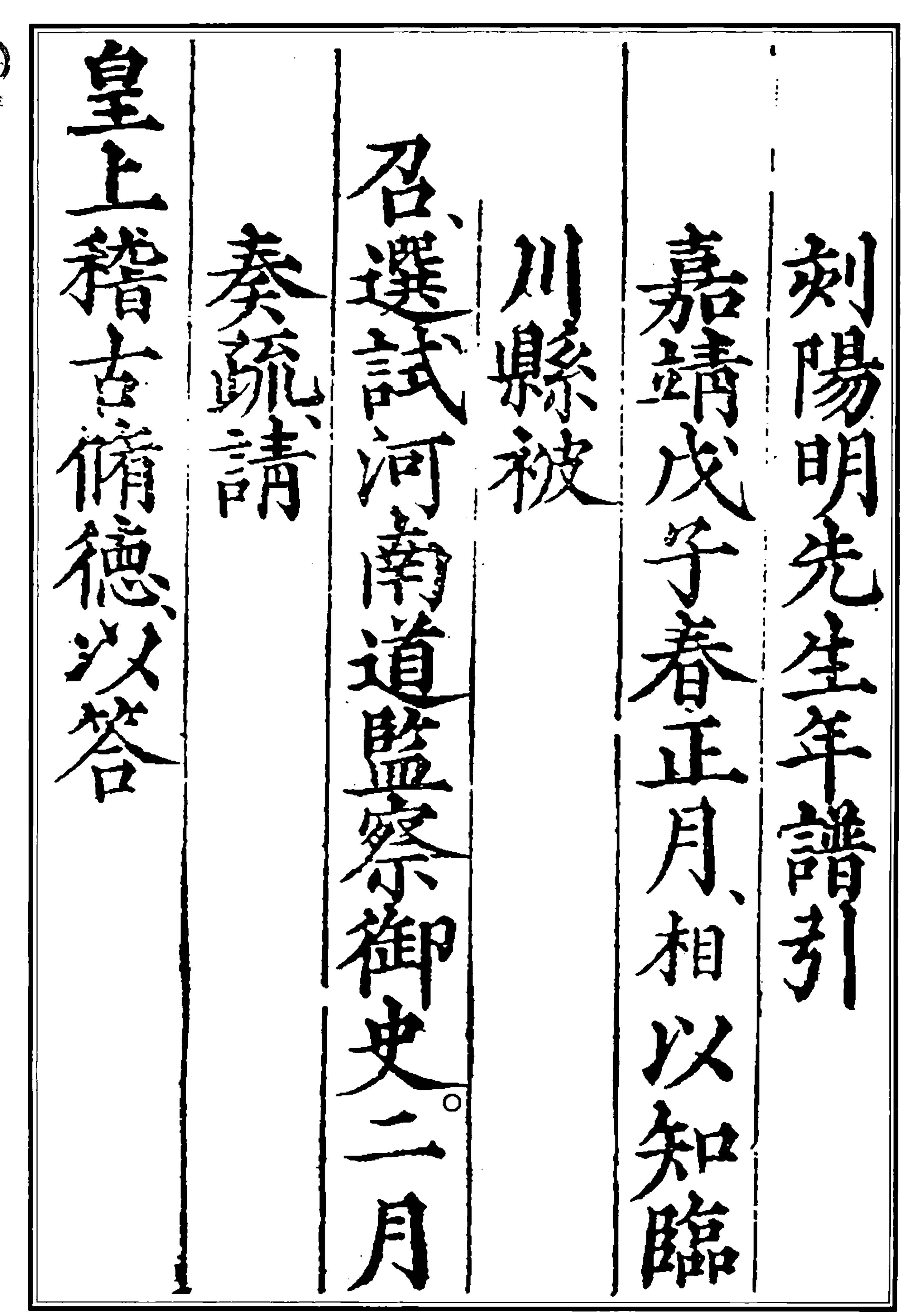
明·錢德洪 編撰
明·羅洪先 考訂
刁忠民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

《陽明先生年譜》三卷，明錢德洪編撰，羅洪先考訂。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

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字伯安，號陽明，明餘姚（今屬浙江）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總督兩廣。嘗撫平閩越蠻夷聚居之區、盜賊出沒之地，增設縣、巡檢司以鈐制之。又嘗平定寧王宸濠之亂，事功震一時。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嘉靖七年卒，享年五十七，後追謚文成。守仁之學，主張以心爲本體，提倡良知良能，格物致知，自求於心，於傳統程朱理學之外另闢門徑，世稱姚江學派。其著述較富，後人合編爲《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

本譜爲守仁門人錢德洪所編，後學羅洪先考訂。德洪字洪甫，號緒山。洪先字達夫，號念菴。年譜之作，最初有分工合撰之約。卷首羅序云：「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若，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大概洪先并未着手分撰，而德洪已獨力成書。故卷首胡松序云：「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泝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爲之删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洪先亦自云：「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入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删而書之。歲月有稽，務書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由是可見成書之概矣。是譜雖僅三卷，然篇幅厚重，逾八萬言，於守仁講學次第、歷官行事、交遊往還，纖細必書，可謂詳盡。稍感不足者，大略有二：文字不免繁蕪，此其一也。敘事僅及卒葬，身後恤典不詳，此其二也。然成書在前，追謚在後，不可歸咎作者；而删繁就簡，拾遺補缺，尚有待於來哲。



刻陽明先生年譜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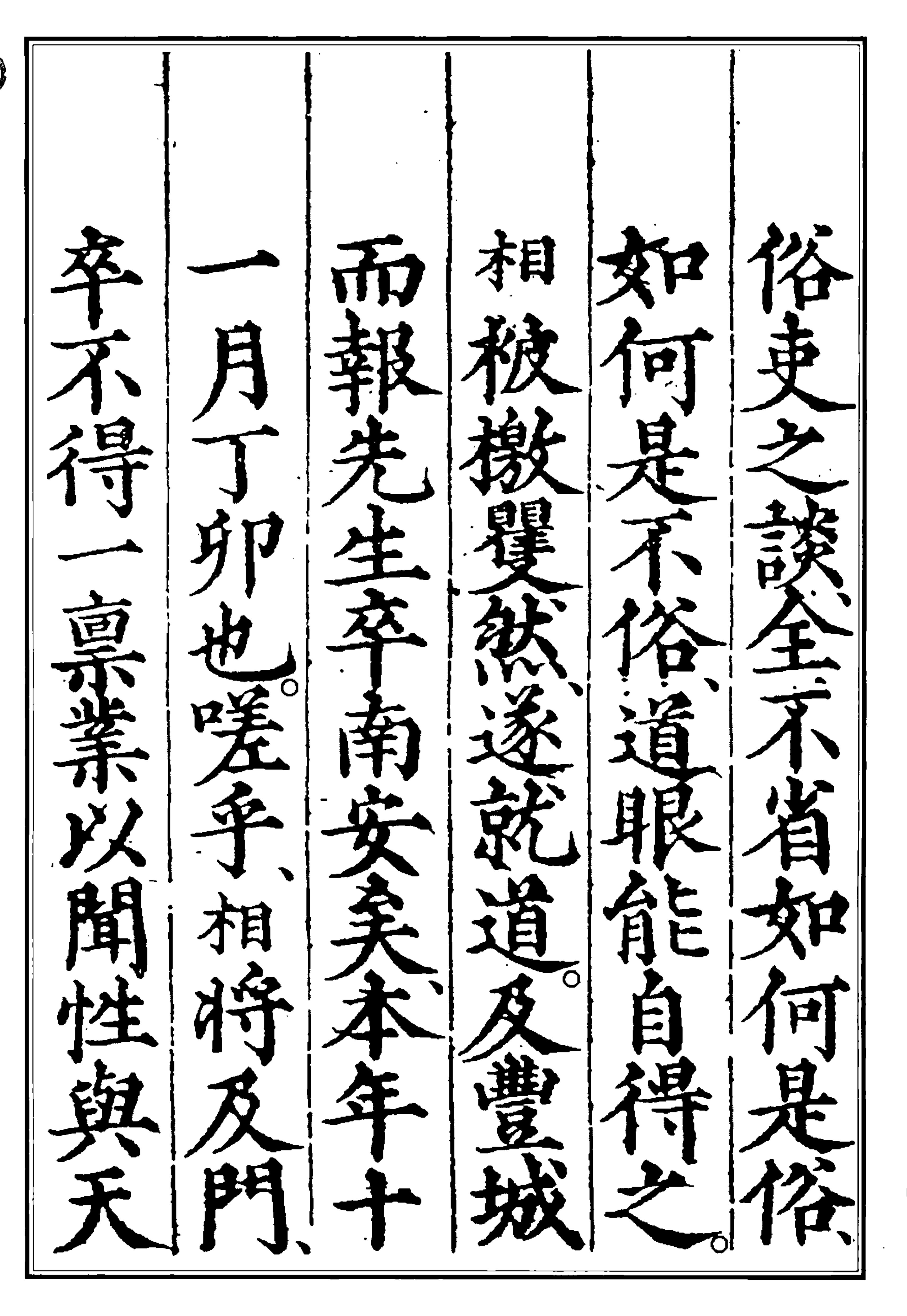
嘉靖戊子春正月，相以知臨川縣被

召，選試河南道監察御史。二月

奏疏，請

皇上稽古脩德，以答

天眷。端好、尚、社佞偉。欲游浚恒、落
職謫嶺表。時陽明先生正有
討田州之役、閱得相報、亟檄
促我曰、平田州易、集衆思善
後難、撤至輒行。又曰、俗心以
謫官事事爲俗吏、余謂此正


俗吏之談，全不省如何是俗，如何是不俗，道眼能自得之。相枝擻（按：字形如此）矍然，遂就道。及豐城而報先生卒南安矣。本年十一月丁卯也。嗟乎，相將及門，卒不得一禀業以聞性與天

道之說。雖然，檄數語固性與
天道之說也。先生年譜成，胡
栢泉檄贛州佐毛汝麒刻之。
未登梓，栢泉以少司馬
召，不竢駕行，囑相促之，訖工薦
袠，展無檄我數語，偶脫之邪，



抑誤謬邇言漫脱之邪，因足之以確於緒山、龍溪、念菴。嘉靖甲子首夏九日，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明毗後學周相識。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人有恒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寔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煢然道人爾。及稍遷令尹、漸露鋒頴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尚友千古、人皆譁之為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

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爲行主意、行爲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爲作聖爲賢之要矣。

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羣然吠焉。豈知良知即良心之別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爲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智而自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于倫物云爲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徧、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

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兢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羣鳥獸、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尔。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匕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非嘗習爲戰與鬬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

也。夫君子齋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心亦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尚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寔哀其人而存之。彼依托之徒、呼喝叱詫、豪蕩弗檢、自詭爲

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敝矣。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緝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沂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為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為書四卷。既成、則謂予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令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敘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

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嘉靖癸亥夏日，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滁上後學胡松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若、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携年譜稿二三册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易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即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入百數十

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而提督歸安陸汝成梓于贛。是時亦有南京少司馬命、年譜適傳。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塗、覩昔之險道有異焉。在它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它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

爲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困猶我者固尚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覺者顧視其呶呶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爲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剷之弗靈發

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亦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待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七月朔，後學吉水羅洪先書。

陽明先生年譜上卷

門人錢德洪編次
後學羅洪先考訂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有文武才。

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爲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

朝，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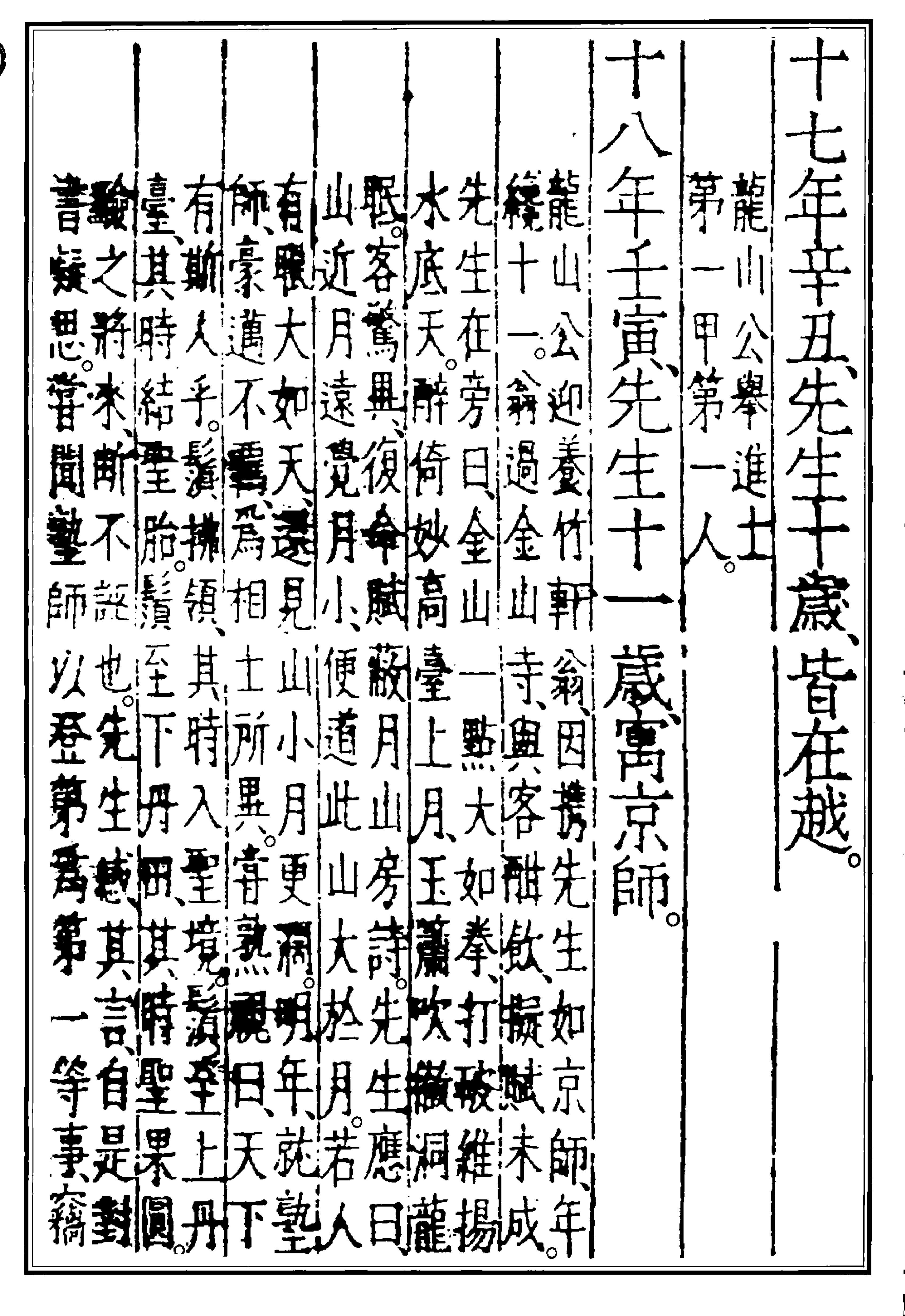
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敘，號竹軒。魏嘗齋瀚嘗立傳，敘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

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修撰。自祿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爲龍山公。成化辛丑、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

明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爲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驚寤、已聞啼聲。祖竹軒翁異之、以雲名、鄉人指所生樓曰瑞雲。五歲猶不言、有神僧過之、笑曰、可惜道破。翁悟、更今名、即能言、且誦翁所讀書。詰之、曰、聞聲已默記矣。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携先生如京師、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酣飲、擬賦未成。先生在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豪邁不羈。爲相士所異、嘗熟視曰、天下有斯人乎。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驗之將來、斷不誣也。先生感其言、自是對書輒靜思。嘗問塾師以登第爲第一等事、竊

不謂然。嘗曰，惟有爲聖賢可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十五歲，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畿内石英、王勇盜起，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俱作亂，屢欲獻書於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外舅諸公養和爲江西布政司



叅議、先生就官署委會合查後、既釋衣、信步間行、遂至鐵柱宮、見蜀中一道者靜坐、與語說之、相對終宵。諸不知、遣人遍索城中、次早始得。○官署中蓄紙數簏、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簏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其後不輕落紙、凝思於心、久之始通其法。後讀明道先生有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夫既不要字好、果何學耶。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且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命從弟冕、階、宮及妹婿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業課、每夜搜取

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大進，異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先生故善諧，久乃悔之，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書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始在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不可不察。官署前多竹，乃取竹格之，苦求其理不得，病作而止。乃貶志爲辭章之習。明年春會試下第，宰相李西涯東陽戲呼爲來



科狀元，且曰：「試以吾言作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丙辰會試，竟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爲耻。」識者服之。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惶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天下，又不數遇，遑既

惑靡定。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日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者未嘗循序致精，漸漬洽浹。謂物理與吾心終判爲二，沉鬱既久，舊疾復作。偶遇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二月會試，舉南宮第二人。廷試，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未第時，嘗夢王威寧以弓劍爲贈。至秋，遣造威寧公墳，既得細詢王用兵之詳，遂以什伍法馭役夫，休食以時，速得畢事。其家以金帛謝，不受。比出威寧所佩寶劍，適與夢符，遂受之。是時星變，達虜猖獗，朝廷下詔求言。復命上邊務



八事、言極剴切。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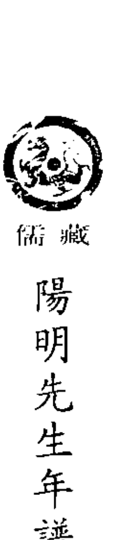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錄江北。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山、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尚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嵓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

才。後再至、其人已它徙、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是年、先生漸悟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古文相馳騁、先生嘆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耶。遂告病歸、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未幾即前知。一日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使僕迎往、迎能道來蹟、衆驚異、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思離世累、惟祖母與龍山公在念。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剎。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麽、終日眼睜睜看甚麽。僧驚起、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



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因指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遂返其家。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越。

秋、主考山東鄉試。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其手。

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禦夷、息訟、皆有成法。敍略有曰、山東古齊魯宋衞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衞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

試官、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周其下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太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陳某者、蓋二十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墻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辦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之人



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其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予豈收謂果無其人哉。夫予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生、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最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勉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知身心之學爲何等，先生首倡言之，聞者興起。久之，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爲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爲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爲莫逆。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塲驛驛丞。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彦徽等以諫忤旨，逮繫獄。先生抗疏救之，具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赫然下令，

遠事拘囚、在　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獄

【中讀易】因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瞑坐玩羲易、洗心見微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蒙戒爲寇、童牿事宜早。蹇蹇匪爲節、虩虩未違道。遯四獲我心、蠱上庸自保。俛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簞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別湛元明】靜虛匪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即成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與窮。答吾白巖毫髮何

所辨惟在公與私。公私何所辨、天動與人爲。遺體豈不貴、踐形乃無虧。願君崇德性、問學刊支離。毋爲氣所役、毋爲物所疑。恬澹自無欲、精專絶交馳。夢抑之昆季、起坐憶所夢。默遡猶歷歷。初談自有形、繼論入無極。無極生往來、往來萬化出。萬化無停機、往來何時息。來者胡爲信、往者胡爲屈。微哉屈信間。子午當其窟。非子盡精微、此理誰與測。何當衡廬間、相攜玩羲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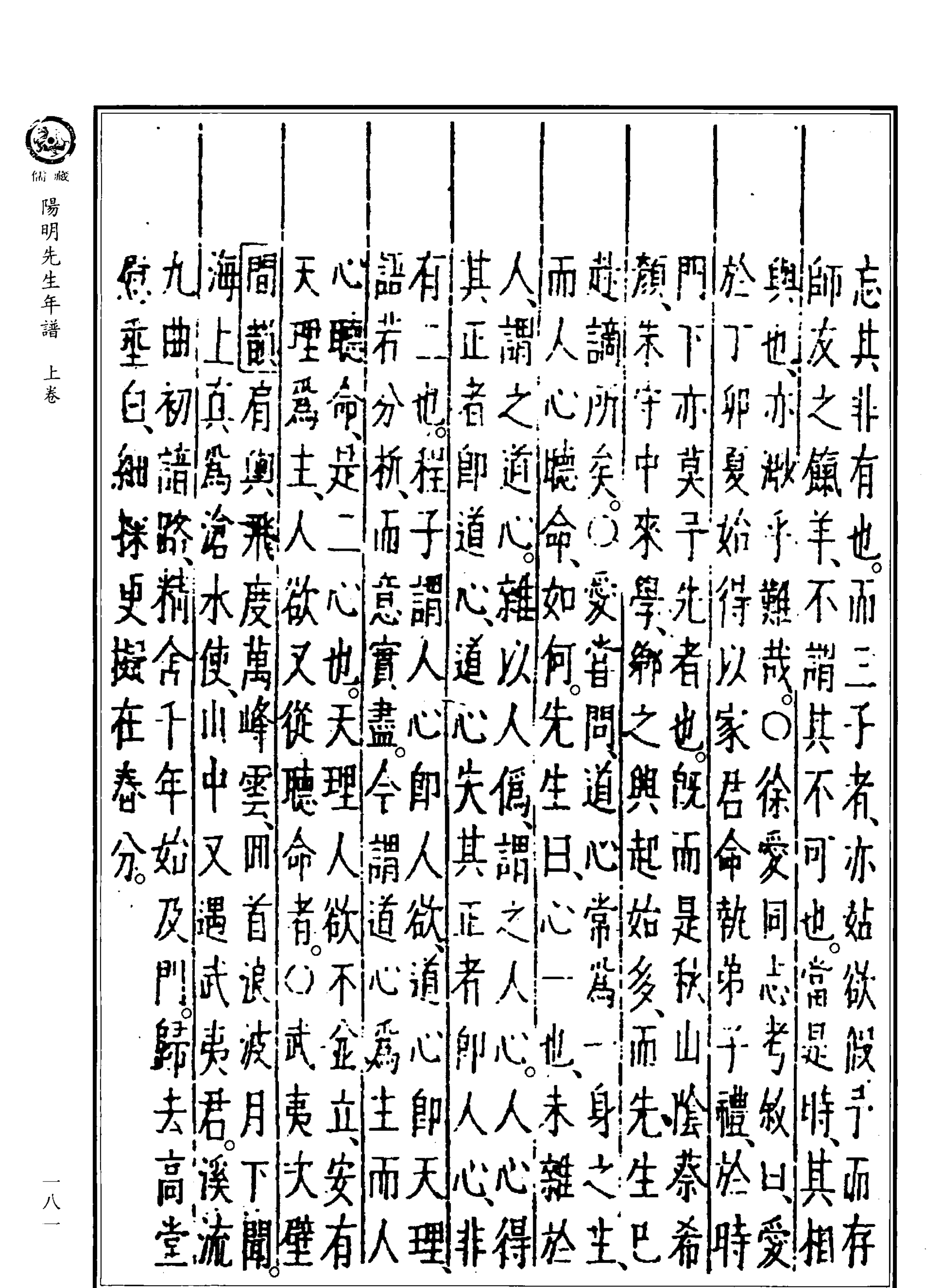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冬、赴龍場。是夏至錢塘、瑾遣人隨偵、久之、微示以意。先生乃托言投江以脱之、因附商舟、欲遊舟山。偶遇颶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逃海兵疑其狀、奔山徑數十里、扣一寺。寺故不納暮客、計將趁寺旁野廟、自入虎穴、且利其遺橐爲常。是夜、先



生以饑疲熟寢香案下。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僧聞虎意快，旦往見先生，以爲旣死，杖其足試之，先生始醒。僧驚曰：公非常人，不然，能伏虎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蓍，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有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乃取間道遊武夷，出鉛山，訪上饒婁氏，助其歸。以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往省。十二月返錢塘，旋赴龍場。是時學者講授雖多，未見有承當者。先生妹婿徐曰仁首納贄北面，奮然有志於聖學。是秋與蔡宗兗、朱節同舉鄉試。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略曰：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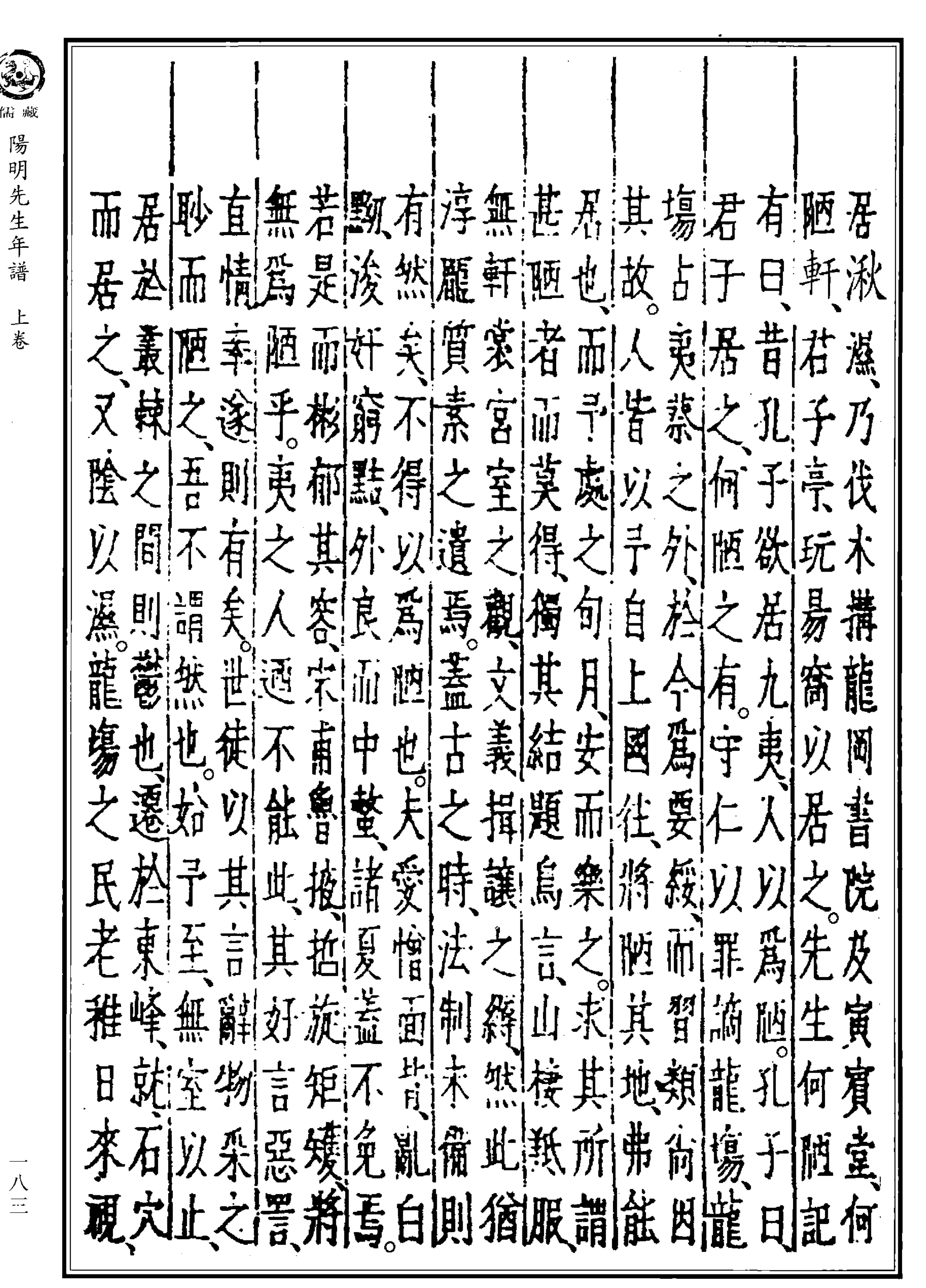
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詞章舉業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耶。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日仁於餘姚之馬堰。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日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先輩、予亦居之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而爲之證、遂



志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時、其相與也、亦戚乎難哉。○徐愛同志考叙曰、愛於丁卯冬始得以家君命執弟子禮、於時門下亦莫予先者也。既而是秋山陰蔡希顏、朱守中來學、鄉之與起始多、而先生已赴謫所矣。○愛嘗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如何。先生曰、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失其正者卽人心、非有二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盡。今謂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聽命者。○武夷次壁間韻　肩輿飛度萬峰雲、回首浪波月下聞。海上眞爲滄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溪流九曲初諳路、精舍千年始及門。歸去高堂慰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是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與居、夷人又皆鴃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而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可超脫、惟生死一念尚未能遣、乃爲石廓以自誓、晝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汲水、烹糜飼之。既又恐其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當之、或有進於此者。忽中夜思格物致知之旨、若有語之者、寤寐中不覺叫呼躑躅、從者皆驚。自是始有大悟、乃嘿記五經證之、因著五經臆說。○夷俗多蠱惡、中土人輒害之。初卜先生蠱神、神不許、命敬事之、於是夷人日來親狎、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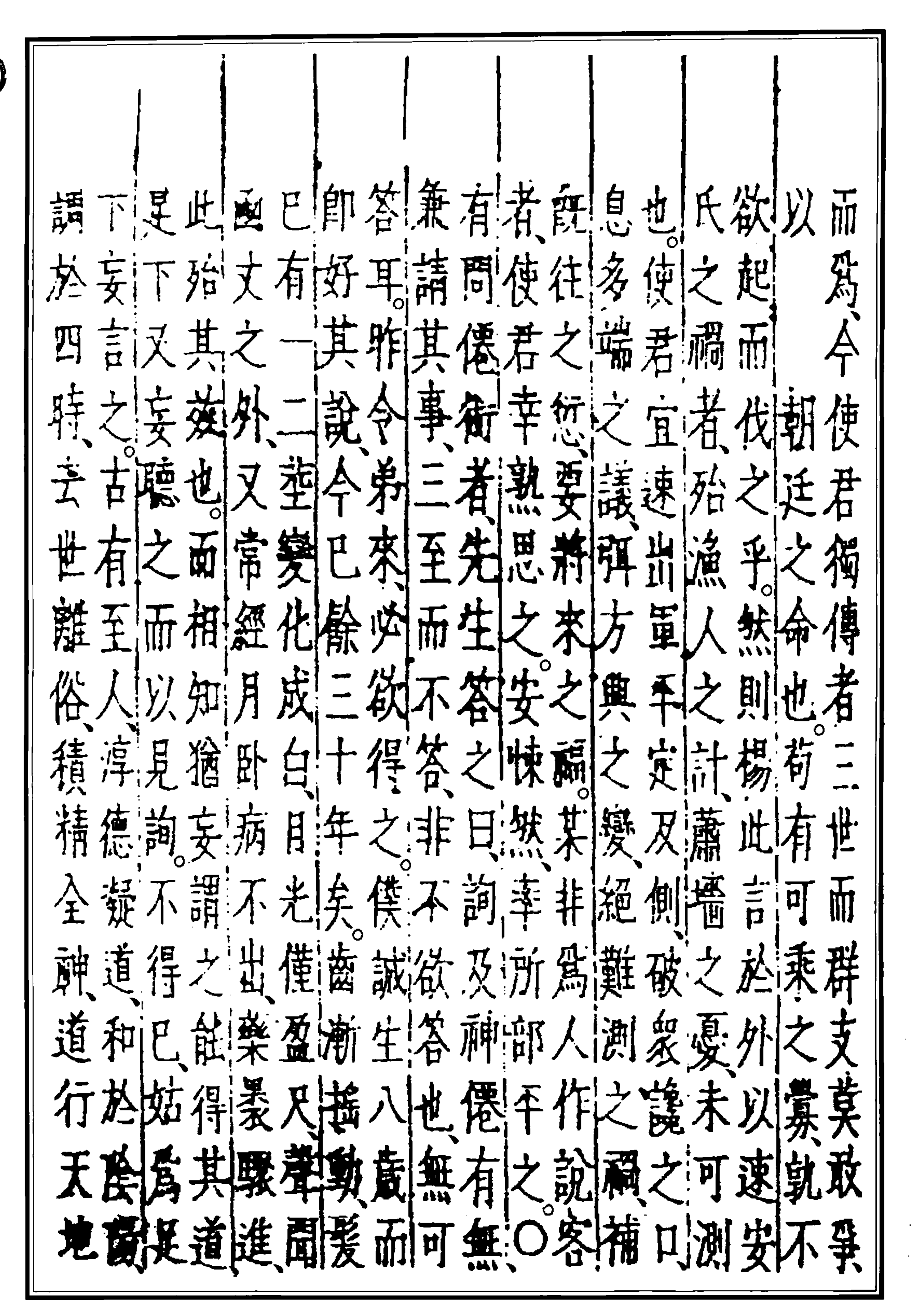
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先生何陋記有曰：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塲，龍塲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義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塲之民老稚日來視，

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圖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闢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辨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覿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思州人有侮於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慴。○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遣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不受。



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置城傅而中止。安恐其漸、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折其不可、遂寢。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叛爲患、先生復以書諷安曰、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如賴之口、然洲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　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剿撲、則傳聞者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求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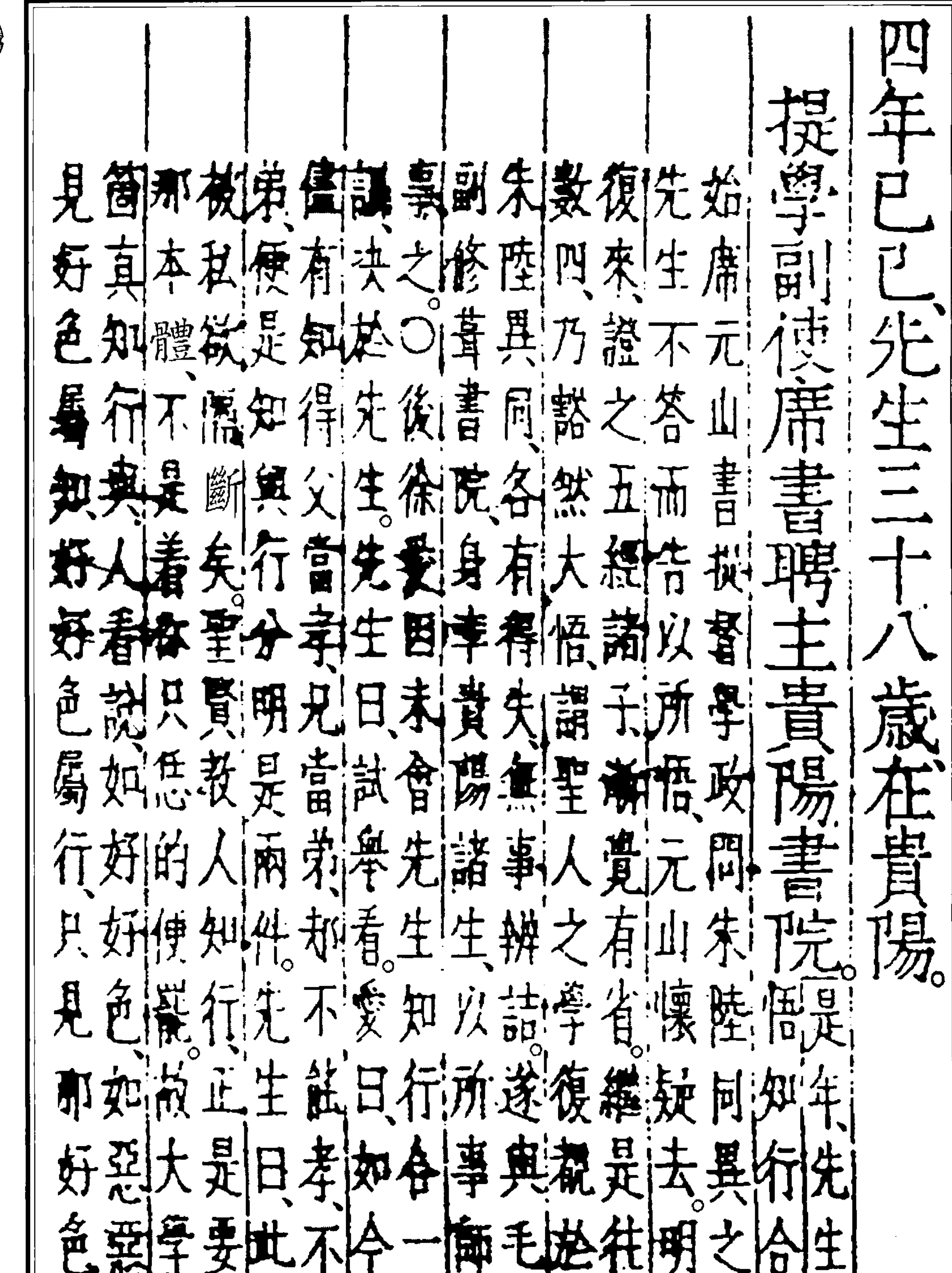
怨、群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胥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嘗使宋氏自干、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逢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口[1]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寒心[2]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



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伐之乎。然則楊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及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安悚然、率所部平之。○

有問僊術者、先生答之曰、詢及神僊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道行天地

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數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强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辨、况存久而明、養深而厚、得之未至、而强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僊之道、顏子三十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灑灑、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夫僊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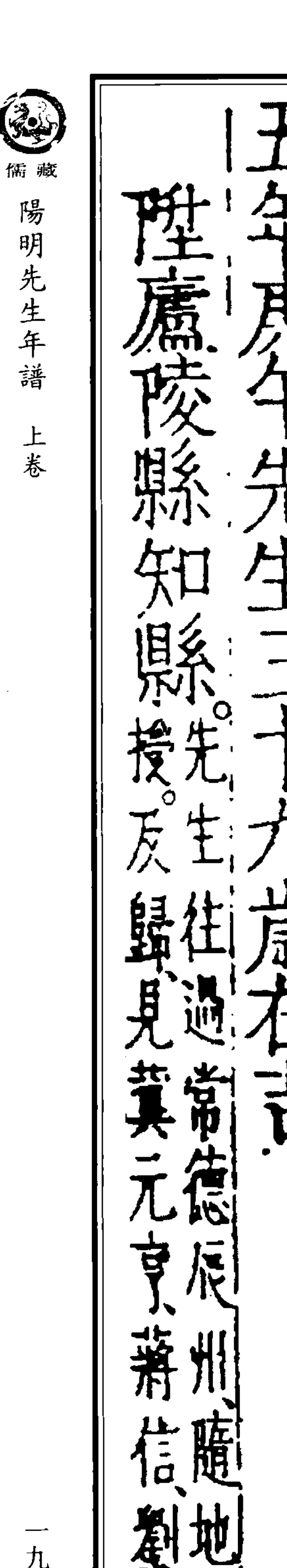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是年、先生始悟知行合一。

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答而告以所悟。元山懷疑去。明日復來、證之五經諸子、漸覺有省。繼是往復數四、乃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覩於今。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辨詰。遂與毛憲副修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矣。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

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方知寒。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即工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實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

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做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書院舊有妖、守者以告。先生藏燈杖劍坐後堂、將二鼓、黑氣擁門入、拔劍奮斬之、血淋淋、踰墻大喊去、妖遂息。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陞廬陵縣知縣。先生往過常德辰州、隨地講授。反歸、見冀元亨、蔣信、劉觀

時輩俱能卓立，喜甚。且曰：講君兩年，與貴陽諸士論知行異同，紛紛辨詰，若無所入，故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途中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又曰：絶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隳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着實用力。○霽夜　雨霽僧堂鐘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羣動妄，閒來還



覺道心驚。問津久矣慙沮溺、歸向東皋學耦耕。「睡起寫懷」紅日熙熙春睡醒、江雲飛盡楚山青。閒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窅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形。未須更覓羲黃事、一曲滄浪擊壤聽。「再過濂溪祠用前韻」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先覺、聖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三月、至廬陵。先生爲政、不事刑威、惟以開導人心爲本。涖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稽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勝氣囂訟之輩、至有泣下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所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教民歃血

禳火、至今行之。因闢城中火巷若干、定水大兌運、絕鎮守撥征。俗尚鬼、民遇社日、多苦借辦、力禁止之。其保甲、驛遞、無不周慮、後數十年猶踵行之。

冬、入覲。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綰爲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巏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力。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計與終身共學。後嘉靖壬午春、聞先生致良知之旨、大加歎服、復執贄稱門人。

十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先生與宗賢及應原忠良論學聖者、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原忠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

如斑垢駁蝕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勿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別方叔賢休論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即性情。却笑殷勤諸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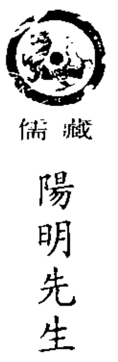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王輿菴某讀象山書有契、

與徐成之論辨不決。先生曰、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輿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爲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爲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

途不以察之乎。是與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學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詞、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疑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

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惜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菴已乎。

二月、會試、爲同考試官。吏部郎中方叔賢獻夫位在先生上、比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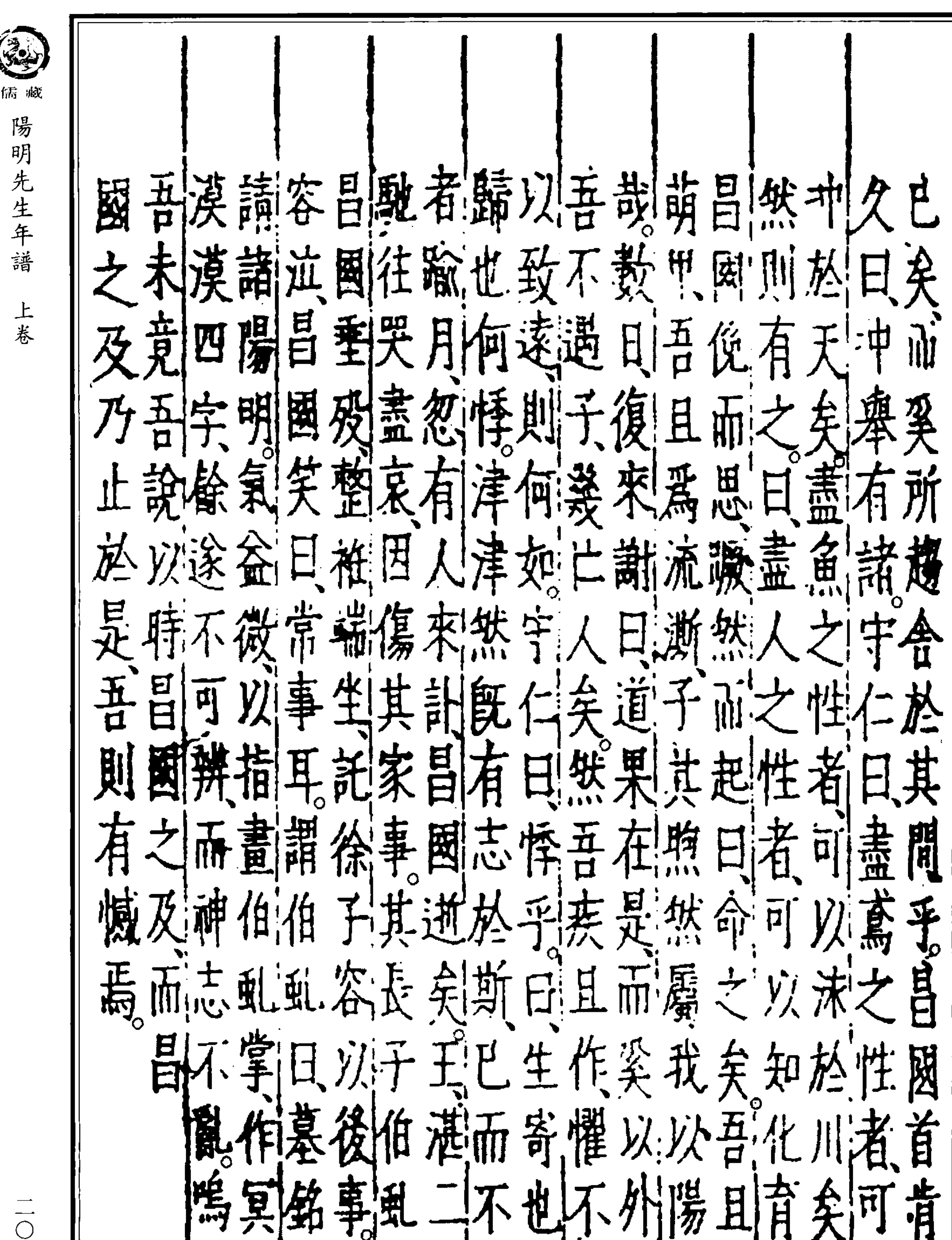
論學、遂執贄納拜、事以師禮。是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爲序別之、略曰、子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章、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與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答汪石潭儀書曰、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

顯而易見也。熟享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辨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兒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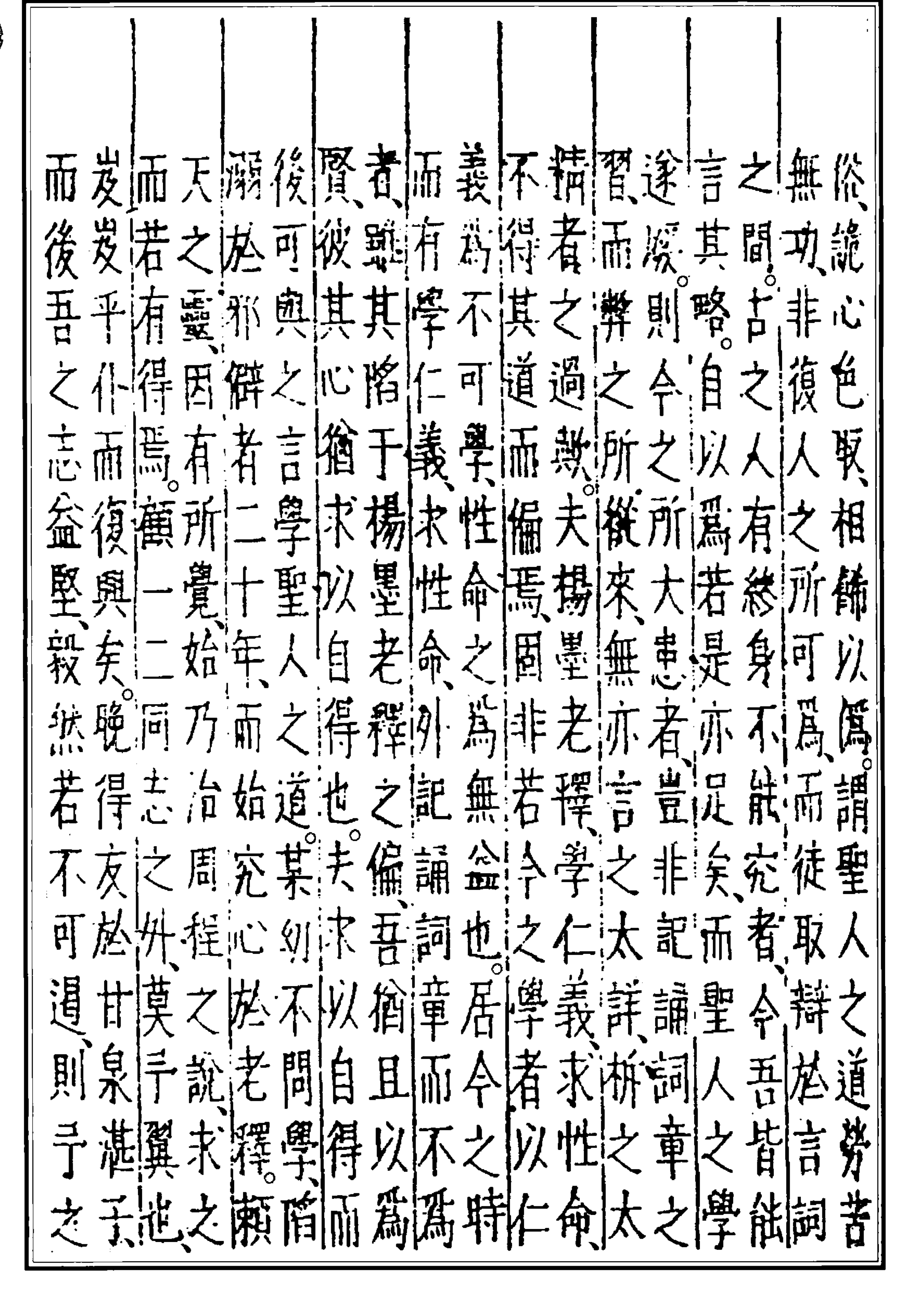
對塔說相輪耳。○答王虎谷雲鳳書曰：弘穀之說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成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為樂者也，非真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是年作徐昌國墓誌，有曰：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讀道書者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指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

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僊釋。呂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呂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訓。守仁笑而不應。因皆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沖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會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為非邪、抑又有所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戢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故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命而



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沖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過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悖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悖。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傷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之及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黃宗賢言於冢宰楊邃菴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得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南安，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難會也，乃爲文以贈曰：顔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絶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時。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



從、說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于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矣。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

資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同志考中。是年、穆孔暉、冀元亨、顧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瑚、魏廷霖、蕭鳴鳳、林達、陳洸及



黃綰、應良、朱節、蔡宗兗、徐愛同受業。○王道字純甫、以進士、爲應天府學教授、先生贈序爲別。比流任、上下多不協、先生以金爲譬、使之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受。又自咎平日每有儆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受謫龍場、備歷艱阻、始信孟子生于憂患之言、誠非欺我也。道見書意不慊、及道以書自辨學、先生謂純甫之問辭則謙下、而意實自以爲是、復書喻之。後日仁至京、詳發師旨始釋然。先生曰、近見與日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異、不害其爲同也。趨向異而論學同、不害其爲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答儲柴墟書曰、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某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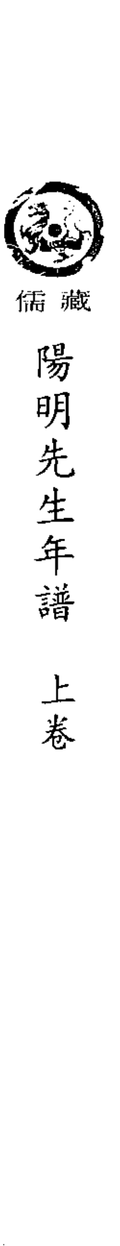
而弟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隨俗而待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驁然欲以友乎賢者、貧者弗與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



時三歲，回由之貽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膺下者，反待以客禮，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若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膺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與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務以虛禮取悅於後進。僕嘗以爲世有大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周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不以責之已，不以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

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能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與王道書曰、汪京頗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先生舟中



與愛論大學宗旨、踴躍痛快、自謂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是年、日仁以祁州知州考滿、陞南京工部員外、故得同舟先生以全與、日仁以全受、蓋得於反躬實踐、一信而不回也。後先生論學每至入微處、必曰、斯意惟與日仁舟中及之。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先生初計、至家即與日仁同遊台蕩、不果。五月終、與日仁數友發上

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岩、望天姥華頂、欲遂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裂、惨然不樂、遂自寧波還餘姚。宗賢以書迎、先生復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漸消不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全時、但日下未有可得耳。先生點化同志多在登遊山水間。

冬十月、至滁州。滁州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閒、日與門人遊遨瑯琊瀼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谷。諸生隨地請正、故從遊之衆自滁始。○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絶。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絶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



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此也。與王道書曰：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

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自有誠身之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誠身之始、身猶未成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

答朱汝德用韻

東去蓬瀛合有津、若爲風雨動經旬。同來海岸登舟者、俱是塵寰欲渡人。弱木



洪濤非世險，長年三老定誰真。青鸞耿耿無消息，悵望煙波又暮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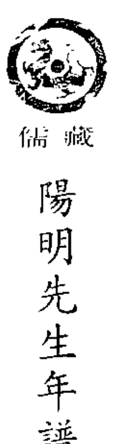
送蔡希顏①

何事憧憧南北行，望雲依闕兩關情。風塵暫息滁陽駕，鷗鷺還尋鑑水盟。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從知歸路多相憶，伐木丁丁春鳥鳴。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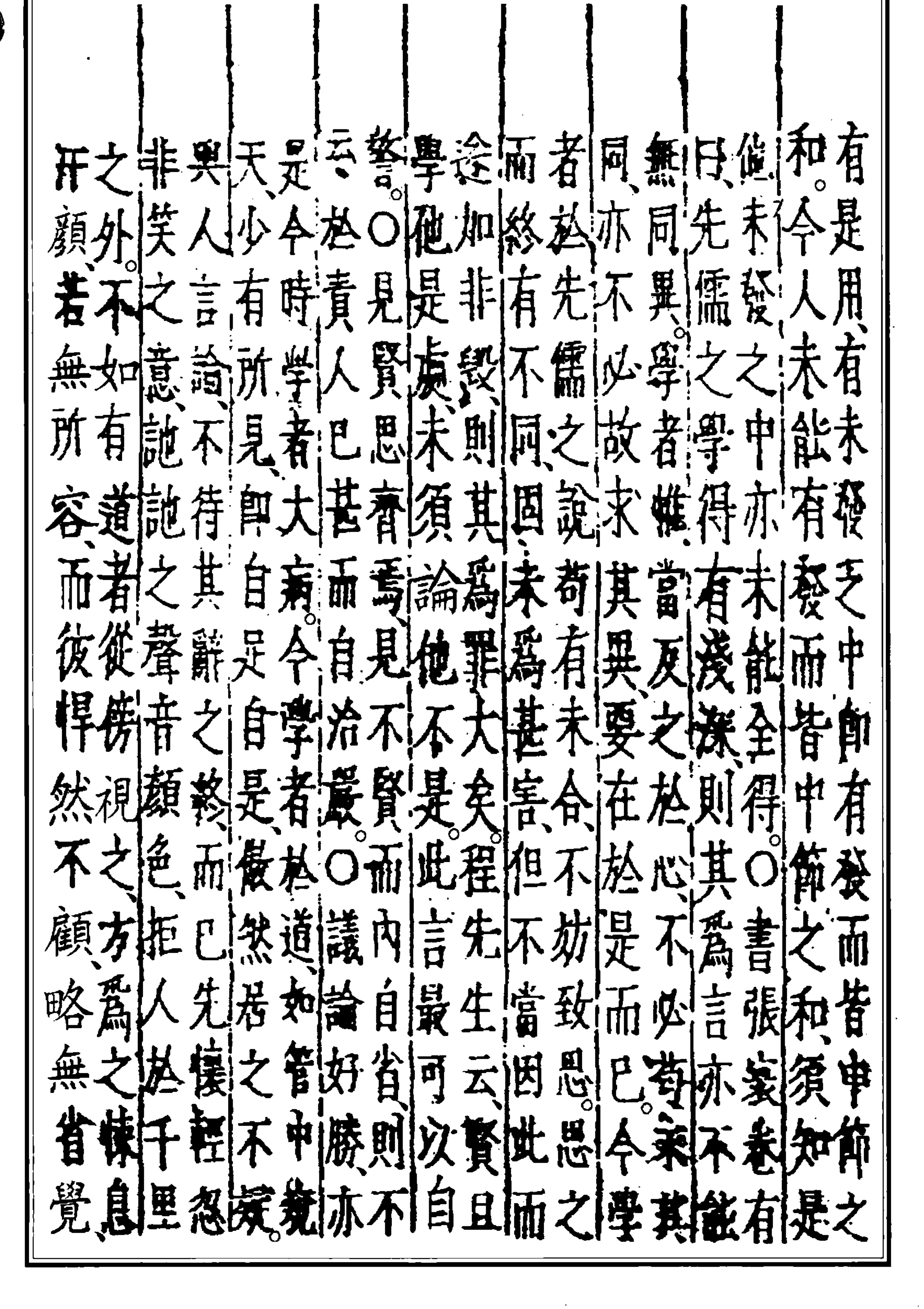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即。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黄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偁、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璧、劉觀時、鄭騮、周積、郭慶、欒惠、劉曉、何鰲、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箎輩、同受業。客有道滁遊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卑汙、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王嘉秀、蕭惠好談仙佛、先生嘗以警之曰、吾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道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餘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直鴟鴞竊腐鼠耳。惠請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易簡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只



問我悔的。患慚謝、請問聖人之道。先生曰、汝今又見了人來問、待汝辦箇真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患再三請、先生曰、向汝一句道盡、汝自不會。○又嘗與宗賢書曰、近與朋友論學、唯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適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很戾險嫉、誠可哀也已。○又與陸添書曰、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得而遂足也。可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堯舜之上善無盡、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若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又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

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能笑、又既而能認識父母兄弟、又既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未有幹、及有幹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即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又曰、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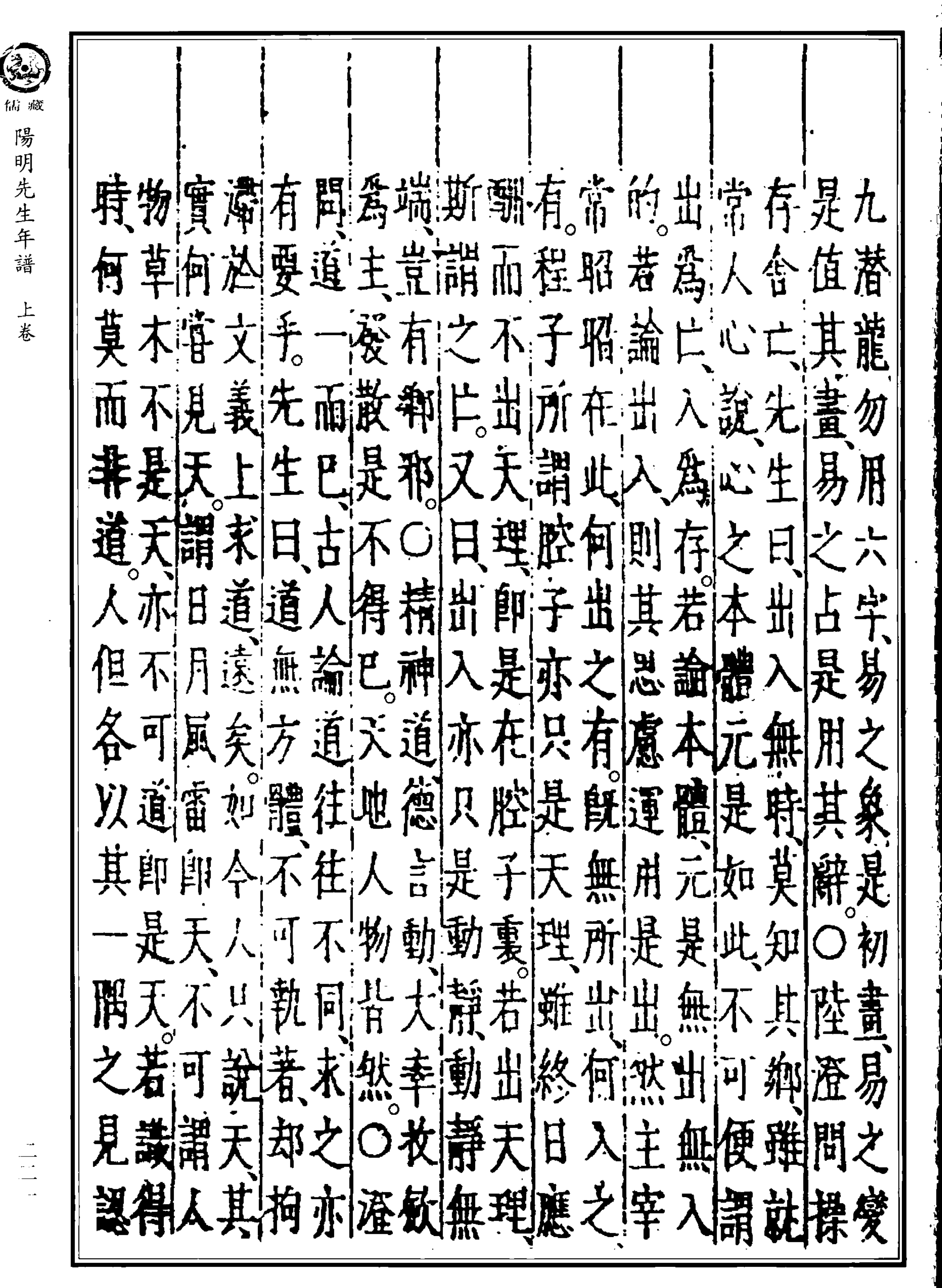


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從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書張家卷有曰、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云、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如有道者從旁視之、方爲之悚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

斯亦可哀也已。○某之於道，雖亦嘗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吾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求真有所見，其說是就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户，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矣。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是年，張東所謁會于南京。大韻寄張東所遠趨君命忽中違，此意年來識者稀。黄綺曾爲交林出，子陵終向富春歸。江船一話千年闊，塵夢今驚四十非。何日孤帆過天目，海門春浪歸漁磯。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南京。

正月，疏自陳，不允。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先生嘗曰：易之辭是初



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陸澄問操存舍亡、先生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雖就常人心說、心之本體元是如此、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澄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著、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

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又曰、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又曰、萬象森然時、亦沖漠無朕。沖漠無朕、即萬象森然。沖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先生問在坐之友、此來功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敍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要爲善之心

真切。這箇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正憲字仲肅，季叔易直公兗之孫，西林守信第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皆未舉子，惟守信子象，故擇立之。正憲年方八歲。○是年，御史楊典薦改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是時命太監劉允烏思藏齎幡供佛，兼奉迎佛徒，允奏。請鹽七萬引以爲路費，許之。輔臣楊廷和等與戶部及言官各上疏執奏，不聽。先生欲因事納忠，擬疏將上，後中止。

疏請告。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歸一見爲訣，故疏辭甚懇。○先

生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長、必於始生時删繁、然後根幹能大。欲德盛、必於始學時去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凡百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根、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充。故立志貴專一。○偶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工、某人在識見上用工。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嘗爲觀時作見齋說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可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强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

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予未槪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乃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尔、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雖欲從之、末由也。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眞見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强言其不可以見、是以瞽

導警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節。于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于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觀時問未發之中、先生曰、汝但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日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大顛別李子仁後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操持存養本非禪、慾枉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野夫非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即亂思。○不管性情涵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三月

先生嘗謂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須是廓然太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卽知未發之中。○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何如。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蕭惠問死生、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

昏、只是夢晝。汝能知晝惟息有養、瞬有存、心惺惺、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黄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子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疎濶、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於外面末節或有疎略、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人、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豈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

人、又問箇爲邪、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都御史文森受命稱疾、尚書王瓊劾罷之、將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在贛。

正月、至贛。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肆劫、商舟避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岸上、呼曰、饑荒流民乞賑。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

至贛後，即差官畫押，毋輕犯法，自取夷滅也。賊聽諜散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開府。

行十家牌法。

贛民故爲賊耳目，官府欲舉動，賊已先覺，甚苦之。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卧内，使自擇生死，孰便。隸吐實，先生許以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各户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遇面生可疑人，即報之官。如或隱匿，則十家同坐。且諭所屬無遠近，皆務實行之。告諭其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鬥爭。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父老子弟，曾見温良遜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惡者乎？夫嚚訟之



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illegible]辱祖父、下累子孫、亦何苦而爲此也。言教懇懇、其勉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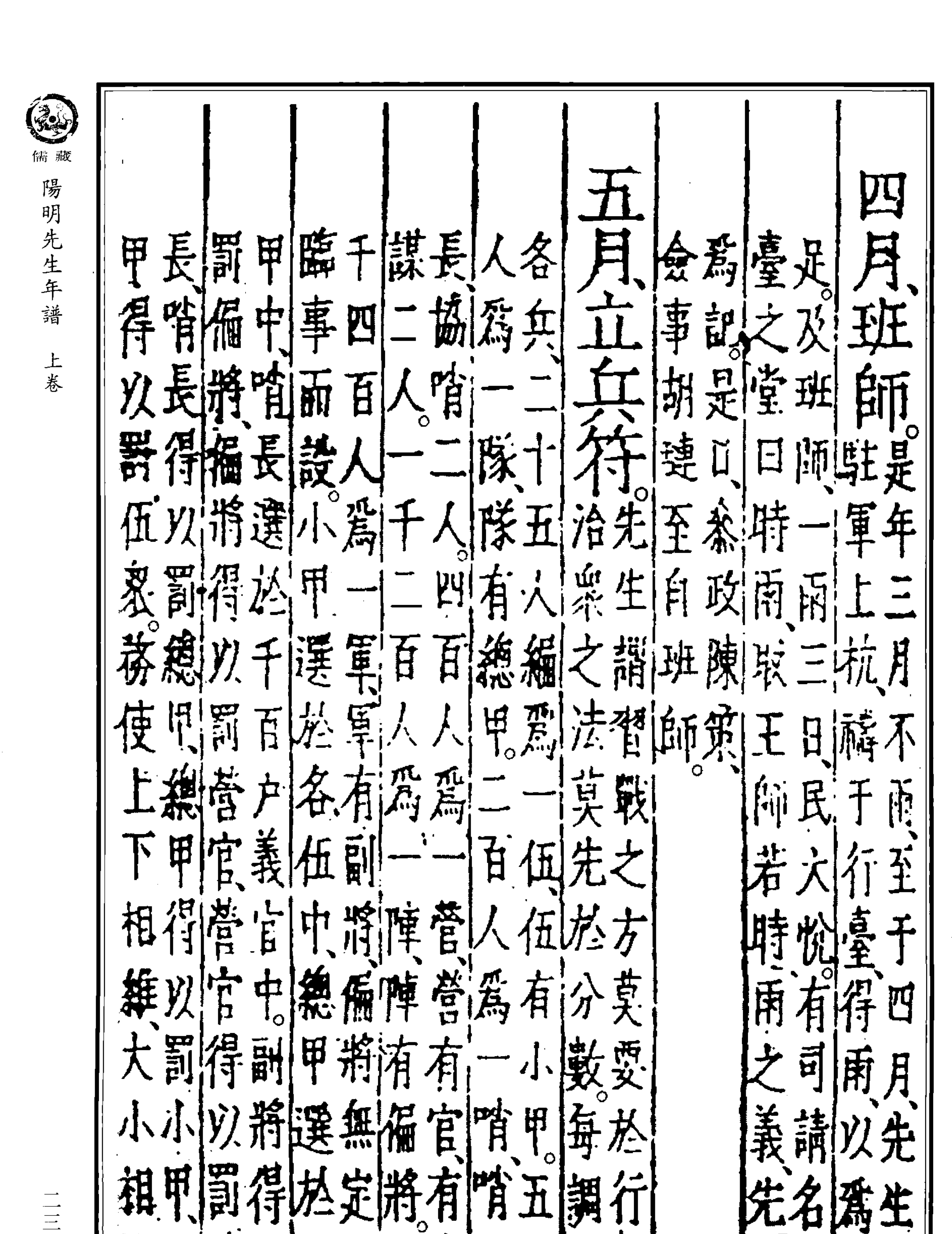
選民兵。先生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之一、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不勝忿、多調狼達土軍、動經歲年、糜費逾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

備官屯劄，别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服矣。

二月，平漳寇。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即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正月十六日涖任，纔旬日，即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潰圍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馬陷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乃責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諸將議未决，先生曰：「兵宜隨時，變在呼吸，豈宜各持成説耶。福建諸軍稍緩，且咸有立功贖罪心，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即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賊必聯黨設械，以禦我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

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諸兵集之謀稍緩、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剋於持久。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卜戰期、其備必弛。若因而形之、以[illegible]乘此機、候之正可奮怯為勇、變弱為強、而[illegible]執其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筭、間不容髮、烏可以執滯哉。於是親率諸道鋭卒進屯上杭、密勅群哨佯言衆退師、俟秋再舉。密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日乘晦銜枚並進、直擣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滾木礌石以死拒戰。我兵奮勇鼓譟、自辰至午、呼聲震地。三省奇兵從間道鼓譟突登、賊驚潰奔走、遂乘勝追剿。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

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是月，奏捷，具言福建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戩勞績，賜　勑獎賚，其餘陞賞有差。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趨等狙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遠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濟師。先生獨以為見兵二千有餘，已為不少，不宜坐待濟師，以自偵，遂制以先機也。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



四月、班師。是年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于行臺、得雨、以爲未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取王師若時雨之義、先生爲記。是日、參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五月、立兵符。先生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每調集各兵、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選於各伍中、總甲選於小甲中、哨長選於千百戶義官中。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

如身使臂，臂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於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

疏請申明賞罰。伏覩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托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



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加等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唯世襲、不願者賞五兩。凡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未有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今無申明賞

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上者、從實開報、覆覈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拘時候。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夫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臣請因是爲陛下略言之。於是反覆四事、曲盡其詳。且曰、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

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先生以賊據險、久爲民患、今幸破滅、須爲推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曰、方賊之據河頭也、窮兇極惡、至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蕩平。若不及今爲久遠之圖、不過數年、勢將復起、後悔無及矣。蓋盜賊之患、譬諸病人。興師征討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攝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務調攝、則病不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是月、聞蔡宗兗、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舉進士、遺之書曰、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功夫、亦須有得力處耳。又聞曰仁在告、買田霅上、爲諸友久聚計、遺以二詩。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始都御史陳金以流賊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年、至九年而止。至是、先生以勑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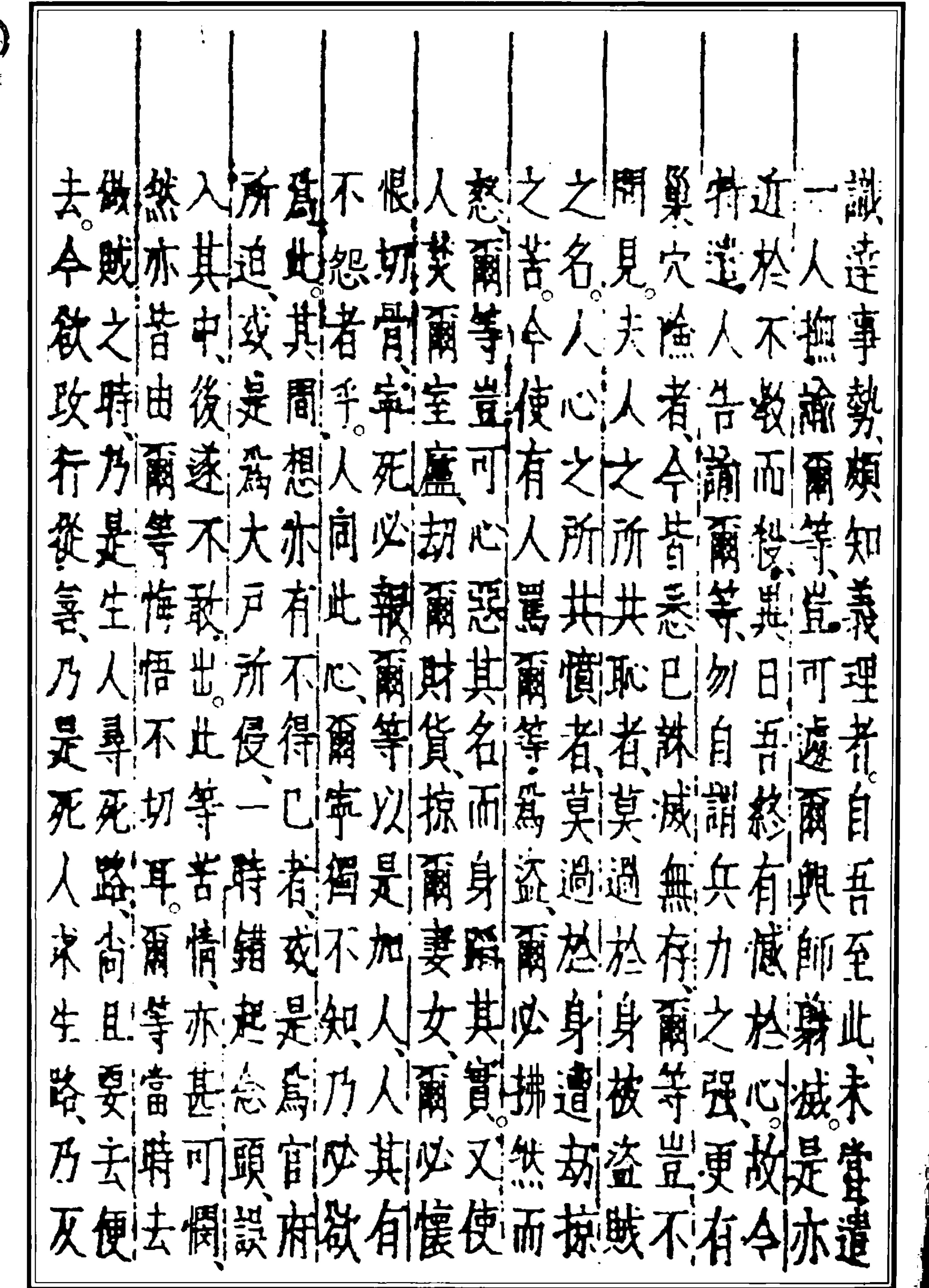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南贛舊以巡撫蒞之、至周公南嘗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爲定制。至是、先生疏請、遂有提督之命、後不復更。乃上疏換勅謝恩、勅諭有曰、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方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剿盜賊。但責任不



事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所奏及各該部巡撫等官所奏事理，特敕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為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先生常言：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與便，則事宜畢力以乘機。兵部尚書王瓊等覆奏，以為宜從所請，始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既而鎮守太監畢真謀于近幸，請監其軍，瓊奏以為兵法最忌遥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于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遂寢。○先生在贛，懸弓壁上，暇則就壁旋數十，則不令背數。少

年甫好弓馬、奉命造威寧伯墳、墜馬吐血、蓋平生强力不懈若此。○先生在贛、于諸寇、未嘗調狼土一人。每有大征、寄徵吉安各縣發機兵若干人往、卽就剿無損撓者。由先生能以身先、且善部勒聚散不在兵耳。

撫諭賊巢。漳寇雖平、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平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卽調大兵剿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剿蕩巢穴。後因漳寇旣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



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剿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强、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之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

不改、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拼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投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



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受驚怕，出畏長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剿，潛形遁蹟，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于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

至於殺頭，痛哉痛哉。無一言至此，不覺淚下。○是時有長黄金巢、盧珂等，即率衆來投，且求自效。

疏謝陞賞。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俸一級，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勅獎勵，故有謝疏。

疏處南贛商税。始南安税商貨于折梅亭，以資軍餉。後多奸弊，仍併居此龜角尾，以疏聞。

十月，平横水、桶岡諸寇。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横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浰頭諸賊巢。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



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先生以桶岡、横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爲賊之咽喉、而横水、左溪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横水、左溪爲賊之腹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然湖廣尅期乃在十一月朔。横水、左溪見我兵未集、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横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决意先攻横水、左溪、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密以十月巳酉進兵。至十一月巳巳、凡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

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往者夾攻數月無功。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禽緣雌巔，坐發礫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同難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百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為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賜　勑獎諭。○是役也，監軍副

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副指揮許清、指揮使鄭文、知府邢珣、季斅、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姚璽、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黃文鸑、宋琰、陸璥、千户陳偉、高睿等、咸上功。○先生在贛、院左有旁門通射圃、暇即走其中、與諸生論學、多至夜分。次早諸生入揖爲常。一夕夜坐、諸生請休。朝扣門、守者曰、昨夜公返、未幾即出兵、不知何往、今可至數十里外矣。其神速機變若此。是年、撫州陳九川見。○酋長謝志珊就擒、先生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曰、何。曰、平生見世界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鉤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門人、且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師至南康、自贛沿途手香迎拜。所經州縣隘各立生祠、遠鄉之民肖像祖堂、歲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先生上言、横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在上猶、大庾、南康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爲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圖久遠。議割上猶縣崇義等三里、大庾縣義安三里、南康縣至坪一里、特設縣治于三巢、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仍設三巡檢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關隘保障、令千户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而益以鄰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

義。

陽明先生年譜上卷

校記

①聞於□朝：《炎徼紀聞》卷三、《圖書編》卷四八，無闕字。

②可寒心：據右引書，「可」下有「無」字。

陽明先生年譜中卷

門人錢德洪編次
後學羅洪先考訂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

正月、征三浰。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

二月、奏移小溪驛。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丙子、大庾嶺山民懼賊讐殺、自願築城爲衞。至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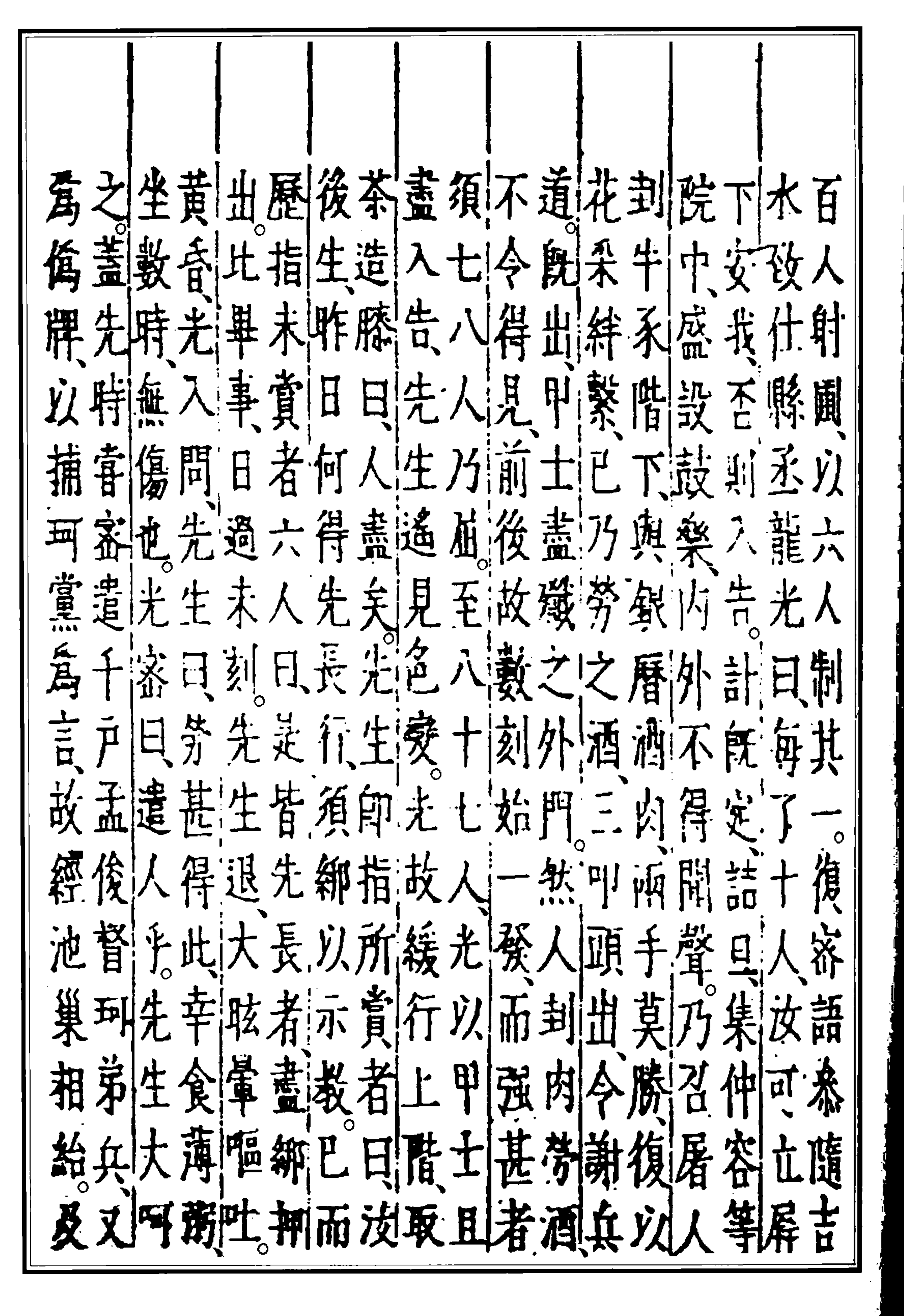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以病也。

襲平大帽、浰頭諸寇。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横水、次桶岡、次廣東、徐圖浰頭。方進兵横、桶時、恐浰頭乘之、乃爲告論、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寨等爲賊久、官府多不可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報。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横水既破、种客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陽許之。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地、以迁其歸、內嚴備而外若寬假。陰召被害者訐事、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常言狼兵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速、留不久也。因指其僭號設官之罪、乃密畫方略、使歸候期、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自備。復使人賫賜酋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



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議爲防，非虞官兵也。陽信之，因怨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蕭賓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信懼，且半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給三浰，密語珂曰：「吾姑毁狀，汝當再來求，則受杖三十，繫獄旬，乃可。」珂知之，既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參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逃捕官，佯令曰：「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蓋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禁户多往觀燈角尾，恐賊盗詗遇入城來。」於是衙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余恩及諸參隨領曆三浰。時仲容等因擬洗生圖已，既喜得曆，宴勞良厚。黄表華從容高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疎，我來頒曆，叢可高生乎？」梟謂良是。然是老者促少者往。少者曰：「往則俱往，勿使我嘗災也。」於是仲容奉

其寔與豪傑者九十三人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聞仲容來、國已匿兵、復飭詳符宮、寬攔以居。故問曰、若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皇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參隨數人僞伴、復製長青衣、油靴、教之習禮、而時試之。一日、漫給賞、老少互爭、參隨以告。先生曰、多事怠分則耳。汝何不開手本來。次日、依序給賞、老少不亂、衆始安、而私入衞鎖現珂、參隨先期故匣緊珂甚苦、衆冀不嘿罵數之。踰日辭歸、先生曰、自此至三浰入九日、今即往、歲前未必至家、即至、又當謁正、徒取勞苦。聞贛州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其少者固喜觀燈、冶遊不禁、諸參隨復代之錢、聞言欣然忘歸。既復辭、先生曰、汝謂正尚未犒賞、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潛入卯士六



百人射圃、以六人制其一。復咨語參隨吉水致仕縣丞龍光曰、每了十人、汝可、立屏下安我、否則入告。計既定、詰旦、集仲容等院中、盛設鼓樂、內外不得聞聲。乃召屠人封牛豕階下、與銀曆酒肉、兩手莫勝、復以花采絆繫、已乃勞之酒、三叩頭出、令謝兵道。既出、甲士盡殲之外門。然人封肉勞酒、不令得見、前後故數刻始一發、而強甚者須七八人乃縛。至八十七人、光以甲士且盡入告、先生適見色變。光故緩行上階、取茶造膝曰、人盡矣。先生即指所賞者曰、汝後生、昨日何得先長行、須鄉以示教。已而歷指未賞者六人曰、是皆先長者、盡鄉押出。比畢事、日過未刻。先生退、大眩暈嘔吐。黃昏、光入問、先生曰、勞甚得此、幸食薄粥坐數時、無傷也。光密曰、遣人乎。先生大呵之。蓋先時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兵、又爲僞牌、以捕珂黨爲言、故縲池巢相紿。及

是珂已先歸，夜將半，自率軍走三洌，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生躡後，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齎枚卷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從後山炮火四發，旗幟蒲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是爲正月七日丁未，而兵備副憲楊璋，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斅，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四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給仲容事斷預言，故上捷之辭稍異。○先生未至贛，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



攻治疏、謂朝廷若假以賞罰、重其權、使得便宜行事、動無掣肘、可以相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剿撫之先後、則可省供饋、征調之費、日剪月削、漸盡及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而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疲於道路、不得耕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聲迹彰聞、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之輩耳。況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

則一撥去齒而見亦隨變者也。是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三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齊、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今宜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速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速事之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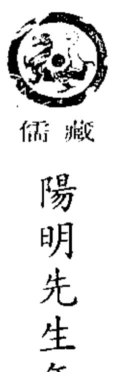
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徹、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四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疏上、朝廷許以便宜行事。

桶岡既滅、湖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即奬勵統兵參將史春使之即日回軍。及計斬浰頭、廣東尚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四月、班師、立社學。先生嘗有告示曰、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已甚、而又競爲奢侈、豈不重自困哉。民間習染已久、亦難一旦盡變、姑就易見易

改、漸次講肅。今後居喪不得用鼓樂、爲佛事、竭資分帛、儉於親身、投諸水火。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量度稱力、不得計論聘財粧奩、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歲時相問、惟貴誠心、村坊不得迎神賽會。凡此不率教者、十家牌均罪之。仍告諭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亦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

○示教讀劉伯頌等訓蒙大意曰、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



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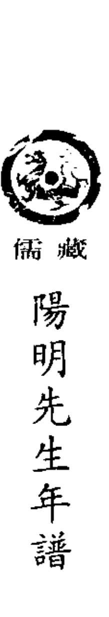
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是年、爲立志說遺弟。略曰、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它見也。傾耳而聽之、無它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它、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住不得矣。



五月，奏設和平縣。和平縣治本和平峒羊子地，為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里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係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為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変夷。先生謂宜乘時修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檢司于浰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先生既平南贛，其相近各巢，令自取便利，分轄諸地，有警屬之。其後一二倔强相抗者，先生自携大兵剿之。雖幸逭誅，終來投首，至今飲食必祭，言及多泣下者。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

襲百戶。辭免、不允。崖橫水桶岡功也。先生具疏辭免曰、臣以章句陋儒、過蒙國恩、不終擯斥、投之閒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時臣方抱病請告、備位偷官、有托疾避難之嫌、本兵責以大義、朝廷諭之簡書、臣遂狼狽蒞事。當是時、兵耗財匱、盜熾民窮、束手無策。朝廷念民命之顛危、慮臣力之薄劣、畀其責任不專、無以聯屬人心、賞罰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本兵議假臣以賞罰、則從之。議給臣以旗牌、則從之。議改臣以提督、則從之。以授之以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得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浰、



再鼓而下九連、皆俘不再籍、兵無挫衂。遣官齎執旗牌、以聽督兩廣夾剿之師、亦罔不用命、咸奏膚功。由是言之、凡臣之得藉以成功者、皆本兵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駑馬而得良御、馬之得盡其力、皆御馬者之力也、而遂歸于馬、可乎。況臣福過災生、已嘗懇疏乞告。今乃求退復進、引咎蒙賚、其如賞功之典何。疏入、不允。

七月、刻古本大學。先生出入賊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梁焯、何廷仁、黃弘綱、薛俊、楊驥、郭治、周仲、周衝、劉曉、郭持平、劉道、袁慶麟、王舜鵬、王學益等、講聚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于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始刻古本、自爲序。略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

善之則致知亦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

刻朱子晚年定論。先生序略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



搜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

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偏心，將無所施其怒矣。聊往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録。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録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録一卷，刻于虔。愛自述曰：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説，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説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



聞其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於先生之教云。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接人和易，誨諭中雖無意親人，而人自親之。所作有傳習錄、同志考。嘗遊南岳，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

謀耕膏上之田、役使師歸、爲同志久聚計。年幾三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

九月、修濂溪書院。

四方學者輻輳、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書院居之。鄒守益輩來見。○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不安、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輒肆、常恐有愧諸君。自謂無過舉矣、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尚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幾番磨擦、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然已不知費多少力氣矣。此即諸君教誨所在、固不必事事須諸君口齒爲也。諸生聞言、愈益省畏。○黃弘綱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愼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

便是見君子而後掩。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伯、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的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

十月，舉鄉約。先生自大征後，以爲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辭旨曰：「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以痛心。然亦豈獨冥頑者之罪，有司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勸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

盜。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殺，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豫。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謹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本院奉命巡撫茲土，屬有哀疚，未遑身詣，未問父老疾苦，廉有司之不職，究民之利弊而興除之。故先遣告諭父老子弟，使各知悉。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作，毋惰。

十月，再請疏通鹽法。據戶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謂不加賦而財足，所助不小。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灘高也。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水發無



多，敵河而下，寡不敵衆，勢莫能遏。乃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内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敺之從盜也。外已竭而辦其内，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得俞旨。後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奉新例，廣鹽止行於南贛吉，至于今。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謝陞廕。以三剿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辭免不准，疏謝。

略曰：臣竊惟因勞而進秩者，朝廷賞功之典；量能而受祿者，人臣自守之節。故功疑

惟重、雖
聖帝之寬仁、而食浮於行、无君子所深恥。
陛下之賜、行其賞功之典也。臣之不敢當者、亦惟仰其自守之節而已。軍志有之、該罰而請不罰者有誅、該賞而請不賞者有誅。古之人君執其賞罰、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是以令之所播、如轟霆、兵之所加無堅敵。而功之所成、無愆期。今日之事、兵事也。漢臣趙充國云、兵事當爲後法。臣識自知貪冒之恥、然亦安敢徇一己之小節、以亂
陛下之軍政乎。但蔭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所未安。亟勉受命、憂懼交集、自恨疾病之已纏、深懼圖報之無日。

疏乞致仕、不允。以祖母疾亟故也。上王晉溪瓊書有日、郴衡諸處、群孽猖獗尚多、叢緣進剿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今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不能保耳。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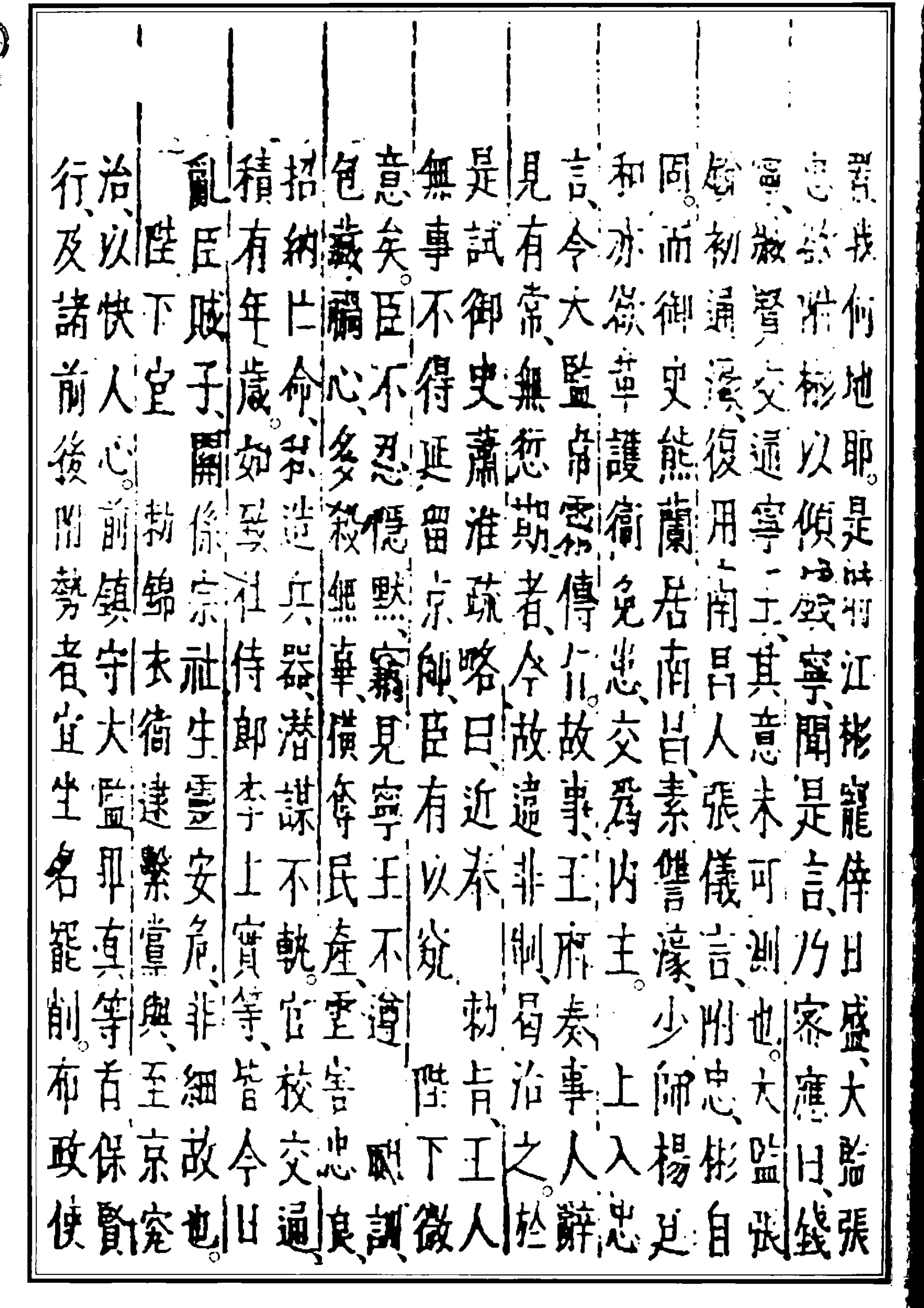


建寧、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守仁所能辦此也。又況近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伏望曲加矜憫、改授使得全首領歸、非生人之幸也。

六月、奉

勅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特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叛、奉勅往勘、以六月初九日啓行。亦發之外境以防變、還之策也。十五日午至豐城、知縣顧佖迎、告濠反、言先期十[illegible]四日、是爲乙亥、遂返舟。先是、寧藩[illegible]失惠、全濠奸惡獨甚、矯飾叵測、而斯坐凶機、言不忍聞。正德初、與璡謝窻、常風南昌諸生呈舉孝行、

擢按諸司、表表以蜚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以不仕自高、屈致鼓衆。然株連富民、斂財甚衆、結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兵費。有不便己、卽甘心焉。而仕江西者、又復、多爲鷹犬自容。按察使陸完因濠器重、賄相傾附。及爲本兵、首復護衛、樹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爲武宗皇帝後、大臣諸奄故皆茹賄。至是多藏亡命、京師、內官閻順等赴奏、朝廷悉置不問、止論順等孝陵淨軍。濠益無忌、聞上行邊、計納都督馬昂寡妹中之。完改吏部、王瓊代、策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脩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切諭、要期必獲、濠始恐、復風諸生、頌已賢孝、扶當請奏之、以解都御史孫燧不得已、隨衆類罪、別奏其不法事、前後七上、皆爲濠卒遮留。比武宗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且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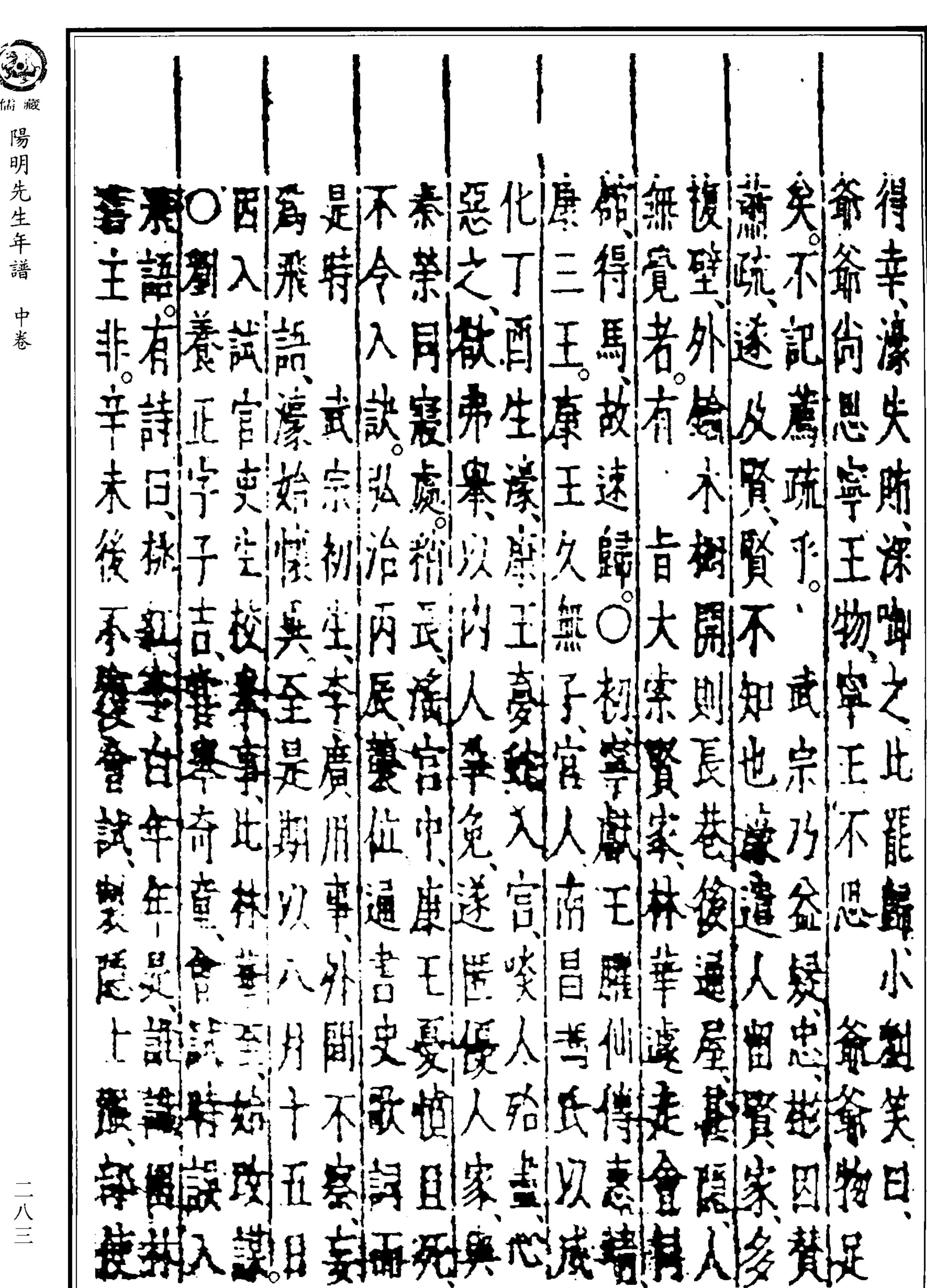
置我何地耶。是時江彬寵倖日盛、太監張忠、許泰附彬以傾陷寧、聞是言、乃容應曰、錢寧、數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也。太監張銳初通宸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護衛免患、交為內主。上入忠言、令大監帶敕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帝、無惡期者、令故遣非制、召治之。於是試御史蕭淮疏略曰、近奉　勅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兌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寧王不遵　祖訓、包藏禍心、多殺無辜、橫奪民產、重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潛謀不軌。宦校交通、積有年歲。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陛下宜　勅錦衣衛逮繫掌與至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大監畢真等首保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使

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幾人知砥礪、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極口贊美、欲內閣降勅切責、鎮巡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俱連章。廷和恐禍及、密勸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外廷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莫應、詰詰廷和、廷和陽驚曰、何。瓊微笑曰、公勿欺我。廷和愧謝、徐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嘗命駙馬袁泰往、究得釋、或此意也。明旦、瓊至左順門、見元領勅、請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之。勅有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護衛。蓋用內閣意也。元等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選兵操江、爲江西備、留中日久、第請如擬行之。廷和默然。偵卒林華



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又遣奸細晝夜、才
十八日奔告。値濠生辰宴諸司、開言大驚、
以爲朝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荊藩故
事。比省制、凡抄解官眷、始遣馹馬視臣、固
不記趙王事也。宴罷、寄召士實及承奉劉
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日諸司入謝、
即可行事。濠深謂然。是夜、集閔念四、凌十
一、吳十三等、飭兵以候。比旦、諸司入謝、濠
出立露臺、宣言于衆曰、孝宗爲李廣所誤、
抱養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於
茲矣。太后有旨令起兵討賊、共伸大義、
汝等知否。燧只請 旨看。濠曰、不必多言、
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它。濠怒曰、你
既說我孝行、如何又遣人奏我。如此反覆、
豈知大義。令縛之。按察副使許逵從下大
呼曰、孫都御史、朝廷所遣大臣。汝反賊、
敢擅殺耶。顧燧曰、我欲先發、不聽、今制於

人、尚何言。罵不絕口。校尉火信曳出惠民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天忽陰晦、遂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大監王宏、御史王金、公差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賴鳳、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濠乃僞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銳等爲大監、迎士實爲大師、擇期迎養正、南浦驛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揮等官。參政王綸爲兵部尚書、季斆暨僉事潘鵬、師夔董甘聽役。遣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復爲所脅、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始濠聞武宗嬖伶官臧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以鉅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詡其光澤巧麗、曰、何從得此。賢吐實、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



得幸、濠失所、深啣之、比歸、小劉笑曰、
爺爺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　爺爺物足
矣。不記薦疏乎。武宗乃益疑忠、因賛
薦疏、遂及賢、賢不知也。濠遣人留賢家、多
複壁、外竇、不樹關、則長巷、後通屋、以隱人
無覺者。有　旨大索賢家、林華遠走會稽
衕、得馬、故逮歸。○初、寧獻王羅仙傳忘精
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馮氏以成
化丁酉生濠、康王喜、始入宮、咲人殆盡、忠
惡之、欲弗舉、以內人舉免、遂匿優人家、與
秦榮同寢處。稍長、爲宮中、康王憂恨且死、
不令入謁。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詩兩
是時　武宗初生、李廣用事、外間不察、妄
爲飛語、濠始懷異、至是期以八月十五日
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林華至、始改謀。
○劉養正字子吉、舊舉奇童、會試特試入
濠語。有詩曰、桃紅李白年年是、試識個林
書主非。辛未後不赴會試、與濠上疏、舒按

者候其門、待而爲壽。亟士實以名士數受濠饋、聞變就縊、爲群妻所守、不得死。自沒嘗簡以詩曰、風光有限可憐生、共把閑愁向酒傾。今日花開明日看、少年人到老年更。秦傾武穆忠報恨、蜀取劉璋病且[illegible]子古此竟誰先得、[illegible]夫[illegible]討挽東[illegible]。若[illegible]爲悲嘆者、吁異哉。先生發額、特參隨[illegible][illegible]印作一扛留後堂、[illegible]寢與出。少頃、倉卒封門、遂忘之。行至吉安、先生登岸取船印、左右始覺、乃發指揮某往取、以是沿途遲留。不爾、正遇宸濠變興、不聞報於豐城矣。於乎、天乎。

十九日、疏上變。豐城令顧佖別後、風迅舟數已至曲江。先生急召參隨入、參隨望見色變、已疑有它。問曰、會聞何言否。曰、未。曰、寧王反矣。參隨口噤莫能對。先生曰、汝謀走計、何爲者此。且曰、若輩盤纏少、吾有碎銀可分。又曰、自此西可入瑞州、



者善行、無憂也。光曰、夫人在舟、奈何。先生曰、彼意在我、得老嫗何爲。光曰、善行莫如馬、傾刻十里、倘若舟便。於是始定小舟計。計甫定、舟已至黃土腦矣。參隨牽小舟、苦風逆、先生自至舟首、焚香拜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反風助順。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言與淚下、遂與蕭禹、雷濟、龍光等登舟脫走。少頃、風漸止、北帆盡起。內官喩才來追、不及。尤念兩京倉卒無備、故爲兩廣機密火牌、備云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又令濟等故爲南贛飛報搖之。先生登小舟時、問光等何故遺忘一物。曰、何。曰、黃傘。比過臨江、語實、皆曰、是何誑我。及張蓋、舟夫始渡江。來至新淦、方登岸船、邑令李美、善練士、堅請留。先生登城曰、汝意甚善、惜城小耳。凡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因推都御史王懋中、評事

羅僑才識，復薦數華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會、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縣丞李忠、王思當擢用，以勸忠貞。乃與知府伍文定等共謀牽制，於是遣使宣制、傳檄四方，暴濠罪狀。檄列郡兵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豐城，詐爲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題准，令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金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兵六萬，分道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敕旨爲據，故令各軍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爲士實、賚正僞書、賚十一、閔念四密狀，反間，令濟光等親人，詐入于濠。濠既害守臣，劫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衛亡命，括丁壯，命凌十一等分將，敫監之，奪運船順下。戊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曹



責、知府汪穎、指揮劉勳等追屬縣皆下。初、濠欲得兼南京、遂犯北京、爲諸詐所沮。至七月二日、議知非實、遂乘勝東下。乃屬宗支拱樤與鋭等留兵萬餘守南昌、而自與宗支拱栟、士實、養正幷閔念四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吉爲監軍、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爲僞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舳艫蔽江。過九江、令夔守之、而以閔說、安慶特欽等攻圍安慶。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固守、不能下。○是時巡撫南贛都御史李充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不敢斥言濠反、但稱故事。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造亂、豈足爲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頃刻覆十三疏、首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遣南和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留南都、且戒嚴。尚書王鴻儒主給餉。守仁

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荊瑞、會南昌。尤詢鎮鎮江、許廷光鎮南江、袁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擒反者、封侯。且曰、如此則賊如釜中魚、安能為乎。且令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即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 詔悉從之。

○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來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葬為屋、敗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屏木創屋萬餘、全其黨各千餘、全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詞予。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又早復見、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已遣報之、急避它所。

壬午、再上變。叛黨方成、恐中途有阻、故以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先生起兵，未奉成命，故疏意遭變暫留，姑爲牽制攻守，俟　命師之至。奉　旨，着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

疏上僞檄。六月廿二日，參政季斆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賫僞檄榜諭吉安，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上疏略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　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懍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己酉、誓師。庚戌、次市汊。辛亥、拔南昌。濠兵既出、列郡兵亦漸集、

乃赴期會樟樹。自督知府伍文定、通判談儲、推官王暐、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赴。初欲登臺誓師、以事多病作、乃自書牌曰、伍不用命者斬隊將、隊將不用命者斬副將、副將不用命者斬主將。次早己酉、呼文定四知府入、手是牌授之、曰、此是實語、不相誑也。師遂行、次豐城、諜知賊役[4]伏新舊廠以應省城、遣泰新知縣劉守緒從間道夜襲破之、以亂城中。庚戌、發市汊。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



爲備甚嚴、及見纖潰、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氣。衆乘之呼譟、梯絙而登、遂入城、擒樤、銳等千餘人、所遺宫眷縱火自焚。先生乃戢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於是所濂、劉斐、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玘、王黃、皆自投首。初會樟樹、衆議安慶被圍甚急、宜引兵救之。公曰、南康、九江皆爲賊有、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鬭、安慶甞不能援、是我腹背受敵也。今南昌既破、賊失内援、必且歸援、如此安慶之圍自解、賊亦且成擒矣。卒如計。

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黄家渡。丙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

初、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沆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

二十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象計安出、多以賊勢强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强、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逞、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之、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遶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賊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兵交、佯北、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火以兩翼、四面而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



且各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砲及濠副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爲火攻具、使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群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婁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春、屬及僞黨士實、養正、劉吉、涂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横、丁饋、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行、吳七、火信等數百復執脅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金山、王疇、程杲、潘鵬、梁

宸、鄭文、馬蘘、白昂等，擒斬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横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剿。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死水中殆盡。己未，得提等報，各擒斬復一千餘。蓋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其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先生屢疏乞疾赴闕，值寧藩變，臣子義不容舍。又聞省方兩畿無一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爲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即以捷聞，因具述寧王罪狀與積威劫人之久。及領兵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瑊、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馬驥、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廷、顧佖、萬士賢、馬津、分分辦等第以上。復舉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



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綉、知府劉昭、當加爵賞、其克敵制勝之故、皆實不謬、防禦委曲、有疏所不能盡、惟同事者知之。○洪嘗見光、述張疑行問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公曰、未論濟與不濟、凡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爲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間何事非間。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即使光行間、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之、待齎檄人欲斬、齊蹶足、遂不問。每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諭官民、開說與瑞昌王助逆、遣心腹胡景隆私招各兵、人見成功之易、不知制御之甚密也。黃弘綱聞吉安居人舞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巫入告、先生笑而不答。出兵日、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

慄、不敢仰視、不知即前齋擻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于心、烏能遽白哉。○先生思豫爲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言、且屬其屏左右語。○歸、即陰募驍勇部勒以俟。故是稀檄西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席書、廣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爲佛郎機銃、幷大業法、手書遣僕從間道相遺、勉以討賊。識以詩。○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中、開照壁門、令可見前後。坐。對士友、論學不輟。⑤報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鬚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略不見顏色。還坐、衆惴惴驚問、先生從容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寧王已擒、細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從容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不少遺。傍觀者服其學

力。○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託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婁為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擒濠次日，守益入日，喜成不世之功。先生曰，不然，且喜昨晚沈睡。蓋自聞報至是，私心稍安。

八月，疏諫親征。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疏捷音久上不報。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

撲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帖。竊惟宸濠擅作福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為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遺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是月、奏免江西稅金王、郡王、將軍、留朝覲官、他重刑以實軍伍、濠置署印府縣從逆人、本九江南康完事、便道省葬、京發。凡九上。

再乞便道省葬、不允。與王晉溪書曰、始懇辭乞歸、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為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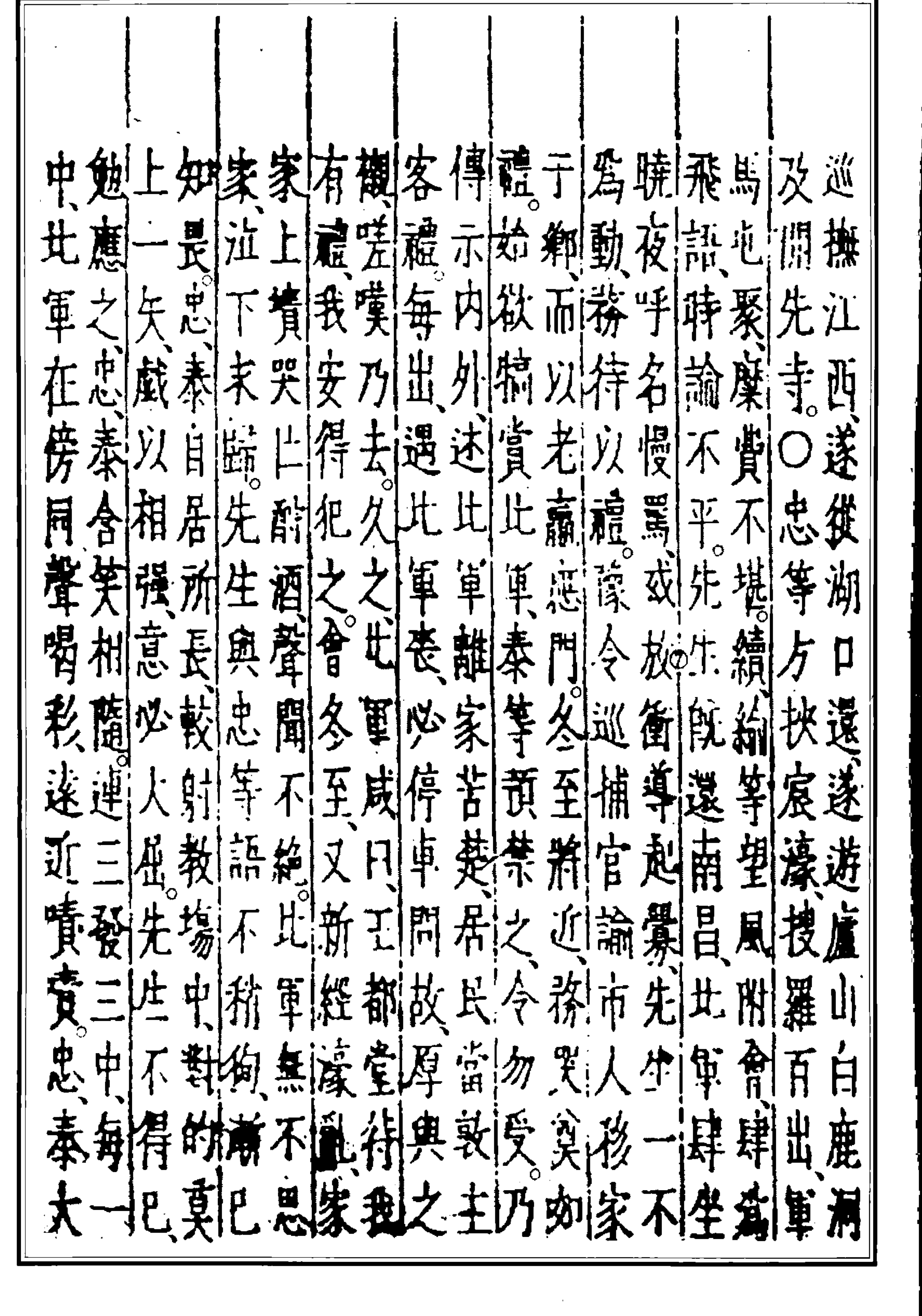
方巳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尙全之乎。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武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已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尙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群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武宗皆以威武大將軍牌

追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曰：大將軍一品，文武元不相屬，何迎爲。往返數日，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泣涕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敕出，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奉敕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先生稱病，欲堅卧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淮陽，羣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⑥止之。會奉旨兼



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遂遊廬山白鹿洞，
改開先寺。○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
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等望風附會，肆爲
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
曉夜呼名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
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
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亡
禮。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
傳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
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
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
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又新經濠亂，家
家上墳哭亡酹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
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語不稍徇，無已
如是。忠、泰自居所長，較射教場中，對的莫
上一矢，戲以相強，意必人屈。先生不得已，
勉應之，忠、泰含笑相隨。連三發三中，每一
中，北軍在傍同聲喝彩，遂近噴責忠、泰大

不聚而罷、且曰、我寧崇附於彼、奈何。遂班師。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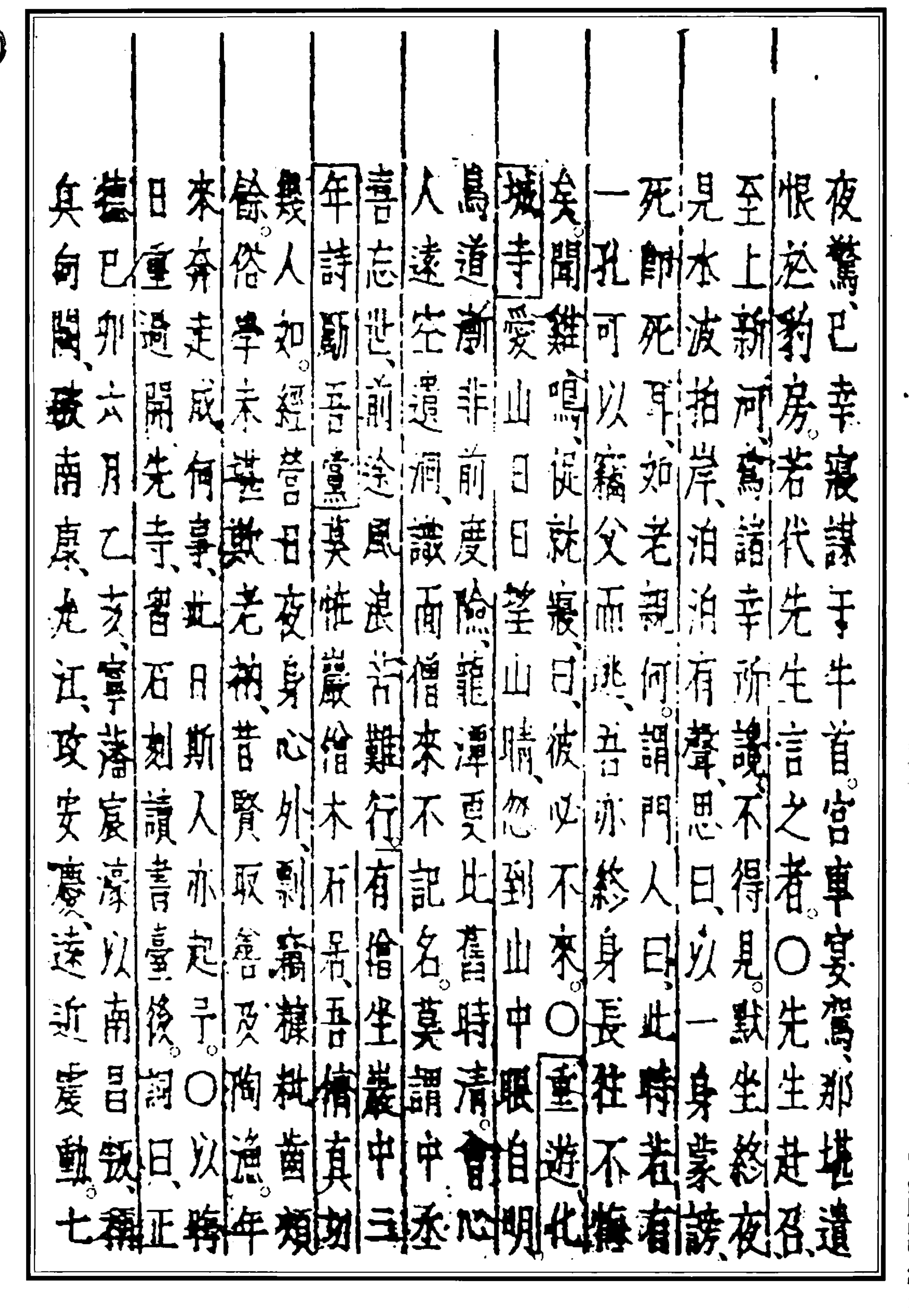
旨返江西。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保全之。

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

詔面見、先生即行。忠等恐語相連、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庵中。適

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偽命、先生不赴、至是夜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急遣報、故得實。○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即計執彬

武宗前、數其罔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忿、徐得求解。其後六科劾彬有曰、虎族



夜驚、已幸寢謀于牛首。宮車宴駕、那堪遺恨終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所讒、不得見。默坐終夜、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一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聞雞鳴、促就寢、曰、彼必不來。○重遊化城寺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勵吾黨莫怪嚴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剽竊糠粃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以將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

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濠亂，小民乘隙爲亂。先生盡心安戢，許乞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略曰：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歸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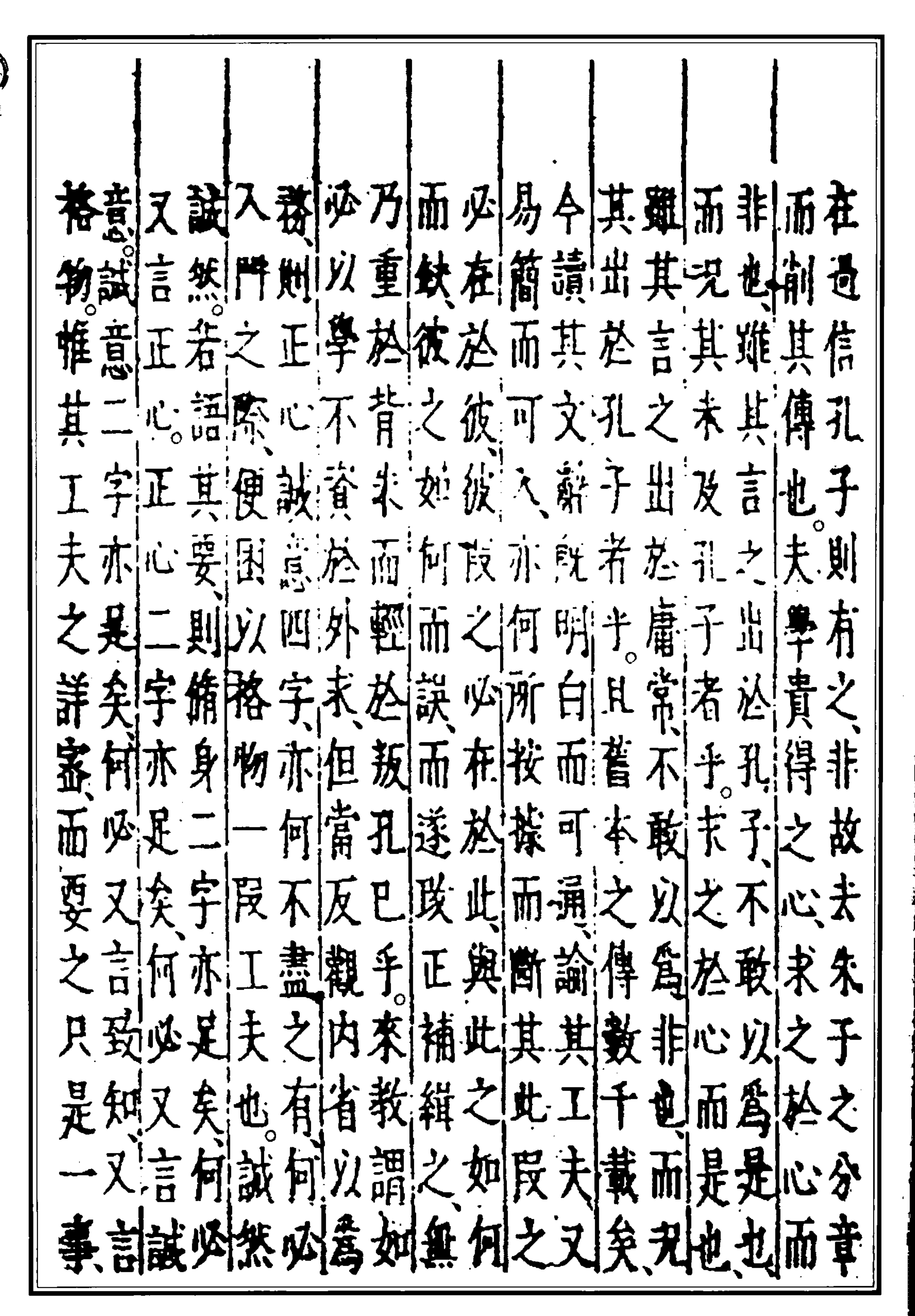
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觀、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尚忍乎。寬恤之虐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瀰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凡曰、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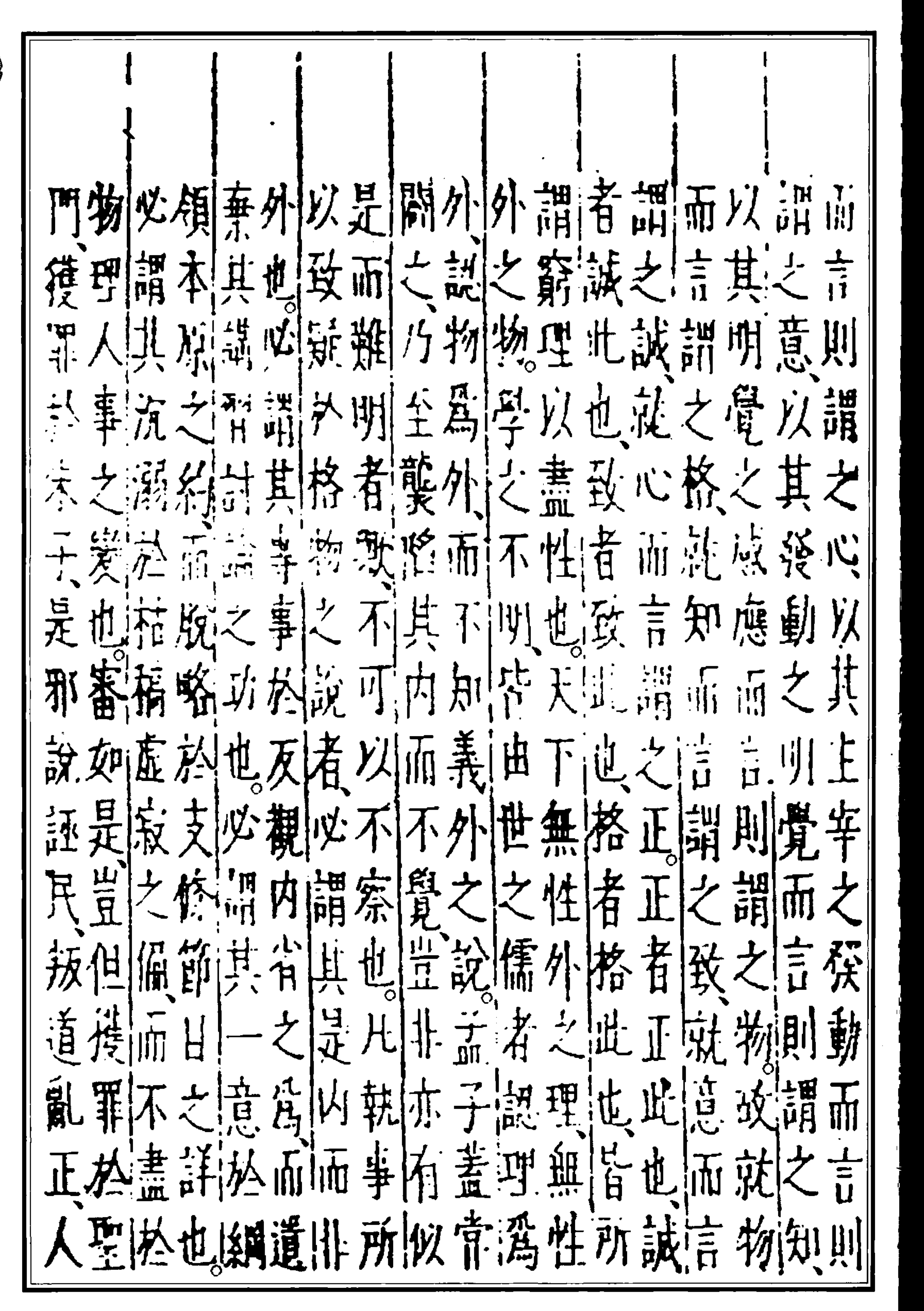
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堤、千里爲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也。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不以臣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所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洩、而臣亦死無憾矣。

六月、如贛。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黄山谷詩、遂書碑。行至泰和、少宰羅整菴公欽順以書問學。公答曰、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



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誦、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

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内外，性無内外，故學無内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内也；反觀内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内省爲求之於内，是以己性爲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可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



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

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乎哉。况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

是月至贛。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有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竪、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武宗留南都既久、群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疏內、再上之、始議北旋。○尚書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誣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壞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編之說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御史黎龍曰、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于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大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亡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構爲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貴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文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于己、聞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留乎民、扶善類不欲罪移

非辜。且先是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衞爲言，實以詮謀之成萌於護衞之復，其早辨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心，不能及此。○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參隨往紀之。命之日，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如何。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不問武藝，何也？先生曰：膂力難得，有膂力學武藝特易易耳。至是光問曰：宸濠既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擣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

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己，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特爲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濠不知，謂即其人，以它語相調。元亨詳與論學，濠大笑曰：人痴乃至此耶！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之間道歸。及是，張許等索賂不得，遂逮元亨，備受拷掠，無片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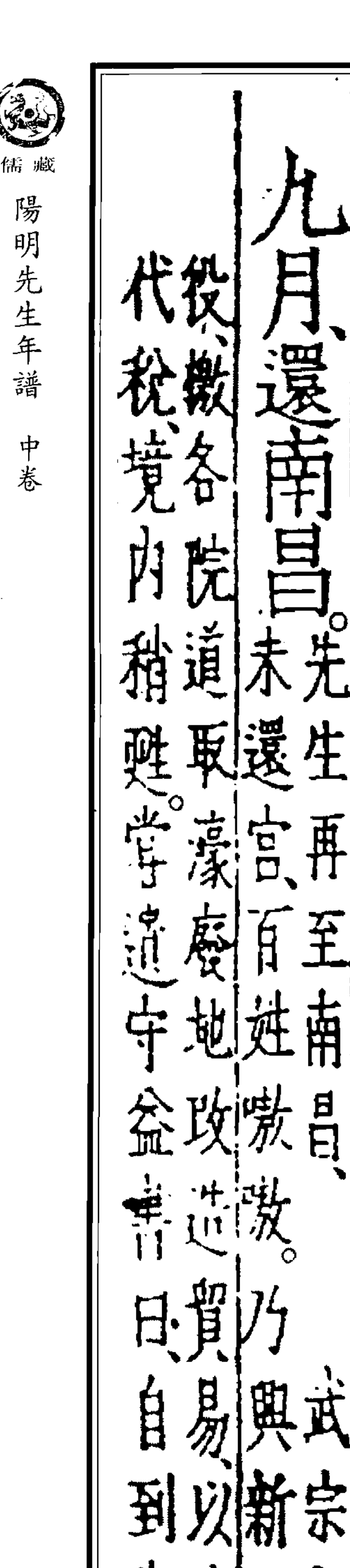


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辨、先生尤痛苦之、備咨部院、白其冤。後遇　今上登極詔、將見釋、然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為位慟哭之。元亨字惟乾、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為主、而謹於一念。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怨。湖廣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冶麻枲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服不釋麻枲。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懼。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嘗自頓病歸、陪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華死、往請墓志、實以濠事牴牾相避、結不合、而返。至舟、頓龍岡呻吟昏瞀、意其熟寢也、

乎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詢以言、若不喩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主此精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大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會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予若此、已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予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得濠、是時議者紛然。予與龍岡竊嘆、莫能辨、比見識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予者語之。其後養正旣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尸、復爲文以奠酹曰、嗟嗟、劉生予吉、毋死不葬、爰及干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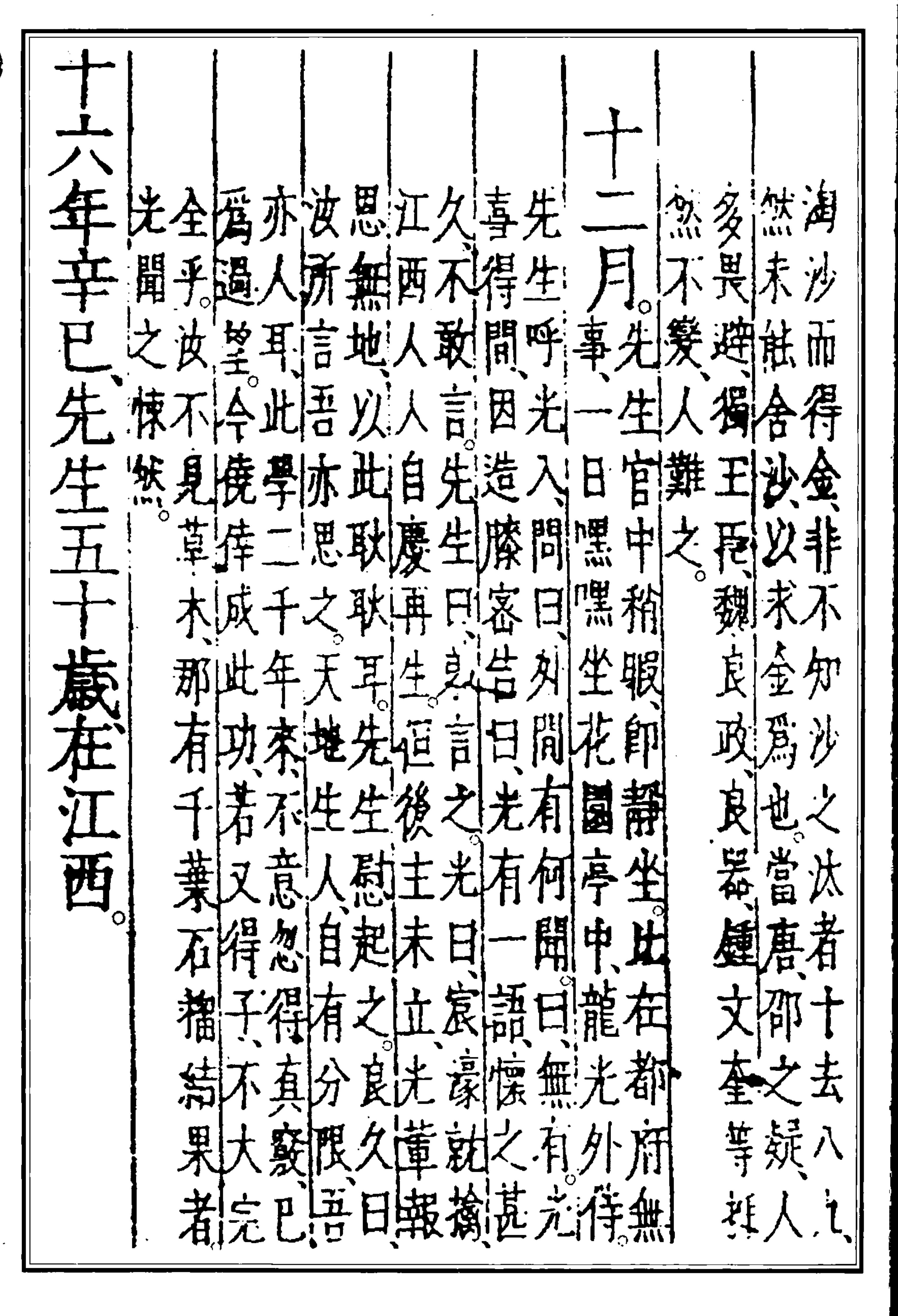
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予之意。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其事在是年六月。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　命將討賊，因乞省葬。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着相。先生曰：此相安能不着。



九月，還南昌。先生再至南昌，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與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嘗遺守益書曰：自到省城，

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如處中者，雖自已能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儕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二詩爲贄，以賓禮見，先生下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强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艮，字以汝止。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公虞佐、督學僉事邵公思抑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微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啓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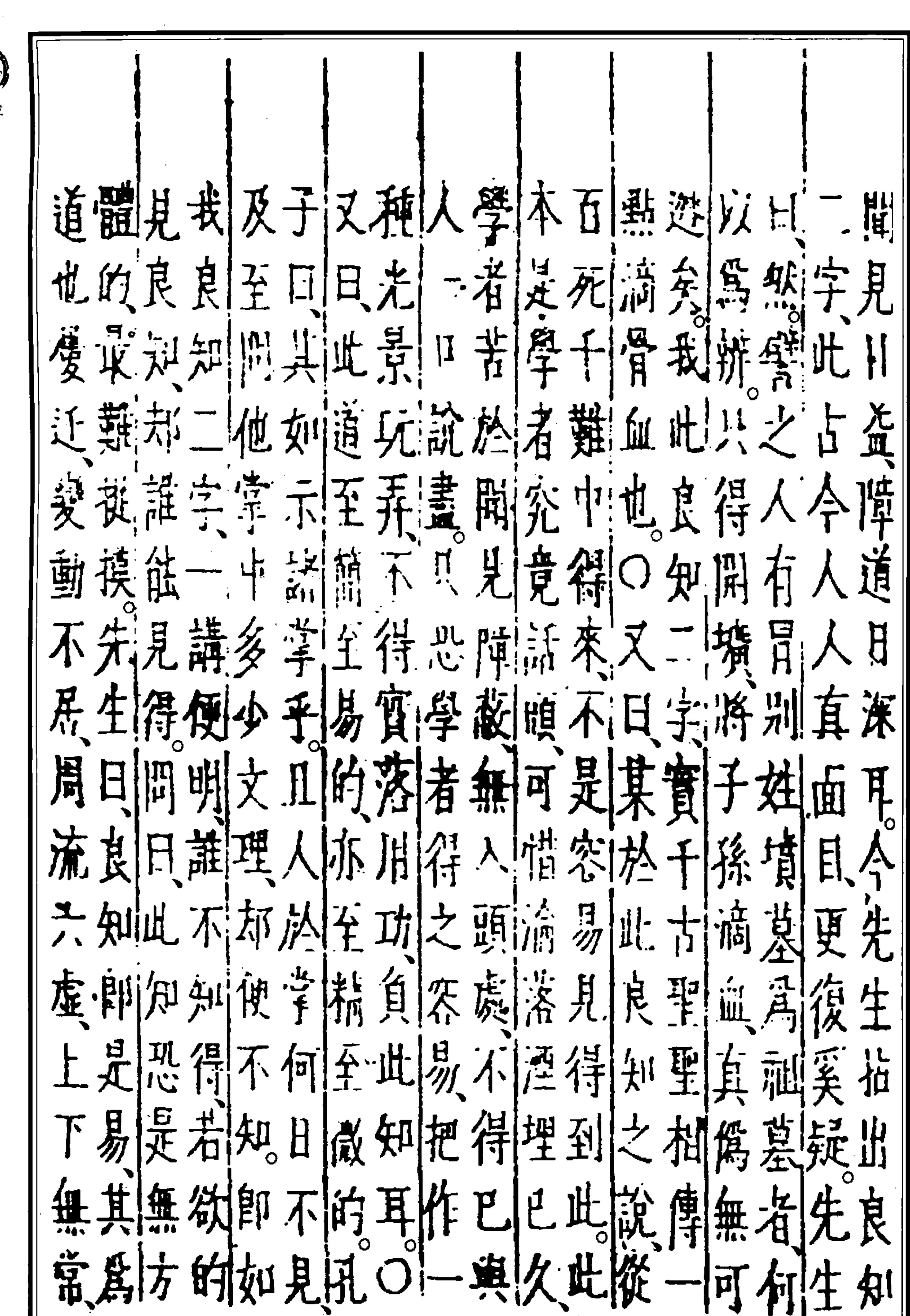


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當唐、鄧之疑，人多畏避，獨王琥、魏良政、良器、鍾文奎等推然不變，人難之。

十二月。先生官中稍暇，即靜坐。比在都府無事，一日嘿嘿坐花園亭中，龍光外侍。先生呼光入，問曰：「刻間有何聞？」曰：「無有。」光喜得間，因造膝密告曰：「光有一語，懷之甚久，不敢言。」先生曰：「試言之。」光曰：「宸濠就擒，江西人人自慶再生，但後主未立，光輩報思無地，以此耿耿耳。」先生慰起之，良久曰：「汝所言，吾亦思之。天地生人，自有分限，吾亦人耳，此學二千年來，不意忽得真竅，已爲過望，今僥倖成此功，若又得子，不太完全乎？汝不見草木，那有千葉石榴結果者？」光聞之悚然。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

正月、居南昌。是年、先生始言致良知。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如何也。聞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學、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它、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其後經宸濠、張、許之難、始有致良知之說。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良知恐有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耳。一日、門人在侍、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來不得出露、可由、是何說也。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


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僞無可遯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淪落埋沒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得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又曰、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便不知。卽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卽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

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想像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又與同志書曰：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二字，尤簡易，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同志亦已知其説，而實用工者絶少，皆緣見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得力。雖比支離稍有頭緒，然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洪先考先生之學，始而馳騁於詞章，既以考索遇奇疾，乃學長生，居夷三年，困頓備嘗，無復雜念，而一專意聖學。然在滁以前，喜人静中悟入，已而畏其沉空守寂，不可以經世宰物也，南都後拳拳於存天理、去人欲兩言。久之，自覺此心本靈不昧，此靈無往不善。故辛巳以後，方有致良知之説，而教人亦且三變，然其所指

良知、固即悟入之處、天理之真、而未嘗一有所異。嘗語學者曰、我此良知、若蜘停脚不得。蓋言微乎其微、學者須用力而自得之、不可以言傳、而亦不能以言傳也。戊寅歲、教大學古本有曰、不務誠意而徒以格物、謂之支、不事格物而徒以誠意、謂之虛。至是增曰、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未又改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似與初本結語若兩人然。嗚呼、吾黨曷亦反覆先生之學、詳其始末所由、此幾變、而後良知發竟光瑩、其無輕以立言哉。

錄陸象山子孫。先生以陸象山學術久抑而未彰、牌行撫州金谿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訪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先生嘗刻象山集、為序略曰、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

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説、動亦定、無内外之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于龍場、作鳴冤録以寄。（）先生答揚士鳴書曰、且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少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工夫。雖言一句時有未瑩、亦是議擬倣象、已彷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此症候稍有不



同、其爲病嘉一而已矣。

五月、修南昌府志于白鹿洞。

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兗爲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同事焉。先生遺書促守益曰：「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遁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謹之亦宜束裝北上。[9]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始庚辰春、甘泉湛先生避地髮履塚下、與霍兀厓韜、方叔賢同時家居、爲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兀厓過洪都、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

蓋亦難矣。至是甘泉寄示學庸測、叔賢寄大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究兄命意發端、却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脩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兼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承示六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緖。念叔賢志節遠出流俗、所進超卓、海内諸友實罕其儔。今忽復牽滞文義、若此、吾將



謹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辨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先是、倫彥式以訓嘗過贛問學、是月遣其弟以諒遺書問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

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强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不妨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日，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六月，赴 內召，尋中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六月十六日，奉
今上皇帝勅旨，以



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靜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錢塘、有諷科道建言、以為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乞歸省疏略曰、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之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實皆出於人子迫切之至情。而其時復以權姦當事、讒嫉交興、臣父既老且病、頃遭讒構之厄、危疑哀思、洶洶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敘其悲慘離隔之懷、少盡菽水權歡之樂。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天性之愛、重以違年告切之思乎。○與陸澄書曰、京中人回、

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盡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静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心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黄老悲其貪著、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静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篯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静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欲、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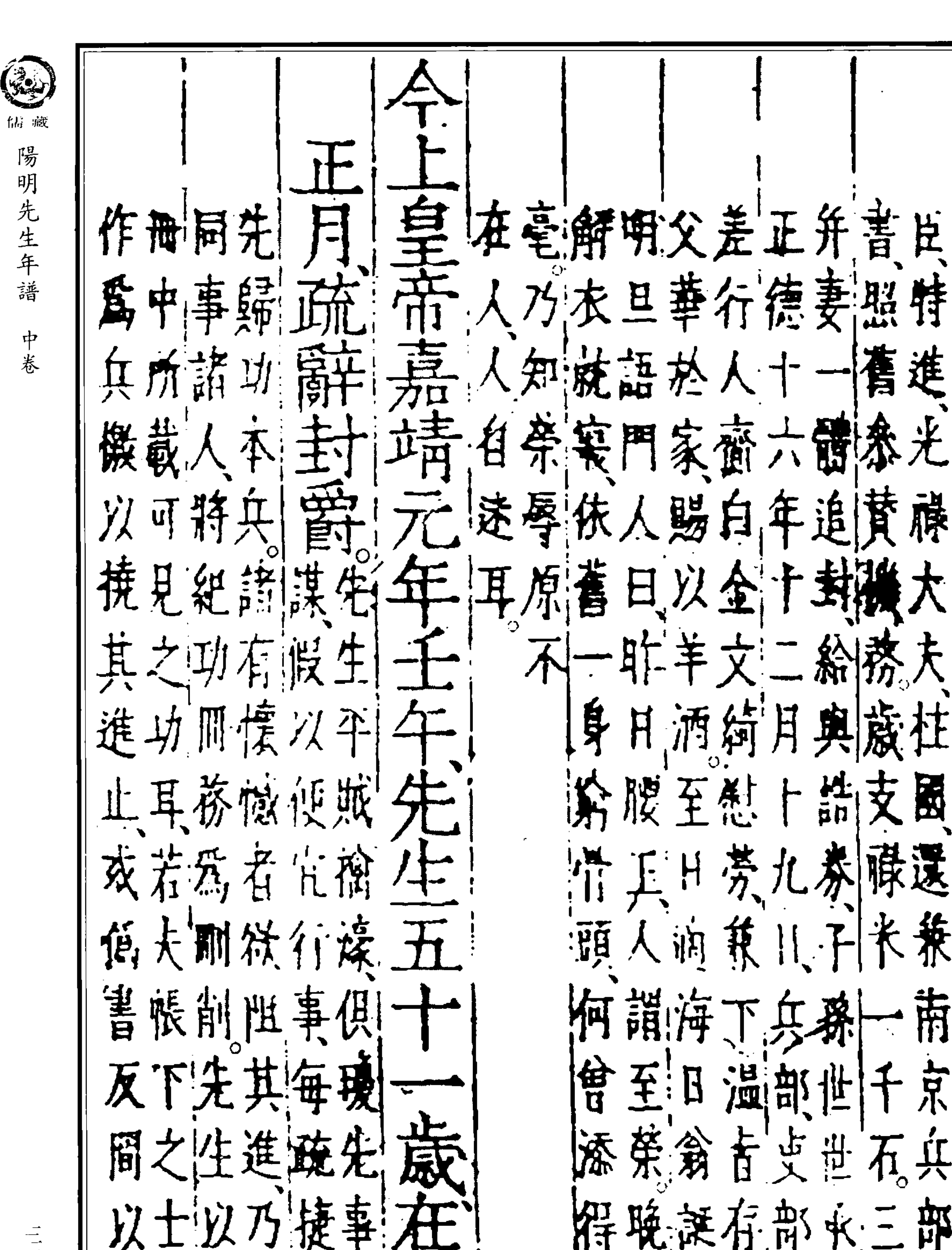
[10]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斃[10]精竭神、神勞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在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愼聽毋忽。

○又嘗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久之。蓋祖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請親命、排衆議、率二姪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贄請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鍾秀、黃文煥、周于德、楊珂等見、凡七十四人。〇歸興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峰攢尚憶衝蠻陣、雲起猶疑見虜塵。島嶼微茫滄海暮、桃花爛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却笑當年識未真。

十二月、封新建伯。制曰、江西反賊剿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别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兵部、吏部題、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明旦語門人曰、昨日腰玉、人謂至榮、晚來解衣就寢、依舊一身骨頭、何曾添得分毫。乃知榮辱原不在人、人自迷耳。

今上皇帝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為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諸有懷嫉者欲阻其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務為刪削。先生以為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大帳下之士、或作為兵像以撓其進止、或偽書反間以離

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構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創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疾且革、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兩公、而下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否、乃瞑。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襚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仙居金克



厚典厨、内外井井。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豢養習久、强其不能、是恣作偽也。稍寛之、使各自盡。越俗、宴吊客必列餖飣、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于幃內、若使吊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酧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吊、見內食不喜、遺書相責。先生引罪不辨。是年克厚與洪同舉於鄉、克厚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典厨而大益。先生臥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謬乎。

七月、再辭封爵。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斯倡義督兵、剿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欽此。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先生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為之論列者。均秉忠義之氣以赴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略曰、日者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者乎。臣以未受巡撫之命、各官未奉討賊之旨、使其果懷畏死、偷生之心、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



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功，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于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好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蓋上不報。是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欲相牽論劾，以公論皆不平。陸澄爲刑部主事，欲拼爲六辨上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見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歟，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以自信歟，則當益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

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以爲衞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耳。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專以罪彼爲也。遂乃止。○是月、德洪辭赴會試、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天下不與氣象。請問、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耶。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嘉靖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寓去取之意。門人徐珊讀策問，嘆曰：「吾惡能昧吾之知以幸時好。」即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信得良知，只從良知真是

眞非、更無掩藏迴護。我今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鄕愿狂者之辨。曰、鄕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汚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其處身亦周矣。然究其心、則闇然媚世也。乃知其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汚、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眞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特一克念卽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鄕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議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鄕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鄕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

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于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禀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禀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宗賢書曰、近與尚謙子莘、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與一論。四方朋友去來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脱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復、却恐無益而有損也。○與尚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孔門正法眼藏、千古人品高下真僞、一齊覷破、毫髮不容

捲藏，前所論絲忽可熟味也。致知二字，在虞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未徹。近千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古聖學之秘，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于支離外道而不覺也。〇別諭之珍重江船，冒著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辯濁清，久奈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峯，鄭太夫人於徐山。鄭大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至是欲改殯郡南石泉山，合葬公壙。比啓土，有水患，先生夢寐不寧，遂改葬。

十一月，至蕭山。林見素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度江來訪，先生趨迎

于蕭山。浮峯寺。公相對感慨。慫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元冲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謬于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嘉靖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不甚相信。見門人日益、心疑焉、黄遣弟逢吉覘之。闡言歸、備以告、如是數日。語曰、所學是也。始數來見、且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笑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雖一塵之落、亦難住腳。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而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鎧、黄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艮、孟源、周衝等來自直隸、何秦、黄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



支福、曾忭來自泰和、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宮刹卑隘、至不能容、蓋環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

二月

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江湖間。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杖肩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敬之、與語連日夜。澐有悟、因何秦請納拜、先生不許。歸與其妻織一縑為贄、復因秦來强。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澐曰、吾方幸逃於苦海、閔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為之

記。○德洪攜二弟仲昰、仲實、與先生仲弟守文讀書城南之謝墅。已而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德洪父心漁翁疑妨舉業、二子曰、講學以去時翁之說、譬打蛇尋七寸也、翁何憂疑。不釋、以問先生。先生曰、聖賢之學果無妨舉業乎。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請問焉、曰、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而自享用。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為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為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其所有。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須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于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楩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翁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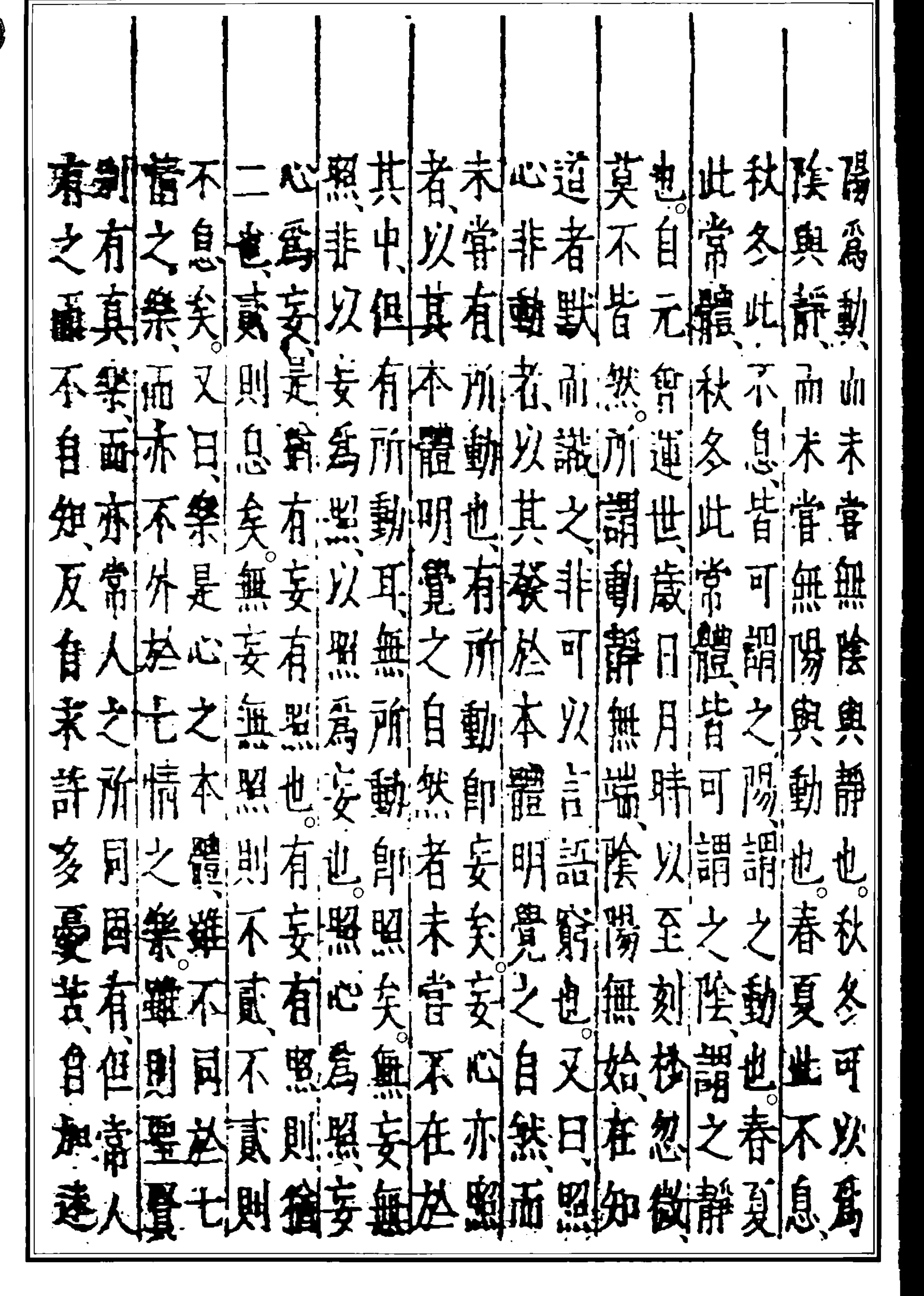
矣。後仲實與諸姪竟相繼登第。

四月紹興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先生記之、略曰、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騖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

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先生答陸澄書有曰、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又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明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非其本體之謂也。又曰、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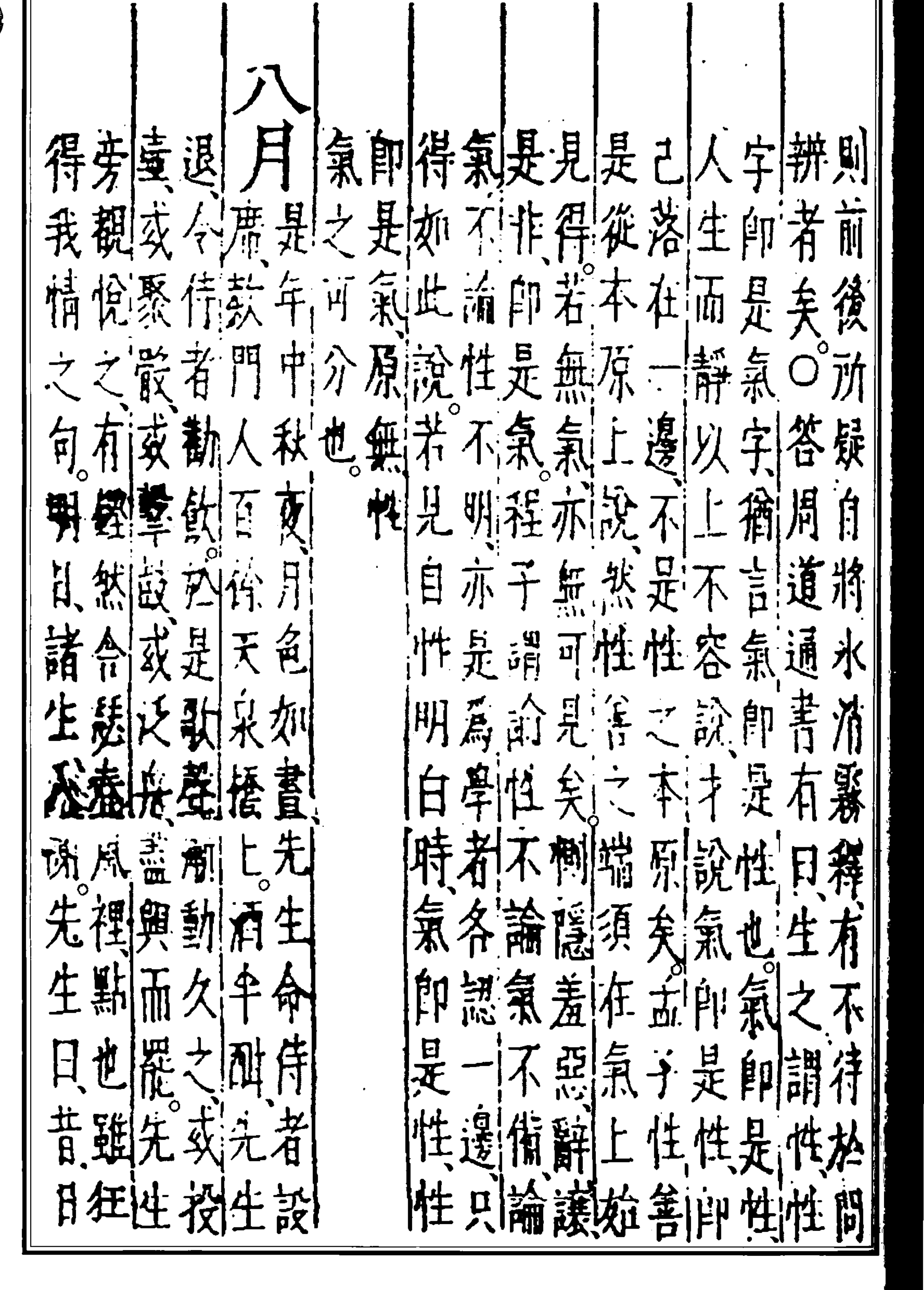
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儒與養生之說各滯一偏、不相爲用。然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此。又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眞陰之精卽眞陽之氣之母、眞陽之氣卽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又曰、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

言靜、然感遂者未嘗有感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周子壽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從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大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大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



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與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又曰：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二也，二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二，不二則不息矣。又曰：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

事。雖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常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彼是未免騎驢覓驢之蔽也。又曰、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喻、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祟。此根一去、



則前後所疑自將氷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答周道通書有曰生之謂性性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八月 是年中秋夜月色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款門人百餘天泉橋上。酒半酣先生退令侍者勸飲。於是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或聚散或擊鼓或泛舟。盡興而罷。先生旁觀悅之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日

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于富貴聲利嗜欲之場、如拘如囚、自投衿領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恭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躬修實踐、以入于精微、則便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理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蓋其過中失正、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裁以進之。今諸君在此講學、但患不得此意。今幸有見、正好精詣力造、求志於道、無以一見自足、終止于狂可也。○是月、舒栢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劉侯有入定養靜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敬畏、非有所畏懼憂患之謂也、乃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灑落、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



逸、流於非僻邪妄、失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慎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也。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為灑落累耶。劉侯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中求之、似為徑直、切勿流於空寂而已。觀前後所論、昔不免為無見、但為學如良醫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寒熱而斟酌補瀉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自量其受病深淺而斟酌為之耳。但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

去病爲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藥是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又嘗見學者持守太堅，了無生意，問曰：吾見諸生數日，得無差錯宗指乎。諸生曰：先生嘗言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故此工夫守此本體，未嘗敢錯。先生曰：今見得正不然。不睹不聞是工夫，戒慎恐懼是本體。於是乎論數日不決，久之，先生乃解曰：不睹不聞，若非工夫，安得逼真，戒慎恐懼若非本體，安得無意。故吾嘗言合得本體便是工夫，做得工夫纔是本體。一時聞者無不覆然。○一日，先生入寺訪黄弘綱、魏良器、良政，一道者在旁打坐，聞語起立。先生與二人問答移時，迫暮乃去，未嘗一日道者。王畿素善良器，嘗以妨誤舉業病之。良器多方誘勸，務俾轉移，竟與同門。後良器卒，畿語及必下涕。○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上，有詩曰：一雨秋涼



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本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又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已示其徵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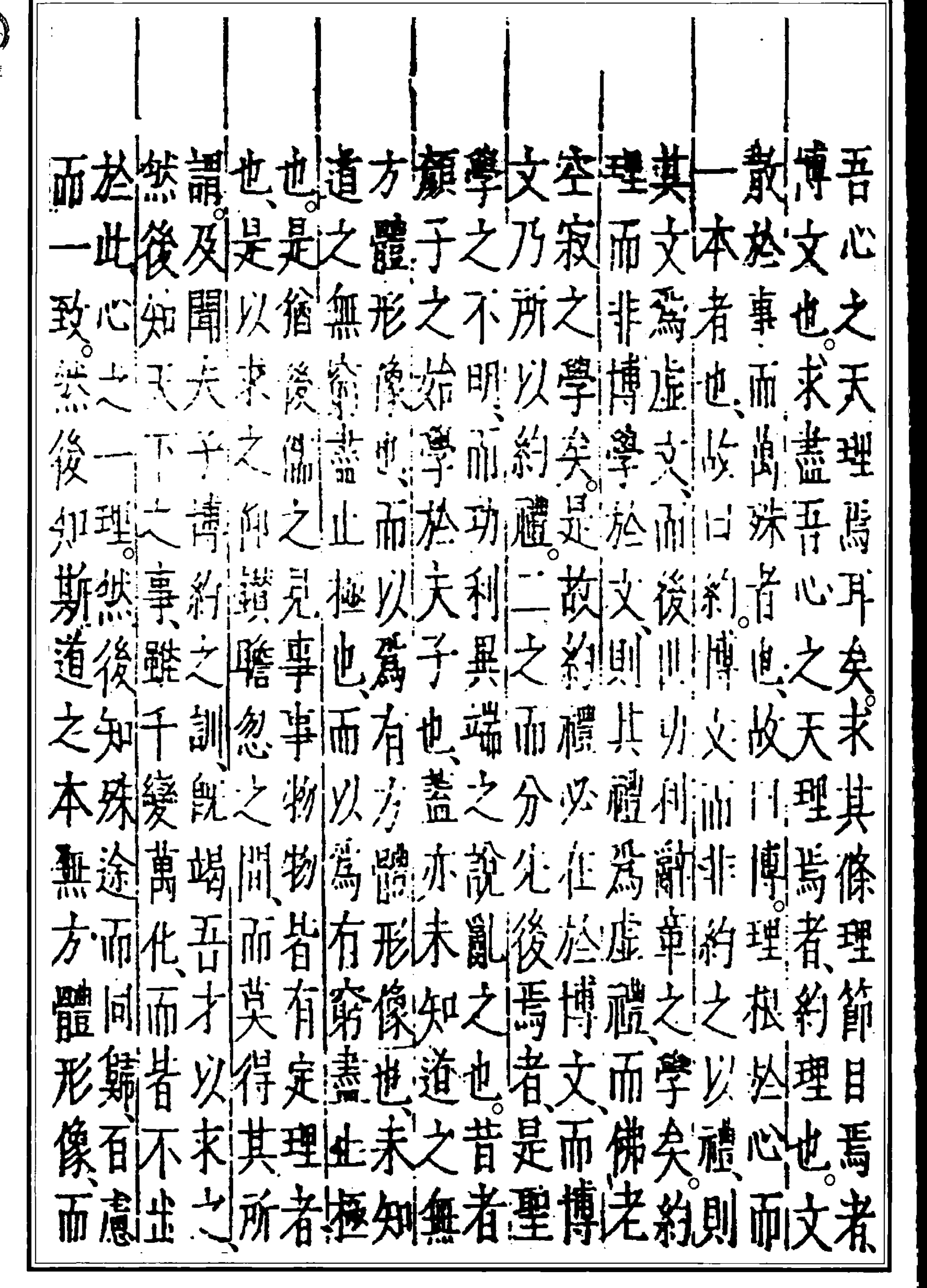
九月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清。絕調迥隨流水遠，餘音細入晚雲輕。洗心空已真千古，傾耳誰能辨九成。徒使清風傳律呂，人間誰正韶鳴。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傳習錄，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逢吉有疑於博約先後之訓，

先生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謬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之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



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理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理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理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

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顔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在越數年，門人日進，上自縉紳，下至黎庶，莫不畢聚。每入見，各以類從，不相混雜。有疑問者，謂之曰：如此彼此心安，不至動氣耳。○示諸生：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校記

①「詔」上應有「請下」二字，見《王文成全書》卷三三。
②金：當作「今」，見右引書。
③金：當刪，見右引書。
④役：當作「設」，見右引書。
⑤輒：當作「輟」。
⑥問：當作「固」，見《王文成全書》卷三三。
⑦放：當作「故」，見右引書。
⑧訪：當作「仿」，見右引書。
⑨止：當作「上」，見右引書。
⑩斃：當作「敝」，見右引書。
⑪神神：當衍一字。
⑫瑩：當作「塋」，見《王文成全書》。下同。

陽明先生年譜下卷

門人錢德洪編次
後學羅洪先考訂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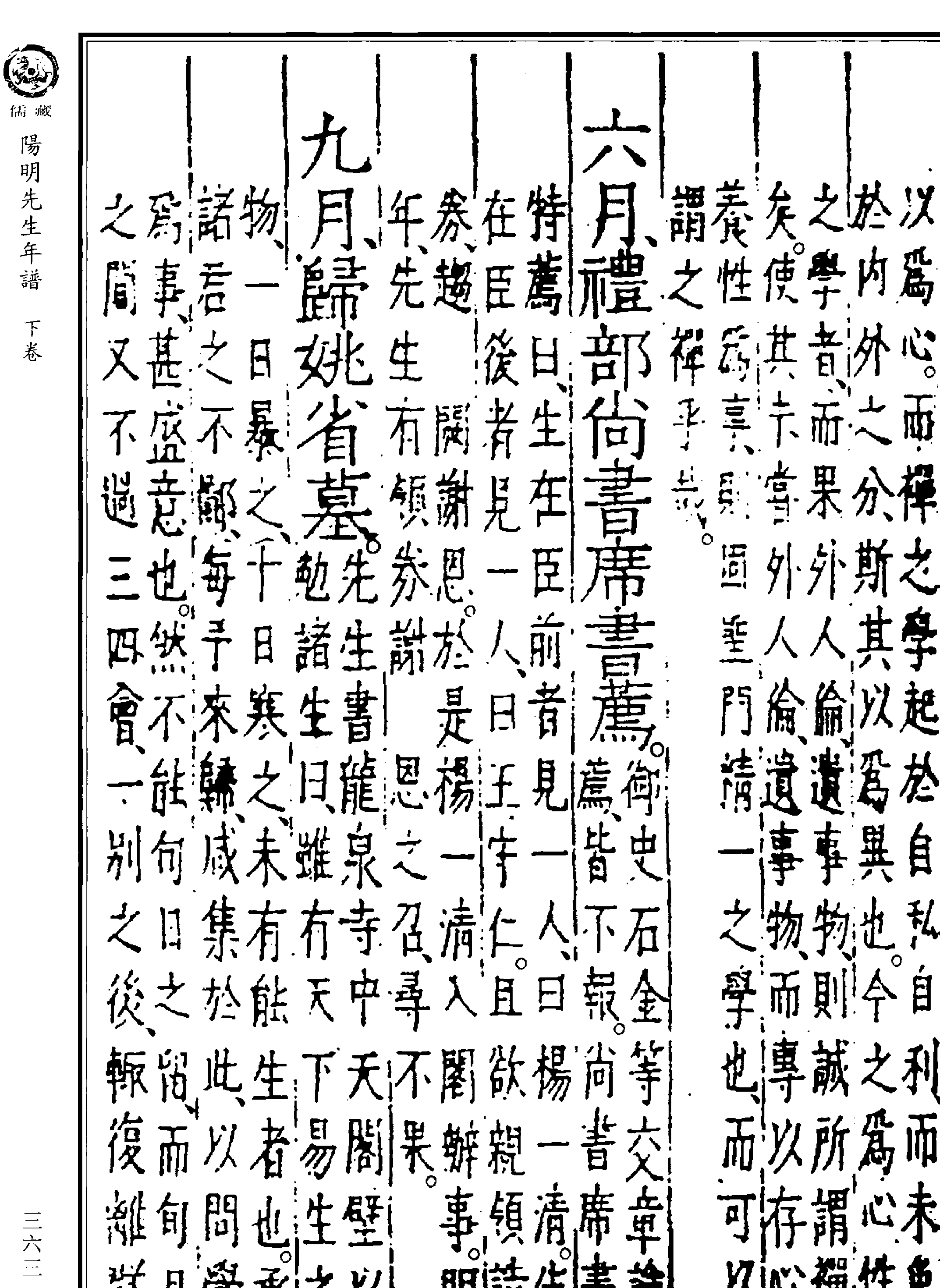
正月，夫人諸氏卒。

四月，祔葬徐山。

稽山書院建尊經閣，先生記略曰：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

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山陰重修縣學、先生記略曰、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聖

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鬨然指爲禪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己，無內外，一天地萬物



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内外之分，斯其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以謂之禪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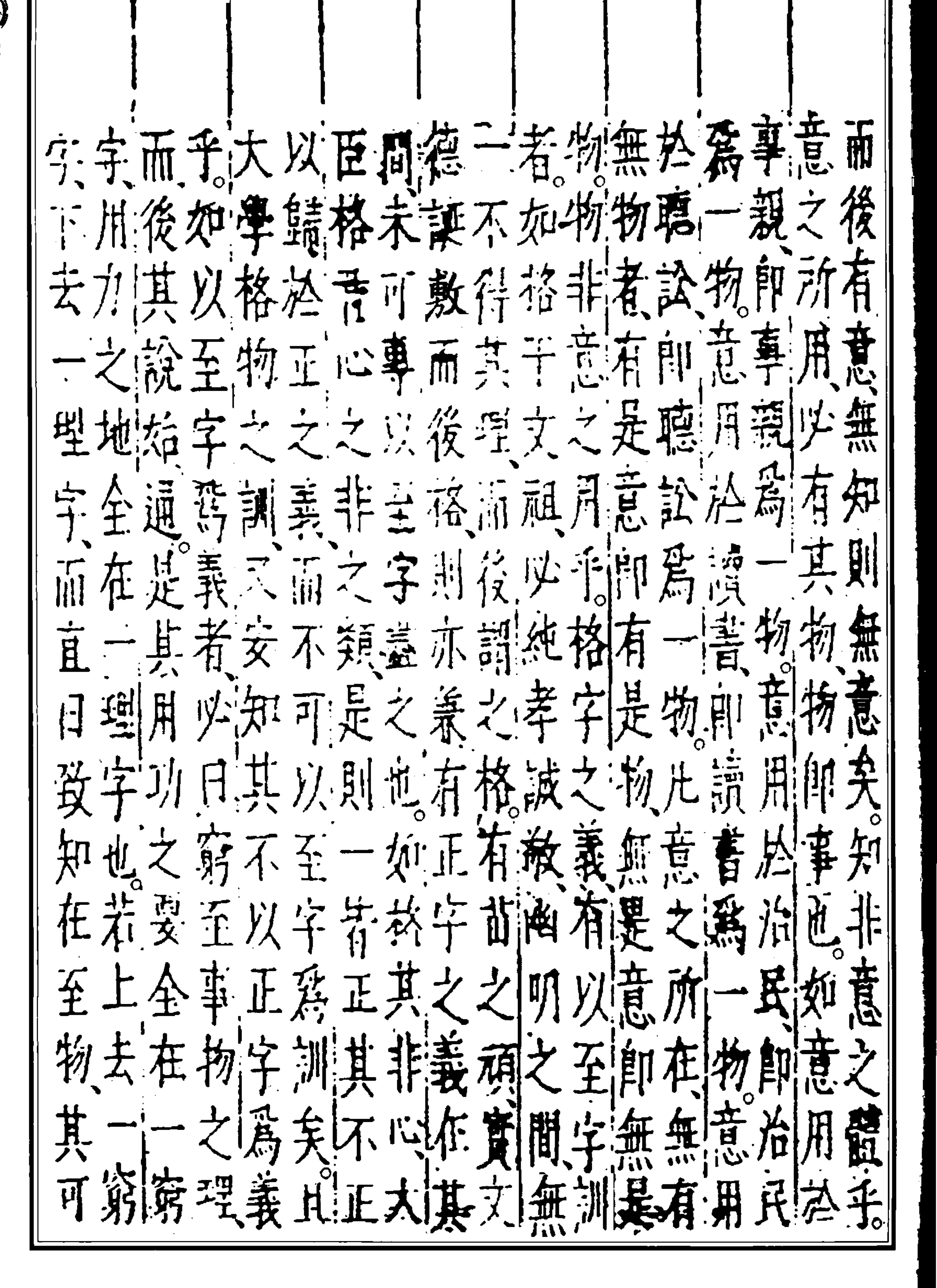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欲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先生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先生書龍泉寺中天閣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群

紫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暴而已乎。若是而來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七、八九凡、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群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會日每月以朔、望、初八、二十三爲期。○答顧東橋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

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夫析心與理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

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又曰：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惟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



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

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助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幷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舊見、以爲道未相吻合、不爲過矣。其末【繼以拔本塞源之論。】其略曰、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



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夫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

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

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伯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仿

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説、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以名數。既其久也、鬭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鬬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



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

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學，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以其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煩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

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西。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扁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正月，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書贊之曰：禮要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

致以從俗者、今皆開酌爲之、於人情甚協、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豈亦此意也歟。

○徐愛錄祠堂位祔之制。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



心爲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曾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禮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況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

祠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恐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遽爲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厲②之義，於春秋二祀之外，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答友人問學，有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別諸生：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歧更何語，慇

懃莫愧別辭筵。

四月大吉入覲、被讒、致言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復書略曰、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

障礙。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之相値、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爲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閩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沉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閩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閩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謂天爲無意乎。」歐陽德初見于丁丑年、年最少、然已第鄉試、先生猶以小秀才呼之、而欣欣恭命、雖勞不怠、皆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偬、後稍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日「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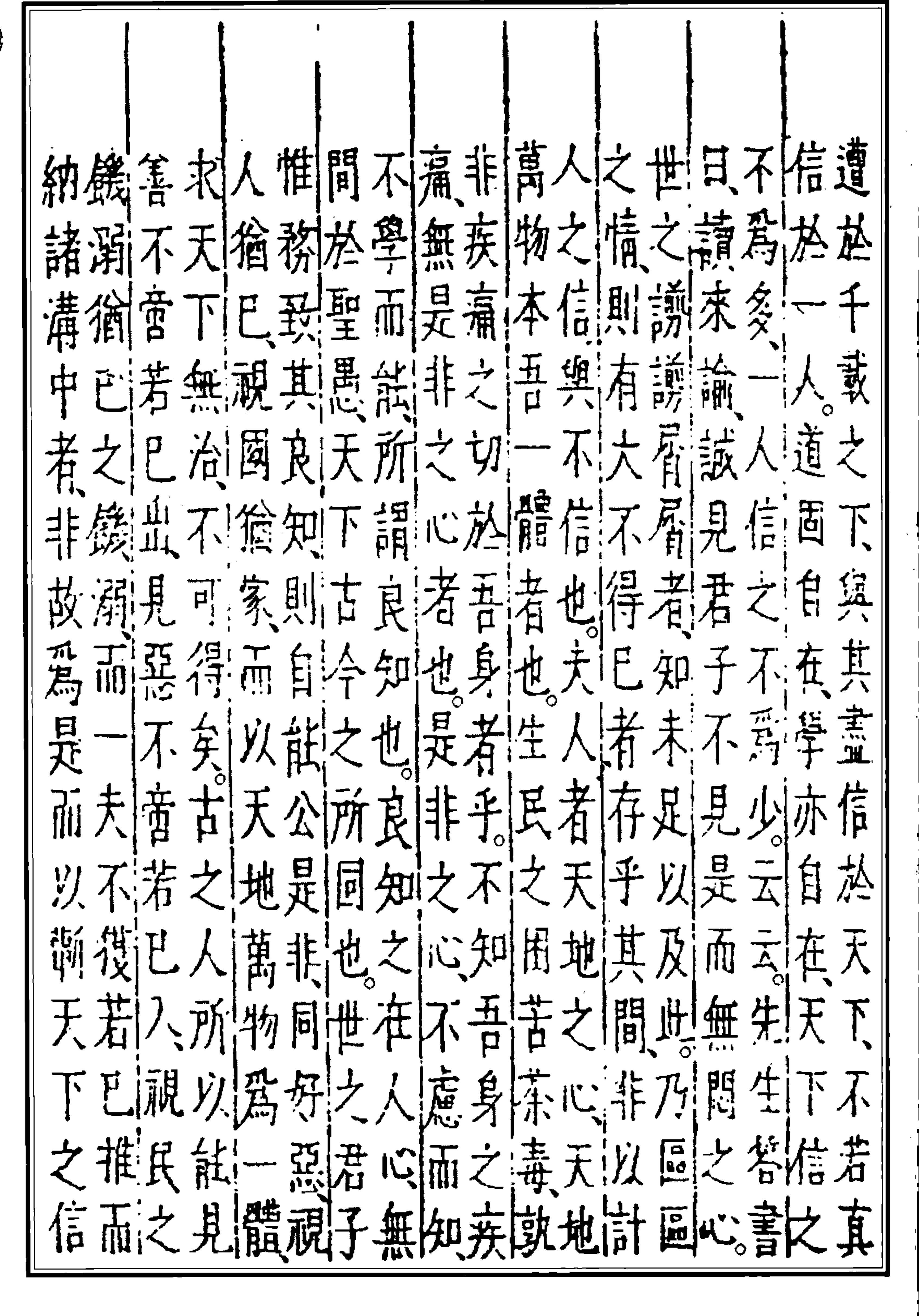


所講之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後嘗與書有曰，良知不因見而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一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間工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常不行於其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德洪與王畿舉南宮、俱不廷對、偕黃弘綱、張元沖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必令引導、俟志定有人、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不然、滿街人到看你却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

先生鍛鍊人每如此。

八月、是夏、聶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



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云云。先生答書曰、讀來諭、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世之讒謗屑屑者、知未足以及此。乃區區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蘄天下之信

已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悅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况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於



紛紛藉藉、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蘄人之信

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皇皇、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蘄人之信我知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

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植贊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求矣、循是以往、若決江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遯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

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優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適有未能恝然者，輒復云爾。○豹初見先生，未納拜，後在閩聞訃，始爲位哭，稱門生云。

十二月庚申，子正億生。正億初生，先生年五十五矣。初名正聰，後避諱改正億。鄉先達靜齋六有以詩賀，先生次韻有云：「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蓋是月十有七日。○安福劉邦采等合同志爲惜陰會，先生爲之說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乎？離群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

之良知、其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因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明年適吉安、寄安福同志書曰、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有他岐之

藏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先生既沒、鄒守益以祭酒致政歸、復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袞、尹一仁等建復古蓮山復真諸書院、爲一邑四鄉分會、合五郡爲春秋二會于青原山。三十年來、四方同志之會日起、借陰倡之也。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



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雖然日就頹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

平日相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它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疴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于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　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因山林、只好修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癢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于廣德。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詞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以請。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如孔子刪詩、三千之多、若以其詞、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之六經皆然。若愛惜文詞、便非孔子垂範後世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好事者攙入、反失今日裁定之意。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敕論功行賞，遣目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鏌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侍郎張璁、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剿，議設流土孰便，并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自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幸得天日開明，進官封爵，召還京闕師，因乞便道歸省。尋遭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闋臥病，迄今六年于茲矣。尚未能一覲天顏，稽首闕下，耿耿熱中。今奉有成命，總制四省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等勘處夷情機宜。臣伏自念，君命之召，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患痰疾增劇，若冒病輕出，至於債事，死無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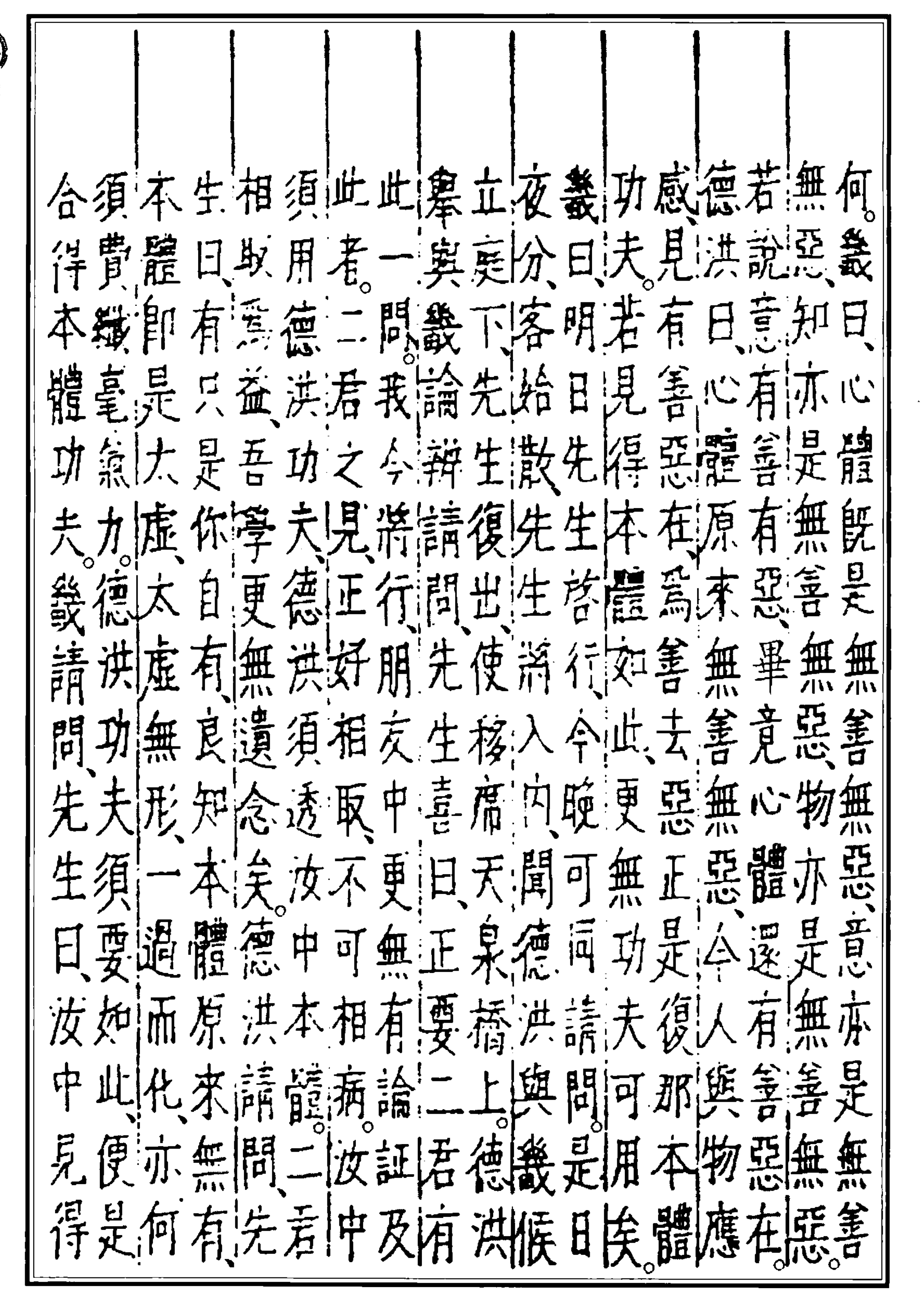
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于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刼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鎮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爲國遠圖、所以激勵鎮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殆不及鎮、況是役必嘗熟慮、中事少沮、輙以臣之庸劣參之所見或有異同、鎮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已擇主帥、授以閫寄、且當聽其所爲。臣以爲思田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例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而臣之迂疏、多病、誠宜哀其不逮。病痊或可量置閒散、使得自效其愚、則朝廷於任賢御將

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悖矣。疏入，詔襃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我子弟，鼓動以益我子弟不肖。嗚呼！由前之説，是謂良士；由後之説，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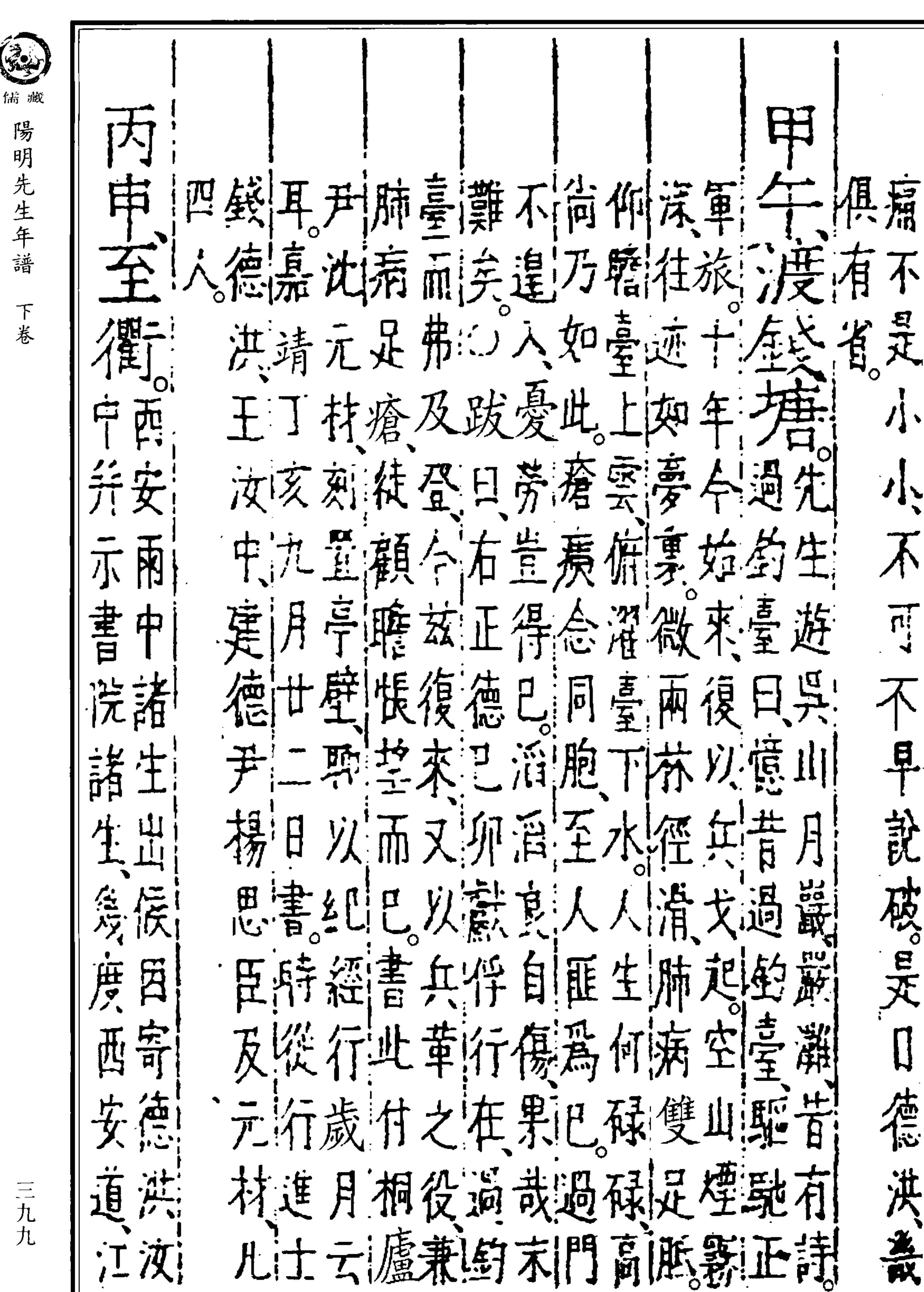
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沖舟中，因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説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如



何。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人與物應感、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更無功夫可用矣。畿曰、明日先生啓行、今晚可同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德洪與畿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與畿論辨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証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即是太虛、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須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

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内外一齊盡透、此顔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脩、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一個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言止、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要更我四句宗旨。此四句宗旨、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較來較去、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只養成一個虛寂。此個病



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畿俱有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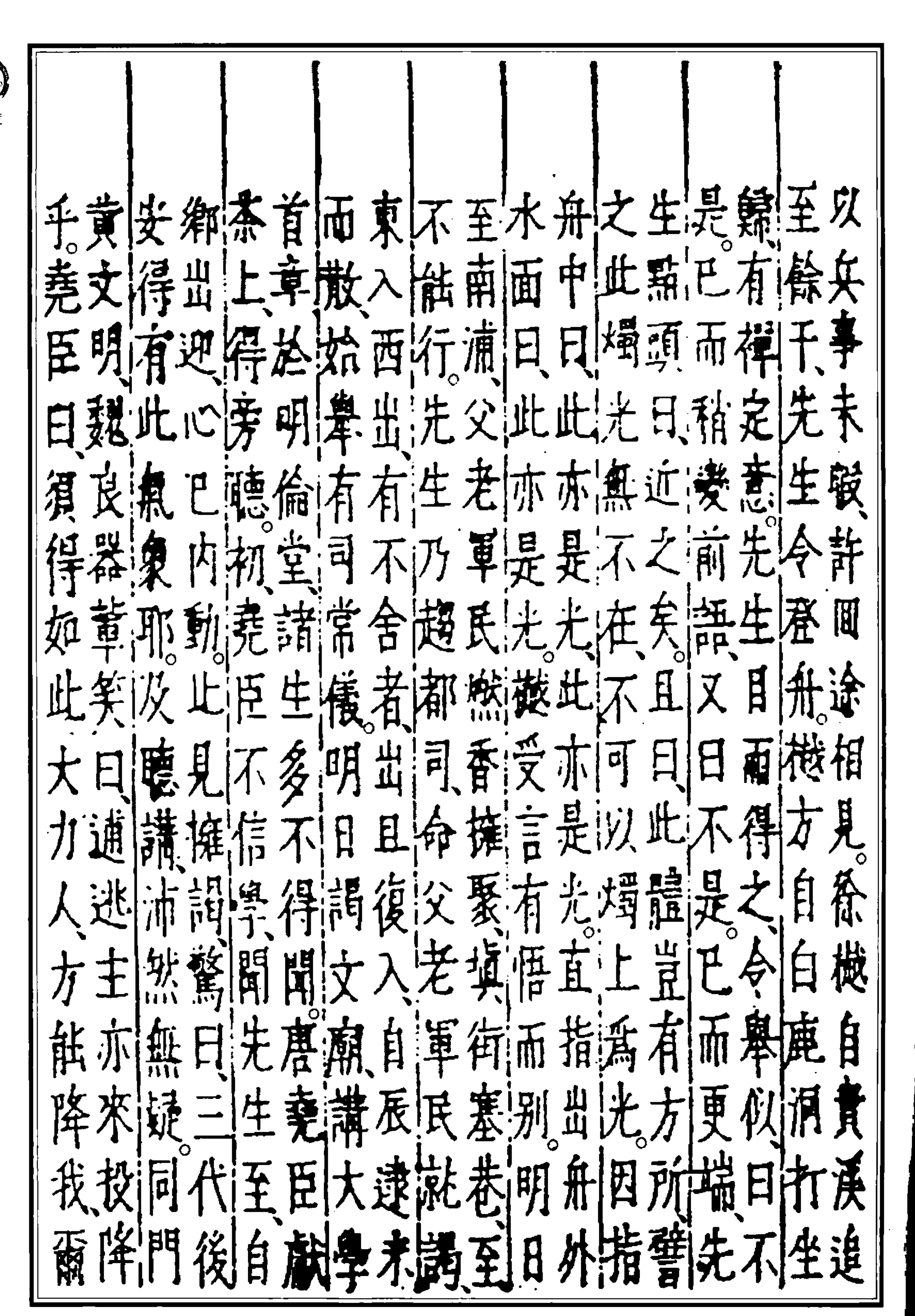
甲午，渡錢塘。先生遊吳山月巖、嚴灘，皆有詩。過釣臺曰：「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烟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矣。」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嘉靖丁亥九月廿二日書。」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丙申，至衢。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

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大極雲泉二亭及望像、皆當道慕公爲之者。

戊戌、過常山。過山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兹。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仕賢、桂軏等請見、先生俱謝



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尋機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機方自白鹿洞打坐、錄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點頭、曰近之矣。且曰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為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機拜受言有悟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燃香擁聚、填街塞巷、至不能行。先生乃趨都司、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逮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首章於明倫堂、諸生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上、得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聽講、沛然無疑。同門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逋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力人、方能降我、爾

華安知。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劉瓊、王治等、偕舊游三百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為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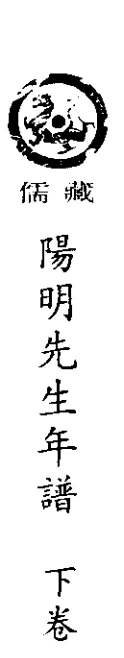
十一月、至肇慶。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寄德洪、畿書曰：家事頼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



縱有一二倘馳、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有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千萬心亮。

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尚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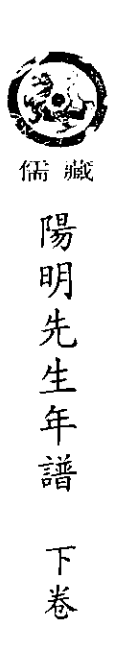
之屬者、然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微發怨望、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日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之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之誅亦非過。然所以致彼之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自餘萬衆、固皆無罪之人也。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兵連禍結、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今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



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爲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剿曾無休息。朝廷曾不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征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可識矣。論者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

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阯、其間深山絕谷、猺獞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尚書王時中持之。得

旨、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當路知已。與楊少師一淸書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已之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爲已地也。某本書生、不諳軍旅、往歲江西之役、實倖偶成。憂病之餘、惟與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冀有少補、勿枉此生。　聖天子方用賢圖治、明公薦賢爲國、苟有寸長、不以時出、則亦無其所矣。



昔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大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受不世之知、安可不思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適、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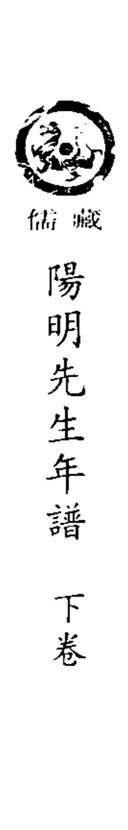
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矣。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政、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卻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棲一欄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于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于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术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用之不精、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州。

二月、思田平。先生疏略曰、臣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大聲等、參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知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

其頭目黄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喻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疑杻、故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　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刻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幸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四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　朝廷既赦爾等之罪、豈復疑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雪憤。於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悦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七萬一千、減、識道路、踴躍懽聞、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



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迷黨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修復生理。至於諸路群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兵張祐、督令復業、地方平定。是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先生為文勒石日、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蠕、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

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于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疏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憂不勝其任、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前此當事諸人、雖才能相繼而治效未究者、職此之故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具見經略。侍郎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鋐、亦皆才能素著、足堪



此任、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住劄、撫綏其衆。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弗便、而又可益之以都臺乎。今且暫設、凡一切廩餼與馬悉取辦于南寧府衛取給於軍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略一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于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既得輯寧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參將、特薦沈希儀幷前副總兵張祐、俾與富協心共事、事竣別用。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才皆可大用。又以邊方缺官、其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衮、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寬可爲旧州知

府、推官李喬木可爲同矩。且謂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蓋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今求才於邊方而不可必得、不得已就其見在而使之、而卒無可器使者、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日入于亂而禍日以深也哉。是故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疏上、俱未果行。○嶺南士人曰、先生田州之兵未嘗不善。田州南接交夷、須有藩蔽。岑氏世有其地、裂土而官之、使自爲守、彼力既分、又可藩我。故田州自用其兵、今無變而議不止、豈君子所



爲衆人固不識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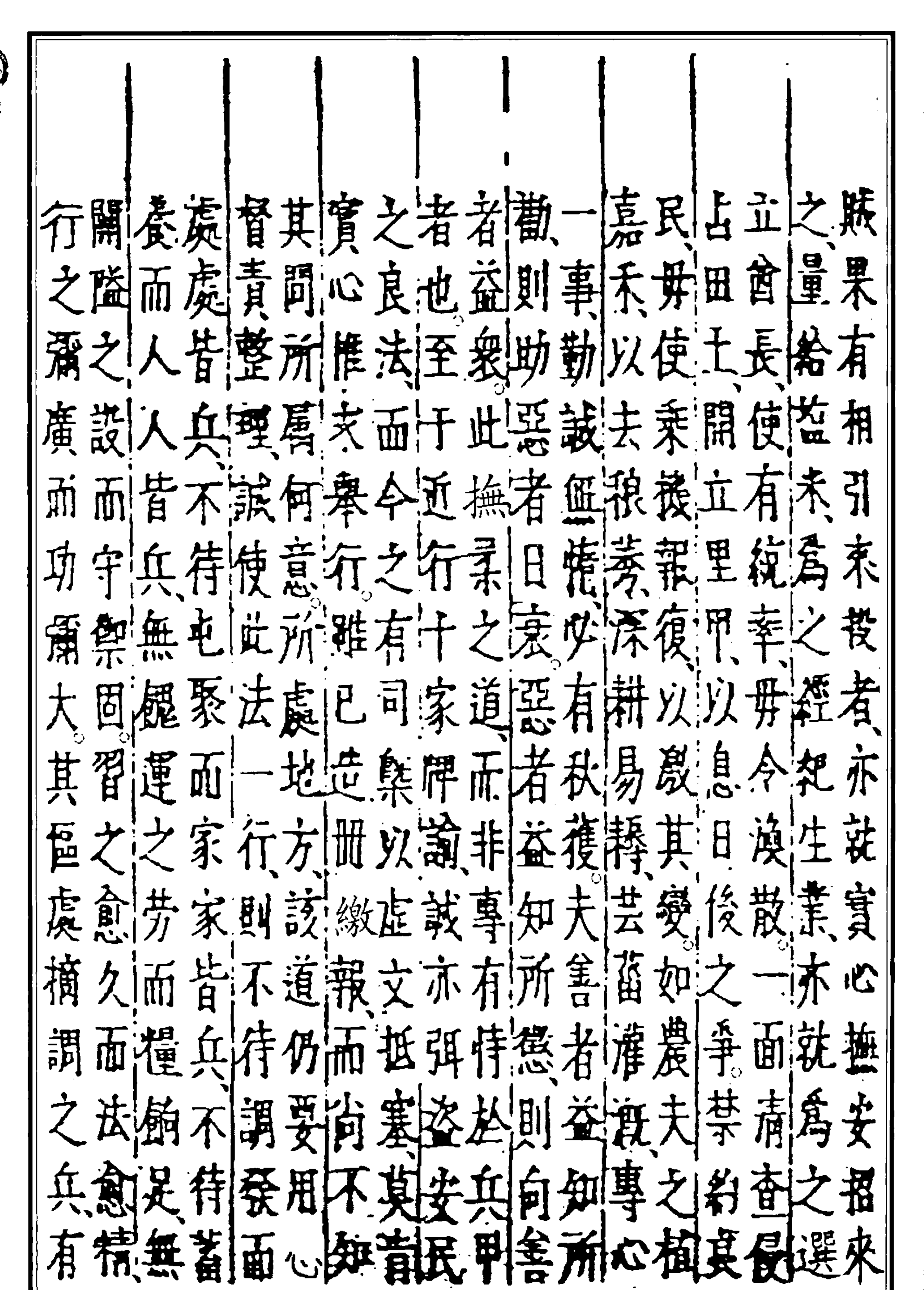
大興思田學校。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尚無受廛之民、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着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今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增廩起貢。

五月、綏遠人。先生因左江道參議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剿、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璋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往剿平南桂平衡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

亦申、嚴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觀諭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所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何也、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誓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釁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慮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徭、舉

兵征剿、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强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循、而惟事補輳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

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德宗及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鄉近良善村寨、以文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敦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剿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煽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馴來訓習、使之日益親附。又諭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剿絶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剿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開彼



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苗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倦，必有秋獲。夫大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于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册繳報，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一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區處摘調之兵，有

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于暫時而不可施行于未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雖議欲散撤在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驍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于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于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其該州土目人等、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調用。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自惟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



多言而必務爲細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行之。

六月，大興南寧學校。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仍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逅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

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撻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其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〇又牌諭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化之美、其可得乎。况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生員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爲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

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家，而又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為鄒魯之鄉，亦不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幣，以申酬謝。仍備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於風教，要亦不為無補。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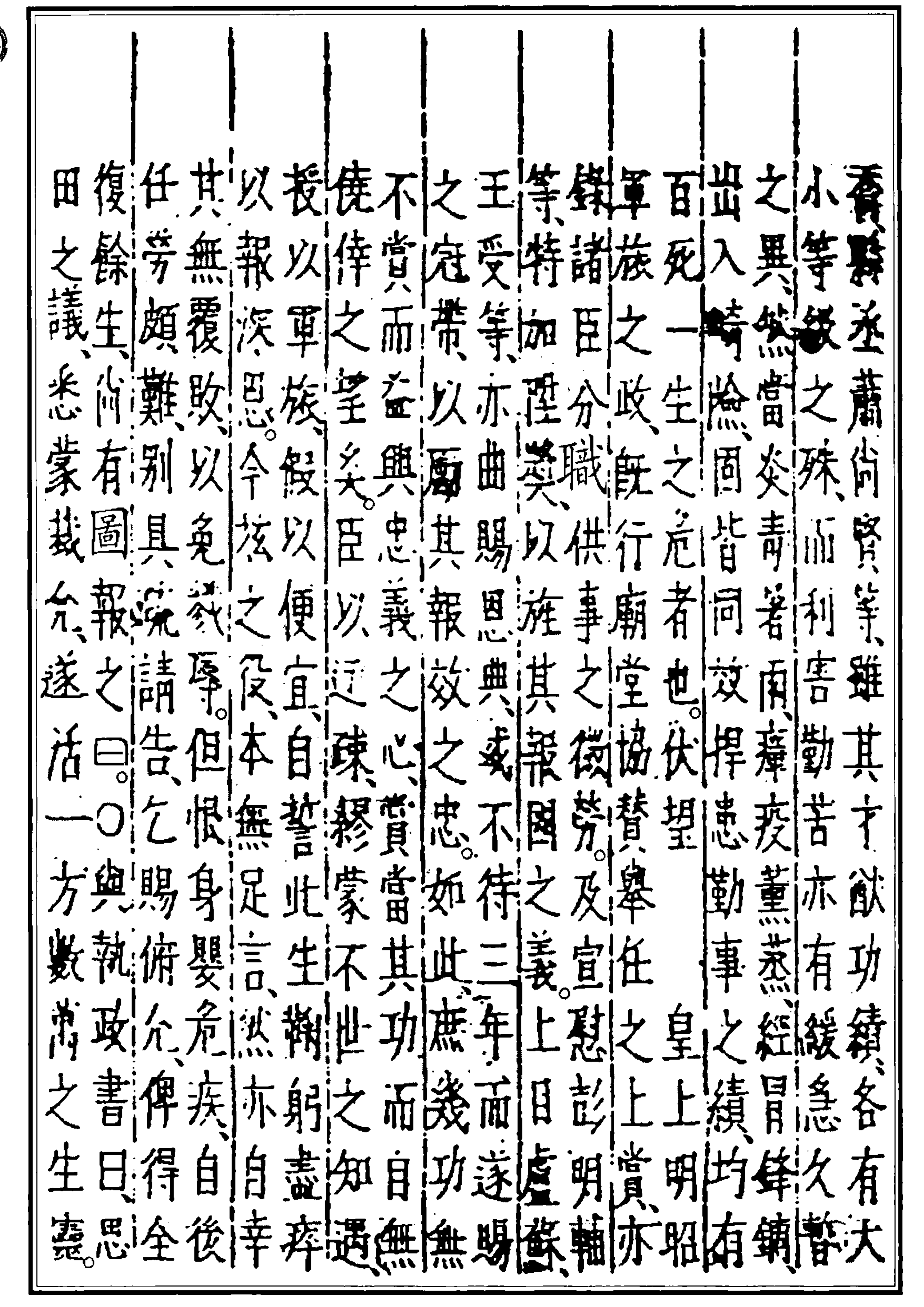
八寨斷藤峽諸處，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趾，西接雲、貴，東北與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徭，迴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為言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公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順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剿八寨，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

泰幸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剿斷藤峽，設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册報。及行，始與大監張賜并各鎮巡知會。三月內，大破其巢，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賊巢已搗，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疏言：「富等呈稱：斷藤峽諸賊，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剿撫。自後竊發無時，近復乘間縱橫，不可支持。至於八寨諸賊，尤為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　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厥後興師合剿，一無所獲。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力不能支，亦從撫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比自思田起事，兩廣騷動，危不可言。今幸　朝廷威德，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



作思田之新附而咨用其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敵莫測而將卒莫測其用。兩省進兵各不滿八千之眾、而三月報捷、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臣等伏念斷藤峽八寨諸賊、實爲兩廣渠魁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卒無寧日。先兵部已嘗具疏請奏、有成命、責在臣等、欲再候請　命、恐失機事、難以成功。用是仰遵便宜、相機行事、隨其所聞令據報捷、蓋不出三月之內、止因兩廣兵歸師之便、及用思田報効之眾、卒以掃蕩賊巢、殄除民患。此豈臣等智謀才略之所能及、是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允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攝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

等得以悉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臧。諸將用命，軍士效力，以克致此。然未見爲可稱之功，猶可爲任人行事之法矣。乃若宣慰彭明輔、彭九霄等，忠義奮發，略無惰怠。抑其一念報國之誠，有不可泯。至於思明報效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共勵效死之報，且力辭軍餉，以效勤誠，爭先首敵，遂破賊巢。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嘗撫思田布政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必欲督兵破賊，尤人所難。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僉事汪溱、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都指揮謝珮、高崧，及各督哨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彭飛、張恩等，督剿縣丞林應聰、主簿季本，分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立誠、舒栢，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知縣劉



賚。縣丞蕭尚賢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炎毒著雨、瘴疫薰蒸、經冒鋒鏑、出入崎嶮、固皆同效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　皇上明照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宣慰彭明輔等、特加旌獎、以旌其報國之義。上日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賜之冠帶、以勵其報效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無僥倖之望矣。臣以迂疎、繆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假以便宜、自誓此生鞠躬盡瘁以報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其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別具疏請告、乞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圖報之日。○與執政書曰、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

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荼炭既極、不得已而爲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識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所謂兵政國之大事、功賞宜爲後勸、當以實言、不宜自嫌矜伐者也。○破斷藤峽才看干羽格、苗夷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時。遷賓玉石分須早、聊慶雲霓慰莫遲。嗟爾有司懲既往、好將恩信撫遺黎。○平八寨見說韓公破此蠻、貔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師還。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

疏請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疏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邑乃有大小繁簡、中土邊方、流土官職之不同者、蓋亦因其氣稟物類不齊、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各得其所、惟以亂民而已。臣以迂庸、謬當兵事、假以便宜、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諭今賊平之後、議設土官流官孰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是以始者思田梗化、旣舉兵而加誅之、因其悔罪投降、遂復宥而釋之。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于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此皆苟避毀譽形迹、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平平蕩蕩、惟以亂民為心乎。臣即承制、會總鎮大監張賜、巡按御史石金等議、仍

土官以頭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習諸禽獸麋鹿、必欲制之郡縣而繩以漢法、是群麋鹿於堂室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罇組、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于田野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犢牙童牿之道、終必奔突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犢豕童牿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聯屬于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犢其墻墉、禁其群觸、終將踰垣遠逸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土夷之心未必盡得之、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思田之境、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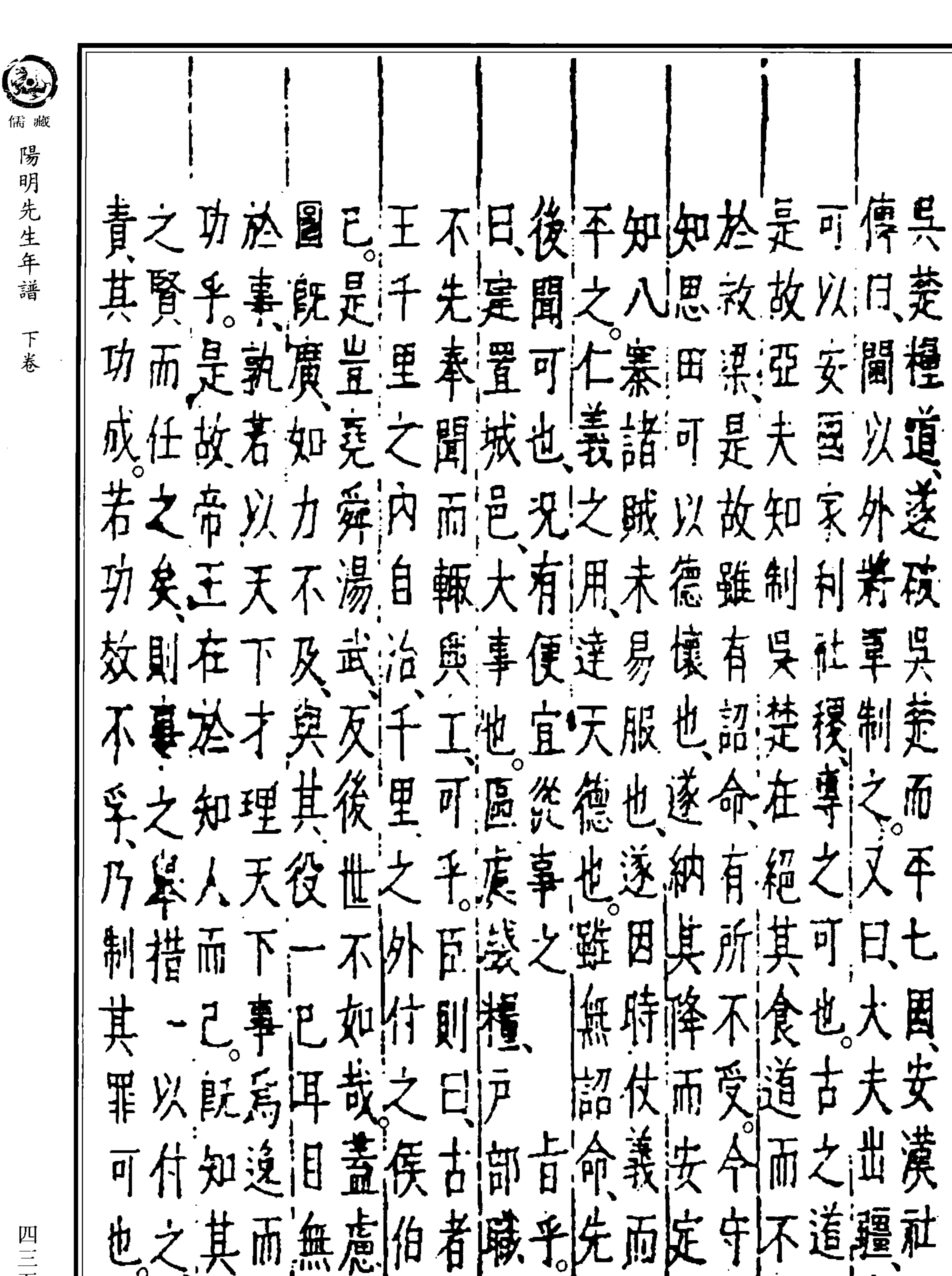
以詢諸其目長、皆以爲善。又詢諸其父老子弟、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廝役、下賤之徒、則又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illegible]行而無弊、乃敢具述以請。凡爲經略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讖謠而定人心。設州治于府之西北、立猛弟三子邦相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既而復破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衞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遵制便宜相度舉行、凡爲經略事宜有六、移南丹衞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

縣治于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兵部、本兵持之、戶部請覆。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干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兵士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小寧、五十日而思恩叛矣。吊岩賊出圍肇慶府、與思田東西相應、勢張甚。若守仁乘大敗極敝、即合四方兵力、再用銀米數百萬、能平定田用、亦奇功也。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是以嘆服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敷天德也。乃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蓋廣西在萬山之叢、土險水近、諺有之曰、廣西民三賊七。蓋由土惡氣悍、雖良民至亦化爲賊。是故八寨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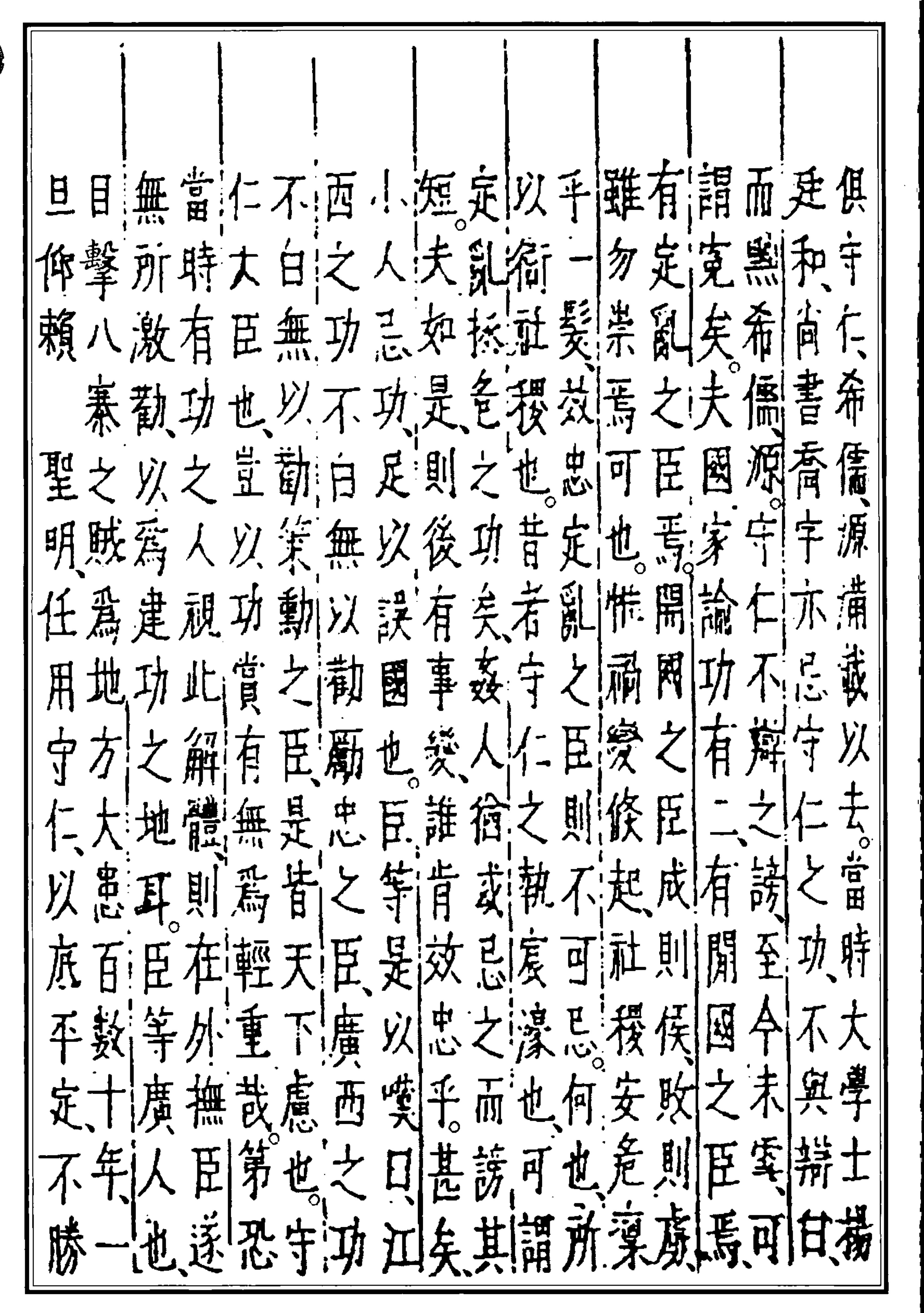
在洪武間不能平、前蔭峽賊天順間都御史韓雍僅能平之、迄今而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如柳慶、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擄、官軍亦屢征之。惟八寨賊則自初至今、未有輕議進兵者。蓋山水凶惡、進兵無路、兵形稍露、賊已先知、一夫拒險、萬人莫敵、故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爲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幾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倚藉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寬假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秉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用思田效命之財、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

也。因歸師無禮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與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剿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淥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可漸安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當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巢穴、五十年生聚則賊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圖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發長、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乃不剿思田則亦已矣、遂剿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而吳、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經



吳楚權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裁權、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付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輿圖既廣、如力不及、與其役一已耳目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才理天下事爲逸而有功乎。是故帝王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任之矣、則專之舉措一以付之、而責其功成。若功效不彰、乃制其罪可也。今

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投手足乎。是故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逋逃固未嘗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安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失此機會、徹兵而歸、僥奏得 旨、乃與版築、則賊漸來歸、據險以抗我師、雖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是何也、若俟其奏報、豈不敗事。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矣。其以一有而分 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從首從賊、惟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蔑其功、乃揚諸人曰、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思起兵。又曰、宸濠金帛


俱守仁、希儒、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不忌守仁之功、不與辯白、而黜希儒、源。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冤矣。夫國家論功有二、有開國之臣焉、有定亂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敗則虜、雖勿崇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茲忠定亂之臣則不可忌。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扶危之功矣、姦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嘆曰、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廣西之功不白、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慮也。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為輕重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為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

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築、逋賊復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聖明察焉。當時朝議呶呶於八寨者之役、故辭懇切若此。提督侍郎林富覆議曰、帝王御極慮之周、萬世之防、以通變宜民爲本。威振八蠻之周、俗以勸邇略遠爲圖。故事有不必更者、亦有不容不更者。守仁原議遷衞改府、設縣之鎮與土流兼設、無非安邊關隘保治防危之計。但當時身在行間、事欲乘特中間有未暇致詳者。今據僉謀詳覆、固非苟爲異同。其言特設流官知府、似難比思田之例。止宜降府爲州、以岑邦相爲土知州、及分設土巡檢司、革學化縣而移南丹衞于三里、仍屬南寧。自餘悉如守仁議。○嶺南士人曰、先生出州、斷藤峽、八寨、實爲偉功、至今民受其福、尚不之知。但爲當時用事所忌、故其言不盡行。且公之力止可及



此、北流斷藤不肯陝設府縣、而思恩以流官知府、分八寨爲八巡檢統之、以分其勢、亦羈縻策也。今流官不隨俗爲治、而又多索賄、取侮蠻夷、八巡檢又非知府可制、遂多各分爭土地、專制生殺、將來尾大不掉之患、可勝言哉。盡上官以夷治夷、爲夷所信、且供億差役簡而不擾、流官文法大多、夷不堪命、況有八巡檢耶。此後交總督責也。天不慭遺、使至此極、悲夫。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恩田功也。有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其功可嘉、寫勅差行人齎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本年九月初八日、該行人馮恩齎捧欽賜至鎮、故有謝疏。與德洪幾書曰、地方事幸遂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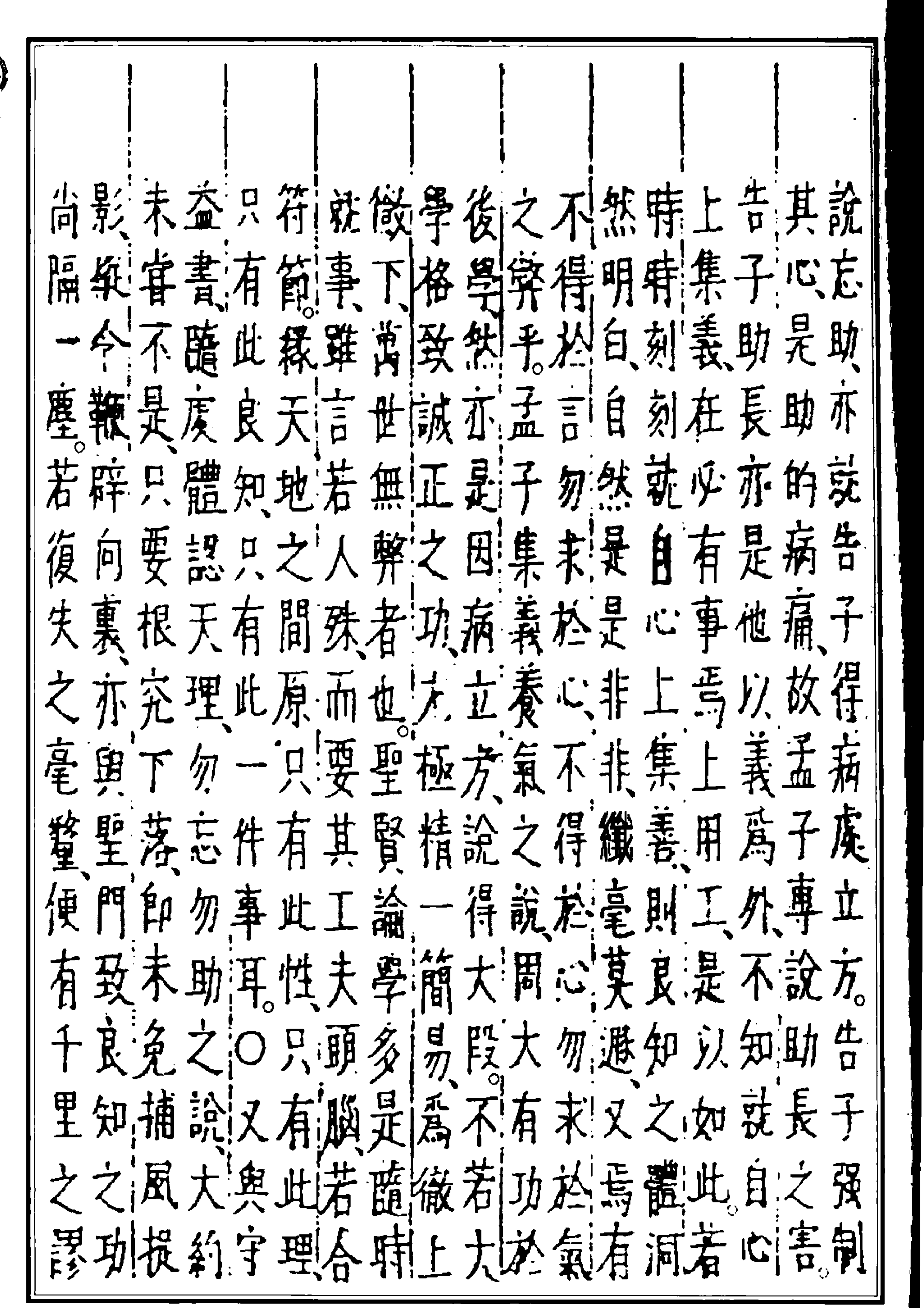
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敘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文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爲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爲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就試否。諸姪接引之，諒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囑也。

謁伏波廟詩。先生十五歲時，常夢謁伏波廟，有詩。至是拜祠下，宛如夢中，謂茲行殆不偶，因識二詩。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又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群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



東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〇是月與豹書、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向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上、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

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麽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渀渀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纔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躭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着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



說忘助、亦說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工、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善、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又與守益書、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

矣。世有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有知得自已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作重道遠、志稍不立、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祀增城先廟。先生五世祖諱綱、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詣廟奉祀。遂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　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言念思一尋。蒼蒼蒹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致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殷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壹著形迹、期無負初心。○又甘泉居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

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餐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與德洪、畿書曰、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旋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修葺、是亦可喜。寄去銀十二兩、稍助工費。墻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爲之。

十月、疏請告。先生疾劇、上疏請告。略曰、臣以憂病跧伏、田野六年有餘、蒙

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闕廷、一覲天顏、以申其感激之誠。既困疾病、復畏譏讒、未敢一出門庭。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每一念及、則哽咽涕下、不知其所以爲心。適者誤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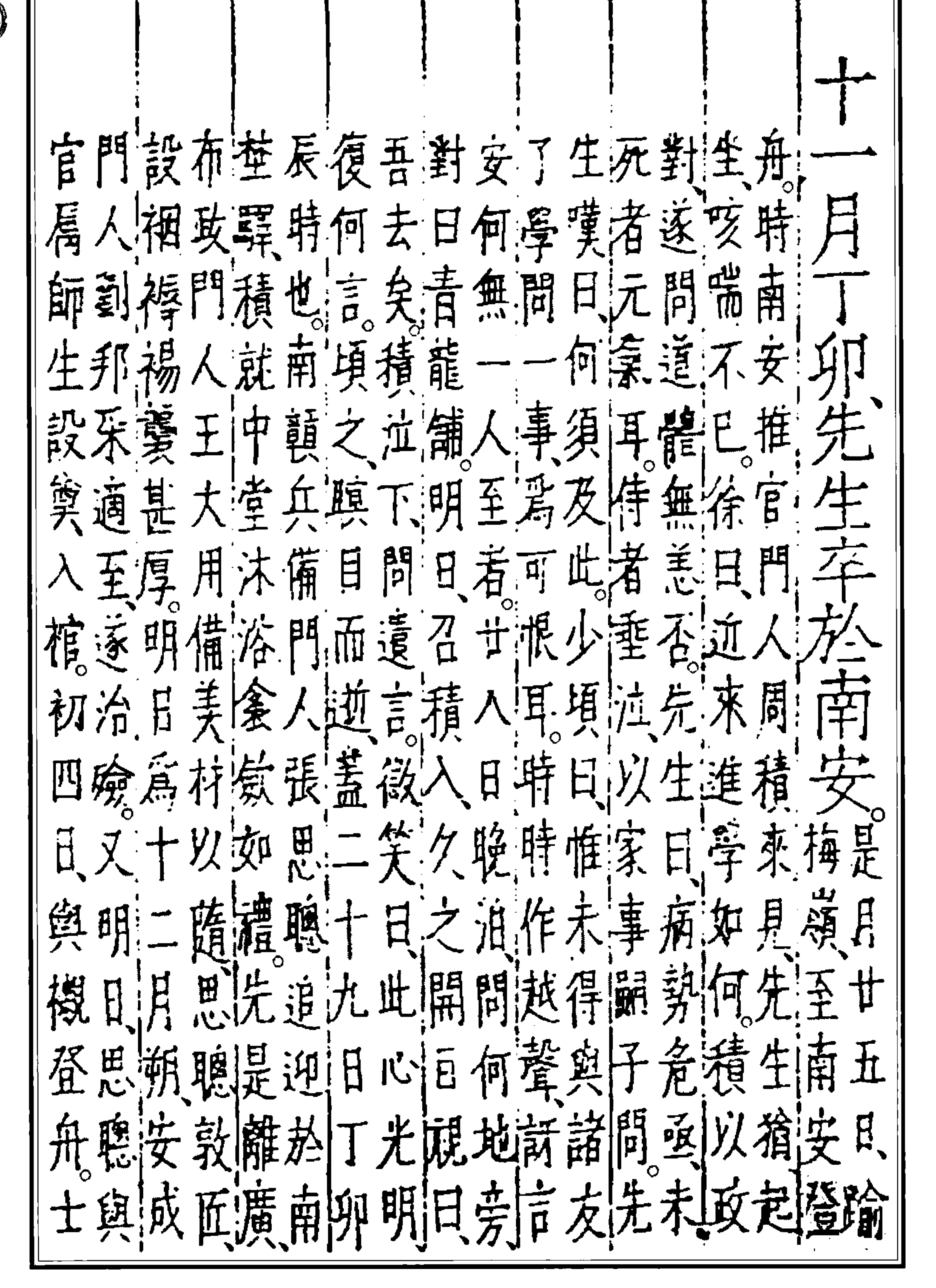
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輒具疏辭謝。又蒙

恩旨慰諭、伏讀感泣、不能復辭。其他即日矢死就道。既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其所以經理斡旋之計、乃甚有牴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既已顛覆、破壞殆將傾之屋、半朽之舟、莫之[5]所措、惟恐付託不效、以孤

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亦愈甚。不自意入境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府頑民帖然來服、十里之內

去荆棘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强大賊巢，素爲廣西衆賊之淵藪，根抵、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就末保綏兵之便，用思田新附報效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　告殘厥渠魁，蕩平巢穴，而方隅寧靖。是告　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佑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爲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爲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戮，不爲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事，名浮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災者也。臣自任年承乏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驕亢，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

已寅至南寧、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于韶雄之間。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虀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而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疏入、不報。○與廷仁書曰、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云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别、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縱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十一月丁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猶起坐、咳喘不已。徐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否。先生曰、病勢危亟、未死者元氣耳。侍者垂泣、以家事顯子問。先生歎曰、何須及此。少頃曰、惟未得與諸友了學問一事、爲可恨耳。時時作越聲、語言安何無一人至者。廿八日晚泊、問何地。旁對曰、青龍鋪。明日、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遺言。微笑曰、此心光明、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蓋二十九日丁卯辰時也。南贛兵備門人張思聰迫迎於南埜驛、積就中堂沐浴衾斂如禮。先是離廣、布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以隨、思聰敦匠、設䄄襦褐襲甚厚。明日爲十二月朔、安成門人劉邦采適至、遂治殮。又明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奠入棺。初四日、與櫬登舟。士

民遠近遮道哭震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鋐迎奠于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康⑥。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官吏師生、父老子弟日有奠，慟哭如贛。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是月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至弋陽。德洪與王畿已西渡錢塘，將入京赴殿試，聞先生歸，遂返迎，問訃嚴灘。正月三日成喪于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于弋陽，初十日過玉山，弟守儉、守文，門人欒惠、王洪、李珙、范引年、柴鳳至。

二月庚午，喪至越。四日，子弟門人奉柩中堂，遂飭喪紀。婦人哭門內，孝

子正憲攜弟正億、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黄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向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爲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臣不明、相與論列。始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言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之爲不軌、謀非一日、内而内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

爲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蹤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浰頭、桶岡諸賊巢，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能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檄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亂。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成官軍與賊爲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未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是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



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謂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繆於道，乃孔孟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導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爲導是也。夫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棄忠之典，於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寄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槀葬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

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況在今日哉。且未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此衆措，恐失其望，關繫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衆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虞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蔓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蔓之負屈，伏望皇上一視之仁，特　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蔓之冤臣終不能以言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　陛下之忘，且以補蔓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聽。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横溪。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衛葬者千餘人，麻

衣衰麻、扶柩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水入懷與左溪會、衝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溪上、曰、吾欲還之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水泛、忽從南岸行、明堂周闊數百文、遂定穴。門人李洪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陽明先生年譜下卷

校記

①柄：當作「枘」，見《王文成全書》卷三四。

②厲：當作「屬」，見右引書卷六。

③且：當作「旦」，見右引書卷三四。

④又又：當衍一字。

⑤之：當作「知」，見《王文成全書》卷一五。

⑥康：當作「安」，見右引書卷三四。

陽明王公年譜跋

陽明王公功在虔臺、虔之人既已家祀而戶祝矣、又梓其文以傳、惟年譜未之有也。往緒山錢公述其歲月大略、圖其像於石、刻之吉州。然其文未備、學士大夫有餘憾焉。今念菴羅公始彙爲書、提綱分目、列爲三卷、而年譜始完。羅公居石蓮洞二十年於茲矣、學益深而道益盛、是書成亦竭終歲之力云。穩生也晚、不獲從王公游、與之上下議論、以聞道德

性命之奥。曩因痔疾接方外之士，講鍊心習靜之術，始知王公初年學佛老而悟聖道，其言非欺我也。及備員江右藩臬，竊聞王公剿賊往事，機宜神妙，非書生所窺。辛酉，拜命虔臺，謁王公於祠下，爲之徘徊興起，不忍去。時當多事，盜賊縱横於閩廣江湘之間，道路爲梗，其勢岌岌。穩鄙陋弗稱任使，安得復起王公以聞經略之妙，弘濟一時之艱危。獨念身既受事，不敢復以得失利害横怵胸臆，直

欲滅此而後朝食。賴
天子明聖神武不測，當事大臣虛心採納，無中
格之患，以是張皇六師，且撫且剿，致有今日
成功。穩不敢自謂追美王公，以希前人之休
烈，而羅公謂王公用兵後，此僅見者。其說果
爾，穩雖不肖，位次王公之後，又有大賢如羅
公者之言以傳，韓愈所謂有餘榮焉，非耶。譜
成，羅公以書來屬穩梓之，以有留都
新命，不及親董其事，轉屬省佐毛君汝麒，終之。

毛亦吾浙之賢者也。嘉靖癸亥九月二日，吳興徐陞稽顙。

陽明先生年譜終

陽明先生年譜

明·李贄 編撰
刁忠民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陽明先生年譜》二卷，明李贄編撰。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譜主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事蹟，見前譜簡介。

王守仁既是明代著名的哲學家，又是教育家、名將，歷代爲其編撰年譜，進而研治其學説者大有人在。據謝巍《歷代人物年譜考録》統計，其年譜多達三十餘種，且不乏名儒手筆，既述陽明事蹟，又明一己觀點，其年譜亦因之而身價倍增。如前選錢德洪、羅洪先譜，以及鄒守益《王陽明先生圖譜》與李贄譜等，均各具特色。

本譜即爲明代著名學者李贄所編。贄號卓吾，又號宏甫，别號溫陵居士，晉江（今屬福建）人。曾任姚安知府，後從事講學著述。其學長於文史，中年以前於儒、釋、道皆不喜，後讀守仁書，信而尊奉之。其編是譜，蓋亦寓景仰之意也。當其撰譜之時，錢、羅二氏之譜已出，而贄似乎未見，故其《年譜後語》僅言「手編陽明年譜自適」而已。然其大綱幾與二氏譜相同，或名家手筆略同耶。二氏之譜成於守仁追謚之前，故恤典未曾涉及。本譜則用較大之篇幅，述其贈謚本末、後人崇祀，兼錄墓誌、行狀之屬，遂成首尾完備之作矣。

陽明先生年譜卷之上

謹按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其先出晉光祿大夫王覽之裔，而右軍將軍羲之之後也。世居山陰，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者，自達溪徙居餘姚，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別，有文武全才。國初，誠意伯劉伯温薦爲兵部郎中，推①廣東參議，死苗難，其子彦達綴羊革裹屍歸葬。

是爲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輿準、精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叙、號竹軒、魏嘗齋湖立傳、叙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有竹軒、冀江湖雜藁行于世。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

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
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又稱龍山公。成化辛丑、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龍山念山陰佳山水、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故學者咸稱爲陽明先生焉。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二十日丁亥而先生生。
先生生之夕、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自雲中鼓吹而來、送兒授岑。岑驚寤、遂聞啼聲。竹軒公故名先生雲、而鄉人相傳、亦遂指所生樓曰瑞雲樓云。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一日、有僧來過、目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乃更今名名曰守仁。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龍山公舉進士。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龍山迎竹軒公至京師、因携先生。先生從翁及客遊金山、客擬賦詩、先生從旁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命賦蔽月山房。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先生豪邁不羈、龍山憂之、唯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走長安街、遇一相士曰、吾爲爾

相。兩鬢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冊臺、其時結聖胎。至下丹田而聖果圓矣。先生感其言、歸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此恐未是第一、當讀書學聖賢耳。

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是年、母太夫人鄭氏卒。

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時石英、王勇起畿内、石和尚、劉千斤亂秦中。先生出

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歷詢諸豪種落，逐胡兒騎射，經月始返。曾夢謁馬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後學卓吾子李贄曰：先生卒亦畏尸而歸，爲朝臣桂萼所讒毁，奪其封爵，何其若合符契也。有志竟成，先生可無恨矣。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親迎諸氏於

洪都。時外舅諸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行入鐵柱宮，見有道者趺坐一榻，就而扣之，因得聞養生之術，即相對忘歸。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格物，謂聖人必可學。明年，龍山公歸，以外艱也。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

秋、舉浙江鄉試。是年科場中、半夜時有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其後宸濠之變、胡尚書世寧發其奸、孫忠烈燧死其難、而先生平之、皆當日同榜好作事三人也。○卓吾子曰、噫、豈偶然耶。○

明年春、會試不第。○大學士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

諸老咸驚，目爲天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先生念武科之設，僅得騎射勇力之士，不可以收韜略統御之才，於是兵家秘書無不究。或肩（肩）燕，則聚果核列陣爲戲。

卓吾曰：武科亦有初場、二場、三場。初、二場試騎射矣，三場試策論、考古典、説時務，獨不可以見雄才乎。堂下一言，即堪拔識，況

長篇巨篇哉。特恨無識貨之人、故先生傷之。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

會試舉南宮第二人、

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工部政。

先生未第時、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

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事竣、威寧家出威

寧所佩寶劍爲贈、既與夢符、乃受之。復

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

命審錄江北、既竣事、因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時有道者蔡蓬頭、先生待以客禮、請問仙道。蔡曰、尚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至於三、蔡乃曰、汝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也。於是

大笑、遂別。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嵓險訪之。值其熟睡、先生坐其旁、撫其足。有頃而醒、因論最上一乘、日、周濂溪、程明道是你儒家兩箇好秀才也。及後再至、已他移矣。故先生復有會心人遠之歎焉。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

八月、疏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

門、先生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與語、良合、衆皆驚異、以爲先知。先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即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唯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僧坐禪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麽、終日眼睜睜看甚麽。僧驚、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

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録皆先生手筆。録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與甘泉湛先生若水定交、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　詔獄、謫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②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不宜遠事拘囚。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供職。疏入、亦下　詔獄、廷杖四十、尋謫龍場驛。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

夏赴謫至錢塘、瑾遣人隨行偵探。先生恐有不測、乃托跡潛附商舟以游舟山。遇颶風、一日夜遂至閩界。③北登岸、奔山徑數十里、扣寺投宿、寺僧不納。乃趨野廟、倚香案臥、不知其是虎穴也。夜半、虎遶墻竟不入。黎明、僧皆來視、欲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不醒、始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異人、嘗相識於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

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④。先生與論出處意欲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可乎。因爲蓍、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於壁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先生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

徐愛、先生妹壻也、以先生將赴龍場、遂納贄北面。⑤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是年

春、至龍場。

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中、夷人鴃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及軍夫餘丁耳。時瘴癘猶未已、自計得失榮辱、頗能超脫、獨生死一念未忘。乃爲石墎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

恐其中懷抑鬱，又與歌詩及越調曲、雜以詼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嘿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憶説。夷人亦日來親，以所居湫濕，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

水西安宣慰使人餽米肉、供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先生俱辭不受。然其逆折安氏之奸謀、使平宋氏之叛亂、發微摘伏、固有合省共知而不敢言、當道不言而亦不知者、而龍場以片紙回音、讋服而悚懼之矣。驛丞所履之地、即能有益於國如此、況親身爲之哉。先生所回安氏兩書、日置案頭、可熟覽也。我願諸公勿自是、前輩所作所爲、真後人之師也。卓吾子附記。

四年巳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因修葺書院、而身率諸生事先生以師禮。舍見成宗師不敢居、而乃以驛丞爲師。嗚呼、以若所爲、前有席元山、後必待有李卓吾、千載眞難匹矣。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大學言如好好色、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今

人却謂必先知而後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蓋知行合一、先生在龍場時悟後教人語也。故附於此。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

陞江西廬陵縣知縣。歸過辰州常德、見及門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君、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故紛紛同異、罔知所入。茲來欲與

諸君靜坐僧舍，自悟性體。既而進途復寄書曰：所云靜坐，非欲人坐禪入定也。以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君宜於此處著力，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卓吾曰：果能知著力，靜坐亦可，紛紛酬酢亦可。説知行無先後亦可，説知行有先後亦可。但能著力，則便知先生苦心。但知先

生若心、則便是能著力者。

冬十一月、入覲。　時黃宗賢綰爲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巏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絶、子何所聞。時宗賢尚未肯甘心北面、至嘉靖壬午、始執贄、亦可謂倔彊者。

本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未任。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尚是朝覲官員、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始論象山、晦菴之學。

王與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辨不決、

故先生有兩與成之書、極可玩也。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

同僚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

在先生上、比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是年、

送甘泉湛若水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

刑曹、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邃菴、改留

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至是甘泉出使封國，先生懽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易別而難會，爲文以贈，最可讀也。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徐愛是年以祈州知州考滿入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因與論大學宗

旨，愛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

二月，至越。

十月，至滁州。

先生日與門人遊遨瑯琊、瀼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先生曰：「思慮亦強禁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無紛雜之



念。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留居江浦、欲候先生渡江。先生促之歸。其辭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羹與舜墻。又不見、

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盻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鴻臚。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時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龍山公爲擇守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御史楊典薦改國子監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是疏極妙，極可法，極得引君之道。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鴻臚。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兵部尚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州。

十六日開府，選民兵，行十家牌法。

卓吾曰，十家牌法，今人行之則爲擾民生事，先生行之則爲富國彊兵。所謂人人皆兵，不必借兵狼達，家家皆兵，不患賊盜生發者也。不借兵則無行糧坐糧之費，不患賊則無養兵用兵之費，國以庶富，民以安彊。特今人未知耳。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彼但可使由者，又安知有聖人之神道設教哉。

二月，平漳寇。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是駐軍上杭、禱告行臺得雨。已而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堂、故先生記之。

卓吾曰、太俗氣矣、只爲先生有這箇在也。

五月、立兵符、并

奏設平和縣治於河頭、移河頭巡檢司於枋頭、以河頭爲諸巢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故也。

六月、請疏通鹽法、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南贛舊止巡撫至都御史周南曾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爲定制。至是疏請、遂有是命。當時疏入、尚書王瓊覆奏、乃改提督、得以軍法從事、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既而鎮守大監畢真謀監其軍、瓊覆奏兵法最忌遥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然不可。

唯會省有訾，則聽南贛策應。先生於是遂撫諭賊巢，示以未忍一時剿滅之意。蓋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故先生犒以牛酒銀布而深諭之。讀諭辭，真令人出涕也。於是酋長若黄金巢、盧珂等，即率衆來投，情願效死報國。時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勑獎勵。故先生有謝陞賞之疏。

十月、平横水、桶岡諸寇。

始議三省夾攻桶岡、而不及左溪、横水。先生出不意、遂平横水。及横水、左溪平、桶岡雖殭、然亦驚矣。於是復出不意、遣人招降、遂平桶岡、掃其巢而盡殲其黨。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先生深得之矣。既出不意、則自然無備、惡用久師多兵爲哉。三省夾攻、徒資先生一時出不意之策耳。卓吾記。

時酋長謝志珊既就擒、先生問曰、汝何以能得黨類之衆若是。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必多方鉤致之、或縱以酒、或助其急難、待其相感、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諸及門曰、吾輩一生求友、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

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於祖堂、歲

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南贛。

正月、征三浰。

先生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横水、嘗寄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

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丈夫不世偉績也。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共學，廨中事累尚謙小兒正憲，望時賜督責，以時延尚謙爲正憲師，兼倚尚謙衙中事也。

二月，奏移小溪驛。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遂襲平大帽、浰頭諸寇。

卓吾曰：所謂後服者誅，池仲容等是矣。使

當日讀諭詞、即率黃金巢、盧珂等相隨面縛來投、豈非維新之民哉。徒恃殭狠、全無耳朶目精、不知今日贛州伎倆、汝等毛頭安能勘破他得也。亦是積惡已滿、上帝不赦、遂爾怙終、自底滅亡、不足哀矣。

四月、班師。立社學。

五月、奏設和平縣。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旌橫水桶岡功也。

七月，刻古本，⑥序之。

按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簡易明白，其書只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格物致知之功，原不必增以敬字。

又刻朱子晚年定論，序之。後

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

攷者環四面，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諸子近刻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也。

八月，薛侃刻傳習錄於虔，徐愛所遺也。是年愛卒，先生哭不自勝，有前後祭文二篇。

九月，修濂溪書院。時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書院居之。



十月、舉行鄉約。

十二月、再請疏通鹽法。當時戶部覆允南贛鹽稅、例只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則灘高、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永發蔽河而下、亦莫能遏、乃上議復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至今軍民並受其福矣。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贛州。

正月、以三浰九連功、蔭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不允。疏乞致仕、又不允。以祖母岑疾亟也。先生乃書上王晉溪、辭極懇篤。

六月、奉

敕勘處福建叛軍。

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先是正德初、宸濠已與逆瑾納結、諷

南昌諸生呈巳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聞。有安成舉人劉養正者、素有才略文名、濠陰覓致左右。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贍軍資。按察使陸完遂悉心附焉。及爲本兵、首復濠護衛。濠欲陰入第二子爲

武宗後、其内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及陸完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修武備、以待不虞。諸路戒嚴、

捕盜甚急、逮十一繫獄劫逃、兵部責其必獲。濠始恐、復諷諸生頌已、挾當道奏之。

武宗驚疑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何爲。時江彬方有寵、太監張忠欲附之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對曰、錢寧、臧賢交通寧王。太監鋭⑦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濠護衛以免患、交爲内主。乃諷御史蕭淮上疏言、濠交通官校有年、如致

仕待⑧郎李仕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傾附者、皆亂賊之黨。其前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以平日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人知順逆、而禍變可弭。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

勑責鎮巡、廷和恐禍及己、欲濠上護衛以自贖、同官外廷皆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人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

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

曰、公勿欺我。廷和有慚色、徐曰、宣德中有疑於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旦、璦至左順門、見元領

勑。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

勑。　勑曰、蕭淮所言、關係

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顔頤壽往

諭、華其護衛。元領

勑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璦曰、此不

可渡。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選兵操江、爲江西流賊設衛。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議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時濠偵卒林華已聞

朝議紛紛、晝夜奔告宸濠。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而驚曰、

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養正曰、事急矣。明旦、諸司入謝、即

可行事。比旦、諸司入、濠出露臺宣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都御史孫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知其他。濠怒、令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從下大呼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邪。遂同時遇害、而逵竟罵不絕口。濠乃僞置官屬、傳檄遠近、改革年號、指斥乘輿、分遣所親四出收兵。始濠開

武宗嬖臧賢、遣人就學音樂、餽以萬金及金綵寶壺。一日、

武宗幸賢宅、賢以壺注酒、評其精澤巧麗。賢吐實曰、是寧王所遺者。

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幸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

武宗始益疑忠、彬等因從旁贊決、有旨大索賢家。賢家多複壁、外鑰木厨、開厨即

走長巷、通後屋、人無知者。濠所差林華實蔵其家、遽走會同館、得馬疾返。濠初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華至、反始促。

十九日、先生疏上變。

卓吾曰、濠既戕害守臣、劫諸司、據會城、號兵十萬、奪運船、順流欲下。使時非先生百計用間疑阻、不三日至金陵、不半月月抵燕市矣、危哉。先生之功、莫大於是。當先生

聞變時、即返舟、值南風急、舟弗得前。乃焚香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返風。須臾而風止、北帆盡起、亦可見先生之一念、固已上通於天矣。

濠遣內官喻才領兵來追甚急、先生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漁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思爲阻撓之計、使之遲留旬月、乃可萬全。於是爲兩廣機密火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軍四十八萬

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濠見檄、果疑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

疏告變謀、暴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於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分道並



進剿，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勑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邀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仕實、劉養正内應僞書、賊將變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齊光等親人計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拱樤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淩鵬持檄說安慶，季斆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拱栟、士實、養正等東下。

按、是巡撫應天都御史李充嗣飛章
告變、瓚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
濠反。瓚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
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
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
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
命將出師趨南京、　伯方壽祥防江　都御
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　尚書王鴻儒主
給餉。次請

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 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 充嗣鎮江、許廷光鎮浙江、 叢蘭鎮儀眞、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幷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
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
詔悉從之。

鄒守益曰、先生在吉安時、守益趨見曰、聞

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反。諸賊篤以茅爲屋、反則焚去。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令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次日早、先生喜曰、昨夜思之、濠若遣老父、奈何。

壬午、再告變時。

叛黨方熾、恐中途有阻、故又疏乞便道省葬奉

肯、著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

於是又

疏上僞檄。

六月二十二日、叅政季斆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二十人、齎僞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其疏。其疏剴切、蓋欲因是以感動武皇、而孰知即有諫止親征之疏哉。甚矣亂朝之難也。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於樟樹。己酉、誓師。庚戌、次市汊。辛亥、拔南昌。

先生將次豐城、諜知賊設伏於新舊厰、卽遣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先是南昌城守甚設、及厰賊潰奔入城、皆驚亂。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之呼譟、梯絙先登、遂入城。初會兵樟樹、皆以安慶圍急、宜引兵赴救。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二城趨安慶、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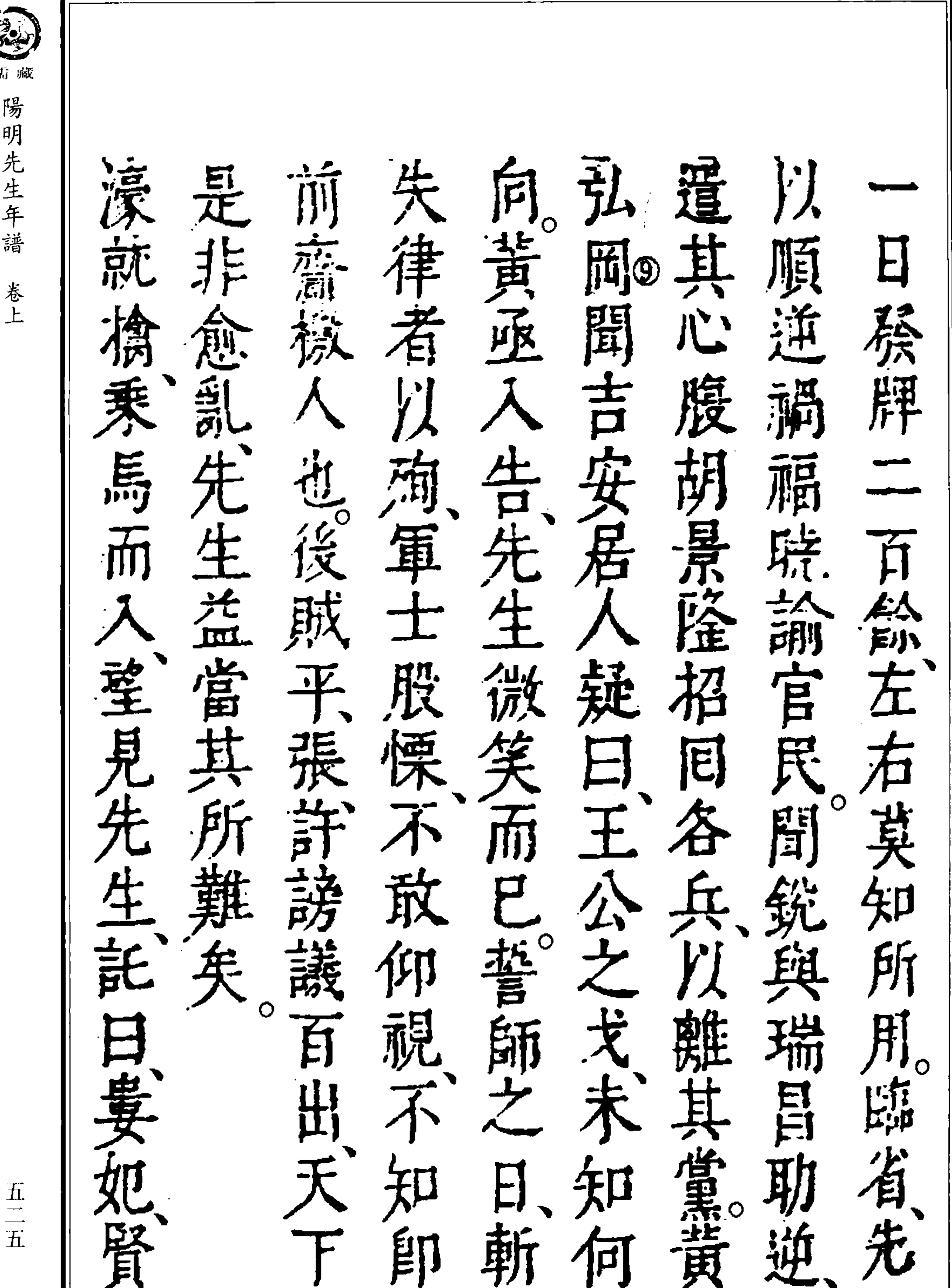
必回軍死鬭，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於黄家渡。丙辰，戰於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濠，知縣王冕所執也。

吉安知府伍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不肯退，功當第一。

先生又以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

復則飛難後竄、乃遣林槐與知府林珹取九江、知府周朝佐取南康。

錢德洪曰、洪嘗見龍光述先生張疑行間事甚悉。光嘗問曰、事濟否。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曰、但得渠一疑、濟矣。後遇何圖爲武林驛丞、言先生欲遲留宸濠何事、非間。嘗謂光曰、識劉養正否。曰、熟識之。即令光移劉家屬於城內而善其飲食、縛齋教人、欲斬、濟躡其足、遂不問。


一日發牌二百餘、左右莫知所用。臨省、先以順逆禍福曉諭官民。聞銳與瑞昌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黄弘綱、聞吉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黄亟入告、先生微笑而已。誓師之日、斬失律者以徇、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即前齋徹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愈亂、先生益當其所難矣。濠就擒、乘馬而入、望見先生、託曰、婁妃、賢

妃也、自始事王今苦諫、我不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也。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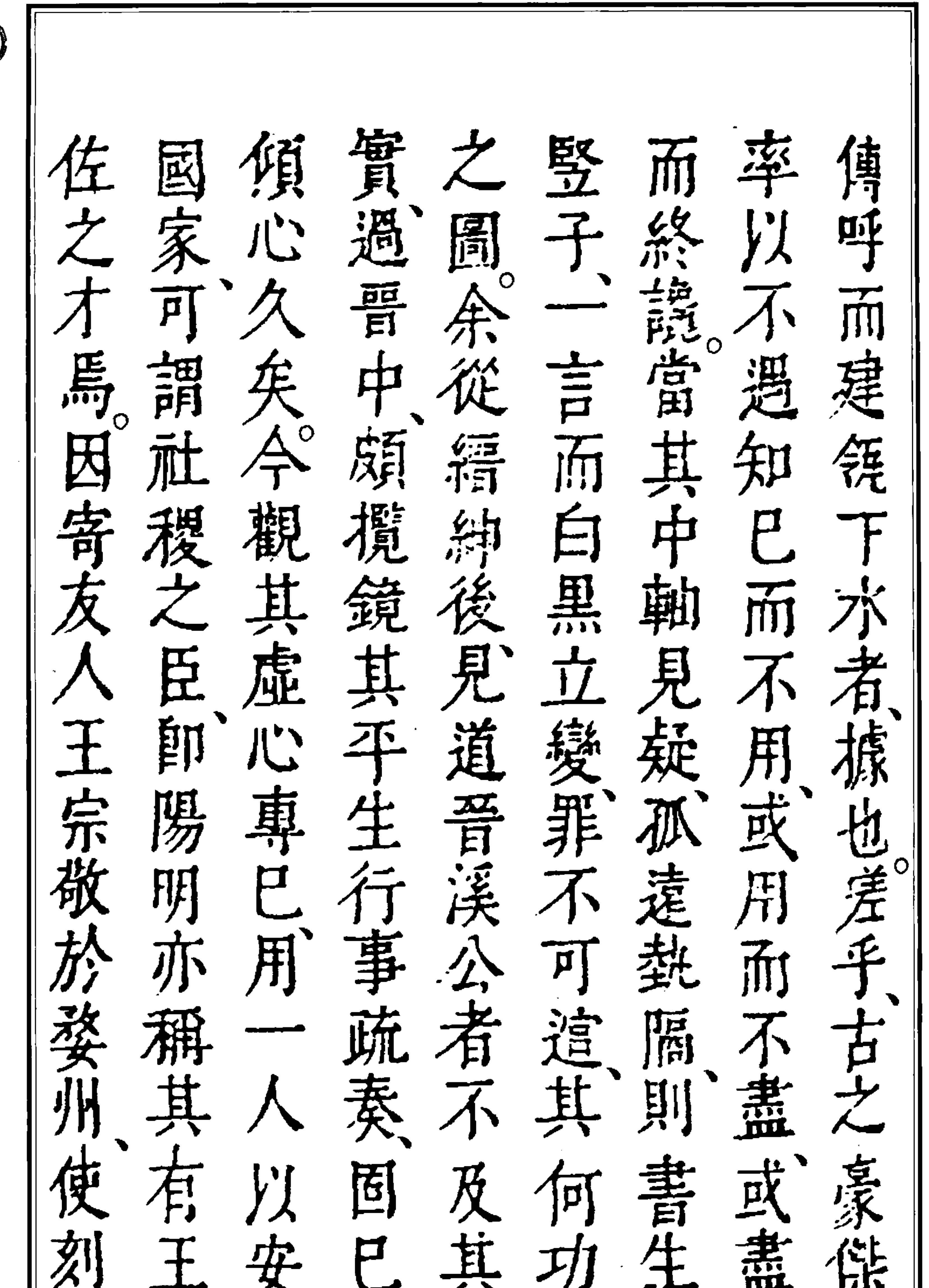
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大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

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故先生具疏諫止親征也。

是月、疏免江西稅及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於是再乞、不允、而懇切言於王晉溪瓊。按先生與晉溪書、先後共十五首、皆兵事、可謂真相知矣。嗚呼、立功豈易邪。

王宗沐曰、余舟次湘江、篋中檢得素嘗手

錄先生與晉溪東一帙、秉燭而讀、卽廢書而歎曰、嗟乎、夫人建立功業、信不易哉。陽明先生以天挺之才、早膺閫寄、然猶藉晉溪公乃得就。觀其往來書札所云、是先生恃有知己處中、言聽計從、故得安其身而畢其志。先生往往見之疏中、覽者亦以爲敘奏之常套、而豈知其中誠然委曲如此也。事不能背時而獨立、功不能違勢而獨彰。故鴻毛遇風而巨魚縱壑者、順也。登高



傳呼而建餼下水者、據也。差乎、古之豪傑率以不遇知已而不用、或用而不盡、或盡而終讒。當其中輒見疑、孤遠埶隔、則書生豎子、一言而白黑立變、罪不可逭、其何功之圖。余從縉紳後、見道晉溪公者、不及其實、過晉中、頗攬鏡其平生行事疏奏、固已傾心久矣。今觀其虛心專已、用一人以安國家、可謂社稷之臣、即陽明亦稱其有王佐之才焉。因寄友人王宗敬於婺州、使刻

以傳同好。後世其無有聞晉溪公而與者。邪晉溪名瓊、太原人。

錢德洪曰、昔觀政吏部、有同年潛高、晉溪公門婿也、爲余道公與師感遇之奇。師在贛、每奏捷疏至、公讀之必稱奇才。平生不見師面、客有進師像者、公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左手抱孫、右執師奏、讀至關棨則擊節賞歎。顧兒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明日入

朝、必盡行師請。南贛賊平、欲繳還旗牌、適閩中有叛軍、卽奏師往視、旗牌隨行、不准繳。時人莫知也。師至豐城、猝遇變、卽以旗牌便宜從事。告變未及聞、而罪人已得、江西已定矣。武宗南巡、羣奸在側、晝則蕩舟江上、網魚以爲樂、夜則盡撤擁衞、單騎以宿牛首、天下洶洶、莫知誰何。時師讒毀百端、然以奉旗牌練兵上游、故羣奸挾謀、終不敢逞也。

武宗既還，內宮之變不發於牛首而發於豹房。
新天子，執玉以朝萬國，四海偃然而莫知其自
乃駕迎
者，誰之力也。夫勘叛軍，細事也，而故遣大
臣親視賊平，繳還旗牌，舊制也，而顧加命，
方有草寇竊發，即可便宜處事。蓋公身在
朝而心無日不在廟右，同智相成，如桴應
鼓，卒能捍大災，定國是，有以也。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先生發南昌、忠、泰等議欲縱濠鄱陽、俟武宗親與交戰、而後奏凱。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之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

右以默輔

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而稱病西湖淨慈寺。

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

勑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只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所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只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别。

十一月、返江西。　時奉

勑巡撫江西地方也。

先生初稱病、欲堅臥不出、闕

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奸侍側、人情洶洶、因欲

從京口徑趨

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楊家京口也。會

奉

旨兼巡撫江西、乃遂從湖口還省。時忠等方

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

綸兩臺省望風趨附、肆爲飛語、時論不能

平。先生既還、北軍坐而慢罵、或故衝導起



釁、先生不動、只待以禮。豫令居人移家各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密禁勿受。先生傳示內外、以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之禮。每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歎乃去。久之、北軍亦感。會冬至節到、先生令城市設奠、追薦亡魂。時新經兵火、哭亡酹酒、哀不絕聲。北軍聞之、無不泣下。忠、泰欲與先生較射、意先生必然大屈。先生勉應、三發三的。每中的、北

軍在傍哄然、舉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邪。遂班軍[10]。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以忠、泰讒先生欲反也。時唯太監張永持正、保全其間、故先生賴之、終以得免於讒。然則永豈但協力遂菴、能誅逆瑾於正德之初、且協心先生、代解逆濠於正德之後矣。千古流芳、以能知愛敬先生也。



卓吾子記。

武宗在南京、問忠等曰、你說他反、以何爲驗。對曰、召必不至。於是有

詔召見、先生即至。忠等恐、拒之蕪湖。先生不得已、入九華、宴坐草菴中。適

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皆不赴。至是張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者、急遣報、遂得實、故趨赴至

上新河，竟爲諸權倖譏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曰：「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因謂及門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

江彬將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即討執彬。

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張永慰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

虎旅夜驚、已幸寢謀於牛首。宮車宴駕、那
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
先生乃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
臺後曰、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
兵向
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
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
悉定。當此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監於宸濠、式昭
皇靈、嘉靖我邦國。

正德庚辰正月晦、

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

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師、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辭極痛切。
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産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

先生疏自劾四罪。按是時

武宗猶羈留京、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

劾、冀君心開悟、或一加意元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玊笥大秀宫。十五日、宿

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有和黄山

谷詩刻。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

先生答之、所謂失在過信孔子、如某大學

古本之復是也。

是月、至贛。

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相知者俱請回省、先生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及門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向在省城、處權竪、禍在目前、吾亦帖然。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日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姓名於內，始議北還。

霍韜曰：「是役也，罪人既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窮，乃敍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權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懷功賊義，厥罪滔天，

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

黎龍曰、平藩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忘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構爲飛語、欲中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

錢德洪曰、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讒。蓋忠、泰挾天子以階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畏以先生據上游、故

不敢騁耳。卒保

乘輿還宫、以起

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

神器有歸、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

改元之兆先徵於此矣。

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

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已、開

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

民、扶善類而不欲罪殺非辜。且先事發璮

罪狀、首以規護衞爲言、實以逆謀之成、萌於護衞之復。其早辯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實心、不能也。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郎中叅隨往紀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阯有內難、出其不意擣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之謀、而豈知其討固有在者

哉。

入月、咨部院、雪門生冀元亨冤狀。

嗚呼、冀元亨豈用間之人哉。先生多矣、此李卓吾所以不取也。

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善、會其母死、往請墓誌、實以濠事暗相邀結也。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瞀、意其熟寢、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

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擔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耳。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龍岡反舍、語余若此、已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予吉

與備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余與龍岡竊歎莫能辯。比見誣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盡以語余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

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

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於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九月、還南昌。時

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

泰州王銀復[11]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

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銳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艮、字以汝止。

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問以元聲、對曰、元聲制

度頗詳、特未置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聲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卽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爲弟子。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

正月、居南昌。

是年、始揭致良知之教。聞

武宗篤、入宮始寄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眞足以忘患難、出生死矣。一日謂然發歎、九川問曰、先生何歎。曰、此理簡易明白、乃一經沉埋、遂數百載。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人人眞面目、更復何疑。先生曰、然。譬人有冒別姓墳爲祖墳者、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

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是月、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而未彰、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仿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按象山與晦菴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文以

表章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慨陸學不顯、作鳴寃録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者。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六月、赴

内召、尋中止、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是月十六日、奉

世宗勑旨以尒昔能剿平亂賊、安靜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勑至、尒可馳驛

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卽於是月二十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

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

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因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

錢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思欲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洪獨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通贄請見。

十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剿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

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

誥劵、子孫世世承襲。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

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

温旨存問父華於家、

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

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宸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父子復相見於一堂、幸矣。因今思昔、雖以爲幸、又以爲懼。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

校記

①推：當作「擢」，見《王文成全書》卷三二。

②其：當作「具」，見錢德洪所撰譜。

③北：當作「比」，見右引書。

④「聞」下當有「之句」二字，見右引書。

⑤質：當作「贄」，見右引書。

⑥「本」下當有「大學」二字，見右引書。

⑦「銳」上當有一「張」字，見右引書。

⑧待：當作「侍」，見右引書。

⑨罔：當作「綱」，見《王文成全書》卷三三。

⑩軍：當作「師」，見右引書。

⑪復：當作「服」，見右引書。

陽明先生年譜卷下

謹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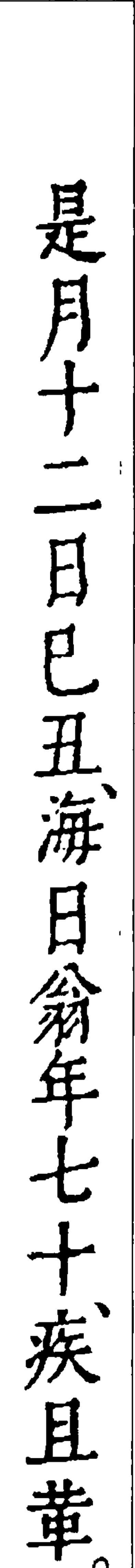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瓕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歸功本兵、宰輔憾焉。是故不欲先生入京、反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帳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

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塡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構死獄中、有將士所不預知、步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也。今於其可見之功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疏乞辭封爵、謂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于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恥、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①爵、非以辭榮也、避禍耳。疏上、不報。

即此揚新都

宣制籍揚慎實謂戍死滇西矣

卓吾曰、兵部主其謀、而擬
旨、票
旨、則首内閣者實專其事。倘部議雖當而閣擬
參差、則雖本兵亦無如之何矣。故先生之
功、閣部寔共成之。與晉溪公前後十五札、
極其鄭重、而閣老不得以寸楮相謝、過矣。
及是乃滕口說而欲咸之以其輔頰舌、不
亦勞乎。


是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

適

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

七月、再疏辭封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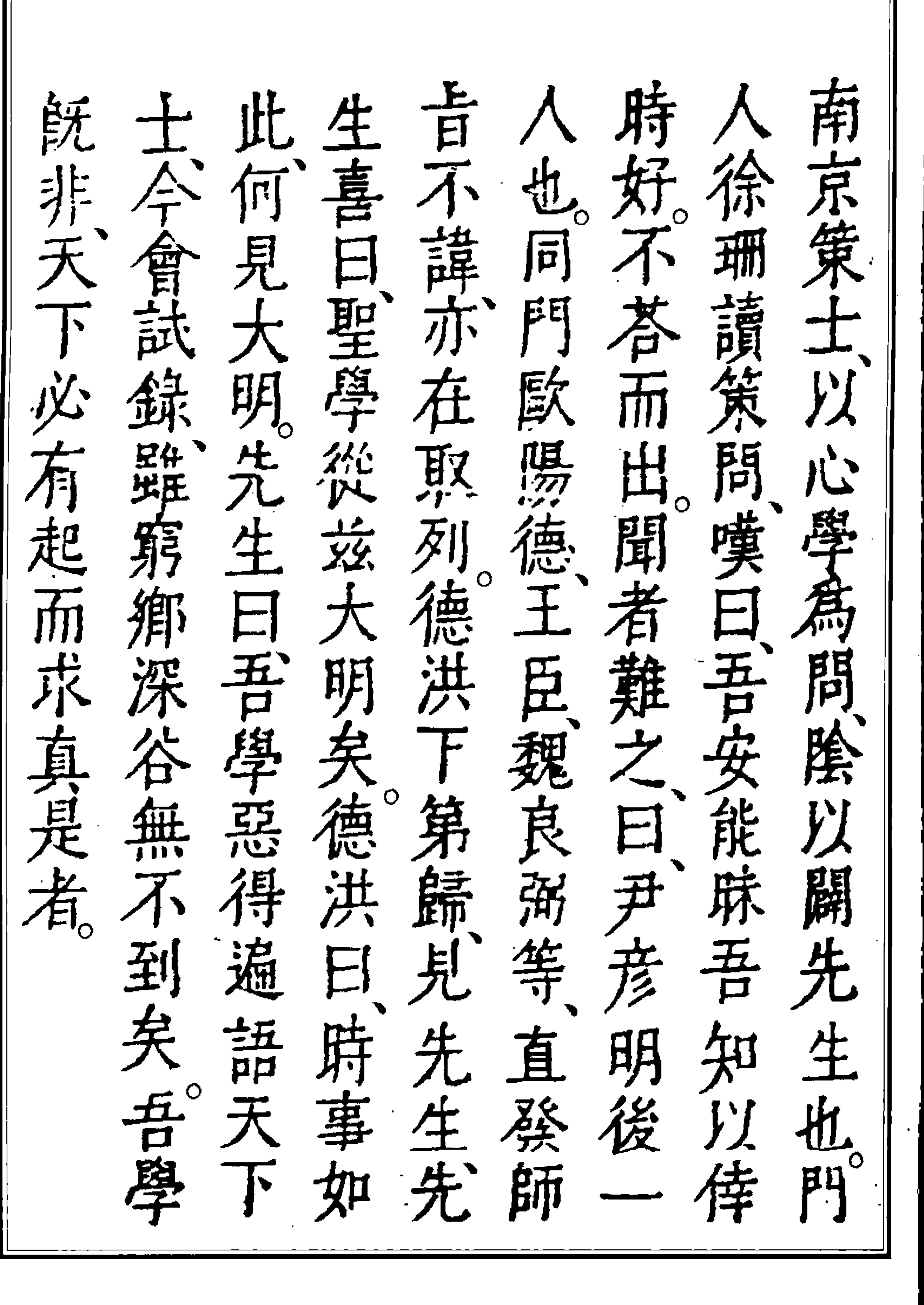
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輔宰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

跡爲六辨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邪。況其說本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于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咲而眩惑矣。

九月、莖龍山公於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京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也。門人徐珊讀策問，嘆曰，吾安能昧吾知以倖時好。不荅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彦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曰，聖學從兹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録，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十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②。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江湖、年六十八、遊會稽、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長揖上坐。先生異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納拜、日從先生徜徉山水、忻然忘

歸。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曰、何乃老而自苦如此。澐曰、去。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號曰從吾道人、而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

是時大禮議起、霍③兀厓、席元山、黄宗賢、黄宗明先後以大禮問、先生皆不荅。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録于越、增前虔州薛侃三卷爲五卷矣。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先生。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爲疏特薦先生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詰券，趨

闕謝

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

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有答顧東橋璘書、其末繼以拔本塞源論、極可讀。
十月、立陽明書院于越城。
門人輩爲之也。在城西郭門内光相橋之東。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覲見黜、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

懇懇、略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先生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于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豹乃見錢德洪、王畿曰、吾

學誠得先生開發、冀再見稱贄、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亦是董澐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贄按、諸氏方以乙酉正月卒、而正億卽以戌十一月十七日生、天之報施仁人、其何如哉。使諸氏不死、張氏不得字矣。時鄉先輩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先生得子、以詩爲賀。故先生次韻謝答、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正億初名正

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黄綰因時相諱、乃更令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故爲之說。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辭疏④、不允。時

朝議用侍郎張璁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先生聞命，上疏言：臣患痰疾，又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攻劫郡縣，荼毒生靈，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臣謂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疏入，詔鎮致仕，遣使敦促

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爲客坐私囑，以戒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于斯者。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學問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

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若見得本體如此、就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先生明日起程、晚可同進請教。是日夜分、客始散、洪與畿侯⑤立庭下。先生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即舉所辨。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⑥。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及此者。德洪請問、先生曰、只是你自

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識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有此、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内外、一齊盡透。此顔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接人乎。

甲申⑦、渡錢塘

過釣臺有詩曰、憶昔過釣臺馳驅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烟霧深、往迹如夢裡。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

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跋曰、右正德巳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臺⑧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無暇病足瘡、徒顧瞻悵望。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

丙申、至衢州。

有寄德洪、汝中詩二首。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

泉石秀、新有鹿門期。時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令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請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

打坐、有禪定意。先生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櫟領謝而別。明日、講大學于明倫堂。唐堯臣獻茶、得上堂趨侍。初、堯臣不信學、及聞講沛然。同門咲曰、逋逃主亦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

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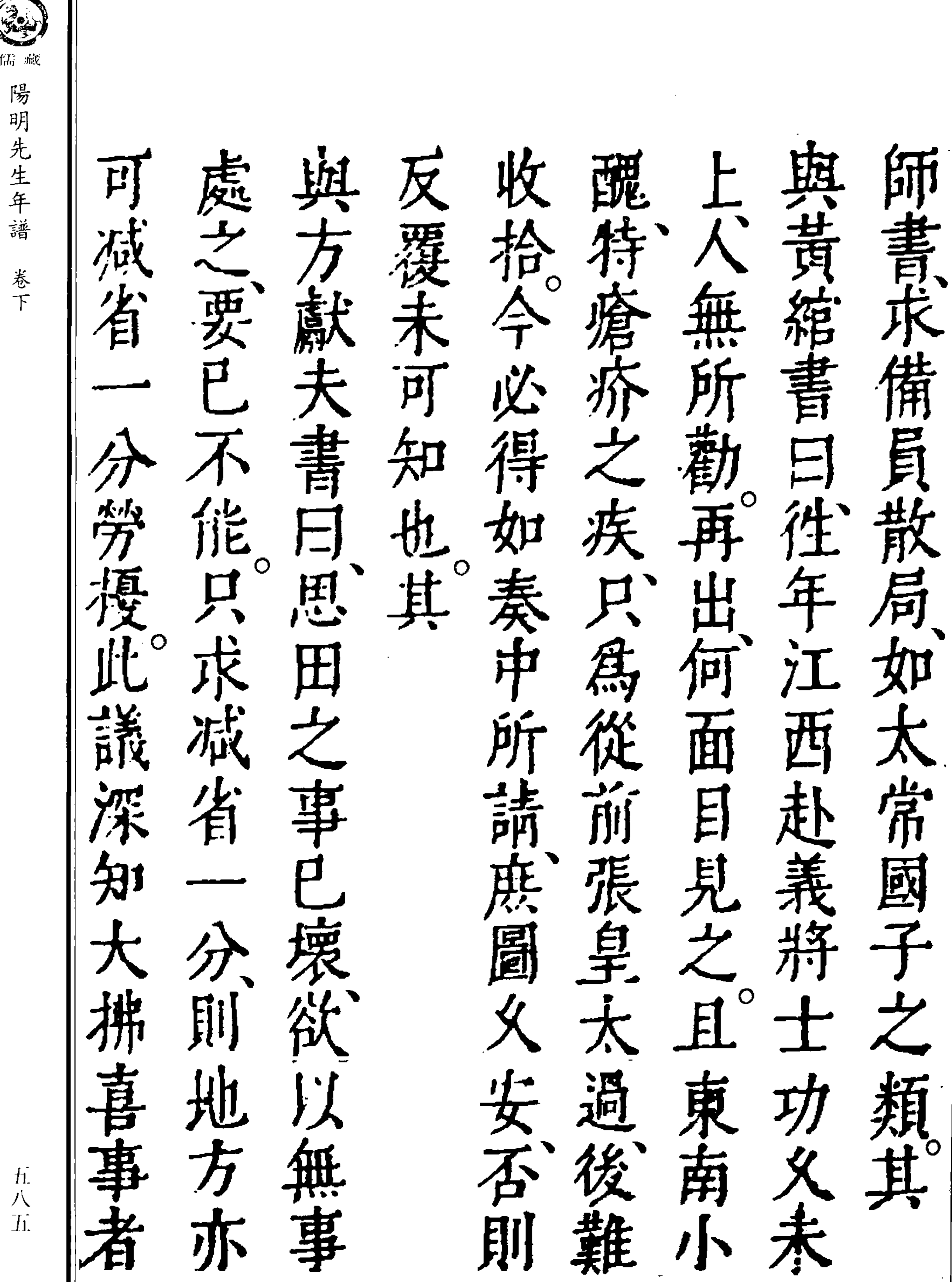
十一月、至肇慶。

寄書德洪與畿。是月二十日乙未、至梧州、上謝

恩疏。奏下、尚書王時中持之。得

旨、守仁才畧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遥度、俟其會議熟處、宜亟行者、聽其便宜。聖明

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預言處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知、皆寓書致意。有與楊少



師書，求備員散局，如太常國子之類。其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其與方獻夫書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

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謝⑨、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州。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畧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因詳十惡十善二幸四毀、反覆極言。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間、解散而歸者數萬。惟



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歸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因復露布

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尅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踊躍，懽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蘇受等四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

朝廷既赦爾等，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騷動一方，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法之義。于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兵張佑、督令復業。疏入、

勑遣行人獎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

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是之時、

皇帝憂念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廼令新建伯王守仁，躬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而省之安。⑩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卓吾子曰、此碑石若出他人手、則字字皆金石矣、惜哉先生自爲之耳。勞而伐、功而德、非九三君子之終也。中間于羽事雖不妨比擬、但世人眼目小、世人如小兒成群、見一巨人大吼其旁、即飛寬喪魄哭欲死、先生寧不知邪。事只管做、絕口不言功勞、乃是經綸千古好手。且姚鏌是先生同鄉、既代其任而爲之、莫說他罷、事亦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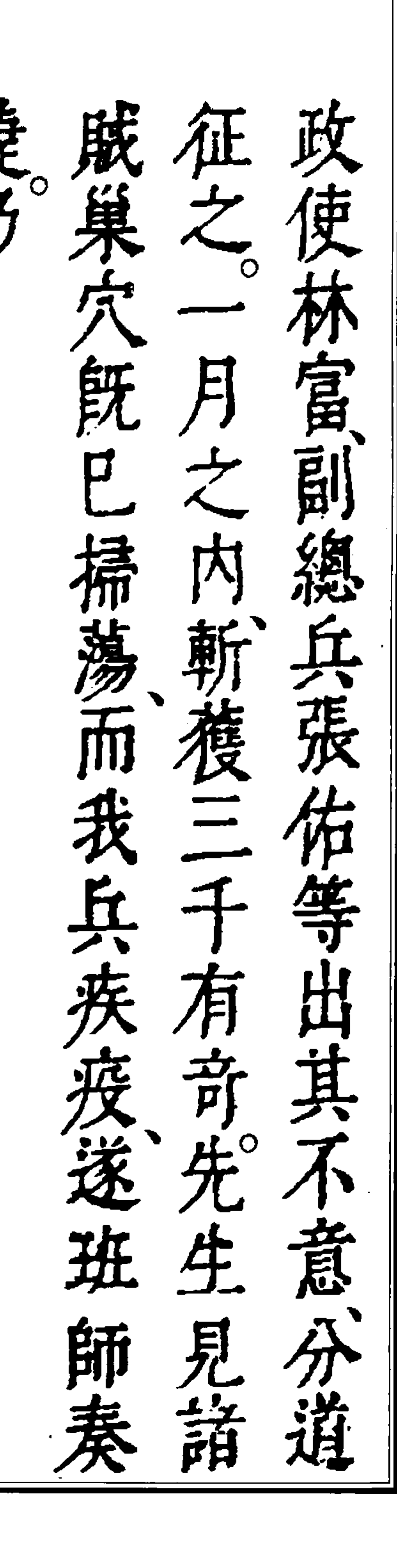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

五月、撫新民。

六月、興南寧學校。

七月、襲八寨、斷籐峽、破之。

八寨斷籐峽諸賊數萬、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汀古田諸猺、迴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刼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



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一月之內、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乃

疏請經畧思田并斷藤峽八寨。

一、思田經畧事宜有三。

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遂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讖謠而

定人心。設州治於府之西北、立猶第三子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

一、八寨斷籐峽經略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於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於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故學

士霍韜等上疏極言之耳。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以思田功也。本月八日、行人馮恩齎捧至鎮。

十月、疏請告。

謁伏波將軍廟。方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見伏波、至是拜祠下、宛如其夢、因識二詩焉。又祀

增城新廟、所謂五世祖死苗難諱綱者、廟祀增城舊矣。先生謁祠奉祭祀、因過甘泉先生之廬、題詩壁間。又題其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十一月丁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二十五日、先生踰梅嶺至南安、本府推官周積來見。積、及門者也。見先生咳喘

不已、便問無恙。先生曰、病亟矣。二十八日晚泊、問何地、曰青龍鋪。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有頃、遂瞑目而逝、蓋二十九日辰時也。卓吾于曰、予親筆到此、猶淚下不能揮、而彼嘗不啻口出者、反擠排不遺力、何其妬賢嫉能若是也。彼桂氏無足言、數稱相知如楊一清、喬宇輩、反視若冦讐、小人肝腸至此卒難掩矣。吾以謂湛甘泉、黄久庵、霍渭涯、林見素諸公、可敬也。時贛

州兵備張思聰迎入南埜驛、就中堂沐浴、如禮衾歛。布政王大用先備美材隨舟、以故臨終得力。十二月三日、思聰、劉邦采以及門王大用以知巳偕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至贛、提督都御史迎祭道左、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儲良材、提學趙淵請改歲行、率士民朝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遇日逆風舟不得行。趙淵以及門故親祝柩前曰、先生豈爲南昌士民留邪、越中弟子來候日久矣。忽西風作、六月⑪遂至弋陽。錢德洪、王畿將以廷試進京、聞訃、遂迎喪上嚴瀨、偕正憲等會于弋陽、訃告同門、咸來奔赴。

二月庚午、喪至越。

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皆不行、且又下詔禁僞學。故詹士⑫黄綰疏曰、忠臣

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父[13]友、相知二十餘年矣。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萼與不合、因不謂然。小人因而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夫臣所以深知守仁者、以其功與其事[14]也。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所以終不容于世矣。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濠不軌、內臣如魏彬等、嬖倖如江彬、錢寧

等、文臣如陸完等、皆爲之内應。鎮守如畢真、如劉朗、咸爲之外應。若非守仁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慘、倡義勤王、伐謀制勝、則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成筭、濠可徒搏而擒乎。其二、大帽、茶寮、浰頭、桶岡諸賊寨、執連四省、兵積累歲、而守仁臨鎮、旬日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年年、事不得已、乃起守仁以往、卒能使盧、王之

黨崩角來降、感泣受杖、而坐平一方大難。其四則兩廣八寨之賊、百六十年以來不敢問矣、守仁乃假永順歸兵、盧王降卒襲而勦滅之、若不聞知。卒之以死勤事、而猶議其後、不亦傷哉。其學之大則曰致良知、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子、何可異也。曰親民、即百姓不親而凡親賢樂利、不能與民同其好惡者、亦非創爲之説也。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所謂知至至之、

知終終之、只一事也。是守仁之學、乃孔門正學、可終廢而不講乎。今萼乃以此非守仁、遂致

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爲堯舜。故臣不敢以此爲萼是也。夫以守仁之學如此、其功又如此、而賞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崇之恩、倡黨錮之虐。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靈、當爲惻然、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臣實不忍見

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而況今日。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威德、今舉措如此、恐失衆心、關係夷情、甚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聞守仁言、忽有深省、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昔萼爲小人所譏、臣爲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非臣之私也。今守仁抱冤、亦猶桂萼向之負屈也。伏願

皇上擴一視之仁、特勑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
聖德。若此事不明、則葛與臣終不能忘。故臣敢爾直言、所以補葛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于洪溪。是月十一月⑮發引、門人會葬者一千有餘、麻衣衰屨、扶柩痛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

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于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⑯、明堂周濶數百丈、遂定穴。

十年辛卯五月、門人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爲先生佩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有忌嫉者行譖於朝、華、錫、典世爵有

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一時煽動。胤子正億時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仳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以刑部員外郎王臣爲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先生之家。於是奸黨稍阻。時黃綰適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徑往問之。綰曰、吾室雖遠、吾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族好與處。然老母在家、必得命乃可。於是德洪、王畿走台請命、而以王艮主行聘。

十一年壬辰九月、正億往金陵。時
正億外侮稍息、内釁漸萌、深居家扃、同門
居守者或經月不見面。於是僉事王臣、推
官李逢與王艮、薛僑、管州等議、送正億至
金陵、依舅氏以居。後至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特撰先生像記。
記曰、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
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

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乘单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府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其地，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

日月可案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强。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衰、僥倖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敢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强之必不留。

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内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遠亡。先生引兵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爲賊辱。嗚

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余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⑰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孰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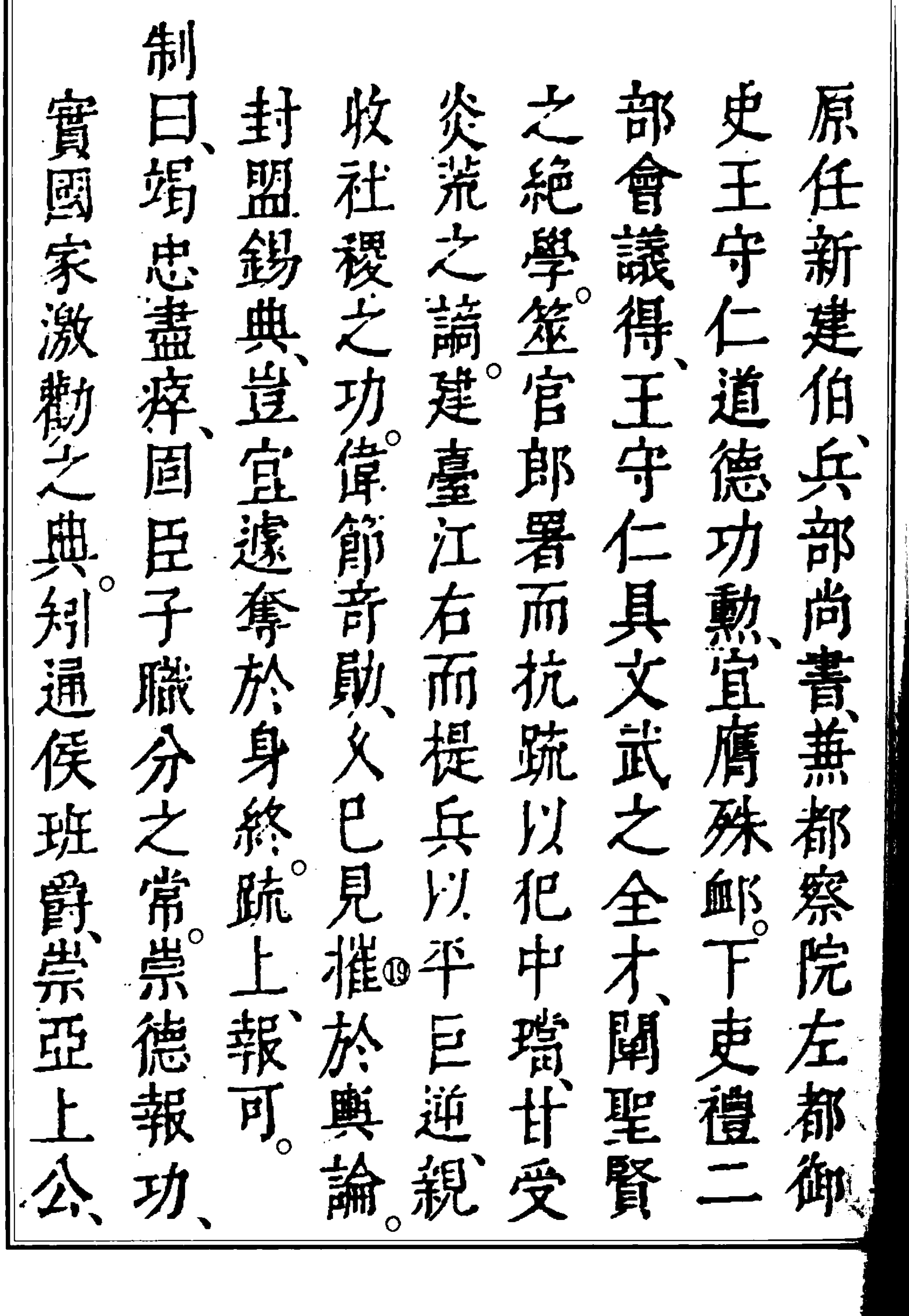
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議論如此、雖在賢者不待賞自勸、彼其激勵將來亦太無具矣。此予所爲深慨也。濠之亂、孫、許死于前、先生平於後。江西會城孫、許告廟食、而先生未有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

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卓吾曰，徐存齋公作記，大有感慨不平之思，以故得時行志，將當日所盡奪者一槩給與，雖謂存齋公封先生子孫世襲新建伯可也。不啻口出徐公有焉。而天之默佑陰騭，特地生一賢師相，爲先生暴白中腸，亦可知矣。夫方宸濠之自謂賢王，以禮交於士大夫也，雖孔夫子必不能以遽絶而自招不測之禍，則先生縱與之交，亦豈得

不謂之有深意者。擁兵上游、獨晉溪公與先生知之耳。使宸濠早知其如此、即七首發矣、誰爲之養威蓄鋭以滅宸濠乎。當時諸公亦豈盡昧此者⑱、特以忌功妬名、假藉之以爲詞也。是故不宜與辨。

隆慶元年丁卯五月、始

詔贈新建侯、謚文成。本年正月内、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御史皆疏上



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道德功勲、宜膺殊䘏。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絶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勛、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報可。制曰、竭忠盡瘁、固臣子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

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衮、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氣。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崇、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勘亂解分、無施弗效。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

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伐鉞淵謀。旋凱奏功、速于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疇庸旌伐。追曲江之遺䘏、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謚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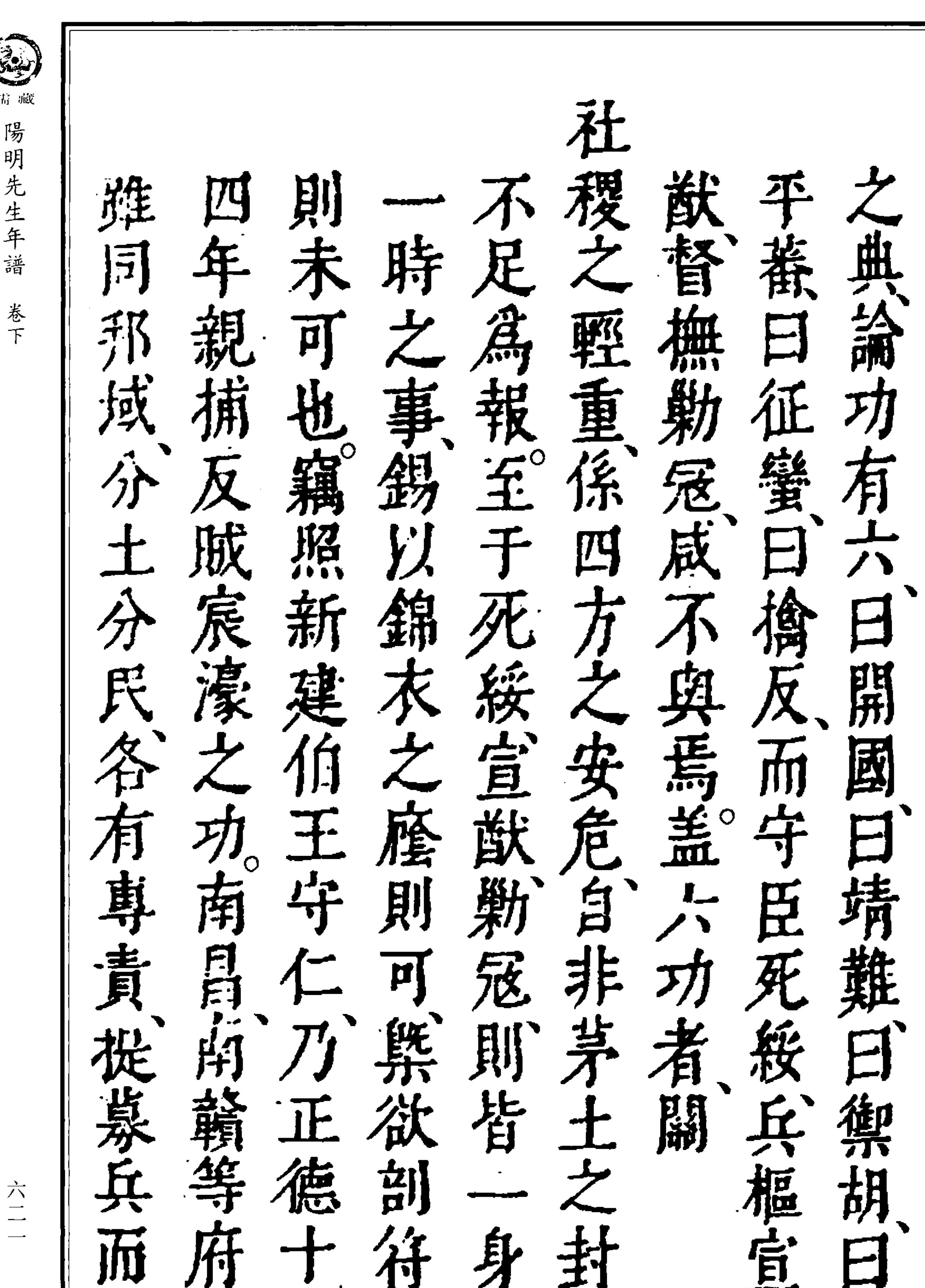
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册。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
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司堂上正官與
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王正億襲伯爵。
先是元年三月内、給事中、御史等官爲開
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奉
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御史、查

覆征藩實跡。時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并巡按御史秦應復爵廕相同，於是吏部奉

欽依，仍會同各官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逾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究蕩平，坐貽

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
窮之報。議上，
詔邇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浙江巡
按御史奏議爵廕，吏部復請，
欽依，仍會同各官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粮七
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
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



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蕃、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撫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輕重、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爲報。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槩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兵而

平降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允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摇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于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疏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垂後。靖遠、咸寧姑置不論，即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江南難易迥絶。遊擊仇越于時得封咸寧

伯、人以爲宜。同一藩服捕反、何獨于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御史欲要改廕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王正億不必改議、以后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

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卓吾子曰、方讒構之間與、則雖肅皇入繼、諸賢滿朝、爵既錫而復奪、門下如林、

愛莫能助。迨公論既定，則一徐公首肓，無及門者，爵既奪而復世，如指掌耳。雖先生仁心自然，恩澤淪洽，天必世世佑之。然徐公之賢，亦安可掩也。觀徐公先生像記，可以見公。

年譜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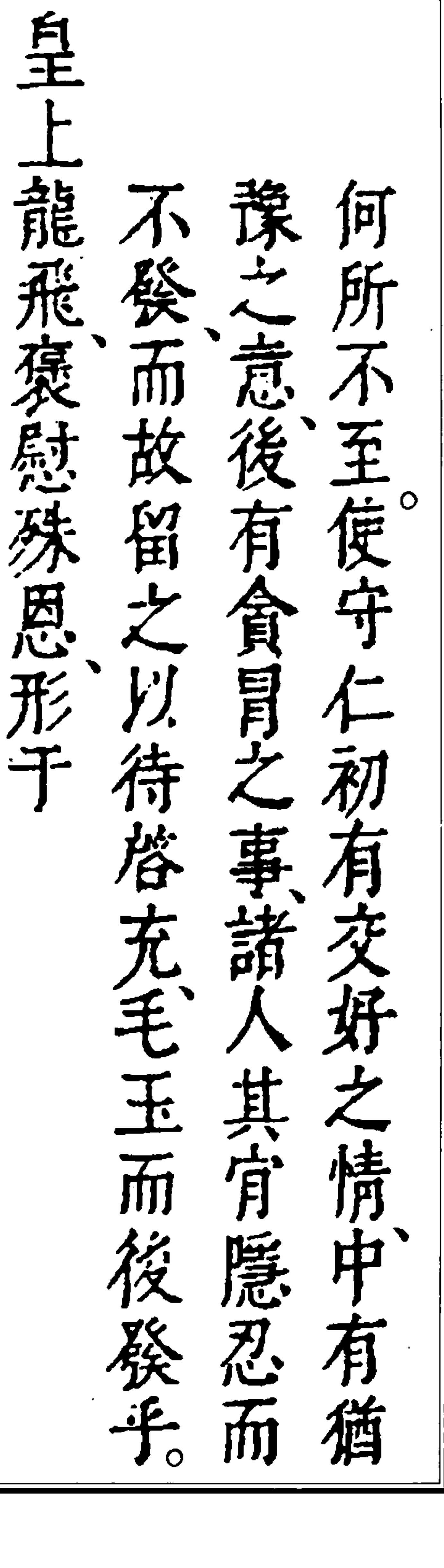
刑部主事陸澄辨忠讒以定國是疏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

似若心迹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既倡、一二嫉賢妬功之徒、必有和者矣。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究憤寔甚、故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至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契道真。荷蒙錄用、遷至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逋寇一時掃平。因奉

勅勘處叛軍、道經豐城、天遂反風、不但賊不

能加害、而倡義勤王、不旬日而寧藩擒滅矣。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但見其功成之容易、而不知其謀畧之淵微。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行已絕無毫髮之可議。當時張銳、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又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又以不遂篡逆之計而恨之尼。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



何所不至。使守仁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事、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而故留之以待咎、充、毛、玉而後發乎。

皇上龍飛、褒慰殊恩、形于

詔旨、天下方爾快睹

朝廷之清明。今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不意乃復有此恠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言、掩其昭揭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

論者之意、大槩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守

仁亦好之語、二謂守仁曾遣與元亨見宸濠、三謂守仁亦爲賀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出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時縱兵焚掠殺人大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捷本所奏粧點太過。臣竊究之、不過忌功之心耳。夫宸濠私書守仁亦好之説、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恩刑部節奉

欽依、原搜簿籍盡行燒燬、今玄梅之書從何
而來。若出于宸濠之口、尤爲不足信矣。夫
聖賢用心、實非尋常可測。使守仁欲圖宸
濠而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逵之
一死以報國而已、何以能成後功、而貽
皇上今日之安乎。假使守仁畧有交通之迹、而
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於天下後
世矣。況以其絶無可憑信者、遂疑其心而
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遺與元亨者、以元

亨素懷忠孝，或可萬一啓其良心而寢其邪謀也。及元亨一見不合，遂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宸濠反逆之日，而與元亨反在數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安在也？毛玉謂守仁因賀生辰，偶爾遇變。然宸濠生辰在十三，而守仁以十五方抵豐城，既係往賀，又胡爲獨後期不至也？其言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義，尤爲乖戾。夫守仁近

豐城五里而聞變、即僞刻兩廣都御史楊且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泌接見之時、令人詐爲驛卒走遞。守仁佯喜、以爲大兵既至、賊必易圖、當令顧泌傳牌會城以恐宸濠。時有報稱賊兵千百追至、急乘漁舟得脫、此時王慭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而府城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度城亦不可居、乃復奔至吉安。所吉安之倉庫實、乃駐劄其地、傳檄遠近、

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令本府以書請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此時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各處軍兵肎聽致仕鄉官遂集乎。令乃顛倒其説、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也。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宫中自焚、官兵救焚者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以守仁號令、開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百餘人耳。夫合省之民在城内者、各受濠銀二兩、米一石、爲之拒我、

是即賊也、殺賊何罪耶。向爲王宫、今爲賊巢、昔爲國實、今爲賊贓、即焚之掠之、亦又何罪。今含大功、摘小過、是黨宸濠而欲爲逆賊報仇也。且宸濠執熖熏天、人皆望風逃遁。及守仁調兵四集、搗其巢而散其黨、羽翼俱盡、妻妾赴水、然後知縣王冕得而執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云、孫燧、許逵何爲被殺、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楊鋭、張文錦何爲守城一月不

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濠耶。至若奏捷之外、或作僞牌以疑賊心、或行反間以解賊黨、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彼時宸濠首事、震撼兩京、守仁以一書生談咲平之於、旬日之内、功亦奇矣。使不即擒而貽

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討安出也。又

使不即臧而
先帝崩、臣又不知
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反
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
之心、決非榮辱生死所能恐動、但恐公論
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此萬世忠義之寃、
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耳。
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同生死。伏願
聖明、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勿爲異

論、庚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
光祿寺少卿黄綰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今乃不然、凡盡忠勤職者、則譏讒蝟集、黜辱隨至、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奸詐巧避爲賢、孰肯身任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
先朝末年、
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藩構逆、

陛下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與卿近倖、賄賂交馳、賣國奸臣、待時發動、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惟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乃遣優人齎諜、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羣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諺托腹心、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邪。功成之後、瘡痍未復、

武皇帝南巡、危疑莫測。守仁益竭忠勤、僅獲身

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illegible]盡者矣。使宸濠守仁竭力效死、腹心暗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然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哉。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且守仁家在浙東、與江右壤接、一旦長驅、父兄宗黨有噍類乎。守仁於此、夫豈不思、固自分必死、雖夷滅而不悔也。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矣。向者南贛之人、皆

以守仁兵威武畧奇變如神、以是荼寮、桶岡、大冒淛頭諸寨以次擒滅、增縣置遷、堅明約法、遂爲治。境江右之民建立生祠、歲時虔祀、民心不忘、又可見矣。

皇上登極、命取來京宴賞、既又不果、待陛南京兵部尚書。乃因言者謂不當賞宴、以致奢費耳。夫

陛下太官之厨、一餐之宴、所費几何、猶勞論列乎。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皆邪

比蔽賢嫉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雖蒙拜爵、鐵券未給、祿米未頒、

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及、而況但見其功、不見其過哉。其用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姑舉一二言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陞布政、卽令閒住矣。彼亦何過、縱使有

過、八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旋死于水、皆無廕子。副使陳槐因勸宰臣觸怒、獨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夫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使他日無事則已、萬一有事、而復責以捐軀效死、難矣。況乎守仁學本性命、才優經濟、以

陛下首出之資、若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治、可勝言哉。前尚書席書、吳廷舉、今

侍郎張璁、咸薦于朝，曾蒙
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
若用之
廟堂，贊襄密勿，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
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早召守仁，令與大學士
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別委賢才以爲兩廣
總制。仍
勑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禄米，將陳槐、邢
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

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襲廕。此實

陛下今日奉

天所操大柄、不可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

宣忠効力之勸。

覆韜地方疏

臣見巡撫兩廣、新建伯王守仁、已將田州、

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勦平八寨及斷籐峽

等賊。臣等皆廣東人、備知各賊爲害實跡。

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

幸生瞬惡境，未知何日底寧也。又竊計曰：兩廣地方何日得一好官，剿平各巢，使良民得安，而頑民染惡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幸恭遇

聖明，特起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喜

聖天子知人之澤，兩廣地方自是有底寧之期矣。是役也，臣等又爲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蓄軍餉用費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

去庫銀若干萬、米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又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巖賊出圍肇慶府、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實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若守仁者、秉此大敗殘破之後、仰承

聖明援濯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米數百萬餘、勦平田州、報功數萬級、人亦必且曰、是天下之大功也。而守仁乃不

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

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

天威、且實能誕敷

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天下十三省、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山險、其水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頑、雖良

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則洪武以來所不能平、若斷藤峽則自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一討平之耳。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若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刦掠、亦屢請征討。若八寨則自

國初至今、未有敢議征討者。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隣近流賊避兵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實四方寇賊淵藪、而斷藤峽

又八寨羽翼。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綏懷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廣歸師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衆、兵雖勞而不怨、二也。所誅真積年巨盜、非往日報功濫殺者比、三也。因勢利導、

省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而成，民不知擾，五也。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皆願去賊從良，得勦撫之宜，六也。八寨既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皆可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得安生業，紓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籐峽，而不知經畫其地，為久遠之圖，以故賊復熾盛，若八寨則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寇，守仁既

一旦掃平、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誅惡綏良、長治久安、八也。然則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甚熟、錢粮夫役又不待仰足户部而後有處、其以一有分

聖明南顧之憂、亦真可謂之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是誠何心也。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竭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守仁之功以爲己有、乃揚言

曰、王守仁初與賊同謀。及見公論難掩、乃又揚言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守仁之功、遂不與辨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辨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寃矣。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

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輕重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人等，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親聞守仁之功。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欲再勘，臣恐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進言，惟願聖明乞早裁斷，俾官僚早有激勸，城寨早得修

築、遁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咏太平、祝頌
聖德、實臣等所以報
陛下知遇之大端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非得已也。

錢王諸及門等搜錄

先生征濠反間遺事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至豐城聞變。時參謀雷濟、蕭禹皆侍、因濠進兵將及、乃潛

入小漁舟、與濟等同載得脱。其假爲兩廣軍門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重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顔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悞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

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咨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不敢輕進。使濟等咨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又與濟等謀爲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　爲機密重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樸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

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畧、并心協謀、依期速進、無得彼先此後、致悮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

勑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

勑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

到緣由、係奉
朝廷機密勑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此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

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皆寄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

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

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黄州府地方。本職起兵

十萬、遵照
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
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
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彀用。但得寧王早
離江西、其中必有内變、因而乘機夾攻、爲
力甚易。爲此合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
請查照裁處。併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
當、速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
夜回報施行。既已寫成手本、令齊等選差

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星夜前去。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令其密去報知、差人四路跟捉、備細拷問、當時殺死。宸濠以是疑養正等、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于勢之不得已。但身雖陷于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

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埶，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遽出耳。昨凌、閔諸將遣入密傳消息，亦皆出于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洩，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書同。乃遣

雷濟設法差遣李士實、龍光設法差遣劉養正。各差遣人亦各被宸濠殺死、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疑上。下已離、兵勢日衰。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於二十二日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直犯京師。因聞前項反間疑阻、遂不敢出。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候久不出、亦各退阻。其後宸濠雖探知四路無兵、然師老氣衰、亦多潛來投降。我

師一候宸濠出城，即統兵而進。龍光曰，當時若不行間以疑宸濠，宸濠必即時擁兵而出，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時爲備。所以破敗宸濠，使之坐失事機，全是行間遲疑宸濠一着。今人讀奏册所報，皆是可書之功，不知書不能盡者，固十倍於奏册也。又言，寧藩事平，京邊官軍南來無所搜求，咸泄毒搆怒於與元亨、與濟、禹光等。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

當日光等粘貼告示、標掠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遣行間人役、被濠殺死、俱是親信家人。各議者不究始末、并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又言、先生既破會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及發兵逆擊宸濠、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衆已聞會城攻破、及見木牌、爭取散去者不可計數。二十五日戰于鄱陽、因風不便、我兵少挫。先生

即令斬取先却者頭，各兵殊死抵敵，賊兵始敗。忽見一大牌，大書寧王已擒，諸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亂。次日，賊益窮促，宸濠泣辭宮眷，思欲潛遯。見一漁舟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舟接濟，竟送中軍，諸將未知也。雷濟曰：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告曰：天若憫恤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頃之，舟人讙譟，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已而北風大作。

時濠追兵將及，先生呼一小漁船，自縛邱勑，令濟、禹持米二斗、觜肉五寸與家眷，遂別。臨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同對曰：「已備。」先生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未得，先生令取船頭羅蓋，曰：「到地方，非此無以示信。」及至吉安城下，戒嚴，舟不得泊。濟、禹揭羅蓋，城上遂讙譟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或問先生用兵有術否，曰：「用兵何術，但能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勝負之決，

不待臨陣而卜、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濠逆戰、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某某對立㸑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平日智慮豈有不足、臨急忙失如此、智術將安所施。鄒謙之云、昔鄱陽交戰時、先生與同志坐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頃之、走報賊兵大潰、先生又出見諜者、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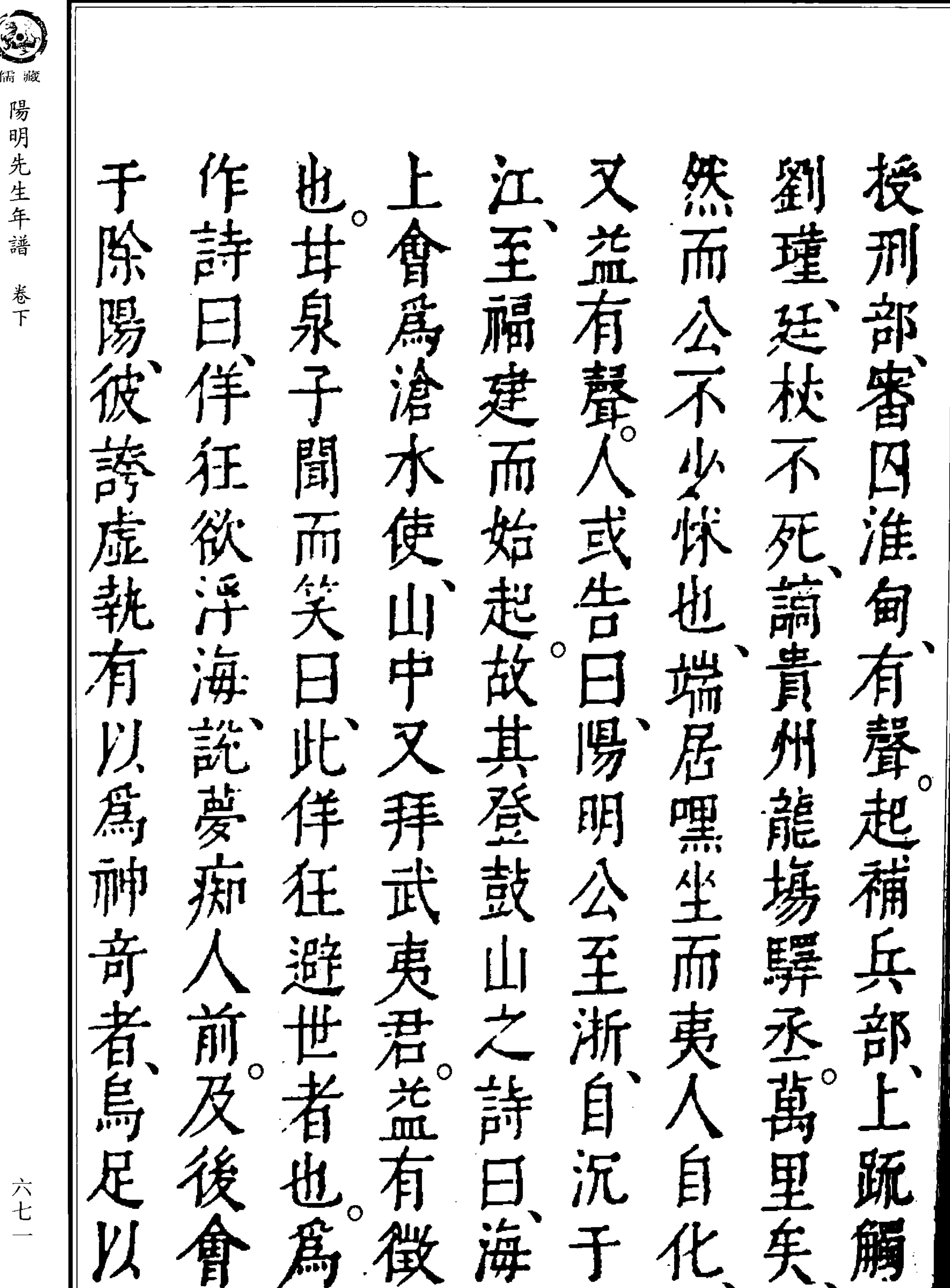
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錢德洪曰：洪事先生八年、同門有問及兵事者皆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皆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用間一事、去年主試廣東、道經江右、訪問龍光、始獲聞書間牌諸稿、并所聞於同門者。

甘泉撰

先生墓誌銘

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久菴黄公之狀及書來請銘曰、公知陽明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然而公亦知陽明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辭。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係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大宗伯公華、推其遥遥遠泒於晋高士羲之、光禄大夫覽焉、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

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其異人矣、陽明公殆神授與。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再溺於騎射、三溺於詞章、四溺於神仙、而五溺於佛氏。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于京師、遂相與定交而講學焉。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已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蓋有聲。差督造王威寧墳、獨受劍佩之贈、以與少時夢協也、蓋兆之矣。疏邊務、陳時政闕失、有聲。



授刑部、審因淮甸、有聲。起補兵部、上疏觸劉瑾、廷杖不死、謫貴州龍場驛丞。萬里矣、然而公不少怵也、端居嘿坐而夷人自化、又益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自沉于江、至福建而始起。故其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益有徵也。甘泉子聞而笑曰、此佯狂避世者也。爲作詩曰、佯狂欲浮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會于滁、陽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烏足以

知公哉。復起尹廬陵、六月而百務具舉、有聲。取入刑部、改吏部驗封、有聲。因爲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隣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廠右隣居之、而時講于大興隆寺。久庵黄公宗賢與焉。三人相讙洽、語意和平。久庵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而南。陽明公時轉南京鴻臚、出吊於龍江關、而公亦即

轉爲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溪知己、亦以陽明公素蓄銳士以待不時之用、迅雷呼吸之間、人莫能測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甘泉子曰、先是余居憂致書于公、幸因閩行之便以去、以公時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鈐、而公兩不報。未幾寧府變作、公幾陷於虎口、而能倡義檄諸遠近起兵、會于豐城、誓師分攻七門。

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刼取之印、安脅從之民、釋被執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趨樵舍、遂擒宸濠。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然稱爲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妬焉、内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内臣張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爲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

不足辨也。使陽明公而實許劉養正、則濠殺孫、殺許、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絶意于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而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佖告變、即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舟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遣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脇公也。且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為之制其後、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

以懾會城絶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

賜勑錫勞、封新建伯、奉天征討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禄米一千石。于是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憂、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之論者、人其勝天乎。或以浮

語阻公、六年不召。尋因論薦命爲兩廣總督。或曰其且進且阻、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剿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世、設苖守、而思田靖矣。夫其不華岑猛之後、以夷治夷之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不知不殺者、功之大也、仁與義兩得之者也。讀入寨之狀云云、或曰入峒揜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巢之功也。辨者

曰、陽明纔貪功、當取岑氏、盧蘇、王受之大功、不宜舍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知不武甚也。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家之奇、不可豫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爲陳儒之愚邪、非取戎不測之威矣。事後而請告、病亟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于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譖公、上華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

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詔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輔臣默然。公卒、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哭於途、曰哲人其萎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又且相與弔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庵公爲之狀、六年而后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于狀也。

久菴撰

先生行狀節畧

先生年十歲、有相者謂藝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已未登進士、與太原喬守、廣信汪俊、比⑳地李夢陽、河南何景明、姑蘇徐禎卿、白下顧璘、山東邊貢諸名士以才能相馳騁、學古詩文。

公知廬陵入覲、子時爲后軍府都事、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知學。執友柴墟儲公巏與子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公伯安趨向

正、造詣深、足下肯出與之遊、麗澤之益未必不多。寻因卽夕趨見。公喜曰、此學久絶、子何所聞而遽至此。寻荅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卽問曾識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邀寻、會湛甘泉於別館。又數日、甘泉與寻相約、告喬白岩、乞轉懇楊邃菴冢宰、留公于此。楊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寻三人者自是暇必會聚、飲食

啓居必共，務各相砥礪，以成所學。壬申冬，予告歸，公爲文與詩送予，并托予結茅天台、鴈蕩之間，而共老焉。甘泉亦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爲屋與余三人共之。巡撫南贛時，屢請勑便宜行事，衆皆笑以爲迂。惟本兵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

十四年，公再疏乞歸，當路忌公，欲從其請。

王公瓊逆知寧藩必反、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寘王某於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若有他變、非便宜行事勑書、旗牌何以施用。時福建有叛軍進貴等之變。公謂此小事、本不宜煩王某、但假此牽制、便宜勑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耳。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

公自吉安倡義、兩上疏告變、王公瓊楊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賊、不久當有

提報。但
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
公稱病淨慈寺、張永太監在
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勳、及彬等欲加害
之故。既而彬等果誣公欲反、
上不信。彬等又言、苟不信、試召之必不來。
上遽召公、公即奔命。至龍江關、忠等又從中阻
之、使不得見。公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待
命。張永聞知、又力言于

上曰、王守仁實忠臣、聞衆欲爭其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

上益信公。

田州亂、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薦公總制兩廣、桂不得已、勉從之。尋時爲光禄少卿、先疏論江西軍功及公才德堪任輔弼。

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内閣議。楊一清忌公與之同列、乃與張孚敬具揭對曰、王守仁才可用、但好服古衣冠、談新學、人頗以此異

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尚書。桂知、大怒詈孚、潛進揭帖毀公、

上意遂止、公亦遂扶病蒞任。既復思田、平八寨、楊公與桂公謀曰、守仁事完回京、

上復命見、如何。且黄其與張羅峯又薦之、若得見必留用無疑也。於是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公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以未離任便于交代也。前曾薦致仕都御史伍文定與侍郎梁才代巳矣。又一

月公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所以付托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敦匠事。公旣逝、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婦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訃至、桂欲因公乞養病疏參駁[21]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參其擅離職役、及處置思恩八寨恩威倒置、又詆江西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羅峯見公所處岑氏及蘇受得宜、征勦八寨有

方、極言稱嘆、謂予知人。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即薦於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桂與楊閣之、皆不樂、乃嗾錦衣衛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銀百萬托余送與張其薦爲兩廣。余疏辨其誣奏、

肯、黄綰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遷這厮揑辭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便照前

旨、嚴加寃問、務要追寃與他代做奏辭并幫助
奸惡人犯來說。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
辭避。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爲詹事、桂、
楊計必欲害公、惡予在
朝、適有南缺、即推予補南京禮部侍郎。明年
春、
上將郊、桂答具揭以進、
上遂允削公世襲伯爵并常行卹典贈謚、以至
今以爲恨。蓋當路忌之既深、而南北言臣

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公、時亦心害其能。公既一言不發、雖及門或一二真相信者、疏辨其誣、公又極力止遏、深以爲不可。乃考察之年、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一切被黜、則公雖欲不言、不得矣。汪鋐以予諍大同之征、當分别善惡、不當玉石俱焚、汪鋐迎合張公、劾予回護屬官、難居大臣之位、調予邊方叅政。賴聖明令復原職。鋐又論公僞學、指予黨邪不忠

及所以許婚携撫者。予又既明公學術忠正、亦賴

聖明板之宥宥、察其與守仁之無辜。於乎、公與予平生所期何如也、而今固止此也夫。

李卓吾曰、獲上信友原是一事、父菴之信友如此、獲上如此、吾以父菴先生可愛也、而

世廟知人之明亦安可誣乎。方陽明先生之居驗封也、浙之宦遊京師者、數載之間、何曾

百十餘人、獨約文菴與甘泉三子爲同志之會、結終身之盟、則陽明固已物色之早矣。文菴雖欲不犯衆怒以爲先生辨、又可得耶。與婚撫孤、忘身排難、陽明先生可以死矣。矧及門之士聯屬四方、孜孜講學不懈、固以先生獨得洙泗之原、的爲中興之教主、亦以文菴之爲倡也。李贄小子、故復詳列書院人數地方、以附于先生年譜之後焉。

年譜後人

嘉靖九年庚寅，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先生。

天真距杭城之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先生居越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使目前常見浩蕩。及起征思田，洪、畿等相隨渡江，偶登此山，若與意會，以告先生。先生曰：吾二十年

前曾遊此，故至西安，遺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之語。侃奔師喪，既終，塟患同志聚散無期，億師臨別遺念，遂築洞于山麓。董澐等董其事。

十一年壬辰，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于京師。時江西桂蕚在

朝，方嚴禁講學，薛侃等已遭罪譴，京師方諱言學。是年，編修程文德、歐陽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黄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

等在六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適黃綰以進表入，洪與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徐樾、林大欽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于南畿。時遠方四集，類萃群趨，或會于城南諸刹，或會于國子，雞鳴，倡和相稽，疑辨相繹。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

先生居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于安福，閒月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益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兩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焉。於是四方同志相繼以起，惜陰爲之倡也。

本年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生起征思田時，冊次西安，門人欒惠等冒雨出候，先生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喪

還玉山、惠與王修等迎襯于草萍、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聲聞十數里。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罔知所寄、洪與畿乃與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知府事築室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王之弼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爲之先也。

本年五月、貴州巡按王杏建王公祠于貴陽。

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

又見士民歲時咸走龍場致奠、亦有遥拜於其家者、始知先生教化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冔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田以供親[22]事。杏立石作碑、其畧曰、諸君之請立祠以追崇先生也、立祠果足以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樽俎以爲享、似矣、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于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云云。



十四年乙未，直隸巡按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先生兩遊九華，宿化城寺，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書墨跡甚富。因思夙範，刻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而扁曰仰止。

十五年丙申，浙江巡按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修天真書舍，立祀田。

重修碑記係禮部尚書黃綰筆。

十六年丁酉，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
是歲汝員以御史按浙，拓地建祠，取南康蔡世新肖像以祀。
本年十一月，僉事沈謐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積一洲，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謐初讀傳習錄有省，即期執贄，以先生往征思田，及聞訃，痛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歎曰：先生雖沒，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以

師事薛、李同志講學文湖書院，置田若干以贍師生。是年，巡按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李師生虔祀事，歌師詩以侑食。後謚起，僉憲江右，遍復南贛諸祠謚。沒，參政孫宏軾、副使劉慤設謚位，附食於師。謚子沈啓原增置贍田，又議附薛子位于文湖。祭期定季冬之月。同志與祭，天真者同趨文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浙江巡按傅鳳翔建祠于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之右。辛巳先生歸省祖塋、㉔講學于龍泉寺之中天閣、親書三八會期于壁。丁亥出征思田、每遺書必念及龍山。傅因請建祠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于洪都、祀先生。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

先生宰廬陵七越月而入

覲、至是聞訃、喪過河下、百姓沿途哀號、如悲親戚。相與築祠、歲修私祀、名曰報功。後曾孔化、王時槐、陳嘉謨等增築、制益宏麗。春秋二仲、皆郡有司與司祀事矣。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25)等建書院于壽岩、祀先生。

壽岩在永康縣西北、岩出瑞石、空洞塏爽、四山環翠、五峰前擁、桐、典與程文德共擬岩作室、以居來學。立位中堂、歲時奉祀。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范子卒，春秋配食。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先生還自龍場，與冀元亨等會龍興寺，只道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州府同，請於當道，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爲作精舍記，羅洪先爲作性道堂記。

二十七年戊申，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峯、幘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無民居井路、邑屋華麗。德洪曰、民庶且富矣。對曰、是城四十年前猶赤土也。蓋南贛洞賊流刦無常、妻見相牽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待耳。先生來而戡平、始築城生聚、以有今日。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時大倫守韶、建書院、立師位、與白沙陳先生並記。㉖

二十九年庚戌、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溧陽、祀先生。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於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京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築室買田、以爲同志請會之資。是年、復與李遂、劉起宗、陸光祖等建樓于精舍、設先生并甘泉像焉。

三十一年壬子、南贛都御史張烜復王公祠于

欝孤山僉事沈謐申復之也。

祠在贛州欝孤臺前濂溪祠後。嘉靖初年、軍衛官兵百姓人等思師不已、百姓則建祠欝孤臺、軍衛官兵則建祠學宮之右、塑像設祀、俱有成式。後有異議者、移欝孤祠像於報功祠後、軍民懐憤。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謐謁祠像、泫然而涕、具由軍門、乃復修葺前祠、迎師像于欝孤。張烜作記立石。

先生自征三浰、平山寇之後、贛屬邑俱立

社學、城中立五社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爲教讀、教之歌詩習禮。于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揖讓、歌誦之聲溢于委巷。因異議出而成規盡壞、五書院遂爲强梁竊據、禮樂之教息矣。謐詢訪得實、罪逐僭據五社復完、禮教復興、渢渢乎如師在日矣。

卓吾子曰、祠之廢興、烏足爲先生輕重哉、特因是可以見人心之難泯耳。沈謐未親

承教、但讀其書、便爾、誠復何必皆七十子之徒耶。生榮死哀、吾謂陽明先生當之矣。

汔諡復王公祠于南安。

南安青龍浦、先生屬纊地也。士民哭泣、建祠于學官之右、歲時奠祝。後有司望風承指、亦遂遷祠于委巷。人心大不堪。故諡具申軍門張、卒復之。烏乎、張亦人傑也哉。

三十二年癸丑、諡又修建王公祠于信豐縣。

按諡虔南公移録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

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嵬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誦功德、久而不替、尚有談及而泣下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而主者、廢爲宴慰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理、限三日内查究清理、仍爲洒掃立主、因舊爲新。不惟合邑師生故老得俱與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

壝者咸得盡展拜之禮矣。

况謚復改建王公祠于南康。

南康有祠在學宮之右、后異議者遷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謚謁祠、見二像並存一室、王公有祭無祠、韓公有祠無祭室、又卑陋。謚訪祠西有鄉約所前堂三間、後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先生之像于堂、而韓公另爲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以立祠。

本年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聞沈謐之風而興焉者也。與人爲善焉、亦可也。安遠舊無祠、百姓私立碑于小學、故吳申請、謐與張創建焉。張爲立石作記、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

本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沈謐嘉獎之、申請軍門張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燿重修王公祠于儒學東、僉事沈謐巡縣、爲增其未備。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舊祠在豐樂亭右、甚湫隘、茲改建紫微泉上矣。

三十三年甲寅、直隸巡按閭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祠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縣有上中下三寺、初時俱會各寺方丈。既諸生日衆、方丈不足以容、乃築室于上寺之隙地。又不足、提

學黄洪毘與知府劉起宗乃議創建精舍於上寺之右。未就而巡按聞東、提學趙鏜繼至、於是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助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遣其子曹廷武輸上田八十畝有奇、以廪餼來學。於是書院館穀俱備、起宗禮聘錢德洪、王畿間年一至水西主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歐陽德曰、德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海

皆上院之景、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於是御史胡宗憲改建于上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沭訪得南康生祠塑師像極肖、乃遣諸生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其下祠爲門人私祭、則塑師燕居像、而請鄒守益撰天真仰止祠記。

三十五年丙辰、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

建復初書院、至是鎧復大修之。

本年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于崇正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谷中秀創建之、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蘄之士大夫最表著者顧問、顧闕、親兄弟也。寵屬錢德洪撰仰止祠記、并請至蘄、合會於立誠堂、以爲諸生開迷覺悶。寵舊爲御史、巡按福建、以清軍伍戎事最號有力量。其于中



丁丑狀元、甚有奇氣、亦好學、惜早沒也。予不見其子見其父、不見其子知其子、故并及之、亦以見先生之作人者、雖數百年猶且未已也。

是年、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修洪都王公仰止祠。大學士李春芳作記。

陽明先生年譜後語

李贄曰、余自幼倔僵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惟不得不假升斗之祿以爲養、不容不與世俗相接而已。然拜揖公堂之外、固閉户自若也。不幸年甫四十、爲友人李逢陽、徐用檢所誘、告我龍溪王先生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僵、不得不信之矣。李逢陽號翰峯、

白門人。徐用檢號魯源、蘭溪人。此兩公何如人哉。世人俗眼相視、安能一一中款、今可勿論。即其能委委曲曲以全活我一箇既死之人、則亦真佛真仙等矣。今翰峯之仙去久矣、而魯源固無恙也。是春予在濟上、劉晋川公著、手編陽明年譜自適。黄與參見而好之、即命梓行、以示同好。故予因復推本而并論之耳、要以見余今者果能讀先生之書、果能次先生之譜、皆徐李二先生力也。若知陽明先

生不死，則龍溪先生不死，魯源翰峰二先生之與群公於余也，皆不死矣。譜其可以年數計邪。同是不死，同是不死真人，雖欲勿梓，焉得而勿梓。

校記

①「敢」下當有一「受」字，見《王文成全書》卷三三。

②敏：當作「勉」，見右引書卷三四。

③凡：當作「兀」，見右引書。

④辭疏：當作「疏辭」，見右引書。

⑤侯：當作「候」，見右引書。

⑥「此」下當有「一問」二字，見右引書。

⑦申：當作「午」，見錢德洪所撰譜。

⑧臺：當作「而」，見右引書。

⑨謝：當作「辭」，見右引書。

⑩而省之安：當作「兩省以安」，見右引書。

⑪月：當作「日」，見《王文成全書》卷三四。

⑫士：當作「事」，見右引書。

⑬久：當作「交」，見右引書。

⑭事：當作「學」，見右引書。

⑮月：當作「日」，見右引書。

⑯「岸」下當有一「行」字，見右引書。
⑰奔兢：當作「奔競」。
⑱著：當作「者」。
⑲推：當作「推」，見《王文成全書》卷三五。
⑳比地：當作「北地」。
㉑駁：當作「駁」，見《王文成全書》卷三七。
㉒親：當作「祀」，見右引書卷三五。
㉓壁：當作「壁」，見右引書。
㉔瑩：當作「瑩」，見右引書。
㉕與：當作「典」，見右引書。
㉖記：當作「祀」，見右引書。
㉗復：似當作「服」。
㉘兢：當作「競」，見《王文成全書》卷三五。

陳紫峰先生年譜

明・陳敦豫 編撰
清・陳 復
陳允錫 增編
李文澤 校點
王曉波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陳紫峰先生年譜》二卷，明陳敦豫、陳復編撰，清陳允錫增編。清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陳琛（一四七七—一五四五），字思獻，號紫峰，福建晉江（今屬福建）人。生於明成化十二年。嘗從學於李聰、蔡清，頗受器重，蔡清有「吾文且盡以付子」之語。正德十二年進士及第，授刑部主事，調南京户部主事，監淮安鈔關，徙南京吏部考功司。上疏乞歸養，家居二十餘年，兩辭徵召，著書授徒。嘉靖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九。著有《易經通典》、《四書淺説》、《紫峰集》等傳世。《明史》卷二八二《蔡清傳》附録有其事蹟。

陳敦豫，别號及峰，琛子，家居不仕，秉承父學，嘗匯集其父遺著，梓行於世。其事蹟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〇。陳復，敦豫子，生平事蹟不詳。陳允錫爲陳琛裔孫，順治中以薦舉擢平湖知縣，著有《史緯》二百三十卷。

本譜原由陳敦豫、陳復編次爲一卷，後由陳允錫增編爲二卷。允錫嘗於乾隆丁丑（二十二年）重刊《紫峰集》，附《年譜》於文集卷首。本譜敘事較簡略，大字簡述其行蹤，小字詳載其詩文、言行，眉目清晰，文亦不繁。年譜前後附有時人李叔元、蘇民孚、李光縉諸家序跋，於研究譜主家世、版本刊刻源流均有參考價值。

公業為之誌若傳、而其季子敦豫君、孫復君又倣紫陽年譜之例、裒輯成帙、而命小子琳元序之。昔子思作中庸、鄭康成以為孔氏家譜、而魯論之譜鄉黨者、詹詹於衣服飲食為粗而已矣。夫道無精粗、而

譜顧有精粗哉。十五而志學、至於七十而從心、夫子之年譜、則夫子自譜之矣。中庸何精、鄉黨何粗。然則茲譜也、謂足以盡嶽峯先生固不可、謂不足以盡嶽峯先生亦不可。

後學李叔元頓首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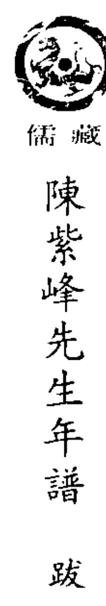
陳紫峰先生譜後跋

紫峰先生年譜、李儀部端和君敘之悉矣。冢君孔脩謬以續貂委予、顧譾陋劇晦、曷能爲役。第思少讀先生之書、長切劘先生季嗣德惠君、其於純孝大節範

後學、師百世者、私淑非一日矣、烏能已於言。先生甫強仕、歷兩都僅一考、念母歸養。迨親終、而即家璽書賚學再命、當路推轂三四、竟不爲捧檄心動、笑傲涵江風月、以遂幽人之高、趺履秀

林霜露、以永下泉之感。先生之孝、蓋孺慕終其身焉。先生沒、而遺書瑤集、家傳戶誦、高風逸韻、頑廉懦立、恨起先生九原而不可得也。德患愳杞宋之無徵、將論世者冀考、謹按紫陽譜例、紹

述趨庭、覯記歲月、著作後先、綱挈目系、編摩就緒。美哉、始基之矣、古何卽世、而孔脩亟謀校訂、踵成之、謂非慈孝承家之用心乎。孚嘗讀詩、至下武惟周諸雅、仰思而竊歎曰、嗟嗟、世德作求、



孝思惟則、元聖繼述之弘也。如是、卒業斯譜、允矣信今傳後已。季子虔其始、庶幾哉。文王我師之矩矱也、冢孫成其終、適追繩祖之遐思也。然、則先生之孝、固世引而勿替、先生之譜、亦昭垂

而不朽矣。小子何知、夫復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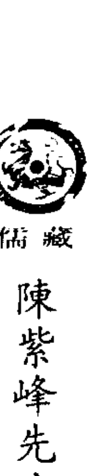
後學蘇民孚百拜手跋。



圖像

陳紫峯先生贊

矗然峙者、紫帽之岡、晶然洌者、涵江之泱。篤生先生、為龍為光。先生之學、妙契羲皇。二老六子、左員右方。爰及鄒魯、挈領提綱。誨焉而諄、語焉而詳、開闢啓後、示我康莊。先生之文、如木千章、能鉅能細、能短能長。何以用之、清廟明堂。乃諗將母、飄然而翔。三公萬斛、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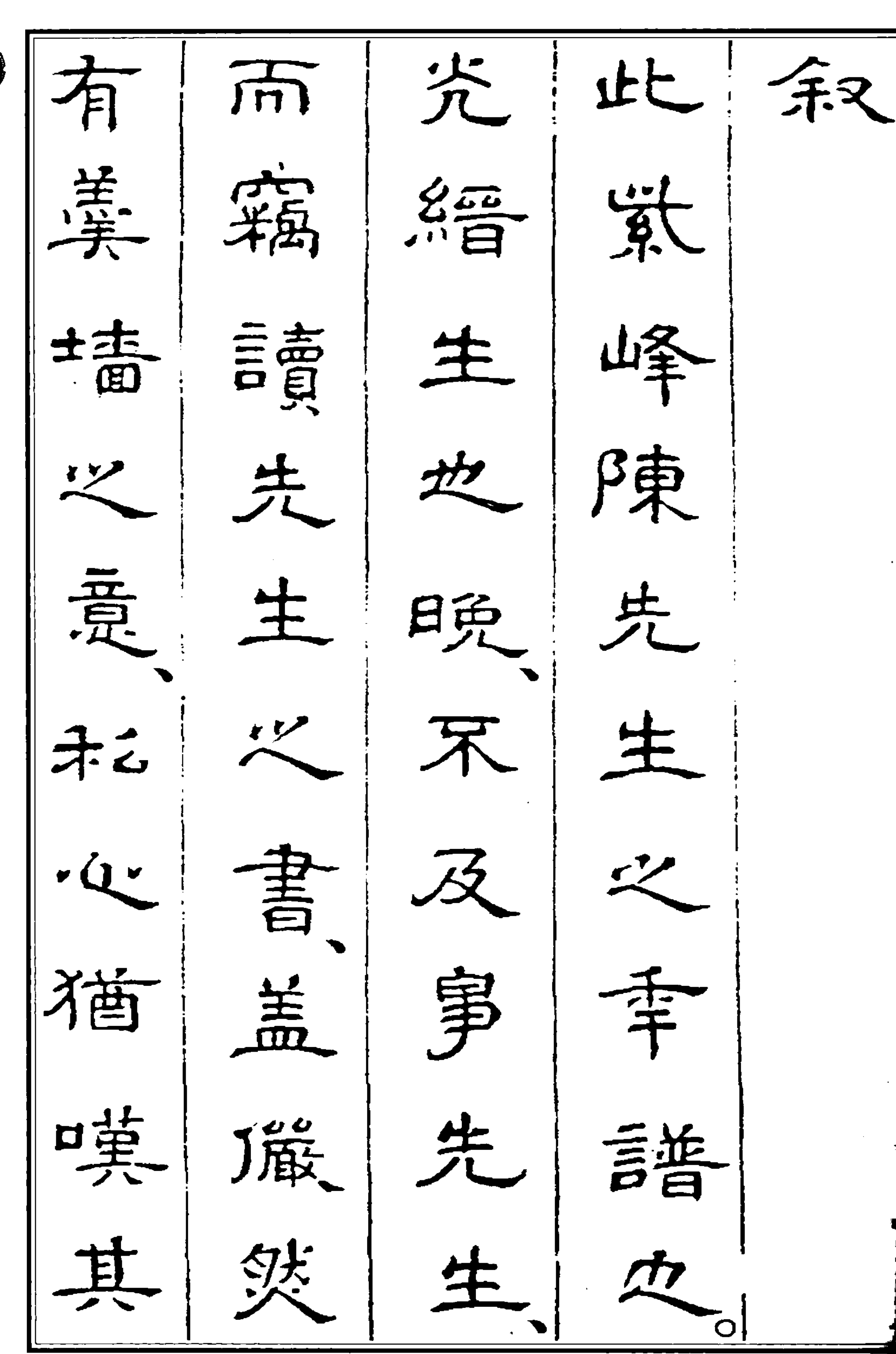
斑裳。爰甘飲水、爰發歌商。駕風乘雲、遊于醉鄉。淵明康節、於焉徜徉。

後學蘊　濬

涵江世室、青紫迎門。公像在中、儼然生存。目炯炯以如電、應海潮之吐吞。早窮經而著述、尋鄒魯之本原。厥說曰淺切而不煩、厥典曰通晰而不渾。開末學之榛蕪、誠山斗之共尊。

嗟予小子元、其何能賛一言。射斗牛倒崑崙、是吾先公所云。

後學李伯元



叙

此紫峰陳先生之年譜也。先縉生也晚、不及事先生、而竊讀先生之書、蓋儼然有羹墻之意、私心猶嘆其

未覔。及得先生之年譜而反覆窺之，然後知世之貌先生、未易以區區語言文字盡也。縉謹按先生之譜，其在經生時幾三十餘年，

其掛冠謝事者二十年迺其繫籍之後、遷從於南北曹郎間、刑而戶、戶而吏、僅又六年、而先生遂請將母以去、隱不復出矣。先生居

官之日少、而去任之時多、且當筮仕之初、南曹多暇、功業無所表見、而僅見於權淮安關務、是官非先生所樂居、第令無涣而已。先

生進無得於事功猷爲、退而樂道敎之、往〻發之于文章、其生平之精神學問、疑盡在淺說、通典二書。然先生不云乎、余所談未盡、

管中見必細、論顏子之所
謂彌高彌堅者而後至也。
然則先生之深造可想矣。
先生之學、不尚口耳、不離
日用、捧持一敬、而歸本之

于人倫孝弟、造履平實。天趣圓融。與門人弟子相問答、隨叩隨鳴、徹上徹下、而嗒然有以相忘於魚兔筌蹄之外、不爲訓故詞章所

拘縛。而其精者、乃在於身
心性情之間、其大者則見
乎去就進退之際、道闇然
而日章、脩學未之識也。先
生自初第時即無意于仕

進、屢疏求退、既退被召、竟不復出。人始以先生爲不欲仕、夫先生非不欲仕也。譜記先生從官之南、張襄惠公祖而送之、先生

臨別、握手語曰、北風雨雪之詩、吾兄得無意乎。嗟夫、先生豈無故而來去、亦豈無故而率爾以去。其感憤時事、鑒知違害之旨、隱然

見於言外、寧但以其親隱而念毋不置也。世莫知先生之所以去、先生亦不以其去之故語世。其後朝紳多被禍者、先生獨飄然於

繒繳之所不加、即襄惠公其初未之信、迨事後之悔始深、自媿先生爲不可及。此先生之所以卓然獸高也。襄惠公稱先生求仁而

得、時哉屈伸。蘇紫溪公之傳先生、謂有得於乾初之潛。夫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潛者成德爲行之謂。孔子不以仁與由、求、赤之

仕、而賢夷、齊之去。潛之爲道、樂行憂違、確不可拔、惟深潛純粹之心能當之。兩先生豈溢美哉。今先生之道無以爲世用、又或有意

于去、未忘于出、縱不有藏拙梯榮之心、亦不能無幾微係戀之累、則亦安所稱仁而于潛之當矣。道術破裂、異學並興、人多詭說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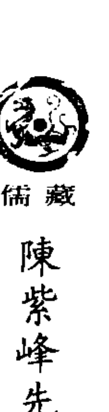
行、偕筏笠乾、竊壇鄒魯、偃然以師席爲畫在己、而道學之名反爲終南之徑。經生學子又從而採摭其説、以應有司科目之求、朱考



亭之註疏、幾爲室戈者集的、屢煩功令禁之而不能止。夫然後知先生之書大有功于學者、其名淺、名典、良有深

意、即先生終身行未離乎是矣。讀先生之書與譜者、於先生之風、儻其亦有興乎。

是後學李光縉頓首拜譔。



陳紫峯先生年譜卷之一

六世從孫元錫重梓

男大經
　大揚校字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丁酉十月十六日庚戌戌時，先生生。

先生諱琛，字思獻，紫峯其別號也。世家晉江青陽山。有天祥者，仕宋監簿。玄孫若清，號碧溪，始定居涵江碧溪。五世孫體成，號質齋，先生父也。娶吳氏，皆藹藹齊德。是歲，館于涵口橋北林家。而先生生焉，十月辛亥十六日庚戌時丙戌也。雙眸炯炯，秀遠而威，玉色金聲，方口而美髭鬚，手紋如亂絲，當胸有紅痣三四寸。

十七年辛丑是年先生五歲

始入小學。

受業于封評事默省李公鳳、舉動如成人、書帙無捲摺、一衣一履、終歲如新。

十九年癸卯先生七歲

先生少小即儒氣道風、尋常應對皆成節奏。默省試對云、醜貌之人羞對鏡。先生應聲云、潔身之士願乘桴。一座驚異。叔高州太守敏齋公嘗語人曰、是兒大異、凡兒、必大吾宗。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二歲

三年庚戌先生十四歲

在郡城從諸葛先生羲習舉子業、嘗作賢哉二大夫論、語爽韻協、如賦如頌。厥後登第未幾、遂賦歸去。人以爲少時一對一論、不溷於俗、預其識云。

七年甲寅 先生十八歲

秋九月，丁父質齋公憂。

九月三十日，質齋公卒，享年五十。先生年甫十八，執喪一依朱子家禮。貧不能葬，權厝下橋頭山敬齋公兆側，歲時省覲，悲呼而去。

九年丙辰 先生二十歲

受學于李木齋先生。

木齋先生時以翰林檢討丁外艱，教授于學宮。先生從之游，卓有志於聖賢之學，題其柱云，發憤三年，須是不爐不扇。把持一敬，莫教媿影慚衾。程子遺書、朱子文集皆摘抄成卷，朝夕潛玩。木齋先生少許可，獨於先生亟稱焉。批其文曰，光煇射牛斗，雄壯倒崑崙。有此學力，允愜予望。○木齋諱聰，字敏德，經術行誼，爲時所推。登弘治庚戌進士，以翰林出輔吉藩，以剛正舉于職。

正德元年，疏乞歸養，尋詔起用，竟不應。蔡虚齋稱其有堅忍之志，遠大之識，信謹之行。學者稱爲古李先生。所著有易經外義、發凡、剔要、鑑斷若干篇，蓋先生道學所自來矣。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一歲

讀易于資壽寺。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二歲

閉關兀坐，不出户庭者累月。

應福建鄉試。

以儒士第二名應試，落榜歸，慷慨自若，有詩遺懷云：長使心開涵水月，不妨面上汙埃塵。又云：眼界乾坤三萬里，胸襟風月百篇詩。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四歲

嘉禮成。

娶王氏、郡庠生明齋公福季女、鄉進士一臞先生宣之妹也。一臞爲虛齋高弟、敦行好古、獨推重先生、故以安人許焉。安人少孤、依毋董氏、每聞一臞讀書、輒問其旨、一臞以小學內則語受之。比歸先生、斥奩具拮据營辦、以給朝夕、先生處窮處達、而無內顧憂者、安人相之也。丁公自申稱安人寧靜專一、有以養先生紬繹之思、食力甘貧、有以充先生卓厚之氣。欲知先生者、宜并有考於安人云。

十四年辛酉　先生二十五歲

受學于虛齋蔡先生之門。

虛齋先生時以南吏部郎中終養歸、一日得先生文於木齋所、嗟異久之。木齋曰、此吾徒也。虛齋曰、吾得此人爲友足矣。遂詣所館、屈行輩與爲禮。先生遜謝、乃執羔幣、以師禮事虛齋。虛齋

日、吾所爲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又語人曰、吾嘗以清源紫帽屹峙南北、劾靈毓秀、當有名世之士出乎其間。陳于其人夫、陳于其人夫。○是歲、以儒士首名與一體先生及襟兄粘公燦同應鄉試。

十六年癸亥先生二十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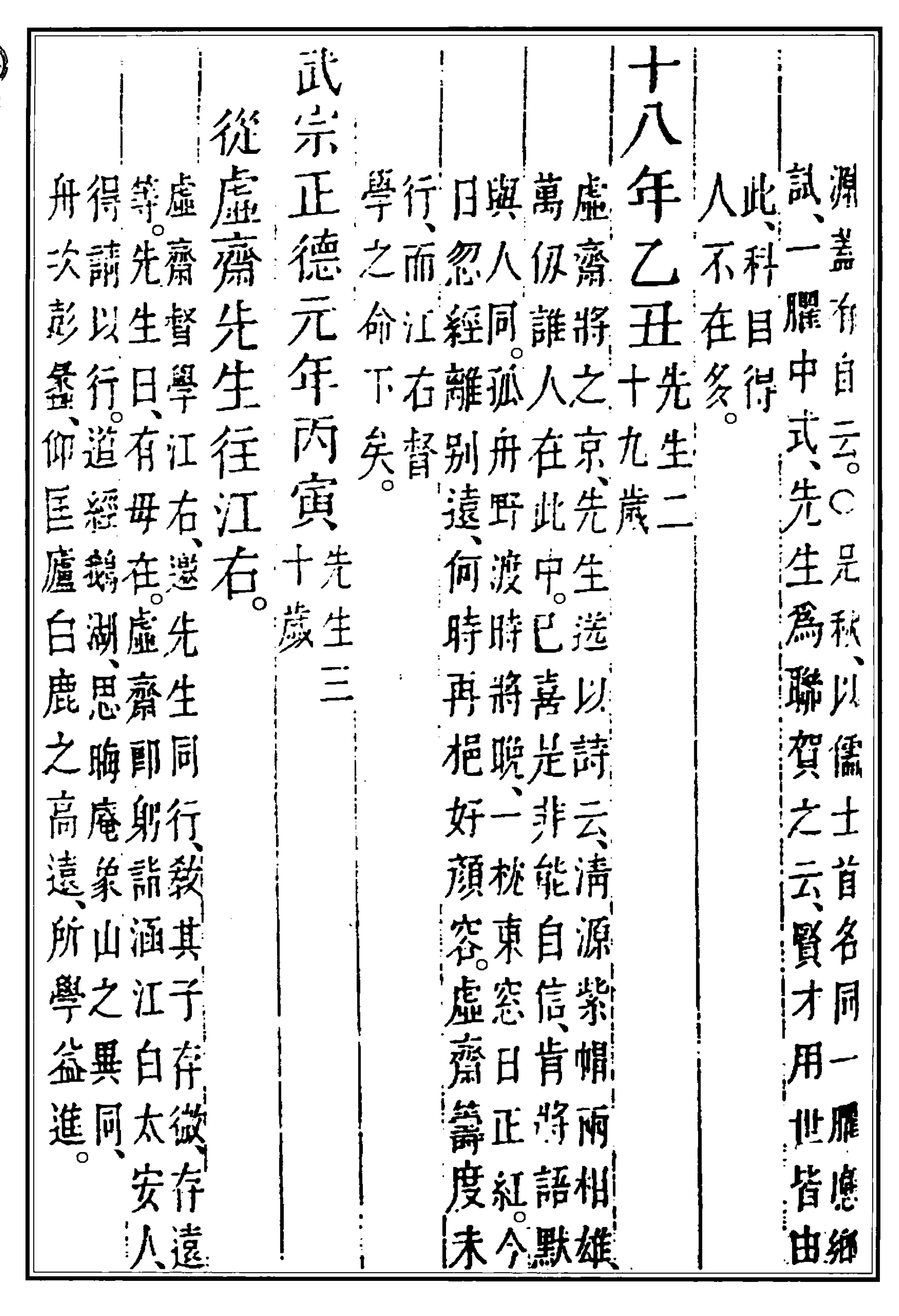
南安王聞齋嘯延先生西席、四書淺說起稿於此。二年、題其楹云、隨柳傍花心樂、敢希程伯子。夏凉冬煖窩居、竊比邵堯夫。

冬十月、長子敦履生。

十月二十日也。今長孫復、其子也。

十七年甲子先生二十八歲

郎中傅石崖浚延先生于錦田書舘、遣子織從學。織後第進士、官大行、以苦節純孝著名。其、嗣



淵蓋有自云。○是秋，以儒士首名同一縣應鄉試，一縣中式，先生爲聯賀之云，賢才用世皆由此，科目得人不在多。

十八年乙丑先生二十九歲

虚齋將之京，先生送以詩云，清源紫帽兩相雄，萬仞誰人在此中。已喜是非能自信，肯將語默與人同。孤舟野渡時將暝，一枕東窓日正紅。今日忽經離别遠，何時再把好顔容。虚齋籌度未行，而江右督學之命下矣。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歲

從虚齋先生往江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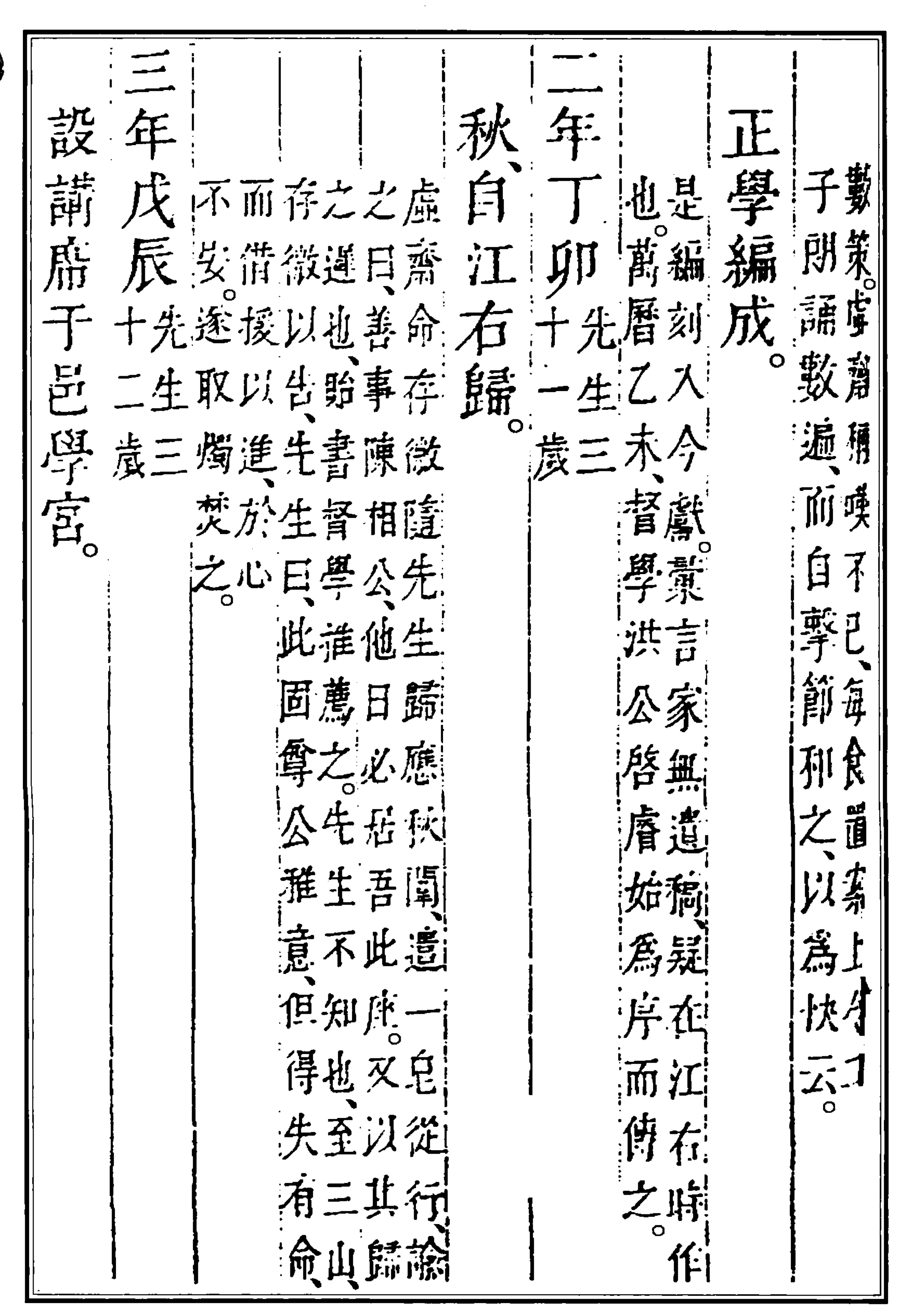
虚齋督學江右，邀先生同行，教其子存徵、存遠等。先生日，有毋在。虚齋即躬詣涵江白太安人，得請以行。道經鵝湖、思晦庵象山之異同，舟次彭蠡，仰匡廬白鹿之高遠，所學益進。

夏四月、至洪都、疾、就醫于彭澤。

至洪都、痞氣大作、虛齋視之曰、是水火未濟也、不可以付庸醫。亟請彭澤陶仲文視之、仲文曰、先生之疾、非藥所能愈、區區之術、非醫所能窮。蓋有不醫之醫、無藥之藥焉。因固請至彭澤就醫、月餘而愈。

五月、回洪都。

至官邸、虛齋另築一小軒以居先生、朝夕講磨、不及他事。藩臬慕先生者爭投刺請見、先生未嘗往焉。會虛齋試南昌諸生、以試卷就先生品題、拔舒芬、鄒守益、夏良勝等、寘之首選。時芬等猶未知名、士論譁然。一日諸生大集省下、虛齋邀兩司督考、兩司固請先生出與諸生會文、論目心如穀種。先生援筆立就、兩司及諸生無不嘆服、遜避避者、赫然名動江西。虛齋曰、舒芬必大魁天下、若吾陳子才學、當居會試之首。後皆如其言。又嘗作斐然成章、食志食功論、及葉公問



數策。處齋稱嘆不已、每食置案上、付子朗誦數遍、而自擊節稱之、以為快云。

正學編成。

是編刻入今獻。蒙言家無遺稿、疑在江右時作也。萬曆乙未、督學洪公啓睿始為序而傳之。

二年丁卯　先生三十一歲

秋、自江右歸。

虛齋命存微隨先生歸應秋闈、遣一皂從行、諭之曰、善事陳相公、他日必居吾此席。又以其歸之遲也、貽書督學推薦之。先生不知也、至三山、存微以告、先生曰、此固尊公雅意、但得失有命、而借援以進、於心不安。遂取燭焚之。

三年戊辰　先生三十二歲

設講席于邑學宮。

虛齋丁卯冬致仕歸，是年復遺存微等從學。四方來學者百餘人，若吾邑洪助教開、張司訓志發、朱文學廷彥、族弟侍御讓、文學良節、同安黃郡伯偉、江山周節推積、鄞錢縣尹乾、潮陽蕭貢士良球、揭陽邢貢士照之，其著也。先生日登講座，先用鄉談，次用正音，不事艱深隱僻，只就聖賢口頭語而以胸中所自得者發之，隨才而授，道理躍如。虛齋至期寂潛詣講所默聽之，講畢則相與討論，取所授講說者間參訂而歸。

易經通典成。

四書淺說成。

時執經問難者衆，先生日授數章，以示諸生，體貼經傳，剖極理本，聽者聳然心悅，扎記以備諸材，盛行一時。論語淺說止於顏淵喟然章。云辛未年寓行泰門樓，廼連下論奏補成書。未幾災于火，而家傳無全書。涿州守王師性，故門人景昇子也，道原存下論淺說，註在書之上，郵衆求

之、則先爲人持去、匿而不還矣。今所刻者、門人何綱之說、採蒙引而補焉者也。先生嘗答門人潮陽蕭良球書云、所抄去易經、四書淺說、皆從遊朋友私記大槩、未足以盡區區管中之見。僕短於記誦、平日讀書獨觀大意、得其意、則雖文詞之出於古人者亦時志之。至於科場時作、則固不暇觀矣。故朋友中有以舉業文字相索、非知僕者也、然亦不敢自謂不曉舉業也。間有以經義論策見訪者、稍稍爲之去取、亦皆笑曰、幾得其會通矣。然欲就區區之國原而傾倒之、則又無片紙隻藁可以膾炙于時。蓋雖知之、而不樂爲故也。侍御公讓曰、虛齋蒙引得聖學之精深、問有意到而言或未到。及其所獨到、可以發晦翁之所未發。先生淺說得聖學之光大、意到則言無不到、及其所獨到、又可以發虛齋之所未發。蒙引可以易箋註、淺說可以備講讀、漸溪會公仲魁曰、學易者不可一日無易傳本義、則不可一日無蒙引、通典。通典之有功於蒙引也、猶本義之有功於易傳也。蓋易傳言乎其體也、本義則推其體而致之用也。蒙引言乎其詳也、

通典則約其詳而反之要也。均之、羽翼聖經、有功來世。

秋九月、送別李木齋先生之長沙。

木齋自翰林出爲吉府長史、將之任。先生上木齋書云、行藏之具、高明有素。今日之行、蓋出於不得已也。親友會別、間亦有知吾先生之意者乎。贈詩云、天地徒勞混更開、紛紛萬古總塵埃。我思朔令有高識、誰嘆賈生屈大才。白髮暫將秋色去、黃花應候故人來。月明笑拂松根坐、渡酌微吟亦快哉。又云、今日滿城無風雨、明朝馬上見南山。胸中一段悠然趣、付與孤琴不用彈。又云、寒澗水清舟去漫、荒村路細馬行遲。前程有道悲誰問、一卷義經是故知。時重陽前一日也。木齋得詩大喜、曰、吾子可謂深知吾心矣。

十二月、哭處齋先生于喪次。

是月二十三日夜、有星墜于邑之西、處齋沒、先生哭之甚哀。

四年己巳 先生三十三歲

春，設講席于月臺寺。

從游聽講倍于學宮。

請祀蔡虛齋先生賢祠。

呈云：議按南京國子監祭酒虛齋蔡先生，清規圓矩方，而操履端正。春風和氣，而德性溫良。名聞四方，學推一世。隨文精研，細入蠶絲牛毛。掩卷潛搜，妙造天根月窟。無疑不解，有得則書。雙幹分條，始由一而至萬。百川到海，終合異以爲同。豈特仰高鑽堅，實亦升堂入室。口說具在，見乎生之學術有徵。筆迹終傳，卜身後之事功不朽。雖其謙云初稿未定之見，僅可引蒙，然間亦有先賢未發之言，何妨立教。詞取達意，粗亦寓精。皆嫌布帛無文，豈知菽粟有味。熟玩皮膚訓詁，始信名儒之不守專門。遍觀聲律詞章，深羨壯夫之不爲篆刻。精力皆費於有益，體用直窮

乎一原。雖立言之人亦多，而聞道之言自別。使逕陸子靜，則支離徑約，不免鵝湖之異同。若遇朱晦翁，則品第稱揚，未論北溪之優劣。如此名流，宜膺獎錫。

秋七月，應巡道宗公西席聘。

先生在月臺，從者益衆，分巡福寧道僉事宗公璽慕先生名，介傅公浚請教其子，而具書幣遣節推沈公珂來迎。先生不受，宗公媿之，即躬詣館固請，先生始就聘。是日，陪賓筵者乃傅公浚、林公潮二大夫也。先生分庭抗禮，屹然上坐，自論道講學外，無語及私。布衣節槩，人人歎服，宗公甚雅重之。

貽友人王閒齋書。

閒齋以貢授常寧訓導，將行，先生貽書云：「責衿之履，竊爲知己不樂者有三：一曰時未得子；二曰備官不大，自見；三曰薄田數畝，無待俸餘。」閒齋遂乞休。越年，子承其生，先生代名曰承其，又

爲公跨開齋云。承其後爲沅洲守。

送門人邢照之還揭陽。

序云、東賓揭陽秀才邢生照之千里裹糧、求予館下。問予詩、予不能詩。問予文、予不能文。問予經義、予不能章句講解。歲暮告歸、以遠來未有所聞爲歉。予告之曰、吾饑焉、當食即食、渴焉、當飲即飲。困倦焉、當睡即睡、撫枕而睡。睡足焉、當起即整衣而起、徐徐焉而行、安安焉而坐。不能詩、亦取古人之詩、如陶靖節之平淡、邵堯夫之閒適、而時歌詠之、而不暇及於李杜黃陳之高吟絕唱。不能文、亦取古人之文、如周濂溪之太極、張橫渠之西銘、而時諷讀之、而不暇及於韓柳歐蘇之雄文大筆。不能章句講解、亦取程朱之四書五經傳註而時覽觀之、以會聖賢之大經大意所在、而不暇及於陳北溪饒雙峯諸先生之疊床架屋。至簡至易、自暇自逸、隨風則與之俱清、值月則與之俱明。值菊花之黃、梅花之白、則飧英索笑、而與之同其臭味。學士大夫、田父

野叟，亦或有時焉相值，則與之談論古今。談及太平，則欣然而笑；談及衰否，則戚然以吁。談及大賢君子之經綸設施、英雄豪傑之叱咤驍騎，則感慨發憤、踴躍若任，直欲盡吸西江之水，而時吐之於壁立萬仞之崖。初不知其愚詐迂拙，而不適於時世之取用也。吾之所以爲吾者如此，吾告吾子亦止於此。書此贈歸，藏之篋中三年，然後出而觀之；又三年，覺其言之太繁，然後卷而束之。

送門人周以善還江山。

序云：閩山之巍然而高者，莫如武夷。幽絶殊勝，神仙居之。草木之生乎其間，亦光采特異。有手骨峭奇、儀人世下者、殺霞服日，期欲長生久視、蛩景上友者、往往問津求至焉。余少慕之，只道遠未能到。正德丙寅春，虛齋蔡先生往江右，皆學，因從行至閩江。卽輕舟上泝，值灘石紛錯，㢘利、崎嶇、廻曲，窮力挈挽，不得徑前者累日。忽夜半震雷大雨，別澗細流滚滚、奔騰赴合，大溪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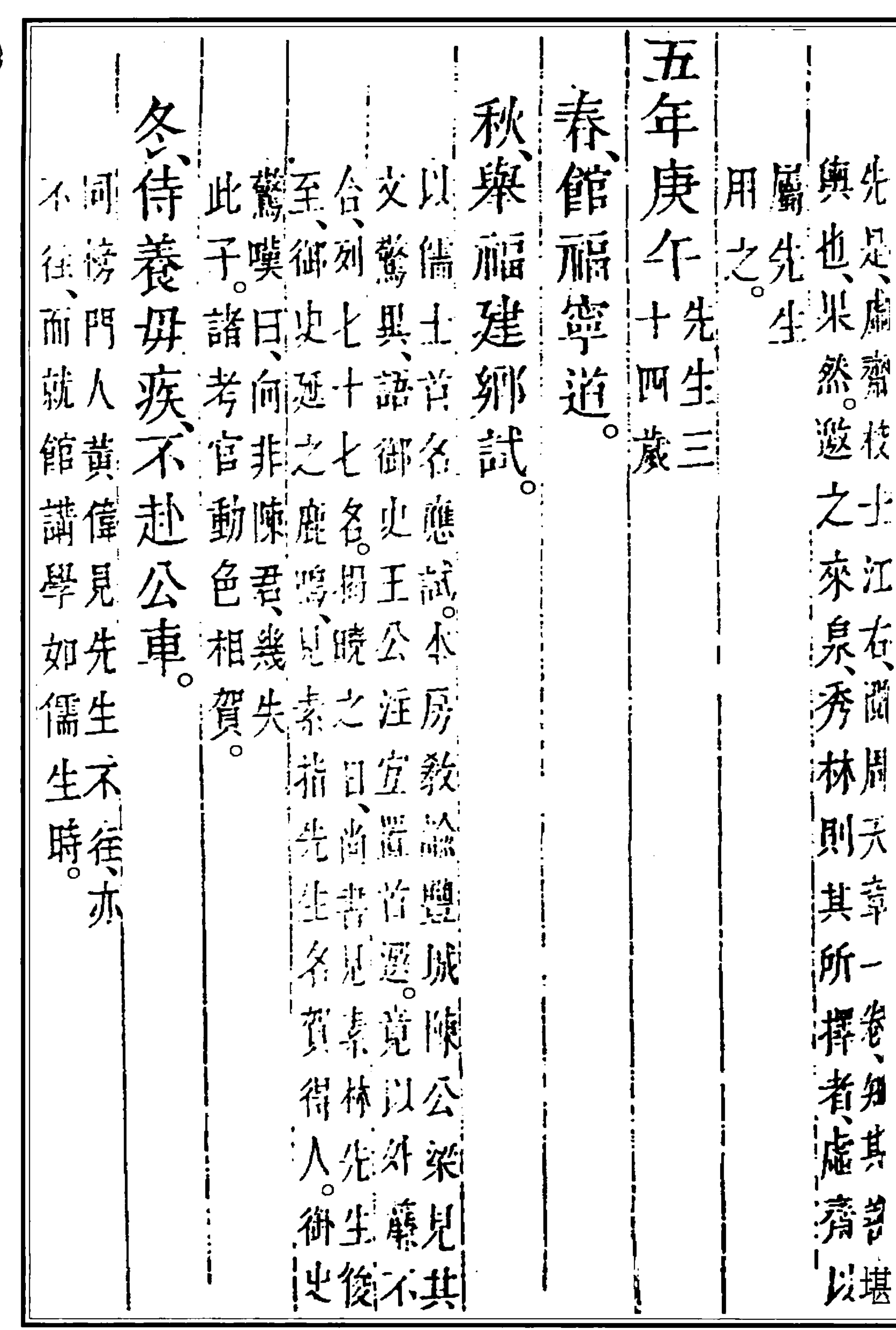
閱、闊不俱平。予揭帆、視之豁然、舟子頷予曰、此建溪也、武夷在邇。於是繫舟竹陰、沽酒自勞、雲收日罷、微風過之、酒酣興發、叩弦歌曰、渺渺兮人生、堂堂兮春去。翹首兮望山、武夷兮何處。溪畔有行客大聲歌應曰、一朝夢寐兮頓醒、十年蹤跡兮徒勞。眼看實地兮立腳、聞道泰山兮距高。予聞而異之、遨與同舟、問其居、曰江右信州之西、有巨陵特起、歷然如象。吾結廬於其陵之巔。奇峯萬疊、皆來獻狀。後帶二溪、流入彭蠡、坐望彭蠡之洛、則見其混涵太清、茫無界畢。而蒙銜巨艫、順風揚帆、騁息可以千里。瞰北武夷山下川流派洲、而逆逆鬱鬱、以進其所背、其雖易大小何如也。予笑曰、予既知泰山之高、而何不知彭蠡之未足爲大也。大莫大於海、混涵之湖、泒別之溪、始雖異而終則歸合于一。故曰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祭泰山之高、未易登也、或自武夷、或自象山、皆可以桀而見之。東海之大、未易觀也、或自建溪、或自彭蠡、皆可以漸進而徐達焉。得所入而求底于止者、存乎人、入此則在此而抑彼、入彼則右彼而抑此、皆

有所繫而未見其大者也。客無以答。浙東三衢周生積從余遊、見余談及山水、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且嘗道其兄今莆陽尹以仁君、亦雅有山水之趣。歲暮告歸、其同游諸友屬吾閩山水爲别。予因取譌筆直叙昔歲與客問答之言爲贈。暇無人處、焚香默坐、出一再閱、則水光山色將融入方寸間、而發其遐思也。

復沈節推書、論振作士氣。

畧云、好吾志勢、古之賢者皆然、何獨於執事不然。況今士氣委靡、但知有貧富貴賤、禍福得喪、不知士之爲士、可共可餓、而不可輕忽、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也。嗚呼、古道不可復見矣、士氣之衰不可復振矣、其所關亦豈少哉。非高識遠見超于時俗者、其孰能作而養之、使簪祿斷養頗殊耶。

十二月、葬祖妣林氏、父質齋公于秀林山。



先是、虛齋校士江右、閱周天章一卷、為其首堪輿也、果然。邀之來泉、秀林則其所擇者、虛齋以屬先生用之。

五年庚午 先生三十四歲

春、館福寧道。

秋、舉福建鄉試。

以儒士首名應試。本房教諭豐城陳公梁見其文驚異、語御史王公汪宜置首選。竟以外簾不合、列七十七名。揭曉之日、尚書見素林先生俊至、御史延之鹿鳴、見素指先生名賀得人。御史驚嘆曰、向非陳君、幾失此士。諸考官動色相賀。

冬、侍養毋疾、不赴公車。

同榜門人黃偉見先生不往、亦不往、而就館講學如儒生時。

六年辛未 先生三十五歲

春、寓泉城行春門樓。

冬十月、仲子敦艮生。

十月十二日也。今孫徠、衢、衞、其子也。

貽書張克軒大尹、請寬六里陂夫役。

書云、仁生理也、庭草交翠、陽之動也、此濂溪先生作圖之本也。故萬物得所、謂之春、一夫失所、謂不足以盡仁。伊尹周公之相天下、龔黄卓魯之治郡縣、貽芳傳美于丹青、而不能使之湮者、非一有他道也、先養其方寸固之生生者耳。位恃愛一逵。敝郡有六里陂、上承九十九溪之水、下潤敷萬餘畝之田。躍金沉璧、則萬姓笑歌、求地活天、則一方憔悴。其所繫蓋不少也。務時古設陂夫四十二名、夜則巡行溪潦、江潮、甚則補修長淵巨岸。衝冒風雨、出沒波濤、其勞亦云甚矣。



其受役者、皆丁力貧寡昏懦無告之人也。蓋其爲力甚勞、而又有三年之苦。夫以至愚極困之民、當最勞最久之役、已爲可哀。而該都里長之姦猾者、又欲要其酒食之餘、然後爲之呈禀、准役。不爾、則雖有明文下帖、無由達于父母之庭、盡棄前功、復編新役。欲告訴則口謠舌頑、見使胥則魂驚膽落、徒爾呼號天地、默説艱難。無可奈何、與其風日不蔽之苦、甚不得已、竊其乳哺將成之子。此皆日見、實亦動情、雖有希圖爲之所、改釋。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不日編排已定、務使枯槁復回、則豈惟召伯之棠、百年春茂。行見燕山之桂、五折秋香。

作伯喬仲瞻字説。

伯喬名崧、仲瞻名巖、邑大尹克軒張公應之子冠而字之。先生爲之説、略云、論士於今之世、而定其高卑、必其進退大節、破名利兩關、言峻而行不誇、貌古而心無俗、亦庶幾乎。喬出而足瞻也、則與之游於塵埃之外、而細論夫顏子之所謂彌高者。若夫記誦詞章、基無尋丈、而臨深之

以爲高者、吾不與也。

七年壬申先生三十六歲

講易于開元寺。

八年癸酉先生三十七歲

作邑庠講堂十咏。

先生少許可、獨愛朱墨溪文簡、故爲之題十咏。後又贈詩云、遠大有期須實地、分毫無益是虛名。不生駒次何涇渭、偏爲先生眼作青。

夏北上赴公車。

同行王一鶚、黃孟偉。

秋、至京師。

入太學。

九年甲戌　先生三十八歲

春、會試禮部、南歸。

十年乙亥　先生三十九歲

與門人黃孟偉書。

孟偉既登第、官比部、先生寄書、畧云、古人不以仕廢學、剖決紛瑣之暇、亮必卻律例、前經史、以養道心德意、而時出其意於法律拘東之外。舉官以秋名、而春因自存也。

秋七月、寓小丹邱。

小丹邱在金粟洞之下、古玄室之頂、小星三間。先生顧而樂焉、因讀書其上。弟讓公及子敦復從至、丙子秋廼歸。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歲

冬，赴公車北上。

同行有蕭溪，日閒舟次，酒一壺，淺說一部。蕭溪涓滴不入口，侍談竟夕無惰容。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一歲

春正月，至京師。

二月，會試禮部。

先時，舟次臨清，遇一監生，浙人也，傳翰林所擬試目，諸公多展構者，先生獨不作。及試果合，搦筆搆思，移時而成。三場值大風，坐龕欲壞，適命守舍卒捧硯立，書不加點竄。出試院書懷云：萬里東風拂面來，群英肆筆掃浮埃。豈無經濟酬當宁，定有光芒燭上台。修美未多張詠榜，掄真肯數子雲才。家僮全不知人意，只報燈花夜夜開。

登會試榜第八名。

大學士靳公貴爲總考、本房編脩尹公襄得先生卷、以爲造詣精深、出舉業蹊徑之外、置首選。靳公反覆數遍曰、信然、必出陳白沙門下、不然則蔡虛齋。批其卷云、學識才氣、俱出人意表、置之前列允當。尹公批云、四書易義說理精詳、論雄深雅健、變態自然、已超時文一格。五策隨問而發、議論卓絕、若不屑屑於尺度、閒者亦光彩爛然、使人目奪心驚、不敢逼視。蓋其蓄之原、故出之餘裕如此、諸士孰能先之。然窺子志識固天下士也。儒者體用之學、切有望焉、亦可爲明時得人賀矣。此拆號、適先生也。是時傳虛齋之學已有聲、衆咸服二公知人云。

三月、廷試、登舒芬榜二甲進士、觀兵部政。

故事、舉于登第則候謁舉主、行門生禮。先生以禮自守、不輕一謁、尹公則先自見之。比選、錄同儕皆以詩文先生餘事、且靳尹二公知已、度必得之。先生辭不赴考。

寓慶壽寺。

與同郡同年淨峯張公岳、次崖林公希元寓慶壽寺、以道義相期許、而淨峯猶篤、對榻疏燈講易、至夜分不輟。四方從游者甚衆。大理卿劉公玉遣子來學、今刑部郎中崑、參政懋是也。衡陽劉公敎每同先生講易、潛入傍舍、傾耳以聽。先生覺之、笑曰、子果有意乎、吾與別講。劉知先生有盤桓意、嘗夜至先生館、或邀先生至其館。番禺王公漸逵、句容王公暐、上海朱公豹、每値月夜、具蔬酒邀先生講易論道、談文說詩、久而不倦。王公漸逵歸娶、先生送之文曰、長松巨柏、不用爲宗廟之棟樑、而用爲廬舍之榱桷、不可謂不用也、特用之小耳。人大而吾用之小、是棄人也。吾大而吾用之小、是自棄也、自棄是棄天也。其相勉勵之意甚厚。

三疏乞歸養、不行。

先生以母老乞歸養、疏凡三上。吏部諸公相謂曰、是有學者、方將大用、可使去耶。三疏皆不行。

貽書叔皴齋公論宗事。

畧云、故家子弟惟讀書力田、無出則揣商賈之安穩者爲之、子方之里長、德乎之老人、德良之社師、又其次也。若吏則决不可爲。十一兄老矣、可分付德謙、勿耕寺田、恐他人久假積負者徵極生變、官府發憤、不及致詳耳。祠堂內祭田須分付諸弟侄公勤者掌理之、以費剩之稍贖舊典之田、贖完亦可多積創增。吾陳氏有洫江二百餘年、猶相扶持聯屬、不失倫雅。舊家正以祠田數畝猶孰聯孰移、猶時時會一處、不敢廢也。而族中猶一存、二猶欲徵侵茲穀、以濟一時之急、所濟有幾。衆效尤、漸就荒廢、是猶竊勺水以潤枯葉、而昧中自拔其根也、祇速其枯而已矣。

陳紫峯先生年譜卷之二

六世從孫元錫重梓

男大經 大暘 校字

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二歲

夏四月、授刑部山西司主事。

先生以律例不精無以斷獄、日夜考究刑書、而時出於法律拘束之外、疑獄得從末減、所平反甚多。

送林君信使江西。

林沙溪名潮、字君信、爲侍御、將往江西刷卷。先生告之曰、蔡虛齋先生謂寧王有異志、近寠不



隹。君任江西、到任便須出巡、駐節南康九江等府、遊鵝湖、登鹿洞、一應宗卷、槩帶來審、縱觀熟察、謀爲之所。若常在省城、必爲所牽制、不得自由。小詩奉別、蓋有深意、君其思之。沙溪不聽、卒染宸濠之難、適思先生先見。歸田後、常掛詩于壁以志悔。詩云、劍鋒耿耿逼虹霓、高枕時聞半夜雞。騰踏忽驚空冀北、激揚先喜到江西。鵝湖一水滿魚爭躍、鹿洞雲深路不迷。如此湖山閑一賞、就中便有上天梯。沙溪歸、先生又贈以聯句云、赤狐黑烏、口舌張皇猜枉史。青天白日、園林瀟灑見沙溪。

十四年己卯 先生四十三歲

春二月、疏乞改南以便養親、遂調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

先生以寡母在堂、年踰七十、加以時事可憂、歸與之嘆、每形諸夢寐。嘗自咏云、備官更覺貧中

味、經事方知靜處功。又云、望遠可堪雲隔水、思歸更有日如年。又云、白髮愁邊爭出早、青山夢裏欲歸忙。至是、上疏乞改南。臨行、張淨峯祖餞崇文門、先生告之曰、北風雨雪之詩、吾兄得無意乎。未幾、

武宗將南巡、淨峯以諫被杖繫獄、迺嘆曰、紫峯其眞知幾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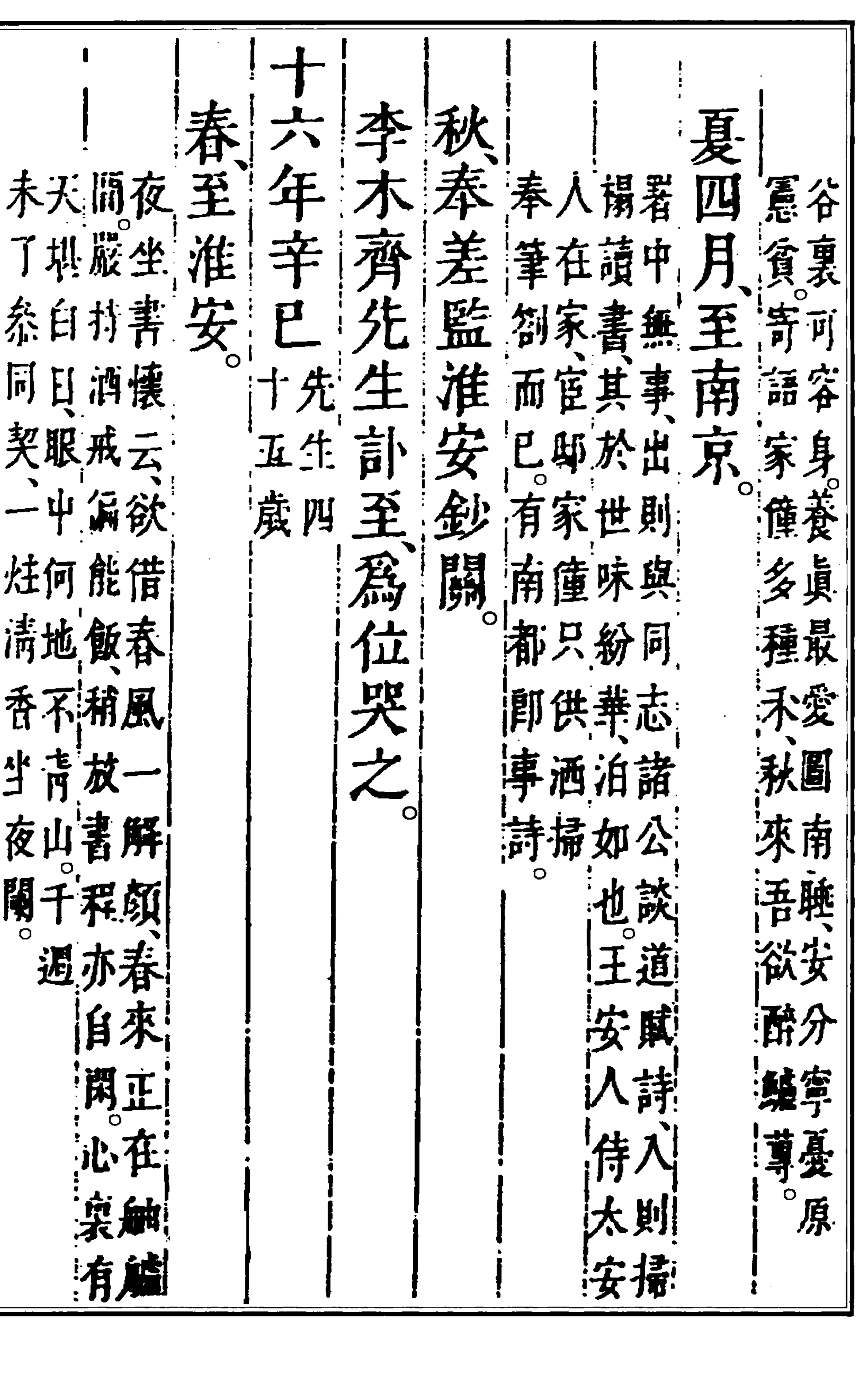
夏六月、至家。

取道歸省太安人、因請南京就養、太安人不欲行、遲遲起程。莊太守科以書勸行、詞限期方嚴、恐貽後悔。先生批其書云、此正合我意、何悔之有。

十五年庚辰　先生四十四歲

春三月、之南京。

過大義江、夢得詩四句、足成一首、春風纔見百花新、轉眼離披又惱人。杜宇聲中長致意、逍遙



谷裏可容身。養眞最愛圖南駛、安分寧憂原憲貧。寄語家僮多種禾、秋來吾欲醉鱸蓴。

夏四月、至南京。

署中無事、出則與同志諸公談道賦詩、入則掃榻讀書、其於世味紛華、泊如也。王安人侍太安人在家、宦邸家僮只供洒掃奉筆劄而已。有南都郎事詩。

秋、奉差監淮安鈔關。

李木齋先生訃至、爲位哭之。

十六年辛巳　先生四十五歲

春、至淮安。

夜坐書懷云、欲借春風一解顔、春來正在舳艫間。嚴持酒戒偏能飯、稍放書程亦自閑。心窠有天堪白日、眼中何地不青山。千遍未了參同契、一炷淸香半夜關。

華奬寬稅。

先生督舟稅淮安、嚴水閘啓閉之禁、以革私奬。小舟舊不由閘從旁梁往來者、悉馳其征、人皆稱便。而漕院之撫淮安者欲有所下撓、先生移拼甚力。畧云、各處鈔關各自設法、前後相襲、謂之舊規。若淮安則更紛冗瑣屑、不能枚舉。僕自領劄付時、亦嘗細問諸同寅之嘗爲是官者、而寫記于簿、適出南京。非特特至此始輕信左右之說、而生事以擾民、非特擾民亦自擾也。且雖有是舊規、亦未嘗一一遵依、臨時斟酌、務寬一分數。如先告改剝者、或收其半、或收其三分之一。或不告艱難、則亦全免。但不來告而先自剝者、則不特收其全料、而且有微罰矣。蓋革弊貴嚴、而算課以欲寬、但不敢太寬耳。若論王道之純、則鈔關可以無設、而洿池數罟亦豈仁者之所忍爲。此所以古之學道君子不肯爲條例司官、必盛德如程明道、廼能不以爲浼、而爲庸拙如僕者、將如之何哉。茲正額不虧、而多取羨餘以爲功、吾不忍爲也。



御内官饋花石。

正德末年,中貴烜赫。有淮安鎮守大監縱牙卒橫行,私與人過關不納税,過國計門不下馬。先生繩之以法,太監怒,擁卒數十突至先生所,欲加以無禮。先生勁氣直詞折之,所帶刀劍盡奪之,太監屈服。已而多方措摭,雖隻料匹税,亦無法外者,益用歎服,饋花石數十朶以謝,一無所受,竟置之法。

與諸生論學。

先生雖日在錢穀中,而退食之暇,手不擇卷。諸生時來請益,則與之剖析經傳,俾知所用心。嘗與陳台峯書云:僕初到淮,殊厭俗冗,近日漸漸熟而安之,亦自忘其勞矣。日間不暇,暫於燈下尋別舊藁,易經、四書淺説,乞擲下,以有十數秀才時於夜間問難故也。

秋七月,調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

先生自已卯疏乞改南、三年無一字入京。吏部戴選郎時宗云、紫峯淮上清節、真不愧生平。近者考功之調、清地清曹、不負清人、所就當日深矣。

十月、自淮安赴考功司到任。

先生在淮將一年、解額之外、分毫無染、稍有贏餘、則貯廩以備公費、比歸金陵、篋中圖書而已。在考功、清曹無事、益肆力學問、聯正叢説。學者造門請業、戶屨恒滿。張淨峯云、吏曹清暇、欽其平日識見議論、而一味静養、獨到之妙、蓋有非人所知者、始造物者以是資先生乎。

世宗皇帝嘉靖元年壬午　先生四十六歲

考察例有題目、先生以萊根命題、請作無可意者、先生做一目、子、天下有不味之味、而至味存焉。非知味者、孰能識之。少宰朱公希周敬信先生、考覈悉咨决焉。一時名賢、如工部尚書吳東湖公廷舉、大理寺卿陳石峯公琳、左庶子方矯亭公獻、皆朝夕議論。從學之士日踵至、如鴻臚



卿嘉善陸珊、永康令嘉定金洲、進士臨朐馮惟健、惟重、貞定秀才劉堪、孟盟、曹評、危邦傑、其著也。

爲大司空吴公題東湖書院。

吴公建東湖書院，以克己復禮、定性事天、常默守愚等爲扁，請先生題咏凡三十四章。東湖云、先生之詩各有理趣，各足意味，可與朱程性理詩並傳云。

與吴東湖論出處。

東湖疏乞歸田，而猶掌戶部印，訪於先生曰：生仲冬初旬即欲解任歸里，而留都諸老勸候命旨。知己寥寥，誰可告出處者，惟先生道明德立，於生交雖淺，而愛實深。教曰：宜速，生不日便行。教曰：宜進，生如諸老之言，便俟朝報也。先生答以詩曰：日月浮生得幾秋，黄河不復向西流。功名且莫稱夔稷，老病還須憶少游。此去看花猶半吐，何人懷璧昔進留。東湖書院真自景，歸去

來分休便休。東湖得詩，遂抗疏決歸。

貽書侍御王石崗論水利。

王石崗拔闖、謝民瘼於先生、先生與之書云：晉江縣二十九都、有灌田溝水、名曰六里陂、陂在本縣爲水利之最大者。其餘陂塘不能當其百分之一、水旱荒歉、民之饑飽、官之徵科攸繫。舊設陂首一名、擇本都有恆産恆心、稍有才幹人所推服者爲之、一任三年、不免差役。陂夫四十二名、多是下戶寡丁、一役三年、甚爲勞苦、倒於該年均徭內編排。其他小小陂塘不得比例、絲此。閘陂有大小十餘所、其閘之大者有三、曰六陡門、有閘六間、水漲則開、放流于海。曰上福涌有閘一間。曰後坂涌、有閘二間。水漲則開、放流于下溝。下溝屬本縣二十七都里。班督于後一坂涌閘之上約曰、上溝水深直有一丈、則放下一尺、水深五尺、則放下五寸、大率十一分與一、永爲定規。蓋下溝短淺、容受不多、而灌溉亦無幾也。近年下溝有一二豪民、遇天旱則率衆執兇、夜

到閘上、用斧破開板鑰、將閘板盡底取起、艇則載去家。上溝將洄、猶開不肯還。及下溝容受不得、則放下于海、甚可惜也。夫自爲民父母者言之、則彼此皆赤子、安有上溝多水、而不分以與下溝、但欲適均耳。天作旱意、不預密閘而混漏洩、惟恃上溝有水、以爲無恐。至上下俱竭而迺謀力爭、此何理也。又瀕海鹹潤、埭田其岸亦不預先脩整、爲海水擊崩。及岸既補、則大開埭閘、多取溝水洗鹹而放下于海。且埭田多是上豪家之產、以故二家官水陂首皆不敢禁止。又上溝六陡門閘於弘治年間曾被洪潦衝倒、府縣委官起集丁夫千餘人、費銀千餘兩、脩補五六年不得完密、農夫困甚。今觀後坂湄閘兩邊土石亦已傾墜、若不先加脩補、一旦壞倒、其害可勝道哉。此皆爲陂首者之責也。近年陂首以陂夫不齊、又被姦惡告訐、以故都民多不肯爲、而願爲者又不可人意、將若之何。蓋陂首三年一換、亦甚辛苦。不有所利、其誰肯爲。儻爲此者能而且勤、或旱或水、開閉不失其時、則其於農也、尚亦有小利哉。既能利人、亦當使之自利。其於舟隻木頭

稅及收成丐取禾把、亦是土俗舊例。官府可定爲之限、陂首不得多取、挾怨不得妄告。至於陡門崩壞、海埭漏洩、兩溝爭水、或至殺人、則責有攸歸、陂首亦不得辭其責矣。若陂夫人數亦當照舊編排、免其差役、始肯向前受勞。其保立陂首、須得通都里老當官保結、不得狗私。大凡有職事者、須得才幹之人辦之。若徒謹厚、或富豪、不可也。有才肯幹事、不問貧富、皆可。未知何如。

王得書、以言事回籍、議竟不行、邑人惜之。

秋七月、給由考績。

疏乞養病。

與鄭思舜帖云、僕初二日考滿、領文書出部。初十日進本乞養病、以八十老母在堂故也、不踰月即離金陵矣。受氣不豐而才又疏拙、只林下獨居爲宜。若拘以官守、則稽叔夜所謂麋鹿見羈則狂顧頓纓、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秋八月、奉

勅贈父體成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

封母吳氏太安人、妻王氏安人。

先生以三年考滿、會上

兩宮徽號、例得封贈、先生曰、吾特此歸、足慰吾拼

矣。

秋九月、南歸。

吳東湖贈詩云、萱花瞥眼又三秋、陳子歸心似急流。表以陳情憐李密、敬而能養望言游。紫峯烟月供吟弄、白下衣冠重去留。可笑東湖眞孟浪、達章說退幾時休。方矯亭謂先生歸養先養以慰所心。休次崖謂賢人君子進退自有道、未易以常情測度也。舟次姑蘇、次韻別諸公云、皎皎三更月滿峯、心兵寂寞失前鋒。也知全粟無人到、應有白雲盡日封。慚昔才疏空擁篲、從

今睡隱不聞鐘。猶人亦有男兒事、無暇栽花與種松。

詩贈同年林次崖之京。

林次崖公名希元、以大理寺之京、先生贈詩云、瀟灑衣冠絲染蒼、門前積雪白磑磑。相思正苦梅邊月、欲别那堪林次崖。天地詩君能正氣、江湖笑我亦歸來。行藏更有深深處、莫把文光燭上台。

二年癸未先生四十七歲

春三月、抵家。

與南部同寅書云、僕以三月盡時到家、見老毋康寧如舊、私自欣慰、賤體諸疾亦頗消除。但在途中冒雨、到家又不免應接、遂成微癰。延及秋涼、始稍稍病復、然猶百將息、屏書閉目、不親筆硯。以故諸公命作描文、未能具稿、度亦不出今冬、當勉就篇數也。過游賢者、不免石梁、胸中不



知尚有蘊積否。邵子詩曰、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或稱程明道平日未嘗見其有忿厲之色。僕近日常書于壁而時觀之、以爲進修之助、但未保其能如所願否。

請建虛齋先生書院。

與潘僉憲書云、亡師蔡虛齋書院事、知執事雅念賢哲、特費經營之力。古所謂身後知己、殆不是過也。興時記書院者、生當實錄矣。

建紫峯精舍。

先生既歸、足跡不入城府、不通達官貴人書問。即所居旁闢一室、朝夕偃仰其中、靜觀天地萬物消息之變、以及世之興衰治亂、世態之炎涼向背、或逌然發笑、或喟然嘆息。先生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也。題其柱云、荒僻孤居、本欲逃名非避世。跡跌不坐、由來習靜類修禪。又曰、潇自雲山、飲酒看花懷邵子。絕蹤城府、清風高節仰龐公。又曰、洗竹灌花、雨露歸來猶自好。左經右

史、山林依舊不曾閑。又詩曰、小小清齋占地偏、坐來眞有日如年。鄰家怪我無烟火、不識閑人亦是仙。又曰、雨澆花木四時好、風掃塵埃點①無。只此窩中吾亦樂、憑誰說與邵堯夫。

郡太守高抑齋聘修泉州府誌、辭。

後聘史節江、張浮峯修之。

冬十二月、季子敦豫生。

十二月二十六日也。今孫徵、徹是其子也。

四年乙酉先生四十九歲

秋、貽書郡守、請修晉江南路。

晉江南路起自八里亭、歷土岸、東山、林巷、新亭、茅坂、涵口、陳埭、海岸、龜湖、塘頭、曲折四十餘里、僻在海涯、非官府往來之衝。以蓁塞泥滑、岸傾石墜、大潦而舟無可渡、陰雨而馬不敢行、人甚



苦之、而難於修整、而海岸之塹爲甚難。先生以詩請于郡守高抑齋曰、武侯治西蜀、道路皆整新。爲政務精密、千載仰斯人。江路怨泥滑、山路苦荊榛。咨諏勞太守、歡喜動泉民。高公答曰、吾將之京矣。節推張侯掌府事、當代吾勞。乃復移書于張、張慨然以爲己責、選召好義之民、隨地起工、勸人助財。八閱月而路成、行人稱便。

五年丙戌 先生五十歲

春、作朱文公祠堂記。

永春柴大尹鑅建文公祠堂成、以書來請、先生爲之記曰、竊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以發明夫孔子者也。學者口誦其書、心維其義、貞實爲己、刻苦加工。繭絲生毛、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天高海闊、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斯可以知朱子矣。知朱子則知孔子矣、知孔子則知天、知天則知所以事天、而學者之能事畢矣。而近日士大夫以豪傑自許者、出訓詁

以識字、由文章以著名、由科舉以進身、翩乃張大其言曰、不談科舉、不習訓詁、不作文章、而後可以言道。然則文公亦廢此三者乎。顧人之志嚮何如耳。訓詁所以明義、文章所以達意、而科舉則學成而見諸用也、初何妨於道學哉。滯於字義而不得其會通、溺於浮文而不根於道理、逐逐焉以爵祿繫心、而不思曰、吾將以行吾之所學也。如此則於道爲有妨、於學爲無用、而豈聖賢著書立言以教人之本意哉。讀聖賢之書而得其所以教我之意、孜孜求道、而至於闡道焉、則視傳註爲糟粕可也。章分句解、以啓迪後人、亦可也。自貴反本、朴若野人可也。無意於文、不得已而文出焉、亦可也。隨時科舉、以行乎富貴可也。不樂科舉、泊然而安於貧賤、亦可也。夫讀書而至於聞道、又焉往而不可哉。患書多而讀之不得其要、迺謂文公著述太繁、多言障道、而引許魯齋欲焚書、及陳白沙以輪扁爲眞儒之說、顯肆議排。問摘其一二未定之見、痛詆于師友之問。曰謂朱子之[illegible]臣、而不知其爲不孝子也。義理無窮、人各有見、分更分、漏亦安能一

一與人皆合。善讀者識而會之、則千流萬派、同歸于海矣。手舞足蹈、欣然有繼晷之餘、略爾忘言於千言萬語之內、於是始知文公有罔極之恩、而書可以無焚、而堯齋之所欲焚者非文公之書、廼文公之書之蠹也。

贈徐恕軒遷從化教諭序。

泉庠司訓錢塘徐公恕軒、擢廣東從化縣學教諭、將行、其門生某等求贈言於先生。先生贈之以辭曰、造化清淑粹美之氣、始發西北、而漸盛于東南。如水之行、自高而下。大江以南之地、荊楚吳越高於甌閩、而廣南百粵又處吾閩越之下。故自唐以來、甌閩中人物之盛、比江浙為差、而廣之人物則迨今日而始駸駸入閩。昔人謂南土不可作相、信然。則范文正、李忠定、張曲江諸賢、皆家屛居閒散、而大儒如周濂溪、朱晦菴、眞西山輩、亦皆不堪經綸調變之任乎。何地無賢、惟賢則皆可用。岐南北而二之者、不知元氣潛移默轉、槩執秦漢以前之風氣、論吾江南人

也。然博學寡要、多文少實、本根微而枝葉盛、適來。南方之士大抵居多。蓋氣之所至、鍾爲英雄豪傑、或不得已焉、而時出其道德才能之餘、以成文章。豪傑相望、挺生、而文章之美亦不容以一二數、膾炙當時、煇煌後世。中才之士得於見聞、竊其餘而遺其本、蘖其華采絢爛之可以彷佛、而不知其無本之不可以傳。加以科舉揄選、外此無復他途、故鄉里子弟稱工藝、視能軒然、老大、覩其父兄師長若不足爲恭。而有司之無識者又從而驚異、以爲奇而進寵之、以盛淸其浮氣、而玷累其成材。其或貲之逆道、才之可用而木訥焉、不能以文自見、則皆舞常融之、無一爲之出者矣。此風俗之所以不淳。而將士之有益於用、若布帛菽粟之可以禦寒濟饑者、亦甚矣。蓋教之失道、作之無術、舉南北而皆病、道豈特南方爲然。余每靜思、竊嘆、謂或得爲之稍決、不可專用程文、致科、宜貢有可以賞德興才、之薦、計其所薦之眞僞多寡、以當績效之有無、而爲之黜陟。冀書以來詩人文士間或有善筋毁、有功及物、則爲選錄其詩文之美者而廣行之。



浮侈如司馬長卿、失節如揚子雲、阿比如柳子厚、偏執已見、流毒生民如王介甫、凡若此輩、悉取其書火之、勿傳、使天下後世知空言無實之不足恃、而人不皆尚言。末俗其有瘳乎、末俗其有瘳乎。

郤永春白馬寺田。

時泉之膏田一半入梵宮、有司以爲饒遺、縉紳覩若私庄、先生一無所預。永春有白馬寺、寺僧困於侵漁、以租二千石遺先生、先生諭而遣之。郡守屠東岸嘗曰、吾接四方士夫多矣、不入城府、不與寺租、不說關節、紫峯先生蓋僅見焉。

同年史箭江訃至、詩以哭之。

詩云、去年送予出東門、三疊陽關酒半醺。今日北風來尚早、淒涼信息不堪聞。素心曾照箭江水、薇氣應隨月夜魂。斜日寒天作一炷、淚流無語痛斯文。

七年戊子 先生五十二歲

講學不輟，成于學，黃南金諸人至自廣。

貽書錢大尹立齋，論振士類，除盜賊及六里水利陂夫役事。

先生高尚，未嘗以私事干有司，至於政之得失，民之利病，每有納諸講中之念。而邑大尹立齋公楩雅重先生，常馳使咨問。故先生貽之書曰：往年儒士多被沮辱，望執事以斯文體貌待之。其倘梓茶餅之類，須使整齊，皂隸門子，莫使一呵。此，實爲大惠。又曰：新政清明，郡盜蹤息，猶有一二橫行，不肯畏威者，蓋天奪其魄也。養稂莠者害嘉穀，審實芟割，惟立齋留意焉。又曰：敝都六里陂在晉江，爲水利之最大者，其餘陂塘，不能當其百分之一。貧難單丁下戶，編排陂夫，看守隄岸，與水浮沉，姑免官徭，其來久矣。近因小陂塘亦皆援例告免，以致俱不蒙惠。望賜公道

訪審、與以慈仁、亦微積陰德、收拾民心、好事也。

冬十月、

詔徵用、辭。

冢宰桂　公萼、方公獻夫薦先生有用之學、不宜在散地。

命下　有司促駕、先生辭不赴、因賦一律、國書催我上長安、行李蕭條路亦難。薄酒也應冬日煖、敝裘聊退北風寒。遣愁發笑寧無訣、醫國還元自有丹。待到雪消春萬里、靜觀定見好容顏。

閏十月、卽家起貴州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兼督所屬二十衞所屯田、辭。

八年己丑　先生五十三歲

新春試筆詩曰、病告歸來今八年、聰明肯道不如前。萱堂優逸誠堪喜、春色融和正自然。新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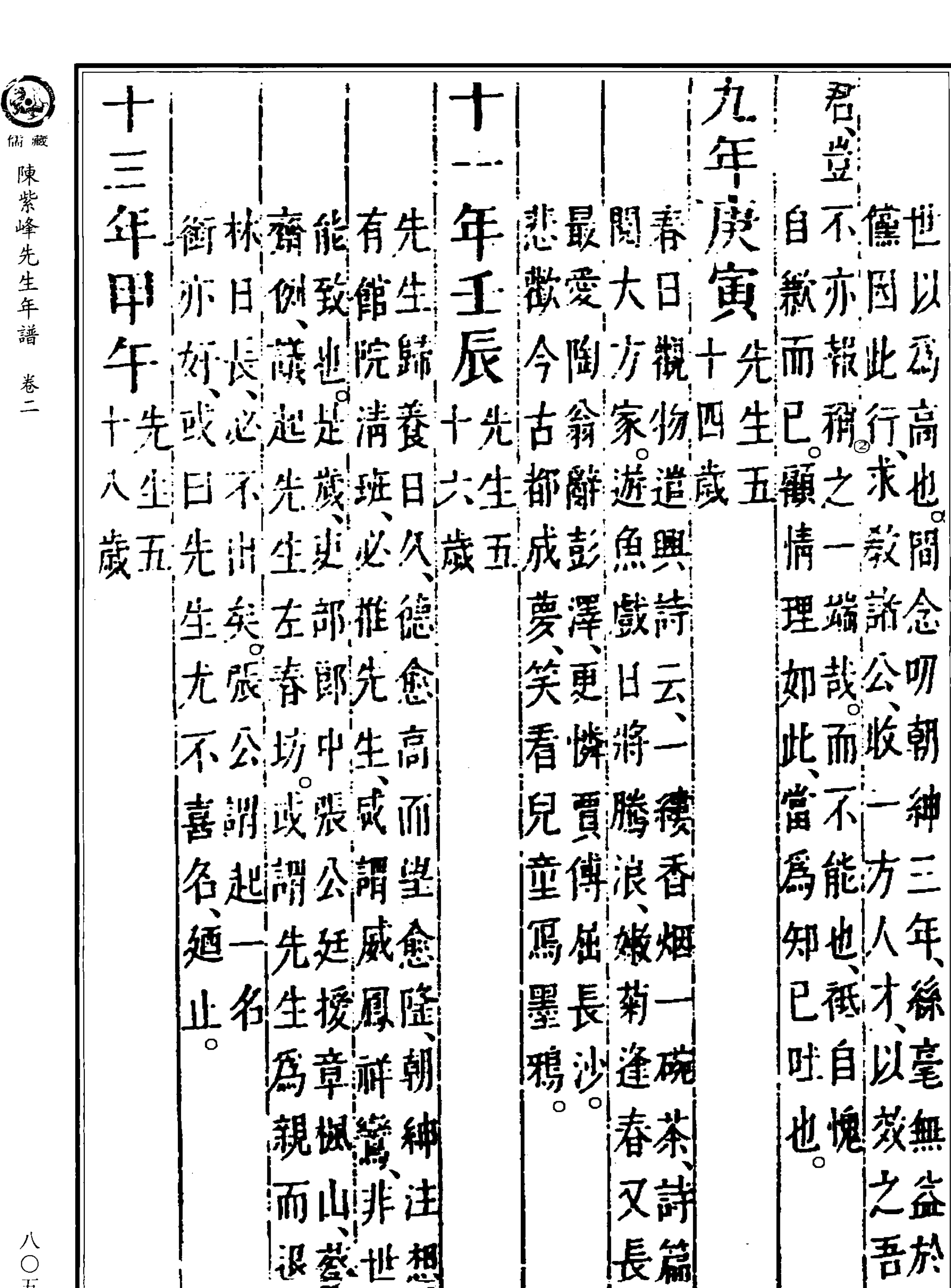
眩忘天北極、幽懷正在水西邊。東風吹起春花好、春草成茵借睡便。

謁羅一峯祠。

題詩云、牛山須禁牧牛羊、藏久良弓要力張。器大也應甘澹泊、玄微亦只在平常。悟來始信無多語、老去方知有故鄉。敬起一峯吾敢問、定行白水答清漿。

夏六月、即家起江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又辭。

林次崖勸行書云、近時一種新學、害道不織、江西尤甚。直須極力磨洗一番、所望於執事者自是不淺。當從於一行、不可失此機會也。克齋王公將亦有書勸行、先生答云、屢承惠書、差人趣生視學江右、賤體向愈、固宜起行、而實有甚難於行者。蓋生爲老母引疾乞歸已八年、母今年八十七矣。據情與理、實難遠別。且使生非退而爲親、去歲便當應徵北上、聽受職事矣。今既不能、能赴江西以任所不易任之事乎。用是具狀告乞休致、而甘爲林下無用之棄人、非眞能遯



世以爲高也。間念明朝紳三年、絲毫無益於世。儻因此行、求教諸公、收一方人才、以效之吾君、豈不亦報稱之一端哉。而不能也、祗自愧自歎而已。顧情理如此、當爲知己吐也。

九年庚寅　先生五十四歲

春日觀物道興詩云、一縷香烟一碗茶、詩篇遍閱大方家。遊魚戲日將騰浪、嫩菊逢春又長芽。最愛陶翁辭彭澤、更憐賈傅屈長沙。悲歎今古都成夢、笑看兒童寫墨鴉。

十一年壬辰　先生五十六歲

先生歸養日久、德愈高而望愈隆、朝紳注想。每有館院清班、必推先生、或謂威鳳祥鸞、非世所能致也。是歲、吏部郎中張公廷援章楓山、蔡虛齋例、議起先生左春坊。或謂先生爲親而退山林日長、必不出矣。張公謂起一名銜亦好、或曰先生尤不喜名、遂止。

十三年甲午　先生五十八歲

春正月、丁母太安人吳氏憂。

太安人享年九十一歲、先生執喪如禮、儈依依孺慕云。吳族後復姓王、先生爲作龍塘王氏族譜序。

十四年乙未　先生五十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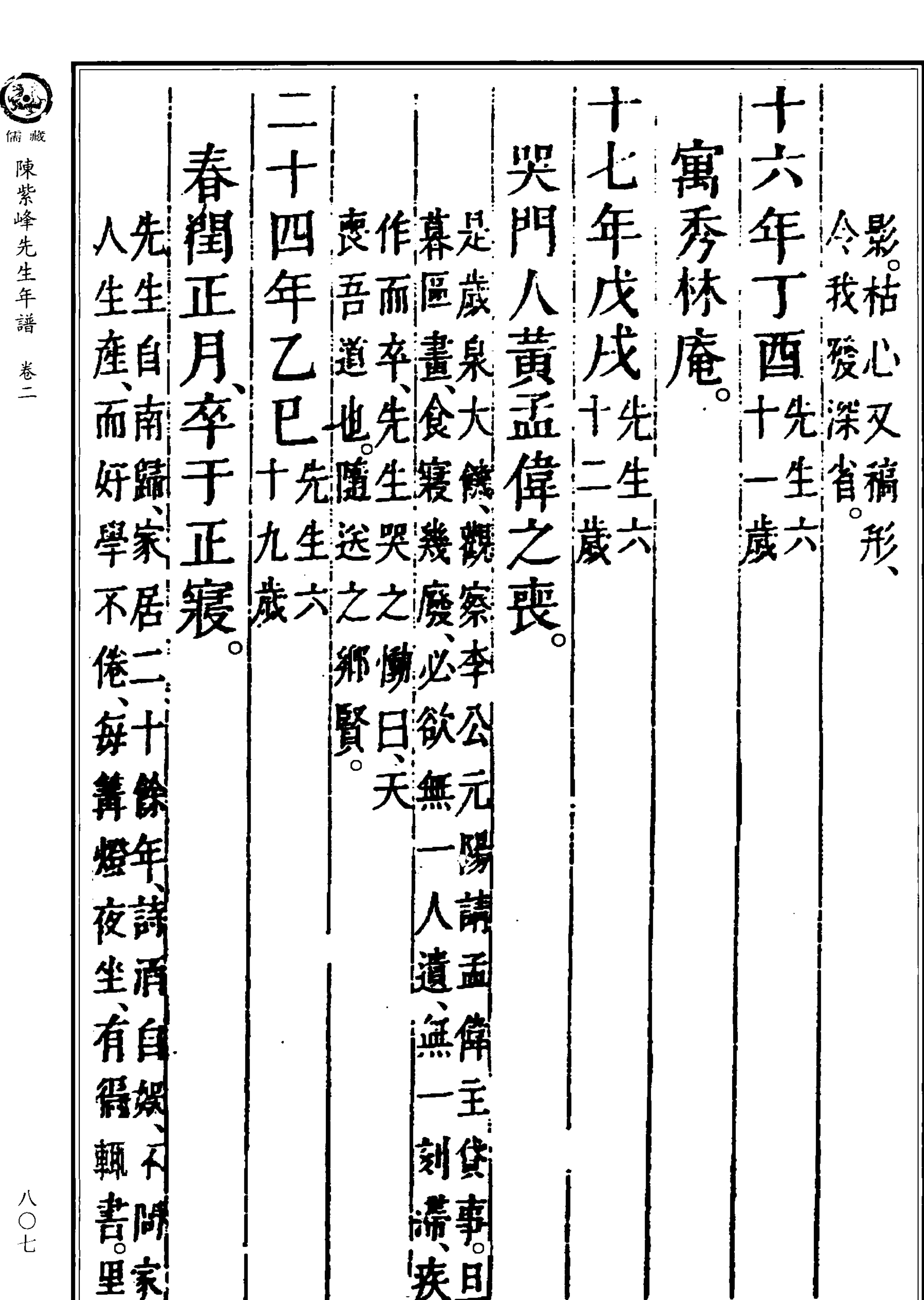
冬、葬太安人于秀林山。

中葬林太母、右葬質齋公、左葬太安人。朴素渾堅、不效世俗作華飾。

十五年丙申　先生六十歲

寓秀林庵

葬母之後、起居多在秀林庵、雖避塵囂而就幽勝、實藉墓廬以展孝思也。有題秀林三笑圖詩云、三笑到虎溪、笑笑世人迷。誰會笑中意、一笑出塵泥。又三睡圖詩云、三睡睡不醒、且無聲與



影。枯心又稿形、令我發深省。

十六年丁酉先生六十一歲

寓秀林庵。

十七年戊戌先生六十二歲

哭門人黄孟偉之喪。

是歲泉大饑、觀察李公元陽請孟偉主賑事。日暮區畫、食寢幾廢、必欲無一人遺、無一刻滯、疾作而卒、先生哭之慟曰、天喪吾道也。隨送之鄉賢。

二十四年乙巳先生六十九歲

春閏正月、卒于正寢。

先生自南歸、家居二十餘年、詩酒自娛、不問家人生産、而好學不倦、每篝燈夜坐、有得輒書。里

有書塾、時一至、課子弟學業、教以進退坐立唯諾揖讓、爲師者亦因得所以教人之法。數十年間、塾師所教、子弟所學、猶有古者小學遺風。門生故人、後生新進、或執經問難、或馳書求給、各隨品而告、一本於身心性命、中正塗轍、隨悉舉業成造就甚多。遇光風霽月、扶杖行吟、與田父野老談說桑麻節度、或乞題贈、或具鷄黍、隨而應之、各得其歡。人人謂先生親己。惡少年作姦犯科、爲不善於鄉、竊相語曰、陳先生得無聞知耶。間或誨諭教戒之、無不汗顏革面、願得卒爲善士。課兒以詩書、訓女以蘋藻、閨門之內、肅肅雍雍。凡擇婚姻、不令媒妁窺富貴人門戶、曰、家之盛衰損益、豈關於此、惟種德之家、謹厚之子、則吾佳婦快婿矣。自奉澹約、親朋過從、一蔬一酌、談笑終日。雖值貴顯者、未嘗盛餞加禮、曰、草蔬同飯何人哉。生平無忿厲之色、疾遽之聲、海度汪涵、雖犯而不校焉。平峯謂虛齋既歿、無愧師門者先生一人而已。設不退而爲親、必進而有爲於世、其事功之及人可勝述哉。非虛語也。所居後海潮不至、越之數日而先生逝、卒閏正月二



十一日也。

八月，祀泉郡鄉賢祠。

督學熊公汲以先生學問淵源、履行純貞，縉紳山斗、鄉邦典刑，從兩學諸生呈，移文泉州府祀焉。

二十七年戊申

冬十二月，葬于秀林山。

諸子從先生遺命，添築于貞齋公舊壙前，合爲一壙而祔葬焉。蓋骨肉團聚之思，溪山舊遊之樂，不獨區區山水間矣。侍御見吾弟讓作行留宮保張襄惠公岳作誌銘，方伯林象川公一新作銘，參政王遵巖公慎中、廉憲蘇紫溪公濬作傳。○張襄惠公岳銘曰：道宗先覺，學異專門。精詣洞觀，貫于本原。鑄鼎非豊，菽水非貧。求仁得時，哉屈伸。一卧廿年，衆望方殷。天不憗哲，遽而

爾乘雲。涵江紫帽、流峙高深。英爽飛沉、千古來今。體魄所歸、山曰秀林。父母在茲、式慰孝心。○林象川公一新銘曰、秀林之阡、伊誰卜吉。虚齋先正、恩義依屬。迺昔温陵、儒術推轂。紫峯氏興、刋除榛薉。滋培本原、英華繁郁。虚齋正傳、於斯嗣續。先生之學、卓然儒宗。先生之行、矜如清風。辭榮就寂、甕牖其衷。高堂養母、三公就隆。毋也違養、率禮襄事。力疾服勞、以成素志。先生終葬、窀穸斯侍。日永孝思、存亡一致。

穆宗皇帝隆慶六年壬申春二月、有司立墓祠于秀林。

秀林墓上有祠、中塑先生遺像。至是、同守丁公一中手書紫峯先生墓祠。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有司請建專祠于學宫。



先生之沒、有司既祀之鄉賢、猶謂未滿崇尚之意、議特祠如虛齋先生例、而學傍有隙地、堪以卜建。於是郡守朱公炳如等請於督學按臺而成其事。

二年甲戌正月、專祠告成、學宮特祀。

禮部尚書儀庭黃公鳳翔作記、畧曰、我國家稽古定制、廟學中設鄉賢祠、將擇其德業學問卓爲儀表者而祀之、即古瞽宗西序之遺意也。顧甄覈嚴、沿私相襲、既非所以明祀典之重、況有曠世賢哲、屹然挺生于茲地、上之有功於聖經、下之有關於風教者、詎可槩以常典施之哉。鳳翔自少小時輒聞吾邑有陳紫峯先生者、今世名賢也。先生爲朱考亭之學、諸所著述、皆足羽翼傳註、而發其所未發。至其棄官歸養、再徵不出、飄然遁迹於物外、而不知有可慕之祿爵、尤爲足以立儒而廉頑。知先生者謂其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此百世之定論也。先生之沒、有司既採輿論、列祀之鄉賢宮矣。然景行私淑之士、猶謂不滿崇

尚之意、始議特祠如蔡處齋先生例。而學傍有隙地一區，堪卜建如式、殆若天造地設以遺之今日者。議始於郡守朱公炳如、邑令黃侯金色、成於按院劉公良弼、督學宋公儀望、郡守姚公光洋、同守丁公一中、通守陳公嘉謨、推守羅公文靖。而邑令曾侯仕楚實助鏝金、以襄厥事。二百年來未有之曠典、于今始備、熒熒奕奕、鄉黌庠亦爲之生色矣。昔成之日、奉主以祭、郡邑有司暨吾鄉縉紳學士、訢訢然後先駿奔焉。請茲舉不可無記、而屬筆於小子翀。翀謂先生之大節素履、詳於傳誌、載在郡乘、可以無贅、故特記其興事始末、使千百世之下知我

國家崇賢右文之治、眞與殷周比隆。又使遐邇人士讀其書、可以尚論其世、而聞風思齊、有不止於言語文字之祖者。則茲祠之建、其所繫於世道不小也、豈特以爲先生榮已哉。

祭儀式

每歲春秋二祭。每祭猪壹隻、重壹百觔。羊壹隻、重叁拾觔。餹餅壹卓、油糖壹卓、菓伍色、粉伍碗、



菓酒貳事、大金壹架。共銀貳兩叁錢。丁後二日、府縣正印官率僚屬師生臨祭。

祭文式

維

萬曆二年歲次甲戌、正月丁丑朔、越十有八日甲午、泉州府知府姚光泮、同知丁一中、通判曾球、推官羅文靖、謹以牲醴、祭告于

先賢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紫峯陳先生之神。惟公道宗閩里、學源考亭。闡明奧旨、翼贊聖經。行節超邁、出處光明、佑啓後覺、千載儀刑。茲惟仲春秋、敬修祀事、用薦德馨。尚饗。

二十八年庚子四月、議謚。

大中丞希所郭公惟賢議云、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陳琛、福建晉江人。穎悟絶倫、默契宋儒朱熹之正派。靜脩自得、洞徹師門蔡清之真傳。所著有四書淺說、易經通典。當士習偏駁之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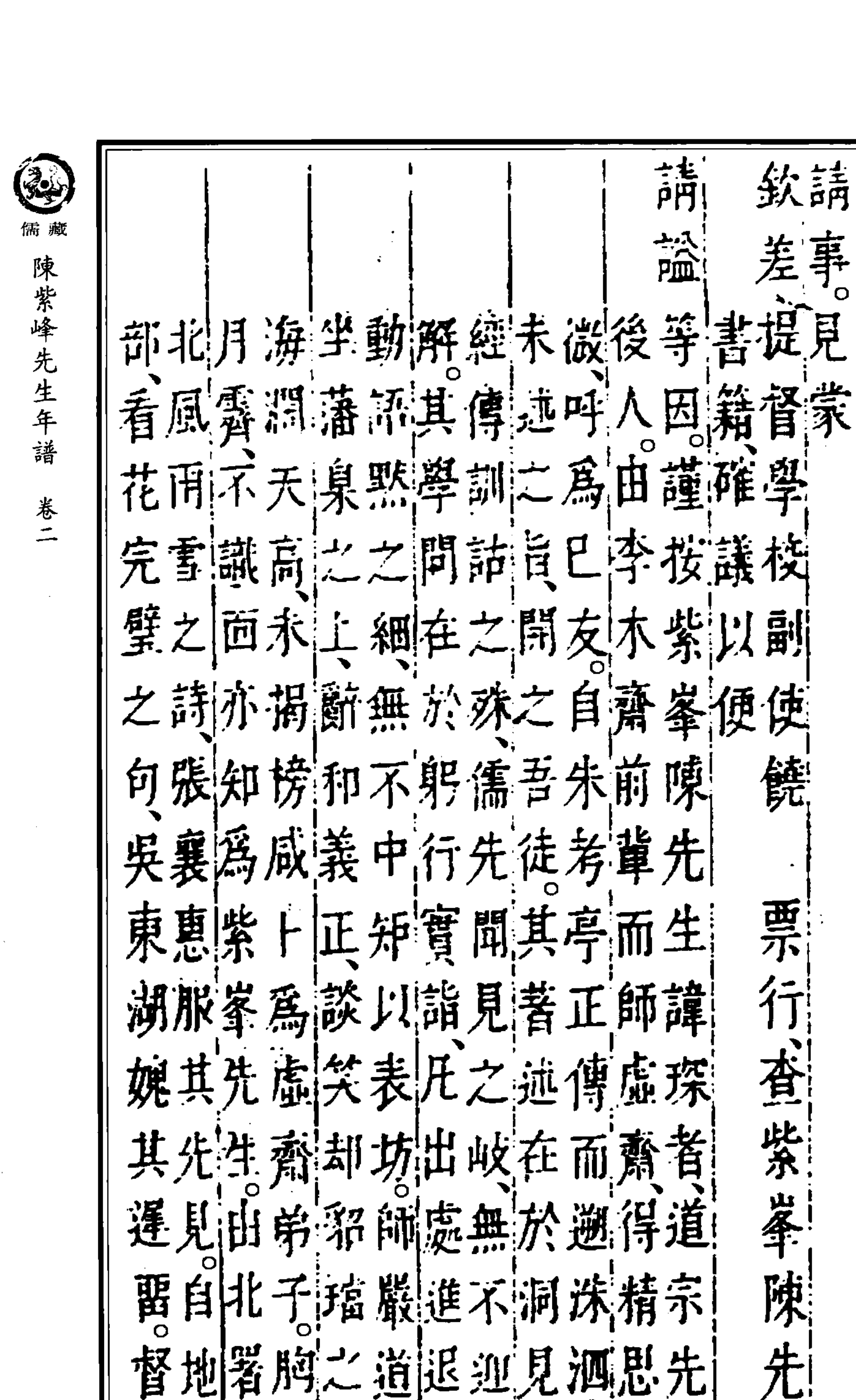
根極本原，推明理性，所羽翼聖經者功尤不小。初除刑部主事，旋乞改南，以便就養，任戶曹權關，清操惠政，商民德之。追轉考功，爲思親引退，純孝至性，泊於世味。兩拜督學，俱力辭不出。高標似孤岑淚鶴③，道氣如千仞翔鳳。登其堂，月朗風清，能振頑儒而鋤鄙薄。誦其書，開闢啓鑰，直揭二體而行中天。此

理學之名臣也，宜謚。

吏部郎中省菴林公學會議云，陳琛，晉江人，仕江西提學僉事，蔡文莊高弟也。穎悟絕倫，默契朱考亭之正派。所著有四書淺說、周易通典，其爲聖經羽翼，甚非淺鮮。兩拜督學，力辭不出，說者謂一有鳳凰翔千仞之意。性至孝，澹於世味，竝論一根極理奧，眞理學名臣也。宜補謚。

三十三年乙巳

欽差提督學校福建按察司副使饒　爲學政事，照得晉江縣陳紫峯先生諱琛，爲八閩理學名臣。所據生平事蹟，曾否有論，合行查取。爲此票仰本府官吏即行該縣，備查陳先生原日所經



歷事實抄造及曾著淺說、再著有某書籍、俱要
查取詳議明確、一併呈報、以憑參閱、爲
請諡施行、毋得遲延、須至票者。
泉州府晉江縣儒學廩增附生員韋乎敬、蕭夏
績等呈、爲遵依查議先賢確行、乞轉達上
請事。見蒙
欽差提督學校副使饒 票行、查紫峯陳先生行蹟
書籍、確議以便
請諡等因。謹按紫峯陳先生諱琛者、道宗先覺、學啓
後人。由李木齋前輩而師虛齋、得精思力踐之
微、呼爲巳友。自朱考亭正傳而遡洙泗、闡無言
未述之旨、開之吾徒。其著述在於洞見本原、凡
經傳訓詁之殊、儒先聞見之岐、無不迎刃而立
解。其學問在於躬行實踐、凡出處進退之大、言
動語默之細、無不中矩以表坊。師嚴道尊、聿布
坐蒲泉之上、斷和義正、談笑却詔蹈之橫。文章
海潤天高、永揭榜咸卜爲虛齋弟子。胸次風光
月霽、不識面亦知爲紫峯先生。由北署改南曹、
北風雨雪之詩、張襄惠服其先見。自地官謫天
部、看花完璧之句、吳東湖媿其遲留。督稅淮安、

非漕院餘義之境。乞歸田里，絕達官通問之書。
奉救水而盡歡者廿年、辭
詔書而陳情者三至。淺說通典、戶誦家傳、文集行世、
士欽世仰、允矣正學、蔚爲儒宗。蓋先生之改官
早見、
武廟南巡、不與廷臣激抗之禍。先生之歸養貞切、非
堂西日、直棄八世紱冕之榮。辭
召非高、絕謁非峻、故以春風沂水達先生者、未盡
先生之篤實、以鄒翔千仞高先生者、未盡先生
之冲和。以著書立言崇先生者、未盡先生之素
行。以急流勇退義先生者、未盡先生之建立。志
潔行方、見超心廣、眞虛齋之正印、後學之指南
也。士論方久鬱而未伸、公道乃自上以及下、先
達可當之無愧、斯文信美而有光。伏乞表章、亟
行轉達。進五品之舊秩、
贈官以應令典、挈一生之懿美、易名以示崇褒。得
有榮於前修、用可風于來
世。下情無任懇懇之至。
晉江潘知縣顧參語云、先生素履步趨聖賢、立
言羽翼經傳、淺說通典之行世已久、文集諸書



之傳家不磨。南北歷歷三曹，皆儒者之用。後先陳乞二疏，終孝子之情。三辭
朝徵，兩辭督學，何允逵之鴻羽，而千仞之鳳翔耶。
允所謂得師門蔡虛齋之真傳，以遡宋儒朱考亭之正派者。宜照虛齋先生
事例，一體贈謚，以示追崇。

署泉州府事推官李參語云：先生資性冲和，涵養純粹，功深不爐不扇，幾嚴愧影愧衾。其學由虛齋以達考亭，由考亭以遡洙泗。闡孔曾思孟之秘，盡在淺說諸書，發羲文姬孔之微，復著通典全部。言言抽關啓鑰，人人戶誦家傳。歷官諸曹，純是學問作用。陳情屢疏，尤見孝思淵深。至今讀其書者聾發而瞶開，仰其風者頑廉而懦立。允宜比從虛齋先生事例，
請贈
請謚，以示追崇。

紫峯年譜卷之二終

浯水周德均敬書

校記

①「點」下脱一字，或是「點」。

②報稍：據文意，當作「報效」。

③淚鶴：當作「唳鶴」。

紫峰公年譜,李鹿巢先生序謂出自季子敦豫公,孫復公所輯。兵燹之餘,吾家藏書散逸,惟公之四書淺説盛播海内,至易經通典及年譜、文集鏤板寖湮,茍非好古之家,鮮有藏本,宜乎爲公後人,亦未嘗一涉耳目也。吾郡徐君簡之積軸甚富,又有志表章前哲,嘗出蔡文莊公集、商諸比部蔡鶴村先生、雝校重刊。復以紫峰公乃文莊高弟,其文集及年譜家所并弃,又將合刻。方擬舉行,而比部謝世矣。兹比部公子繼承先志,續刊紫峰公

年譜、徐遠文集、將與文莊集合焉。經以是聞諸家嚴、則竝詔經曰、紫峰公遺書、鄉先生猶採輯剞劂以傳、俾我後人、奈何其忘之也。乃命取徐君所與比部公子刻成之年譜原板、鈔謄閱對、重梓一帙、以藏諸家。俾吾陳子姓得有考按、知前人典型、一言一行、明白要約、莫不有至理存焉。雖未能奉為步趨、而觀感興起、不至貽玷宗風、則斯役又豈無小補也哉。

乾隆丁丑歲、七世從孫大經謹跋。

王心齋先生年譜

明・董燧等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郭 齊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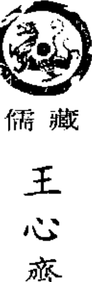
據民國初年鉛印本重排

《王心齋先生年譜》一卷，附《譜餘》、《補遺》一卷，明董燧等編撰。民國初年鉛印本。

王艮（一四八三—一五四一），字汝止，號心齋，明泰州（今江蘇東臺）人。生於成化十九年，家境貧寒，年二十餘方就學。後受學於王守仁，得其學之宗。不事科舉，聚徒講學，布衣終其身。嘉靖十九年卒，年五十八，門人私謚曰文貞先生。王艮學術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盡得王陽明致良知之旨，在王守仁諸弟子中爲佼佼者。著有《心齋語録》二卷、《心齋文集》二十卷（參《明史》卷九八、九九）。《明史》卷二八三《王畿傳》有附傳，《明儒學案》卷三二有《處士王心齋先生艮傳》。

王艮年譜現存者凡三種：一爲明王宗順、王元鼎、王翹林所編，一爲明董燧等所編，一爲明張峰所編。本書所收爲明董燧編次之《王心齋年譜》。董燧，字兆時，江西樂安人，王艮門人，官至南京刑部郎中。隆慶間，董燧與王艮子嗣及門弟子共謀編爲是譜。爲正文一卷，另編譜餘、補遺爲一卷，收録時人祭奠、墓銘、別傳、祠記、楹聯諸文。譜中所輯資料詳盡，敘事亦簡要，然對其學術推崇太過，於其行事偏激處，亦多迴護之辭，故有失公允。至其刊刻，則錯漏之字滿目皆是，堪稱粗劣矣。

民國初年袁承業刊印《王心齋先生遺集》，即附録董燧等所編年譜，收入《遺集》卷三、四。



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三

年譜 附出處事蹟

先生諱艮，字汝止，隸揚之泰州安豐場人。今屬東臺縣。其先伯壽自姑蘇徙居，生國祥，國祥生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紀芳，玒，別號守菴，古朴坦夷，里中稱爲長者。母湯氏，仁孝，甚有法度，訓誨諸子，至今凜然。先生身長九尺，隆顙修臞，骨巉貌古，有肉珠在掌，左一右二，如分陰陽，時時起伏不息，若與氣機相爲升降者，人咸異之。先生嘗于宅之後圃築室，僅方丈，時宴息其中，悉心究學，自號心齋，創冠服、蒲輪等制，行于世。其後四方學者稱心齋先生云。存日，撫按劉節、吴悌交薦于朝，後門人徐樾、張峰、董燧、聶靜私謚文哲，又謚文貞。先生韓世能、蕭景訓、田大年、張位、沈一貫、王士桂交請從祀孔廟，待謚于朝。

明憲宗成化十九年癸卯，先生生。是年六月十六日巳時也。

孝宗弘治二年己酉，先生七歲。受書鄉塾，信口談說，若或啓之，塾師無能難者。

六年癸丑，先生十一歲。貧不能學，辭塾師，就理家政。

九年丙辰，先生十四歲。母孺人湯氏卒，居喪哭泣甚哀。

十四年辛酉，先生十九歲。客山東，奉守菴公命商遊四方，先生以山東闕里所在，徑趨山東。

十五年壬戌，先生二十歲。親迎孺人吴氏。

十六年癸亥，先生廿一歲。經理財用，人多異其措置得宜，人莫能及。自是家道日裕，遂推其所餘以及隣里鄉黨。

十八年乙丑、先生廿三歲。客山東、先生有疾、從醫家受倒倉法、既愈、乃究心醫道。

武宗正德二年丁卯、先生廿五歲。[①]客山東、過闕里、謁孔聖及顔曾思孟諸廟、瞻拜感激、奮然有任道之志。歸則日誦孝經、論語、大學、置其書袖中、逢人質義。冬十二月、子衣生。

三年戊辰、先生廿六歲。冬十一月、守菴公以戶役早起、赴官家、方急取冷水盥面、會先生見之、深以不得服勞為痛、遂請以身代役。自是于溫凊定省之儀、行之益謹。

四年己巳、先生廿七歲。默坐體道、有所未悟、則閉關靜思、夜以繼日、寒暑無間、務期于有得、自是有必為聖賢之志。

六年辛未、先生廿九歲。先生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獨奮臂託天而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洞徹、萬物一體、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記壁間、先生夢後書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于座右。時三月望夕、即先生悟入之始。□冬十一月、子襞生。

七年壬申、先生三十歲。築斗室于居後。□暇則閉戶坐息其間、讀書攷古、鳴琴雅歌。

九年甲戌、先生三十二歲。先生講說經書、多發明自得、不泥傳註。或執傳注辨難者、即為解說明白。族長某知先生有志天下、每以難事試之、立為辨析。及各場官民遇難處事、皆就質于先生、先生為之經畫、不爽毫髮。

十年乙亥、先生三十三歲。家益繁庶、先生總理嚴密、門庭肅然、子弟于賓客不整容不敢見。

十一年丙子、先生三十四歲。是年、諸弟並畢婚、諸婦粧奩有厚薄者、門內譁然。先生一日奉親坐堂上、焚香座前、召諸昆弟、誡曰、家人離起于財物不均、令各出所有、置庭中、錯綜歸之、家衆貼然。

十二年丁丑、先生三十五歲。徹神佛像、祀祖先。里俗家廟多祀神佛像、先生告于守菴公曰、庶人宜奉祖先。守菴公感悟、遂祭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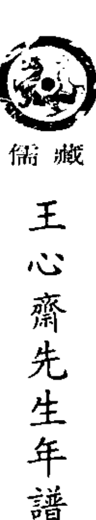


而焚之、因按文公家禮置四代神主祀焉。守菴公性復喜獵、問張網溪上取雁、日獲十餘。先生幾諷之、公焚其網、縱雁飛去。適守菴公患痔痛劇、先生徬徨侍側、見血腫、以口吮之。公瞿然曰、兒何至此。痔尋瘥。人以為孝弟所致。遂作孝弟箴文、列前卷。

十四年己卯先生三十七歲。江西宸濠亂、時武宗南巡、駐蹕維揚、所過騷動。遣嬖幸佛太監神總兵沿海視獵場、至富安場、校尉及先生門、索鷹犬急。守菴公懼、詣先生曰、兒勸我毀神佛、今神佛禍作、奈何。先生曰、大人無恐、天之所佑者善也、又何禍為。明日策馬偕校尉執贄往見神佛、以安守菴公。佛曰、鷹犬安在。先生曰、里中失獵久矣、何問鷹犬。佛曰、今朝廷取鷹犬、能禁弗與耶。先生曰、鷹犬禽獸也、天地間至賤者、而至尊至貴孰與吾人。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今以其至賤而貽害于至尊至貴者、豈人情乎。佛聽其言色動、乃令先生往來趨步而熟視之、顧謂神曰、疇昔之夜所夢異人、非耶。延先生坐、與語甚歡。抵暮、先生以父恐辭歸、佛喜曰、君孝子也。厚遺以遺、約旦日早來會。及旦、先生往、佛復喜曰、君信人也。遂與俱獵。時師行凍餒、有司供奉不能給、軍士有道死者、人情洶洶。先生以善言語佛、宜勸主上早旋蹕以安天下。遲回海上、主上必心動而致疑。脫乘輿一旦卒然臨之、何以備驅逐。佛為感動罷獵、因強先生謁上、可得柄用。先生委曲決辭以歸。歐陽南野德聞而嘆曰、立談之頃、化及中貴、予不及心齋遠矣。□製冠服。□一日、喟然嘆曰、孟軻有言、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于是按禮經製五常冠、深衣、縧絰、笏板、行則規圓矩方、坐則焚香默識。書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夏五月、子提生。

十五年庚辰先生三十八歲。時陽明王公講良知之學于豫章、四方學者如雲集。先是、塾師黃文剛吉安人也、聽先生說論語首章曰、我節鎮陽明公所論類若是。先生訝曰、有是哉。方今大夫士汩沒于舉業、沉酣于聲利皆然也。信有斯人論學如我乎、不可不往見之。吾俯就其可否、而無以學術誤天下。即買舟以俟、入告守菴公。公難之、長跪榻前至夜分、繼母唐孺人亦力言于公、乃許之行。得令即起拜、登舟。舟中方就枕、遂夢于陽明公拜亭下、覺曰、此神交也。舟次大江、會江寇掠舟中、先生揖寇、聽取其所有。寇見

先生言動、乃捨去。抵鄱陽阻風、舟移日不得行。先生禱之、輒風起。既入豫章城、服所製冠服、觀者環繞市道。執海濱生刺以通門者、門者不對、因賦詩為請。□詩曰、孤陋愚蒙住海濱、依書踐履自家新。誰知日日加新力、不覺腔中渾是春。□聞得坤方布此春、告違艮地乞斯真。歸仁不憚三千里、立志惟希一等人。去取專心循上帝、從違有命任諸君。磋磨第愧無胚朴、請教空空一鄙民。□陽明公聞之、延入拜亭下。見公與左右人宛如夢中狀。先生曰、昨來時夢拜先生于此亭。公曰、真人無夢。先生曰、孔子何由夢見周公。公曰、此是他真處。先生覺心動、相與究竟疑義、應答如響聲徹門外。遂縱言及天下事。公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曰、某草莽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公曰、舜居深山、與鹿豕木石游居、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先生曰、當時有堯在上。公然其言。先生亦心服公、稍稍偶坐、講及致良知。先生嘆曰、簡易直截、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師事之。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遂自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復入見公、亦曰、某昨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先生復上坐、公喜曰、善。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為苟從、予所甚樂也。乃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先生心大服、竟下拜執弟子禮。公謂門人曰、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居七日、告歸省。公曰、孟軻寄寡母居鄒、遊學于魯、七年而學成。今歸何亟也。先生曰、父命在、不敢後期。先生既行、公語門人曰、此真學聖人者、疑即疑、信即信、一毫不苟、諸君莫及也。門人曰、異服者與。曰、彼法服也、舍斯人吾將誰友。先生初名銀、公乃易之名艮、字汝止。歸七日、先生復欲往豫章、守菴公以阻風遇盜、途中已兩見之、難其行。先生曰、為善必吉、誠可動天、某此行自有神護。族長亦設故以難其行、曰汝言誠可動天、今天日方晴、汝能禱雨以證、汝父必許。豫章可往也。先生即齋心焚香、以情告天。出過鹽倉、見鹽使曰、急收藏無緩、午後當大雨。停午果雲起、雨下如注。族長老異焉。守菴公亦忻然許之。遂如豫章。□過金陵、至太學前、聚諸友講論、時六館之士具在、先生曰、吾為諸君發六經大旨。夫六經者、吾心之註腳也。心即道、道明則經不必用、經明則傳復何益。經傳印證吾心而已矣。六館之士皆悅服。大司成汪咸齋聞先生言、延入質問、見所服古冠、疑其為異、乃問先生曰、古言無所乖戾、其義何如。先生曰、公何以不



問我無所偏倚，卻問無所乖戾，有無所偏倚，方做得無所乖戾。汪公心敬而憚之。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先生四十歲。 時陽明公以外艱家居，四方學者日聚其門，道院僧房至不能容。于是先生為搆書院，調度館穀以居，而鼓舞開導多委曲其間。然猶以未能徧及天下，一日入告陽明公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聞此學者乎。」因問孔子當時周流天下車制何如。陽明公笑而不答。既辭歸，製一蒲輪，標其上曰：「天下一個，萬物一體。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啓發愚蒙。遵聖道天地弗違，致良知鬼神莫測。欲同天下人為善，無此招搖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②其惟此行乎。」于是作鰍鱔賦，文列前卷。□沿途聚講，直抵京師。會山東盜起，德州集兵守關，不得渡。先生託以善兵法見州守，守曰：「兵貴勇，某儒生，奈怯何。」先生曰：「某有譬語，請為公陳之。家嘗畜雞，母其所畏者鳶也。一日引其雛之野，鳶忽至，輙奮翼相鬭，蓋不復知鳶之可畏，其故何也。愛雛之心切耳。公民之父母，州之民皆赤子也。倘不忍赤子之迫于盜，何患無勇。將見奮翼相鬭者，愈于雞母也。」州守聽其言悟，益嚴于為備，遣人護先生渡河，復先于其所往。比至都下，先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③，變為人立。晨起，先生適至。時陽明公論學與朱文公異，誦習文公者頗抵牾之，而先生復講論勤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情大異。會南野諸公在都下，勸先生歸，陽明公亦移書守菴公，遣人速先生。先生還會稽④，見陽明公。公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欲稍抑之，乃及門三日不得見。一日，陽明公送客出，先生長跪曰：「某知過矣。」陽明公不顧，先生隨入至庭事，復厲聲曰：「仲尼不為已甚。」于是陽明公揖先生起。時同志在側，亦莫不歎先⑤生勇于改過。

二年癸未先生四十一歲。 春初，往會稽侍陽明公朝夕。□夏四月，貸粟賑濟。□淮揚大饑，先生故所游真州王商人，居積富，雅敬重先生。于是先生從真州貸其米二千石歸，請官家出丁冊給賑。時有饑甚不能移者，則作粥糜食之。既謁巡撫□公請賑，因以其所賑饑民狀對。撫公疑其言，先生曰：「賑冊在場官所，可稽。」乃羈先生于空廨中，令人偵先生出入所，並與往來言者。時廨中有就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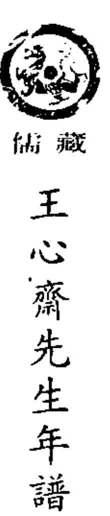
有司三二人、先生坐其中、惟與三二人講究理學、暇則彈琴自娛、絕無一言及外事、亦無一人往來。偵者以實告撫公、會所取賑冊至、撫公覽之大悔曰、幾失君矣。已乃大喜曰、君布衣、乃爾何言有司。明日、就先生問讀何書、曰讀大學。更讀何書、曰中庸。又曰、外此復何書。曰尚多一部中庸耳。曰何謂也。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已備于大學。撫公悟、大發賑、行將樹牌坊表揚先生、先生固謝之。秋大疫、先生又日煮藥飲、廣為調濟、全活者甚衆。

三年甲申先生四十二歲。在會稽。□是年春、四方學者聚會稽日衆、請陽明公築書院城中以居同志。多指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學、大意謂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同志惕然有省。未幾、陽明公謝諸生不見、獨先生侍左右。或有論諸生、則令先生傳授。會守菴公壽日、先生告歸上壽、陽明公不聽、命蔡世新繪呂仙圖、王琥譔文、具上因金克厚持往壽守菴公、並作歌以招之。于是守菴公至會稽與陽明公相會。□冬十二月、方歸。□春正月、子補生。

四年乙酉先生四十三歲。春正月、往會稽。□先生奉守菴公如會稽、並諸子姪以從。□會廣德、時鄒東廓守益以內翰謫判廣德、建復初書院、大會同志、聘先生與講席。□作復初說、文列後卷。□東廓子書院成、因名曰復初、刻先生說于其中。□秋七月、會孝豐。□郭中州治時尹豐、聘先生開講、刻詩學宮、以示諸生。□冬十二月、歸省。

五年丙戌先生四十四歲。秋八月、會講安定書院。□時王瑤湖臣守泰州、會諸生安定書院、禮先生主教事。□作安定集講說、文列後卷。□冬十月、作明哲保身論、文列後卷。□時同志在宦途、或以諫死、或讒逐遠方。先生以為身且不保、何能為天地萬物主、因瑤湖北上、作此贈之。是年泰州林春、王棟、張淳、李珠、陳芑數十人來學。先生揭大傳論語首章于壁間、發易簡之旨。□作樂學歌。□文列後卷。

六年丁亥先生四十五歲。至金陵。□會湛甘泉若水、呂涇野柟、鄒東廓、歐南野聚講新泉書院。□作天理良知說。□時甘泉湛公



有揭隨處體認天理六字以教學者、意與陽明稍異、先生乃作是說。文列後卷。□是年揚州王俊、本州宗部、朱軏、朱恕、殷三聘來學。
□秋九月、在會稽、送陽明公節制兩廣。□冬十一月、歸省。□月子雍生。

七年戊子先生四十六歲。在會稽。□集同門講于書院、先生言百姓日用是道、初聞多不信。先生指僮僕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處不假安排、俱自順帝之則、至無而有、至近而神。惟其不悟、所以愈求愈遠、愈作愈難。謂之有志于學則可、謂之聞道則未也。賢智之過與仁智之見、俱是妄。一時學者有省。□招俞文德書、列後卷。□時廣信永豐俞文德入山習靜、作書招之、俞得書即出山受學。□冬十一月、陽明公訃聞、先生迎喪桐廬、約同志經理其家。□冬十一月、江西貴溪徐樾、張士賢來學。

八年己丑先生四十七歲。冬十一月、往會稽。□會葬陽明王公、大會同志、聚講于書院、訂盟以歸。□冬十二月、撫臺劉公梅谷節疏薦。□答太守任公書。□文俱列後卷。

九年庚寅先生四十八歲。在金陵。□會鄒東廓、歐南野、萬鹿園表、石玉溪簡聚講雞鳴寺。□夏五月、如會稽、為陽明王公子正億議禮部侍郎黃公久菴綰之女為婚、復至金陵。

十年辛卯先生四十九歲。是年、四方從游日衆、相與發揮百姓日用之學甚悉。冬十一月、徐樾復來學。先生一夕步月下、指星文與語、樾應對間若恐失所持循。先生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出遊至小渠邊、先生躍過、顧謂樾曰、汝亦放輕快些。樾持益謹、若遺一物。既樾歎曰、從前孤負此翁、為樾費卻許多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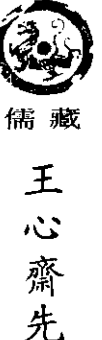
十一年壬辰先生五十歲。是年、道州周良相、涇縣吳標、王汝貞、南昌程伊、程倖先後來學。初汝貞持學太嚴、先生覺之曰、學不是累人的。因指旁斵木匠示之曰、彼卻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夏五月、如會稽、經理陽明公家。攜正億赴金陵、託黃久菴公、遂大會金陵。

十二年癸巳先生五十一歲。在金陵。□南野公嘗講致良知、先生戲之曰、某近講良知致。南野延先生連榻數宵、以日用見在指點良知、自是甚相契。黃洛村弘綱常講不欺、先生曰、兄欺多矣。洛村愕然請示、先生曰、方對食時客及門、辭不在、非欺乎。洛村謝過。先生笑曰、兄又欺矣。洛村未達、先生曰、通變而宜此、豈為欺乎。在座皆有省。□是歲繆雲丁惟寧來學。

十三年甲午先生五十二歲。在金陵、復攜正億北上、託久菴公至滁州[6]還。□夏五月、修撰林東峯大欽、給諫沈石山訪先生、會講泰州、復會金山。時江都令王卓峯惟賢同登金山、東峯乘興直躋山頂、卓峯追弗及氣喘。先生攜手緩步、氣定而復行、東峯竟先登。先生曰、子察否。東峯曰、何察。先生曰、同行氣喘弗顧、非仁也。無何、東峯跣足坐地。先生曰、隸從失瞻、非禮也。東峯斂容以謝。□是歲、東鄉吳怡偕數友來學。時在學同志有燕安氣、先生不直言其過、託問陽明公事語諸友曰、先師昔與諸友在一寺中、有太守見過、張席行酒。酒罷、先師歎曰、諸君不用功、麻木可懼。諸友竟不自知、跪請、先師曰、第問汝止。諸友乃轉問、先生曰、太守行酒時皆燕坐不起、果皆麻木。時燕安者慚悚、若無所措。先生教人大率在言外、令人自覺自化。

十四年乙未先生五十三歲。請賑濟。□是歲復[7]大饑、族家子至除夕多不舉火、先生命伯子衣以所食粟賑之、因以勸鄉之富者。會御史徐芝南九臯按部、先生請曰、某有一念惻隱之心、是將充之乎、遏之乎。芝南曰、充之。先生曰、某固不忍民饑、願充之以請賑于公、計公亦不忍民饑、充之以及民、何如。于是芝南慨然發賑、造門謝先生。有東臺盧氏月溪澄者、其先世曾捐粟千五百石賑饑、蒙先朝旌揚。是歲感先生言、出豆麥一千石施賑、因以其子棨請見。先生嘉其世濟陰德、允為淮海積善之家、遂以孫女許配焉。

十五年丙申先生五十四歲。春正月、撫州樂安董燧自金臺來學、留三月。一日燧瞑目趺坐、先生臨其旁不覺、先生撫其背曰、青天白日、何自作鬼魅。燧醒起豁然。吉永豐聶靜亦自金臺來學。□夏五月、會王龍溪畿金山、訪唐荊川順之武進。道出京口、靜令丹徒、率在門下士侍先生信宿金山寺中、因語靜曰、欲止至善、非明格物之學不可。蓋物有本末、遺本失我、遺末失人、欲止至善難矣。



異日先生遊招隱寺、隸卒前導、先生謝去、謂同遊曰、茲遊與物同樂、使人識官從避去、吾誰與樂也。既先生如金陵、偕燧數十輩會龍溪邸舍、因論羲皇三代五伯事、同游未有以對。復游靈谷寺、與同遊列坐寺門歌詠、先生曰、此羲皇景象也。已而龍溪至、同遊序立候迎先生、曰、此三代景象也。已而隸卒較騎價爭擾⑧寺門外、先生曰、此五伯景象乎。羲皇三代五伯亦隨吾心之所感應而已、豈必觀諸往古。□秋八月、御史洪公垣構東淘精舍。□洪覺山訪先生、與論簡易之道。覺山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斯其旨何也。先生曰、此是對樊遲語。若對顏淵、便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卻何等簡易。于是覺山請訂鄉約、令有司行之、鄉俗為之一變。為構東淘精舍數十楹以居來學。婺源董高、丹徒朱錫、南昌喻人俊、喻人傑、羅楫先後來學。□時先生因在學諸友氣未相下、乃作勉仁方、文列後卷。□冬十二月、考守菴公卒、年九十三。先居八袠、適遇恩例授高年冠服。先生侍養周旋、曲當公意。每暇日輒令瞽者彈說古今興廢事、以怡朝夕。公亦竟日喜聽無倦。至寒夜則伏枕側寢、未嘗少間。公嘗語人曰、吾有子克孝、獲延歲月至此。一日無疾而卒、先生躃踊哀號、不食者三日、毀瘠幾不支。戒子弟執喪禮甚肅。明日州守率僚友遣祭、四方同志者弔唁無虛日。塟公時天大寒、先生冒寒築塋埒、由是搆寒疾。先兩月前五更時、公覺枕上有日光覆左眼、屢拂不去。及曙以語先生、先生曰、日君象也、大人將沐君恩乎。遂刻時日記之。迨公卒日、會州守奉恩詔、以公年逾九十、齒德並隆、具冠服粟帛、詣門致優禮。公尚未殮、先生乃拜受冠服以告公靈、而粟帛一無所受。稽頒詔之日、與日光照目之辰相符。

十六年丁酉先生五十五歲。是年先生玩大學、因悟格物之旨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乃歎曰、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弘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則身尊、身尊則道尊。故輕于出則身屈而道不尊、豈能以濟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曰、安其身而後動、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其身正、則天下歸之。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是為物格而後知至、故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一切應用、失身失道、皆謂不知本、而欲求末治者、未之有也。其于

天下國家何哉。故反己自修、皆是立本工夫。離卻反己、謂之失本。離卻天下國家、謂之遺末、亦非所謂知本。本末原是一物、是以有出為天下師、處為萬世師云。時有不諒先生者、謂先生自立門戶、先生聞而歎曰某于先師受罔極恩、學術所係、敢不究心以報。□冬十一月、御史吳疎山悌疏薦。□是年春、吳疎山按淮揚、造先生廬。冬、復會先生于泰州、疏薦先生于朝。□疏列後卷。□是年、復林子仁書、書列前卷。

十七年戊戌、先生五十六歲。再答林子仁書。□揚州守劉愛山託子仁欲召見先生、書復子仁辭謝之。書列後卷。□先生從精舍還、遇雨、取屐。門人爭取以進。異日先生如精舍、吳從本問曰昨取屐時有小子可使、何先生自取也。先生曰昔文王伐崇至黃竹墟、革鞋繫解、顧左右皆賢、莫可使、因自結之。昨自取屐、亦以諸友皆賢也。復笑曰言教不如身教之易從也。□先生有疾、諸友侍榻前、先生顧諸友歌、諸友未達。先生問若輩在外歌乎。又未達、先生乃自歌、諸友相與和歌、聲徹內外。□御史陳公讓按維揚、訪先生、至泰州病目、不得行、作歌 呈先生曰海濱有高儒、人品伊傅匹云云。先生讀之、笑謂門人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先生曰、伊傅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時安豐場灶產不均、貧者多失業、奏請攤平、幾十年不決。會運佐王公、州守陳公共理其事、乃造先生謀、先生竭心經畫。二公⑨喜得策、一均之而事定、民至今樂業。□泰和張峰、會昌胡大徽、歙縣程弘忠、天津陳應選、丹徒陳佐、先後來學。

十八年己亥、先生五十七歲。時先生多病、四方就學日益衆。先生據榻講論、不少厭倦。徐子直書至問疾、先生作書答之。書列前卷。□冬十一月、吉水羅念菴洪先造先生廬。林子仁率同郡諸生、黎洛溪率邑諸生並集先生堂上、先生以病不能出、念菴就榻傍述近時悔恨處、且求教益。先生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為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萬物把柄。不知此、縱說得真、卻不過一節之善。明日復見、因論正己物正。



先生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盡善。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脩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念菴謂東城曰、余兩日聞心齋公言、雖未能盡領、至正己物正處、卻令人灑然有鼓舞處。是夕、欲別去、先生留之。復與論仁之于父子一段曰、瞽瞍未化、舜是一樣命、瞽瞍既化、舜是一樣命、可見性能易命也。遂作大成歌以贈念菴。□歌列前卷。

十九年庚子、先生五十八歲。冬十二月八日子時卒。□先生臥室內、夜有光燭地、信宿始散、衆以為祥。先生曰、吾將逝乎。先生病將革、猶集門人就榻前力疾傾論。門人出、諸子泣請後事、先生顧仲子襞曰、汝知學、吾復何憂。諸子復大泣、先生顧諸季曰、汝有兄知此學、吾何慮汝曹。惟爾曹善事之。人生苦患離索、唯⑩時序友朋于精舍、相與切磋、自有長益。無一語及他事。神氣凝定、遂瞑。及殮、容色猶瑩然不改。為是月八日丑時。門人董高、王汝貞、朱錫、李珠、羅楫、朱恕輩治喪、四方弔者畢集。鄒東廓、王龍溪率同志為位哭于金陵。門人聶靜、董燧率同志哭于京師。逾月、葬先生于場之東、附守菴公墓、從遺命也。四方會葬者數百人。董高、王汝貞、張峯、羅楫輩經理塋事。

雲南布政使司江西貴溪徐公波石樾撰門人私議諡。嗚呼、歲當甲辰、樾將有雲南之官。夫子函丈生塵、積二十四甲子矣。初樾聞師訃、有東廓鄒子、龍谿王子為位哭于金陵、門下汪子朴與弟相為位哭于祁門。黃子文明與董子燧、聶子靜、王子紹為位哭于京師、周子良相為位哭于道州。而董子高、盧子皞輩數百人為治任、哭向失聲、靡不痛道將墜地、斯文喪天、人心之不死耶。抑⑪亦二三子之沐罔極之恩耶。緬思夫子蓋棺近冷、必壞之骸骨不可復活、惟念遺澤猶新、不朽之精神時披拂焉。樂安董子、永豐聶子繼屬樾曰、知夫子之深孰如吾子、非吾子孰能圖夫子不朽哉。樾受而拜曰、吾夫子之學、關于繼往開來、游夏不能置一語、吾夫子之品、間生二十餘年、樾何人、能圖不朽哉。將為之銘、慮片語不居其要、為之傳、恐繁衍不悉其真。由是十年閣筆。風月傳神、山

斗在望、晤二子、曰予三人非阿私所好、為夫子私諡、可乎。二子曰、不然。夫子已銘之傳之矣、安用續貂為。樾曰、否。狀不足則銘、銘不足則傳、樾將求其足也、舍諡奚往焉。二子曰、不然。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我明官至二品、皆得請于朝、謂賞罰不足勸懲、借諡榮辱身後。庸知濫請者⑫溢美浮實、則不如無諡。吾夫子不仕、敢犯今之濫、以誣隱德哉。樾曰、然。夫惟諸者不真、則吾私諡益慎。曩者黔婁展禽不聞以妻而私其夫、淵明伯淯不聞以友而過其情。三子赧然啟舌曰、噫、若是乎。諡法之在講院、不在太常也、試揚夫子萬一可乎。二子按諸諡法、曰道德博聞曰文。夫子註腳六經、身承道統、非文乎。明炳幾先曰哲、夫子學止至善、利用安身、非哲乎。請私諡文哲先生。樾作而言曰、是可不朽夫子矣、殆有進焉。按諡法、節介堅白曰貞、夫子道師萬世、立本尊身、非貞乎。請私諡文貞先生。三子互肯首曰、予三人非阿私所好也、敢曰諡法之在講院、不在太常也耶。請以俟之太史氏焉。□嘉靖庚戌遺稿。□後欽諡文貞。

南京刑部郎中江西樂安董兆時燧撰年譜後序。

嘉靖丙申春、燧與□子子安同受業于先生之門、今幾四十年矣。不四五年、先生即捐世、今又適三十年。後數年、子安補儀曹、又數年、燧亦備員南北部、咸欲編先生年譜、鋟梓以傳、顧攷訂未備、于時勢亦有弗逮。壬戌秋、先生之子宗順、宗飭、宗元攜先生行實至金陵、並同門吳從本、王惟一輩相繼以至、始得按先生行實草創為譜、大書其綱、小書其目、直書其素履、詳書始之所悟入、與其學業之大成、出處之大致。時同門者遂欲梓於金陵、燧念玉蘊而山輝、珠藏而澤媚、至寶在天地間、秘之愈久、精光愈射來世也。矧四方同志之士于先生嘉言善行、得于覩記者遍滿於內、而是譜所載萬有一之或遺、非所以愛先生而傳之遠矣。癸亥之夏、燧亦解組西歸、復攜其稿過子安、共參訂之。已巳春、而仲子宗順亦以譜事來會于永豐、乃又與素慕先生者程子振之、劉子茂時相校讎焉。參伍不遺、詳畧具備、燧與子安遂併其語錄而俱梓以傳。嗚呼、先生之素履、年譜可傳、而其學問之大、非譜所能盡也。先生之學、語錄可傳、而其精神之□、非語錄可盡也。今觀其譜、讀其錄、亦庶幾乎先生之大概矣。燧也不類、願學未能、仰負師門多矣。然天下後世善相馬、如九方皐之後、豈復無伯樂者乎。不于其形、而得其良於

牝牡驪黄之外、斯其為知馬矣。然則後之知先生者、其徒以譜與録歟、其不徇于譜與録歟。隆慶三年己巳歲孟秋既望、門人樂安董燧兆時甫頓首書。

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卷四

譜餘

世宗嘉靖十九年庚子冬十二月、揚州府太府朱公雙橋懷幹奠文。

嗟夫、孔子歿而大道乖、周程喪而微言晦。幸賴陽明夫子倡絶學于東南、海内英賢翕然知所振奮。先生起布衣、以道自任、師事陽明。剛毅之資、淵泉之學。道足以謀王、不求其禄。德足以輔世、不求其名。勉仁之教、尤惓惓于後學。良知之學、獨得其真傳。且江淮閩廣之賢、聞先生之風而鱗集者、殆數百人。雖三尺童子、皆知有心齋先生。若林子子仁、徐子子直、是則行誼表著、得先生之傳者也。陽明之學、大行于天下、先生之教、亦遠矣。若先生者、真陽明之冉閔、而濂洛之遺傳也。懷幹昔也待罪海陵、舊親教範、和風慶雲、油然不忍去矣。茲叨守郡、愚昧無能、正賴先生啓我良心、惠茲黎庶也。至則先生其已矣。海内玫德問業者失其宗、質政論事者失其主、摧心喪氣、恨不能復見先生之面而聞其教者、猶赤子之失慈母也。嗚乎、世之學道者多矣、孰有信道之篤如先生者哉。世之知師者多矣、孰有能自得師如先生之于陽明者哉。世之以道淑人者多矣、孰有鼓舞之速、如羣弟子興起于先生之教者哉。世之以道終身者多矣、孰有如先生之既歿、而感人之真切如是者哉。又孰有能繼先生之統而傳之無窮者哉。嗚呼、先生之年不及六十、先生之道在百世。聞先生之風而興起焉者、又未必無其人也。仰止高山、景行在望、拂袂西風、不勝哽咽。

如皋縣大尹西蜀黎公樂溪堯勳奠文。

仰惟先生、崛起海濱、不由指授、默契真心。真心惟何、是曰良知。良知之至、不加毫釐。豈不易簡、易簡卽師。先生得師、道在于茲。陽明鳴其玄、先生趨其趨。振末學之卑陋、障狂瀾而東之。慨然以師道為己任、漠然好爵之不足縻。故一時海内豪傑、不遠千里以追隨。念昔己亥之冬、聞念庵之在會、暨東城之往從。時有雙橋戾止、巽峯攸同。余乃率皐庠多士、亦蹌蹌乎萃止安豐。先生力疾、據榻雍雍、隨叩隨應、有若洪鐘。遠稽堯舜周孔、下及大學中庸、明精一執中之旨、示中和位



育之功。口若懸河以東注、貌若喬嶽之孤松。載命賢郎、歌浩浩之章、歌韻其鏘鏘。先生互答、聲振林塘。羣公多士、剪燭共聽、羅坐榻傍。恍乎若莫春童冠之歸詠、嗒乎若程夫子弄吟濂溪之鄉。時羣公之既別、予於先生亦微有所商量意講解之過多、恐元氣之內傷。先生亦不以余言為迂、余于先生亦信其憂深而說詳。自是一別、遂成參商、書翰雖殷、請謁未遑。及余北上、先生遂亡。比余歸來、則先生之玉已藏。悲哲人之既萎、嗟斯文之見殃。謹遣兩生、用告茫茫。嗚乎傷哉。辭章日熾、正學孰開、使孔子而尚在、夫豈無天喪予之哀。然先生往矣、而道豈隨之往哉。庭前令子、門下英才、與詩立禮、成德達材、精神命脈、遍于九垓。是雖乘大化以歸盡、而實垂不朽于將來。

縣尹陶公悅李公弘奠文。

元氣之在天地間、發育萬物、周流不息、篤生聖人、繼天立極。是故堯舜周孔、本同一原。子輿私淑仁義七篇。秦漢以來、斯道索然。有宋哲人、挺生濂洛、無欲太公、真機活潑。天啓皇明、豪傑輩生、卓哉真傳、嶺南越中。先生之出、真元會合、適應昌期、吾道有托。始過闕里、謂聖可師。既見陽明、受授良知。載道而還、沛乎真樂、孔孟正宗、天民先學。先生教人、樂學相因、直指本體、千聖同心。魚躍鳶飛、脫去見聞、太和元氣、存之斯存。嗚乎、淵泉溥博、廣大無垠。悅等生而異地、未及摳趨于先生之門。頃以待罪、逐居海濱、密邇先生之鄉、縱觀滄海之深。雖及門之士、猶或未盡得其彷彿、矧鄙陋之人、又何以知其運用之神。方與同志者、日事討論其餘緒、妄欲泝流而窮先生之源。

二十年辛丑春正月、祭酒鄒公東廓、守益、憲副王公璣、郎中王公龍溪奠文。

嗚乎子貌昂藏、忠信是依、孝弟之行、穆穆熙熙。賙窮矜愚、化行于鄉、人亦有言、薰德而良。俯世寥寥、尚友之志、謂顏可學、矯矯遐企。緊昔夫子、倡道于洪、子也法服、徒步以從。曰既有聞、自任彌力、靈根是求、大本斯立。夫子返越、子復與俱、攜家負糗、卒歲□離。號召同人、以廣善類、子不云乎、太陽從地。哲人云亡、斯文未喪、子有強力、毅然擔當。萃我同盟、保孤恤嫠。嗟嗟師門、子為白眉。子善攝生、謂能永年、胡為遘疾、奄爾化

遷。嗚乎傷哉。超凡入聖之資、龍馬海鶴之性、闔闢經綸之才、篤實剛明之行。名潛布衣、而風動縉紳、迹避海濱、而望隆遠近。粵堂堂其山立、嗟古道之弗競。衆方訾其揮霍、孰云諒其自任。益等辱交于子、幾二十年、相視莫逆、永矢弗諼。曠千古以遐覽、驅高誼于黄軒。方大道以並馳、慘中途而失援。嗚乎傷哉。子有大志、孰與就之。子有遠業、孰與究之。出入為師、孰云躡之。上下無常、孰云試之。豈氣化之適然、將與時而偕極。既逝者其如斯、晝夜通于一息。

禮部尚書歐陽公南野德奠文。

嗚乎自先師倡道、多士景馳、中行不得、狂狷徒思。兄海濱崛起、天挺瓌奇。千里之夜航、叩龍門而攝齊、毅然任重、餘力靡遺。道之云遠、邁往不辭。師嘗謂吾黨乃今得狂者而與之。逍遙歌竟、哲人既萎、聲應氣求者跂踵延頸、望廬為歸、莫不虛往實還、喜溢顔眉。猶之旅人瑣瑣、忽即次而懷資、兄廸德自身、率作有機、樂云尋孔、志必慕伊。所以使民不倦、與民咸宜者、蓋出乎聲色之外、而今不可復追矣。嗚乎哀哉。憶昔豫章客館、接榻連帷、都門執別、攜手挈衣。相期謂何、兄心我知。我官白下、兄家近畿、瞻望伊邇、合併有時。誨我切切、眷我依依。既而兄有倚廬之戚、我奉先櫬而西。謂自此以還、林臥山棲、且遲兄于匡麓、或從兄于海湄。兄駕可往、我舟可維。遽幽明兮永隔、將天道兮余欺。嗚乎哀哉。道之不明、學者各是所習、異路各歧、躬行無實、談說紛披。慨頭顱之將老、悟曩昔之既非。方且會友輔仁、畢力于斯、神完氣守、其殆庶幾。所望于兄者、如舟舵師、如沉疴之藥醫。一朝溘忽、嗟余特此其從誰。誠摧裂悲愴、不覺涕泗之交頤也。悵駒隙之飛驟、感薤露之易晞、競寸晷于尺璧、儻朝聞其及茲。惟屋漏之孔嚴、信神覿而鬼窺。靈爽不寐、尚相我于冥冥也與。

給事中黄公直奠文。

嗚乎惟吾友心齋、資稟素剛、任道之勇、萬[13]夫莫當。世居安豐、晦迹舟航、讀書自悟、不假句章。聞我先師、講道南邦、千里來見、老萊衣裳。先師曰吁、厥服惟臧。衣食男女、吾道之常、何必服此、立異匪祥。兄曰不然、日侍親旁、服乃自古、豈某之狂。先師開譬、反覆救匡、兄自超脫、羣疑乃亡。時偕不肖、周旋講堂、南野立齋、辯難不忘。有過面折、友誼克彰。三月而旋、兄亦南翔。壬

午北上，再渡錢塘。師教佩領，藥言備嘗。兄時在越，踪跡潛藏。既聞兄歸，欲見無方。癸未之春，會試舉場，兄忽北來，駕車徬徨。隨處講學，男女奔忙。至于都下，見者倉皇，事迹顯著，驚動廊廟。同志曰吁，此豈可長。再三勸諭，下車解裝。共寓京邸，浩歌如常。我輩登科，兄樂未央。別去數月，受職於漳。同志忽散，離索自傷。于時災旱，民罹于殃。兄乃不忍，爰率富商，出粟賑濟，念切一腔。事豈敢專，逮白都堂。彼曰咨爾，惻隱結腸。志必有為，道非可常。郡守承之，禮待有章。兄歸奮勵，道義自將。內行日充，外名日章。遠近後學，景仰趨蹌。隱隱卓立，師門之光。孔氏閔冉，河汾董常。良知之學，賴兄益昌。離索既久，舊業愈荒。奔走宦途，宿志亡羊。聞兄自樹，惶愧莫當。中夜靜思，道岸渺茫。平生自許，地維天綱，三才之責，一身主張。歲晚無成，流汗成漿。幾欲就正，淮水汪洋。發棹未能，閉門退藏。憶昔壬辰，服闋即祥，促裝赴部，泛舟淛江。瑤湖拉會，白塔僧房，兄亦與飲，笑吐衷腸。謂我多言，獲罪君王。語默隨時，吐茹柔剛。德言在耳，余豈敢忘。時維先師，遺孤聰郎，兄與瑤湖，保孤念長。挾聰南行，迺去故鄉。宗伯婦翁，卵翼是將。余亦往越，小舟夜行，晨抵會稽，邦侯廻翔。我齋蔡君，亦會于航。保孤之舉，蓋曰否臧。余謂瑤湖，計豈謬狂。保孤大義，合自主張。往拜師墓，宿草已荒，哀哭不盡，涕淚沾裳。自此一別，兩地杳茫。惟兄聞望，如珪如璋。吾道之寄，舍兄孰當。門下疎山，按節于揚，慕兄道德，有疏薦揚。宇宙元氣，邦家禎祥。康齋⑭白沙，異世相望。疎山來歸，謁我山莊，問兄起居，曰惟安康。問兄容貌，曰已老蒼。知兄染病，兩臂患僵。告我亹亹，如見羹牆。望兄多壽，道脉無疆。期兄有用，福我家邦。云何一疾，來音不祥。吾道益孤，善類凋傷。耿耿不寐，含淚朗朗。

春二月，給事中戚公賢、員外劉公魁、尚書孫公應魁、郎中錢公德洪、主事韓公柱、郎中尹公一仁、祭酒敖公銑、都御史張公元□、郎中陳公大綸、廉使胡公堯時、郎中張公緒、副使陳公邦修、郎中裘公衍、御史蕭公祥耀、郎中徐公珊、僉事歐陽公瑜、通判周公子恭、主事黃公弘綱奠文。良知之明，萬古一日。濂洛既遠，此意幾熄。惟我陽明，獨指其的。吾黨信疑，或未協一。惟我心齋，克踐其迹。志果而確，功專而密。求志安豐，匪徒隱逸。

勉仁樂道、偲偲切切。卓爾心齋、海濱豪傑。同志依歸、斯文羽翼。嗚乎已矣、無窮之戚。天喪斯文、哲人斂跡。臨風一奠、寫此衷臆。

浙江副使洪都王公瑤湖臣奠文。

斯道晦塞、餘五百年、至吾先師、復究厥原。君昔庚辰、謁師江藩、扁舟江滸、信宿言旋、一琴自隨、望之如仙。癸未之春、予試春官、君時乘輿、亦北其轅。琅琅高論、起儒廉頑、偕寓連牀、忘寐以歡。君既南歸、予官貴土、師曰樂哉、義聚仁輔。公廬我詣、時亦枉顧。真見實際、頻親晤語。惟時泰郡、多士聿興、謬予問學、莫知其盲。予曰惟君、宜主斯盟。師時越居、靡君或違。歸省旬餘、輒予促之。先師鍾愛、在君奚疑。比予宦浙、哲人云萎。見君之來、良慰我思。君來不數、我亦荒邀。豐采雖隔、獲嗣音問。自君抱病、不殄我慍。靜默之規、既予嘉允。曾未幾何、奄爾殂殞。嗚乎哀哉。君居東海、四方景從、龜山慈湖、繼序攸同。惟君少年、則古自好、既謁師門、盡棄其舊。易簡欛柄、一朝在手。究君之學、闔闢宇宙。究君之業、伯仲伊周。不假之年、數也何尤。嗚乎心齋、今也則亡。保身之論、愛我孰踰。翰跡在篋、攬之增吁。哭不臨棺、葬不拂轜。緘辭寓奠、泣涕漣如。

詹事府賛善吉安羅公念菴洪先奠文。

孔孟既歿、聖道若綫。庶幾中行、狂與狷焉。諸子之後、孰匪聖訓、以質為學、就其所近。莫或裁之、源遠益分、淆言罔折、哀哉斯文。千載之後、一元載啓、有覺其修、有若王子。惟子默悟、不由見聞、心輕百世、氣奪千軍。陽明是師、良知相授、潤以自得、擴以大受。四方之士、雲集景從、戶屨常滿、河飲皆充。而我何知、不量進取、尚志問業、嘗辱獎與。維歲己亥、始獲摳趨。子方臥疾、據榻見余。勉仁之方、明哲之論、傾囊見遺、錙銖分寸。大成作歌、復以贈處。自顧瓦缶、莫和鍾呂。默成一語、冀入虛聽。幸子首肯⑮、諒我不佞。曾幾何時、訃音遽來。往者不作、今民之哀。孰能執德、百折不挫。孰能原性、洞識真我。拘方守轍、昡文飾義。一經爐錘、如醉酣寐。探子之志、豈是遽休。不徙不改、聖人是憂。天若假年、日進曷已。嗚乎奈何、遂至于此。心亦惟危、道不易談。善學柳下、莫若魯男。子尚無忘、啓佑來學。咸自反求、如子之覺。且俾愚鄙、亦獲瞻依。大道為公、匪我之私⑯

兵部郎中劉公一中、僉憲曾公□□、漢府同王公宗尹奠文。

孔孟既遠、道喪言湮。百家衆技、蛙噪蟬鳴。迨乎濂洛、始嗣

其傳、定性寡欲、道我真源。有握其樞、象山陸子、直見本心、世或詆訾。自時厥後、士流異端、天下貿貿、易聽改觀。熙朝累洽、慶協休徵。應時名世、先師陽明、陷危歷險、精思心悟、直揭良知、開物成務。以遡江海、以源洙泗、以攷三王、以俟百世。維世學者、蒸蒸如雲、或牽文義、終愧本根。先生于時、有懷惻惻、帝啓聰靈、神凝淵默。始謁江西、若信若疑、忽然大覺、雲霧俱披。不學匪樂、不樂匪學、胸次悠然、塵滓灑脫。既戒既勤、夜以繼日、常覺常明、不止不息。光風霽月、飛鳶躍魚、沛乎莫禦、綽乎有餘。先師捐[17]館、築室稽山、慨然身任、主我宗壇。貽爾海瀕、彬彬鄒魯、華扁金鍼、開聾扶瞽。有教無隱、本末兼該、因病授藥、成德遠材。士風丕應、循循正路。先師門牆、煥然丹雘。遄陳薦剡、聿來幣聘。渭水桐江、安常處分。不弔昊天、國無典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夫人之身、愧不聞道。允矣先生、深探道妙。夫士之生、患不得師。孰畀先生、而遽奪之。嗚乎先生、振古豪傑、不惠不夷、光輝萬□。中等承教、假官仙邦、方資巨治、忍歎空梁。絮酒一芻、哀哀新廟、匪慟同門、實傷吾道。

春三月、江西瑞昌王宗室既曰榣遺祭文。孔孟既歿、聖學不傳。漢以訓詁磨濯、唐以詩賦鑽研。濂洛之青藜既出、洙泗之宿火再燃。我太祖高皇帝重光日月、□□□□緝熙敬止、神聖相傳。山川聿秀、人物多賢。陽明翁契良知之妙、心齋翁會格物之全。莫可上下、蓋相後先。親炙每□靡及、私淑亦幸有緣。天胡不慭、使哲人之竟萎也。曷為而壽衣缽以永年。嗚乎木摧太華、珠沉虞淵。吾道孤矣、我心慘然。青芻一束、聊布寸虔。心翁有靈、夢寐永瞻。

翰林院編修內江文肅趙公大洲貞吉撰墓銘。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其先伯壽自姑蘇徙居、生國祥、為場百夫長。生仲仁、仲仁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紀芳、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于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顆修曜。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即邈焉希知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敢難者。

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為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為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惟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性悟無礙。謝役秉禮為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鬨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論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信從。而先生顧奉親鄉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問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某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某之罪也。辭還家、駕一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百千、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往候、而先先適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為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其車、勸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澈、音咳顧盼、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⑱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⑲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⑳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為宗、以格物為要、以孝弟為實、以太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學啓後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酧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為二王云。或謂先生何不仕、曰、吾無



往而不與二三子、是某之仕也。或謂先生為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某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搆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嘉靖庚子十二月八日、卒于正寢。配吳氏、生五子、衣、襞、禔、補、裕。以是月二十九日葬于場東。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余之嚮往甚勤、先生之念余亦切、義當銘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彊銘曰、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二十一年壬寅春二月、鹽臺南昌胡公象岡植崇祀先生于揚之精舍堂。冬十月、立先生傳于揚州府志。

王艮、字汝止、安豐場人。少未學問、年近三十、誦論語、孝經、忽悟聖賢可學。聞陽明王公守仁倡道洪都、買舟兼程趨謁、服古製冠服、公訝之、艮曰、此服堯之服也。辯難屢日、始師事焉、盡得良知之說。遂制輕車、詣京師、沿途講學、人士羣聚聽之、多所感發。後歸、時時如陽明門質正新得、好誘引同志、至不遑寢食。四方薦紳道揚者、多造其廬與論學。總漕劉公節、巡鹽吳公悌皆將薦疏聞。侍御洪公垣為搆書屋以居來學之士。自號心齋、其徒稱為心齋先生。著有勉仁等作。

二十三年甲辰春二月、督學蘄陽馮公午山天馭置精舍祠祭田、定祀典。

二十七年戊申秋八月、鹽臺胡公督學南畿、祀先生于州之鄉賢祠。

三十九年庚申冬十月、督學海甯吳公初泉動學租修精舍祠、題聯云、學由心悟、教本躬行。

四十年辛酉秋九月、鹽臺山西張公繼源九功纂修鹽法志、載先生人物傳。

四十二年癸亥春三月、撫臺豐城李公克齋燧修先生塋域。

四十三年甲子春正月、督學麻城耿公天臺定向獨尊先生、特祀吳陵書院、撰春秋祭文。崛起海隅、慨然寰宇。體仁達道、格物定矩。師立善多、可出可處。孔孟同心、心齋夫子。

四十四年乙丑秋九月、撫臺毛公介川愷、督學耿公贈先生扁云。在田人龍。

熹宗莊皇帝元年丁卯夏五月、耿公以學事按泰州、詣先生奠文。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者、立天下之大本者、知天地之化育也。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也。淵淵其淵也、浩浩其天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嗚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大哉孔子、斯其至矣。志孔子之所志、學孔子之所學、於惟先生、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也耶。質之而不疑、俟之而不惑、斯之謂與。仰止茲山、用伸虔告、先生有靈、尚啓我後人也哉。

三年己巳冬十月、南京太常卿永豐郭公汝霖撰先生精舍記。淮揚泰州安豐場、心齋王先生里閈在焉。先生早有志于學、自陽明公倡道東南、先生往師之、聞良知之說、即自信其心、欲大同于天下、隨寓為人談吐不倦。一時朝野名賢、無不願交先生。巡撫梅國劉公節、巡按疎山吳公悌首騰薦章。迄陽明公歿、門人各以其說為教、先生亦開門授徒、而四方學者多趨先生。舍隘不足以容、柱史覺山洪公垣乃為先生築東淘精舍居之。凡若干楹、前為門、中為廳、後為勉仁堂、東西號房若干間。先生常茲講誦、闇闇乎有濂洛遺風。歲庚子、先生棄世。明年、巡鹽象岡胡公植肖先生像舍中、而總督介川毛公愷顏其上曰在田人龍。督學午山馮公天馭又為置祭田、定祀典、有司歲時躬奠。第去州治稍遠、未便。象岡公來視學時、因諸生請祀鄉賢、而精舍之祭以場官主之。嘉靖乙丑、督學楚侗耿公定向按揚時、謂先生海內儒宗、不止一方之賢、遂特建吳陵書院、專祀先生、而東淘精舍仍舊焉。余嘗寤寐先生之為人、宦金陵時、吳君疎山為余言其概、令先生仲子宗順君來、乃得盡其詳。而精舍之建置、尚未有紀、宗順君屬筆于余。余惟聖門之學、惟在求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非意之也、得之天命之本然。而自私自利之徒、恒二之、于是天地萬物隔閡而不流通。聖人者以天地萬物視吾身、而以吾身視天地萬物、呼吸動靜、疾痛痒疴、無不相與往來。若乃隨機應感、則膺曆數者以之言天下、膺左右者以之相天下、膺先覺者以之師天下。聖人無意也、隨在而行其一體之心、而競業保任、皇皇惟恐是心之或間耳。

此千古相傳學脉也。先生之學、其有見于是乎。先生謂孔子為萬世帝王師、而惓惓師天下自任、先生之意豈易云乎哉。至其以安身為大機、以知本為大要、以自反自責為實務、以自樂自學為成功、而萬物依己、天下歸仁、則其極致也。先生之學豈易云乎哉。嗚乎、居其鄉必思其人、後之過精舍者、可以知諸公崇重先生之心、觀諸公崇重之心、可以知先生一體之心。是心也、無古無今、無存無亡。然則是精舍之大者、謂與霄壤不敝可也。

補遺

海陵陳芑撰並祀胡安定先生祠祭文。

粤自孔孟既歿、道學失傳。漢儒以訓詁為能、得一董仲舒、發憤正心、而不能力任斯文、以弘其道。唐人以詞章相尚、得一王文中、河汾講學、而未免容心著述、以淆其真。幸而有宋開基、五星奎聚、先生適應期而生、居泰山以藏脩、則明體以為適用之本、仕蘇湖而教授、則身先以為多士之倡。厥後濂洛諸公、大闡大振、皆由先生開其源而濬道之耳。先生之功顧不偉歟。而不知者、猶或指當時經義治事之科條、以盡先生之學術、而于試伊川以顏子所好何學之精蘊、又湮沒而不彰者、迄于今四百有餘祀矣。茲緣我□□師心齋崛起海濱、□明孔孟不傳之緒、而傳之者皆知以樂學為宗、以反身為要。于是仰先生之學者、□繆迷于兩齋之設科、而誦先生之功者、視昔為有加焉。是先生之作、殆先得我師之同然于數百載之前、我師之生、實有以擴先生未發之蘊于數百載[21]之後。非所謂異世而同神者耶。泰之前輩、嘗建先生之祠、春秋報祀、亦云知所重矣。然而傾圮不葺、簡褻非宜。頃因督學御史耿公議、新立我師之祠于泰山、與先生並居、以見道統相承之意。于是遷先生之主于東講堂、而以西堂奉祀我師、一時羣心鼓動、各欲展誠。乃鹽院朱公、兵憲姜公暨州大夫及同志、鄉官、庠士、布衣人等、各捐財物、合得百有餘金。遂將兩祠撤新蓋造、煥然可觀、今擇本月十二日奉安神位、畢集四方多友、共秉齋誠、潔牲祭告、賴先生在天之靈、默相斯道、底于有成、則先生繼往開來之願亦畢矣、謹告。

雲南左布政使貴溪徐樾撰別傳。

天下之生也久矣、惟天之命于穆不已、而在人曰性、率性曰道、修道曰教。堯舜孔孟先後傳授繼守、以君師天下者也。而古今賴以有覺、日用共由之、以自得其本心、達道行而彝倫敘、所謂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稱有道之世。三代以上、聖人在位、以此為治者也。孔孟以來、以此為教者也。于穆不息之體、賴是以運、而天有顯道、昭昭乎宇宙之間、故聖人盡心而曰為天地立心、聖 人至命而曰為生民立命。著察 于彝倫庶物常行之間、依乎中庸、而曰為萬世開太平。是則性者天命之本然、惟聖人者正己而物正、安其身而天下國家可保也。是謂率性之謂道、而純于天命無間然者也。未能真知天命之故也、則異于堯舜文王孔子之學矣、故孟軻氏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智譬則巧也。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伯夷伊惠之所深造、可以語聖矣、而不可以喻巧者、猶有議于斯焉者也。樾固叨承師訓、仰稽三代以來諸儒勤苦懇惻、于道固皆有所見、亦皆有所至。于孟軻氏大成之義、□罕聞焉、而無以自開于天命之性、是以其功或倍、而無由得其門而入也。是故有授受之義焉、故曰若某則見而知之、若某則聞而知之。其不得與聞于斯焉者、固古今通患也、豈惟三代既降而已哉。是道也、大明于孔子矣。其語性也曰天命、其語中也曰喜怒哀樂未發、是之謂無有乎天人內外、物我之間者也。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三代既還、學術漫散、王通氏曰無知無識、濂溪氏曰一者無欲、明道氏曰大公順應、乃三代以來儒者深造而自得者也。今三大儒之言行固昭昭可攷也、而于孔孟之學信之篤而樂之深、而得其集大成也者、豈可以俟後聖而無疑乎哉。粵稽格致之旨、聖賢之要功也、注疏以來、儒者索之字義之表、以求明吾盡性之學、非其義也。于是乎有心外之義矣、有在物□理矣、而天命之性益隱、訓詁支離之說日盛、而孔孟之學荒矣。體物不遺、萬物備我、漸托之空言也。嗚乎、非我大明之朝應五百年循復之理、挺生先師陽明夫子、深造斯道、上契孔孟之傳、何以自悟。曰致知者致良知也、良知之說明而學者始知反本之學。心外無事無理、而盡心知性以知天、致知焉盡之矣。而今而後、仁義禮智始非由外鑠者也。迨我先師心齋夫子生于海濱、高明剛大、自幼心事如青天白日、愛人利物。既冠、商于山東、特謁孔廟、卽歎

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歸卽奮然懷尚友之志、旦夕寤寐、耿耿不能自已、日用起居、若與道合者、心每閑靜、得有樂地。年二十時、家務悉理于守菴翁、翁勤儉、寒暑不倦、師竊傷而欲代、不可得。翁赴役、詣官舍、事急、盥手持水、師適見之、愧泣汗下、默坐小室、潛思古人孝養、求所謂溫凊定省者而行之。雞鳴盥櫛、詣寢所問安、大孺人不悅、跪伏以俟、至天明、翁覺、止之曰兒何為是也。昏視席溫煖、安寢始退。旦夕夔夔于侍奉之常、日有得焉、而懽忻翼愉之意、有潑潑焉忽然而充滿者、幾于日月時常未喻于樂則生矣之旨、既覺㉒復執以為有、而求之愈困、于時亦未知其動念則非天行也。乃番然脫落前念、惟敦孝敬、又期而美中暢外、復自得焉、作孝弟箴。每讀書反身驗之躬行、若啓若翼、親切自得。年二十八、悟盡心知性之學、精思力行、至忘寢食。一夜、夢天墜壓、萬姓驚號、奮身以手支天而起、見日月星辰殞亂、次第整頓如初、民相懽呼拜謝、覺則汗淋沾席、起坐、頓覺萬物一體、視宇宙內一人一物不得其所、惻然思有以救之。與物無間、而前者渾然不二于日用者、今則自得而自喻也。因題其壁曰、正德六㉓年間、居仁三月半。乃毅然以先覺為己任、而不忍斯人之無知也、榜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衆大人笑之、而師自任益力、歷稽古訓、驗諸身心、自得脗合無二。其或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得之則躍然如忘。每講學、開明人心、侃侃辯惑、起迷務令人自得而後已。家庭鄰里之間、皆愛慕其至誠而樂與之親、言行無不信悅。守翁常患痔、久臥藥不起、請視、因吮之、翁覺、惻然曰、兒為此、吾何忍。固止之、痔亦尋瘥。人歎其孝感。凡翁有不豫者、必以禮曲諭之、跪以隨之、繼之以泣、必釋而後止。翁天性本質厚、日益寡過。土俗家祀佛、翁因之、師請曰、庶人祀先分也。據禮陳諭、翁始感而竟焚之、崇其先享祀焉。師居常規矩準繩、倜兮瑟兮、謂行堯之行、言堯之言、而不服堯之服、亦苟焉也。按禮製古冠服、自一念隱微以至話言一出于正、而望之者儼然起敬畏焉。告翁以啓行期、翁曰、江河險長、將安之。固請、繼以泣告曰、學術之誤天下、豈細故哉。兒為學十年、求友不可得、無與言者。今幸遇其人、可無一會乎。翁許之、夜卽趨舟、懼翁意尚難焉。臥舟中、夢夫子相見于亭中、覺喜曰、精神先交

矣。遡□越湖、七日而至。服深衣五常冠、垂紳執笏、以求見。守門者難之、賦二詩以為請。方坐高堂、夫子曰、道人也、來之。師入、卽守立于中門、舉笏向之、不卽入。夫子趨、延之于禮賓亭、如夢焉。乃以告之、夫子曰、真人無夢。師曰、孔子何以夢見周公也。夫子曰、此正是他真處。我十年前亦知子來、相與究明無不響答、聲徹于大門之外、伺者駭聽焉。遂言及天下事、夫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師曰、某草莽匹夫、而堯舜其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夫子曰、舜耕歷山、忻然樂而忘天下。師曰、當時有堯在上。夫子曰、足見所學。出、夫子謂弟子曰、吾擒取甯濠、一無所動、今深為斯人動。明日入見、論格致、執論持久、乃喜曰、先生之論、一貫者也。卽起拜、以弟子禮師之。三日而告歸、夫子曰、何為爾亟也。曰、事親從兄、無非實學、何必遠遊乎。曰、孟軻氏寡母居鄒、遊學于魯、七年而學成。我力量不如子、學問路頭我見先知之。師曰、然有聞命也。弗敢爽、逾月且至矣。夫子嘗語門人曰、吾今得見真學聖人者、諸賢其知之乎。門人曰、服異服者與。曰、彼法服也。吾將安友。師歸七日、復往豫章之金陵、□太學前、諸士環觀、人各問難。師曰、多□□□、五經備在、敬告以五經總義可乎。聽者悅服。大司成汪閑齋聞師言、延入質問、相見器其貌古而冠服不時、乃問師曰、古言無所乖戾、其意如何。師曰、不問無所偏倚、而問無所乖戾、有無所偏倚、方做得無所乖戾。出、閑齋心敬而憚服焉。

仲子襞曰、我父平生學問、年譜固已詳之、卽無傳焉可也。然波石徐公為高第弟子、于父之學得之最深、所為別傳、蓋因年譜未就、欲有所發明耳。惜未終篇而大難遽作、故卽其殘而錄之、將以表其心也。覽者其毋異焉。

萬曆四年丙子[24]四月望日、祠成。承憲副程公州、尊蕭公奉、戶部尚書耿公議、定春秋丁祭。

兵憲盱眙馮應京撰薦辟攷。王艮、泰州人。性朴茂、才受孝經論語、不甚解。及長、一日有感于事親之際、忽大覺悟、于前所讀書、若或啓之者、銳然以聖賢為必可至。乃始論交于天下士、證疑于孔氏書、久之、所得日邃。其孝友忠信孚于鄉黨宗族、教人隨材開導、四方學者羣至其門。好學之志、老而彌篤。嘗著論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



者、危其身于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于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有以伊傅稱者、艮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云云。又曰、曾點童冠舞雩之樂云云。又曰、有心于輕功名富貴云云。有問仲由端木賜顏淵侍孔子論學云云。樂學歌曰、人心本自樂云云。附陶樵二傳見前耿傳云云。□□體道淑人有如此。天臺耿定向曰、嗚乎、□□□心齋先生為木鐸也與哉。巡撫劉節□□□□陽吳悌薦于朝。嘉靖中、與艮前後並薦者□□文徵明生員葉幼學儒士。徵明以書學名家、生平跡不入公府、聲色纖毫不染。有友人欲試之、會飲酒酣、出妓侑觴、即拂衣起。與幼學皆稱卓行、俱授翰林待詔。先是、建文中亦有一王艮、首江西解額、舉禮部廷試第二、授修撰。聞靖難兵起、憂憤不食。及兵渡淮、閉門涕泣、訣妻子、服毒死。建文帝哀其忠、遣官諭祭。百餘年間、名有偶符、而理學忠節俱不媿于世云。

詩

御史陳讓簡心齋大老。海濱有高儒、人品伊傅匹。實踐率性初、明覺非智識。語及經綸間、萬象隨形色。閉戶五十秋、沙頭看潮汐。逝者信如斯、天下不與易。曾讀勉仁方、憫世如嬰赤。廊之何際涯、俟之何所惑。仰止私得師、高山限咫尺。寄語定貞盟、天將口微側。

玉芝山人挽心齋先生。碧霞池畔聽鳴韶、善寫遺音公獨豪。滄海不妨麟鳳遠、青山殊覺斗星高。乾坤定處誰鈞軸、世業輕來只羽毛。下拜再瞻遺像肅、清風猶自滿山袍。

方潁哀挽一律。長河淡淡德星沉、風落汪洋海自深。壇上一從停化雨、琴中三合有遺音。令終不昧盈虛理、見道誰如今古心。獨向平原歌此調、滿腔明月照簪纓。

冒節哭心齋夫子。東海篤生豪傑士、一時冠冕半交游。瞻依孔孟為心印、收拾乾坤入擔頭。禮樂在躬猶自遜、治平有術竟難酬。久期畢業門牆下、梁木先摧只淚流。

韓□挽心齋伯翁五言一律。先生今已矣、吾道竟何歸。學闡先天秘、行端後覺依。六經還羽翼、一貫更精微。海內謳歌處、無窮山斗思。

吉水劉天健謁心齋老先生祠。絕學倡當代、人稱有二王。能來天下善、不獨海邊長。豪傑推千古、風流播四方。平生山斗念、遺像儼空堂。門墻朱氏子、而亦是吾師。道喪悲千載、文明慶斯時。至言倡簡易、俗學破支離。幸有遺編在、猶能慰所思。

濠上沈思聘謁吳陵像祠。吾身原自重、萬物總一肩。任重道遠者、豈宜貿貿然。所以遺賢學、致知在所先。不先知所往、胡能求至焉。心齋王夫子、洙泗得心傳。明哲保身論、揭日月中天。物我籓籬徹、靈臺芥蔕捐。昏昏暴棄子、覩此無汗顏。愧予生也晚、蚤未能執鞭。茲適吳陵道、齋宿拜祠前。德容儼如生、遺訓重簡編。三復卽面命、私淑效前賢。

宛陵施弘猷謁安豐祠。東海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先生實應之、益信言有旨。格物學為師、修身天下紀。反求立達兼、萬古還一體。尼父如有作、斯言不易矣。往聖從此承、後死荷佑啓。盱江衍長派、新都拓深址。我因窺一斑、誰能忘自始。吁嗟聖言遠、樂學亡實指。相率事防檢、失彼還守此。形貌豈不肖、糟粕違神理。何當決江河、耳目都一洗。我來謁先生、匪直瞻拜耳。微言搜遺編、皞盱濯江汜。雷雨忽東來、先生如未死。一鰌天上飛、羣鱓出泥滓。

楚陽吳雙謁東淘祠。真儒欽海內、廟貌柏森森。參透古今理、闢開天地心。遺編垂世久、化雨潤人深。髣髴春風坐、悠然抱膝吟。

廣陵吳光先過安豐里。淵源□脉來洙泗、千載人文海上開。箴揭勉仁成樂學、功從格物育英材。見龍家舍今猶在、鳴□羽儀正未衰。私淑遠人勤景仰、承前啓後屬誰哉。

郎中欈李岳元聲過廣陵懷古。落拓江山幾度憂、廣陵重泛又驚秋。隋堤魏輦成何事、贏得心齋號泰州。[25]

尚寶司卿剡谿周汝登聖學宗傳詠古。生來博地一凡夫、寶藏親開萬用敷。滿界何人能證得、擔囊[26]直自到洪都。

山陰張全之謁海陵祠像。修軀古貌掌心珠、入座驚人氣可呼。俎豆已參廊廟議、兒孫猶是聖賢徒。蒼茫遠樹江淮色、散落寒星牛女區。感激頽風誰振起、高山空仰謾嗟吁。

泰州司訓光州張大有春丁分祀有感[27]城隅仙院儼衣裳、薰沐來登先哲堂。惟仰清修玉遜潔、更瞻理學日爭光。名賢望重鳳難侶、樂學歌聲琴可方。竹素遺今饒燦爛、崔巍廟貌萬古香。

續譜餘

萬歷四年丙子夏四月、淮揚兵憲孝感程公少浦學博建祠州西、特祀先生、祠成奠文。仰惟先生、崛起海濱。懿行天挺、妙悟性成。慨末學之影響、探洙泗之遺真。良知獨悟、精義入神。致知格物、樂學勉仁。誠儒者之先覺、聖代之偉人。聞風斗仰、遠邇儀刑。學博等叨役茲土、觀感益深。挹芬芳于東海、爰建祠于西城。用配往哲、興起後人。卜茲吉日、遷主妥靈。敢潔儀醴、恭薦明馨。先生如在、神其鑒臨。

夏五月、蕭州尊抑堂景訓贈聯句于樂學堂中。學問有本、直造聖人之微。俎豆無窮、足徵君子之澤。　學到樂處方是學、知須至時始為知。

秋九月、撫臺海鹽王公敬所宗沐、南昌吳公自湖桂芳相繼、蠲贖金置崇儒祠祭田、永不擾有司之費。

七年己卯夏四月、中極殿大學士昭陽李公石麓春芳撰崇儒祠記。心齋王先生崛起海濱、毅然以希聖為學。少閱老萊子舞斑故事、即衣斑爛、日戲父母側。父母訝而止之、曰古人如此、不止也。言笑不苟、出必規圓矩方、跬步不亂。聞文成王公講學洪都、不遠數千里、攝笈往謁之。衣斑直入坐上坐、縱談移晷不屈。及出、公語門弟子曰、此載道器也。明日又見、復縱論、始屈。出更野衣、拜公、執弟子禮、始授以致良知之學。時公門下多四方知名之士、如文莊歐陽公德、大司成鄒公守益輩咸集、與之講究切劘

者歲餘始歸、而盡以所聞告知鄉里後學。于是東海始彬彬多知學之士矣。予初不知學、嘉靖壬辰、海陵銓郎林君春始導予謁文簡湛公、文莊歐公而論學。後數年、于留都始晤先生于徐氏東園。時文成、文簡二公門人各持師說以來勝予、質之先生、先生曰、豈有異哉。天理者良知也、隨處體認天理者、致良知也。後偕太守袁君株、大尹朱君軏、審理宗君部造先生廬、請益月餘、見鄉中人若農若賈、暮必羣來論學。時聞遜坐者、先生曰、坐、坐、勿過遜廢時。嗟乎、非實有諸己、烏能誨人如此喫緊耶。予惟天下之治忽繫人心、人心之邪正繫學術、學術不明、人心不正、欲望天下治安、難矣。故學之不講、孔子恒以為憂。當其時、問學洙泗之濱者踵相接也。然孔子雖憂學之不講、尤耻躬之不逮、教人以文行忠信、于謹言慎行三致意焉。至于性與天道、子貢猶㉘嘆其不可得聞、況其下者乎。先生之學、始于篤行、終于心悟、非徒滋口說者。雖選所著述如樂學歌、大成學歌諸作、天趣灑然、悉出胸中所自得。至評論夷齊、三仁、武王伐紂等事、皆精微至論、罔有蹈襲、足垂千古君臣之鑒。嗟乎、若先生者、豈非一代之大儒哉。先生修軀古貌、兩掌心肉珠微起、左一右二、有握乾把坤之象。天之生德、夫豈偶然。俎豆于其鄉、誠非過也。中丞耿公定向督學南畿時、欲專祠先生、不果。迺抵書海防程憲副學博、建祠州中、祀先生、俾後學有所觀感而興起。且以屬鄉中丞凌公儒經紀其事、太守王君陳策、員外郎黃君鵾協贊之。肇工萬曆乙亥十一月、丙子二月工成。祠宇凡三楹、門垣整飭、足垂永久。巡撫大中丞王公宗沐、吳公桂芳為置祭田二十畝、屬先生仲子襞管業、以其租供祀事、有餘、以給四方來學者。襞篤實高明、克世其學。予嘗辱先生之教、因為紀其事而繫以詩。詩曰、孔孟正學、曰致良知。闡自東越、淮南紹之。匪曰口耳、躬行不怠。凡我後生、敬承勿壞。

秋八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海陵凌公海樓儒撰先生祠堂記。孔孟之學、堯舜禹湯文武相傳心法之精、其興廢繫治道隆替至要矣。漢唐影響支離、不絕如綫。宋室伊洛間師友淵源、得窺堂奧。明興、經術論士、本衰華盛。是故繪章句、妙悟難、狥口耳、實躋難、去道遠矣。即學士大夫專門名家、談之終身、猶毫釐千里、矧海濱無傳、未嘗學問、廼能超然默契、確然允蹈、直與孔孟曠

千載而流光也、嗚乎難哉。吾鄉心齋王先生本農家子、生長竈間、年三十纔可識字、一旦見論語孟子、伏而讀之、恍然曰、是孔孟之學耶。何舊說與吾相馳也。時時出新得、與塾師商之、遂勇于荷擔、慨然如孟軻氏願學孔子、隨言隨悟、隨悟隨踐。由是義理日融、踐履日篤。廼遊南贛、謁陽明王公、辯難所謂良知之學。始不拜、後執弟子禮、因悟萬物一體、仁人之心、一夫不向于善、過在我也。思以其道易之、製輕車、往京師、冀風動四方、啓其聾聵。道路觀者、輒開誠誨之諄諄。每曰、為臣宜忠、為子宜孝。如呼寐者使之醒、聞者罔不泫然涕下。既歸、益去矜持、就渾化、灑然日新。嘗自謂居仁三月半、庶幾顏氏子。夫學難于妙悟實踐、若先生蓋兼之矣。海內士大夫慕先生、日輻輳造廬請焉。先生各因問指點、字字句句、皆吐自胸中、不事虛寂說、一時神氣、令人毛骨悚然去故即新、不遑暇。其開發所得、則虛往實歸、譬之飲江河者、人人充其量也。語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先生有焉。先生不喜文詞、所謂樂學歌、大成歌與勉仁方、具載語錄。雖先生所心得不盡是、要亦發之一人、可垂之千古者。予嘗評諸里中曰、好善人心之靈也、古與今一也。儒不學、何能窺見心齋先生。第自先生觀之、其為善也、欲人之為善也。斯一念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天下後世且無疑、況里閈耶。然則鄉先生歿而可祀于里者、非先生而誰也。當先生存時、撫院梅谷劉公節、按院踈山吳公悌交疏以薦于朝、部寢不報。迨先生之歿、學院午山馮公天馭、象岡胡公植、初泉吳公遵先後追崇、勅祠其鄉、遣場官行如有司禮。然泰山之祀德意、自學院楚侗耿公定向舉之、旋議中罷。夫用舍行藏、惟命與時、無論已。獨一祀事且不終、先生之不遇蓋如此。嘗慨之世有徒以口耳章句獵一第、博一官、跡其平日、在朝在鄉無毛髮竪立、苟其人稍在許可、或布衣子孫顯貴、歿後皆得占籍鄉賢、有司者不問其賢不肖、春秋俎豆、罔敢墜失。視先生越俗之識、亞聖之資、妙悟實踐、有功孔孟、奚啻什伯與千萬也。迺懿典舉矣、卒以忌者之說罷之、何心哉。萬歷四年、憲副小蒲程公學博來兵備海上、修舉廢墜、推楚侗公雅意、特建祠州之西。其知州蕭景訓氏祇承惟謹、凡兩月工竣、扁其祠曰崇儒、屬祀事于州大夫、主時獻享、屬祠宇于王氏子孫、主時修葺、於以風示鄉人。撫臺敬所王公宗沐、自湖吳公桂芳相繼移

文申重、復蠲贖金、置祭田、使不費有司、□無紛張、蓋至是天廼定矣。嗟乎、豈人心之良終不可泯、先生之學久而益信也歟。邇來俗變風移、海內多不論學、而里閈中亦漸凌遏。獨先生之子東厓襞、能意氣不摧、世其家學、時聚同志講明祠中、人心稍稍復振厲。異時標轉轍換、安知不有聞風興起、大能闡明孔孟之學、如先生者出乎。是祠也、固斯學之餼羊、何可少也。予固因小蒲公乞言垂石、為述先生宜祀不宜廢、為後來者告焉。

十三年乙酉春正月、詹事府右春坊右諭德韓公敬堂世能、工部都水司郎中蕭公景訓題請先生從祀孔廟、奉旨該部議。文列後卷。

十四年丙戌秋八月、鹽臺河東陳公岐岡遇文修崇儒祠。

十五年丁亥冬十月、州尊仁化譚公見吾默扁云、真儒正派。

十八年庚寅七月、鹽運司分理泰州事嵊郡周公海門汝登修舍祠。

十九年辛卯春三月、撫臺安福周公山泉寀修先生崇儻祠、扁云、默契心宗。

冬十月、州尊金浦游公振巖春霖贈扁云、道脉真悟。

二十年壬辰夏四月、禮部儀制司郎中海陵陳公蘭臺應芳奠文。先生崛起海濱、一從問學、卽透性真、得師而事、遂為文成夫子之高第弟子。而講學明道、一時仰止者、謂為東海先覺之天民。流風未遠、遺訓若新、芳也夙厪私淑、茲者歸里、借二三同志、期定會以輔仁、將紹明先生之學、奉為依歸、以對越先生之神、特申虔告、仰冀陶鈞、伏為鑒之。

秋八月、泰州學訓房郡李公桂軒香置先生祭器奠文。先生[29]天植其英、海濱精處、邁迹自身、人孰不知其統一聖真耶。其剛毅之資、冲和之氣、靈睿之性、默成之行、奚待予言而後知其備哉。獨計學術所在、有幾微毫髮之辨者、而先生能發之。吾儒之與

佛老、判若黑白兩端、彼竄而入、而遂為吾道混。先生則曰、有吾儒之體、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則自是佛老之體。體用分而正義辨。先生何衛道之嚴也。載籍極博、學者猶攷信於六經。先生則曰、經明不用傳、道明不用經。六經四書、印證吾心。夫舉經書而歸之道、舉道而歸之心、先生何會道之約也。出處不同時、隱見不同道。先生既以講學諒唐虞之君臣、又以孔子之不厭不倦卽位育之功業。先生其出處隱見一致者歟。君臣之分等于天地、一經委質、終身不改。先生始議武王不與三仁同易位之舉、繼議武王不立微子安臣節之誼、先生其扶天綱地維于不墜者歟。凡此之類、不可枚舉。是皆發聖心之所未發、而大有功于聖道者也。自非心涵千聖之精、見決萬古之疑者、曷克臻此。然則謂先生志孔之志以聞孔之道非耶。不然、先生何以見顏孟之未融、周程之匪時哉。是宜其振道化于當年、而教後世于無窮也已。香忝訓泰、仰止景行、絜酒生芻、用展微忱、庶來格來歆。

冬十月、撰先生真容贊。見前

二十二年甲午秋九月、戶部尚書耿公撰先生傳文。先生姓王氏、名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世隱約未顯。先生生有異質、隆顙修臞。少食貧、父曰紀芳、服戶役于公。一日天甚寒、方急驚盥冷水、先生至親所覩之、痛哭曰、為人子、令親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為人乎。自是出代親役、里巷人孚其忠信、家漸以給。尋同里人商販東魯間、經孔林、先生入謁夫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邪。歸取論語、孝經誦習、至顏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顏子為孔門高第弟子、曰、此孔門作聖功、非徒令人口耳也。為箚書四勿語、昕夕手持而躬踐之。里俗故好奉佛、先生準古秉禮、思以易之、令墮佛像、崇儒教。武廟南巡、一日中貴矯上旨索鷹犬于里、橫甚、里人惶惑、追咎為慢佛故。先生曰、毋怖、吾自當之。躬往謁中貴、中貴為先生言論丰儀所感格、嚴戢其下、更與先生交驩、擬薦于上尊顯之。先生婉謝辭避焉。久之、行純心明、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慨世學迷蔽于章句、思國學為天下首善地、往以所學諭司成、司成使學徒問所治經、先生答曰、治總經也。司成進與語、奇之、曰、此非吾所能與也、須遇越王先生始能成

之。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30]列宿失次、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因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此先生悟入之始也。是時文成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鏻爭之。十四年、文成鎮撫虔、又極論良知自性本體内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鶉居、未及聞也。有黄塾師者、虔中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類吾撫臺王公之談。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其同、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是天以某與王公也。即日之虔、至則以詩為贄、踞然由中甬據上坐、往覆辨論者累日、卒會于心、始師事焉。久之、嘆曰、風之未遠、道何由明。製輕車詣京師、所至講説、人士聚聽多感動。先是、都下有老叟夢黄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化為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應之著書千餘言、諄諄申孝弟、擬伏闕上。然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為又卓犖如是、朝士多相顧愕眙、勸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還見文成、文成思裁之、不見。先生跪伏庭下、痛自省悔。久之、乃見。嘉靖初、文成復起制兩廣、先生陳格物旨、文成曰、待君他日自明之。越戊子、文成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邇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澈、音欬眄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嘗舉魯論就正語悟呂仲本、發大學止至善旨于鄒謙之。晚作大成學歌進羅達夫、又作勉仁方以勵同志。深乎深乎、可繹思也。先生自少不事文義、鮮所著述、乃其深造自得、所謂六經皆註腳矣。徐方伯子直承其學、傳趙文肅。羅大參惟德承其學、傳宮洗楊貞復。它如敖司成、張中丞、尊信其學者、未可殫述。五子皆令志學、不事舉子業。仲子襞猶能述其學。余徒白下、李士龍、楊道南、吴伯恒、焦弱侯俱與莫逆、余因得私淑云。總漕劉公節、鹽法吴公悌皆特疏薦聞、侍御洪公垣搆舍居其徒。趙文肅疏用真儒、意在先生也、卒格不報。嗚乎、天篤生先生、儻亦第使為木鐸邪。先生誘進後學、非獨纓綉詩書士、炙而速肖、欽風興起、下逮蕘豎陶工、一聞謦欬、若澡雪其胸臆、而牖發其天機。于時里有樵者、朱姓、名恕、日樵采易麥糈、擇精者供母、而裹其糲

粃為糗以樵。一日、過先生門、負牆竊聽、有味于中、自是每往則必詣門側聽、饑則取所裹糗、向都養所乞餘飲和食、食已樵如初。疲則弛所負擔、趺坐以息。踰時仰天浩歌、聲若金石、適然自得也。先生門徒或瞷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心憐之、一日出數十金、招而款語曰、稔子雅志、顧若貧而勞生若此、願奉此為子生理計、免樵作苦、且令吾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朱手其金、俛而思、徐大恚曰、子非愛我。吾茲目此、此衷經營念憧憧起矣。是子將此斷送我一生也。力卻之。後學使胡植氏數招見之、匿不見。學使故假往役誼、下檄督之急、乃勉用齊民禮服短衣徒跣以往。學使令人扶之入而加服焉、乃得一見云。其後又有陶者韓樂吾氏、名貞、居蓬屋三間、陶甓為生。常假貸于人為甓、甓坯為雨壞、負不能償、並其蓬屋失之、居破窑中。聞樵者朱氏風、從之學。朱歿、卒業于先生仲子、漸習識字、粗涉文史。嘗自詠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簞瓢屢空、衣若懸鶉、晏如也。年踰三紀、尚鰥、仲子倡義、屬門徒醵錢助之婚。婦初歸日、笥餘一二裙布、盡分給所親、與之約曰、吾志希梁鴻、吾不鴻若、非而夫、而不孟光若、亦非吾妻也。買蒲、日為程、令織蘆囊易糈、以給朝夕。婦朝夕作　已、肅共之如賓焉。後聆先生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為任。無問工賈傭隸、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顧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穫畢、羣弟子班荊趺坐、論學數日、興盡則挐舟偕之賡歌互詠、如別村聚所、與講如前。踰數日、又移舟如所欲往、蓋徧所知交居村乃還。翱翔清江、扁舟汎汎、下上歌聲洋洋、與棹音欸㉛乃相應和。覩聞者欣賞、若羣仙嬉游于瀛閬間也。有縣令某聞而嘉賞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鍰、受米而還其金、致書謝畧曰、儂窶人也、承明府授粲、拜領一石、瓶貯以給數月饔飧。餘一石分給親友、以廣明府惠。金惠過渥、非窶人所堪承也。令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能輔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以報明府也。令檢案牘稽之、果然、益敬禮焉。李元宰時休沐在里、數招見之、不往、且奏記盡規、李公益重其人。予典學南畿時、寓書屬余嘉奬、以廣厲士風。予因致禮加幣、且執禮喻之、令其必受、渠乃受之、買牲祭王先生祠、分胙于其同門。後予巡校泰州、謁先生祠、渠來謝、與之坐、余偶觸境示諸生性無加損處、因述故相某取高第、位極人臣矣、一旦以細淺不得意、

且熱中失常云。渠在傍不覺狂發、拊膺歎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予莞爾曰、世故有大行不加者、能不加卽不損。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其師王仲子謂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須一視焉可也。渠重頷云。嘗與諸名公卿會論學、間有譚及別務者、輒大恚曰、光陰有幾、乃為此閒汎語。或稱引經書相辯論、則又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肄耶。諸名公咸[32]為悚息、識者謂其氣冲牛斗、胸次怡怡、號曰樂吾不虛云。

耿定向氏曰、我明自姚江倡學、後世以學自任者不尠、獨先生之學傳浸廣且遠、何哉。蓋學為本、諸身可徵諸庶民、乃可法天下、傳後世也。先生為學、其發志初根本于誠孝、總其學旨、以悟性為宗、以孝弟為實、以九二見龍為家舍、得孔氏家法矣。其旨歸以格物知本為要、以遷善改過反躬責己為勉仁、廓披聖途、至易至簡、固超然妙悟、不滯形器、而亦確然修證、不墮元虛、歸然孔氏正脉。其師表公卿、下逮樵豎陶工、有以也。或者疑先生出則為帝者師、處則為天下萬世師語、懼為狂誕者口實。然乎、曰否。先生實自篤信其道如此。若曰執此輔仁、親親長長、天下平、治世之大經大法具是。所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執此善世、庸言庸行、愚夫愚婦可與知能。所謂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云耳。非謂學者必務自尊大如此也。先生嘗謂立其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其所以語立身者甚詳、而所以自立者蓋甚嚴。夷攷其生平、無棄言、無越履、巨節細行、咸可以昭日月通神明。語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先生之德至矣、世迹一二、末學之狂逞而病先生學、是懲噎而廢食也。先生之學、乃民生日用之飲食、可廢乎哉。洪惟皇祖龍蟠淮甸、重造乾坤、廓清寰宇。維時佐命元功、遘雲龍風虎之會者、多江北淮南產也。傳八葉而先生挺生于泰。泰固淮甸委也。孟子嘗謂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又推堯舜湯武之相承、咸有見知聞知者。然則先生之生、鍾靈應運、非偶也。先生作歌曰、常得斯人繼斯道、大明萬世還多多。斯道晦明、故與世運相隆替。願世共明先生之學、不為異說簧鼓、我明亶其無疆惟休哉。余為是述先生履、作傳表而章之、以諗諸同好云。

冬十二月、南京吏部右侍郎衡郡曾公植齋朝節奠文。學有正緒、肇開唐虞。晦明明晦、義存詩書。爰逮孔氏、天縱弗試、不厭不倦、立則萬世。六經刪述、孟氏紹明。濂溪以來、豈曰無人。[33]緊獨先生、崛興淮海。魂靈自悟、幽通□解。大義數十、遺教炳然。知者世稀、正學賴傳。節生晚質愚、猶幸私淑、垂三十年。醒以餘鐸、來遊南國。密邇宮牆、啓予歆予、歆此潔芳。

二十三年乙未春正月、署泰州事刑部郎中登州陸公鳴皐埜奠文。於乎克念作聖、道心惟微。人異□□、□□幾希。恒嗟主翁、思向物移。一當物交、引而去之。孑然立者、血肉軀為。埜幼讀父書、危豈愛身。拜官雲署、實緣名渝。己罔修永、何以治人。沉綿疾瘧、歧路波旬。夢中醒喚、良知持循。欽惟先覺、不令此泯。莊敬持養、仁自諄諄。斯未能信、四十無聞。瞻祠再拜、氣轉鴻鈞。謝得忞體、七尺忍汩。既往莫追、乙未正月、青天白日。私淑餘師、盛德炳若。流風在茲、裕孫繩武。輔仁可資、詣奠安豐。欷然泣下、遺像儼然、況親炙者。泰山增高、滄海廣瀉。百歲來今、其和或寡。愧匪文翁、士何爾雅。魯有仲尼、鄉多游夏。于昭靈□、扁□云□。東爽降鑒、爵斝□□海大儒。

夏四月、撰先生樂學跋。先廣平君慮埜頑愚、嘗語甘泉二業合一訓、四十年始全讀。嗚乎、何聞之晚也。其云為德業者固讀聖賢書、習舉業者亦讀聖賢書。良知良能、人人知同。有存心以立我、斯讀書作文之大者。故不易業而可以進于聖賢之道者、學業是也。不易志而可以大助於舉業者、聖學是也。陽明往復諸書、異辭合旨。海陵心齋王先生、學陽明者也。崛起布衣、恍然樂學。其于舉子業深有裨。故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識得此心、以莊敬持養之、終身立命、更有何事。而樂學一也。一簞勿受、即萬鍾何加。小官不卑、即三公弗易。丹心可照、正氣長歌。韋編欲絕、五十學易。學在我、樂真我。爾心齋先生語錄年譜、自傳于世。茲歌與儒先互發明。幸官茲土、拜瞻景德、私淑欽風。嘉與學者樂之、亦成己成物之大端。謹跋。

秋七月、秦州學訓蜀峨眉彭公肖崖梅奠文。梅西蜀人也。童稚時誦樂學歌、竟莫知所自。及分教泰州、春丁分祭王先生、祭

畢覽碑誌、始知先生顛末。先生崛起海濱、□□始知向學、手持論語、逢人質問、卽以道明何用經、經明何用傳、了此大意、頓悟宗源。觀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則先生之穎悟玄解、聰明天授、迥超上乘矣。渠家所謂頂門一開、萬緣澄澈者非耶。先生以孔孟為標準、以六經為證印、以良知為公案、以孝友為根本、以躬行為實踐、以修身見于世為功業。故其言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為。以伊傅無明道教人之意也。惓惓倡明道學、汲引善類。總之則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致良知之外無餘術。當時薰其德而善良者、陶人不止樂吾韓貞、樵人不止樂齋朱恕。一時士大夫航海而造先生之廬者、任其往來、啓迪不倦、何異乎孔先師設教杏壇、羣弟子四方畢至也哉。先生既沒、教化益彰、憲臺移檄、建立祠宇、春秋特祀、用報厥施。至今崇信而表揚之者、歷歷不已、則先生之澤、豈止于五世而斬乎。夫以縉紳先生策名天府、身死名滅者皆然。間或功施一方、享一時之祀事者有之。先生布衣、榮名盛世、專祠血食、與國同休、視夫取青紫博名高、死同腐草者、奚啻雲泥也耶。誠無位而貴、無爵而尊、儼然孔孟之家法。猗與休哉、行將與俎豆爭輝也已。先生長孫之垣者、會饌于庠、篤夫婦之倫、誓不續娶、可謂繩其祖武、有光于衣鉢也者。先生有靈、其默佑之。

冬十二月、泰州學正任邱王公尚齋立志奠文。心齋夫子、海涯崛起、不階指授、與道為體。神解玄詣、歸真契聖、悟性覺迷、千里響應、乾象手序、人紀恢張、夢符天授、兆啓明昌、躬先孝弟、陳常渤澥、愍卹請災、植僵甦僡。洞廓聖途、披靡榛蕪、見龍正位、宅是太虛。孔孟同心、勉仁樂學、秘洩千古、天民先覺。淮南格物、越中致知、異軌同趨、胥百世師。譬彼上乘、兩輪貫轂、從祀後先、不蔡可卜。志也夙懷、嚮往、景仰前修、區分南北、縮地亡繇。愧兹濫竽、來遊錦里、勿煩介紹、瞻跽祠宇。家有遺胤、博帶逢衣、世業三傳、風韻猶伊。耿光如存、芳蹤可躡、乃顯乃承、對敭懿烈。遊門觀海、不虛此生、俎豆馨香、昭格寵靈。

二十四年丙申春二月、淮揚兵憲長山曲公帶河遷喬奠文。天地晦明、惟關一道、道脉斷續、惟係一心。慨自末學、影響孰深。先聖遺真、濂溪而後、賴有文成。疇能師事、獨我先生。淮海邁迹、天挺性靈、箴先孝弟、學重勉仁。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樂學著

作、大成振音。整失序之天文、犁然如故。喚聾瞶之耳目、爽然一新。揭良知而明炳日月、倡格物而見徹古今。山斗氣象、飛躍胸襟、豈直追踪往哲、且亦□□後生。洵也天民先覺、展矣昭代偉人。裔生當晚學、未由趨庭、來役茲土、欽承若親。悼芳軌兮既遠、欣私淑兮有人。茲薄陬芻絜、用攄悃忱、薰蒿來格、默藉陶鈞。

秋八月、私淑門人唐珊率門下同志奠文。唐虞中道、孔孟仁心。良知東越、格物海濱。千古一脉、元氣流行。大哉先師、造物鍾靈。一私不着、萬善叢生。闡述前聖、啓佑後人。道握其樞、德極其至。匪玄匪虛、至簡至易。即事是知、即知是事。振鐸警愚、定期為會。推重躬修、敦崇孝弟。切切偲偲、勉仁導義。弟和兄歌、子紹父志。聚樂一堂、寒暑不置。嗚乎先師之門、四方之歸。居室出言、千里應之。矧生茲土、敢出範圍。珊也晚學、鄙夫不獲、仰步趨于親炙、而拜瞻遺像、猶得儼對越于在茲。敢偕二三同志聚祠下、將紹明先師之學、以奉為依歸。三爵布告、伏惟鑒之。

二十五年丁酉春二月、浮梁學訓海陵劉公西郭清題句于樂學堂中。崛起海陵、接孔孟師模之正脈。潛心理窟、等唐虞事業于□□。

夏五月、淮安推府河東曹公真予於汴奠文。於惟先生、崛起海濱。剛果真切、必為聖人。竟纘斯文、卓哉先覺。不揣愚蒙、謬懷聖學。風靡習積、乍開乍昏。趨蹌祠下、仰止芳芬。虔具牲醴、再拜陳辭。於惟先生、牖之翼之。

秋九月、州尊浮梁張公樂衢驥奠文。今世學士、靡匪以聖人為宗。聖人憂學不講、以故講學之名、昉于尼山、而延于億禩、所從來遠矣。顧聖人不又曰、耻躬之不逮乎。夫講者講也、躬行者所以講也。于人為實心、于天地間為實理、于天下萬世為實驗。斯誼澌滅、文成公繼濂洛而倡明良知之學、實身體之。淮之南有覺者崛起、曰心齋先生。先生初固亭子也、一旦伏讀鄒魯二書、而超乘格物之旨、因往事文成而遜志焉。匪以資譚說、而日論辨之、而心證之、而躬蹈之。居恒以孝友為根本、以造就為事業、訓嚴四勿、春滿

一腔。樂學有歌、攄真趣也。大成有詠、識正諦也。勉仁有方、天理有說、胥教誨而指真詮也。鑿鑿躬行、第曰講之云乎哉。余伏卒業先生家乘、而識先生躬行之學、其感格有不可誣者。無論四方縉紳學士千里雲從、孔庭三千不啻焉、即造次一語、化及中貴、化及不逞。甚者天風應禱、霖雨隨祝、此胡可口說冀哉。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噫嘻、先生逝矣、至今俎豆宮牆、無滅闕里、又何令人久而益信若斯也。余生也晚、夙慕先生躬行之學、展拜祠下、撫先生後人而布二爵焉。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日之謂與。至于稱述之備、總理之周、前人已悉具矣、又奚余之贅焉。

冬十月、吉水鄒公南皋元標贊語。或問鄒子曰、泰州崛起田間、不事詩書、一布衣、何得聞斯道卓爾。予曰、惟不事詩書、一布衣、此所以得聞斯道也。蓋事詩書者、理義見聞纏縛胸中、有大人告之以心性之學、彼曰予既已知之矣。以泰州之天靈皎皎、既無聞見之桎梏、又以新建明師證之、宜其為天下師也。竊嘗論新建有泰州、猶金谿有慈湖、其兩人發揮師傳、亦似不殊。斯道不孤、德必有鄰、予於茲益信。或曰、泰州主樂、末世有猖狂自恣以為樂禮、奈何。予曰、此非泰州之過、學者之流弊也。夫流弊何代無之、終不可以流弊而疑其學也。

二十八年庚子春三月、揚州府太府楊公崑源洵、推府徐公躍玉鑾、泰州知州張公樂衢驥捐俸肖先生遺像。

夏五月、揚州推府徐公躍玉鑾撰先生傳于府志。王心齋先生者、初名銀、逮事陽明先生、為更名艮、字汝止。其先姑蘇人。祖伯壽者徙居海陵、遂世為海陵人。所居里為安豐場、俗煮海為生、不事儒。先生生而穎異、隆準廣顙、長九尺。自弱歲頗從塾師受大學章句、而家窶甚、弗能竟學也。弱冠、先生父紀芳使治商、往來齊魯間、已又業醫、然皆弗竟。嘗從過闕里、觀孔子廟及諸大儒從祀、瞻注久之、太息曰、是聖人者、可學而至耶。同輩咸愕眙所言。乃歸、取孝經、大學、論語、日誦讀、置書袖中、逢人質問疑義、有所得

必見之行。父役官府、晨起以冷水盥、先生痛自責、以人子不能服役、而使父自苦也。遂請代父役、而晨昏定省、禮益虔。自是人稍知先生能事親孝矣。居久之、忽有所悟、若洞明于宇宙萬物一體之故、動靜語默、俱在覺中。先生益自信、乃製古深衣服冠、五常冠、緇經搢笏、所至與人講論道學、榜其門曰、此道貫伏羲堯舜以來、不以貴賤賢愚、惟有志者傳之。鄉人始而駭、漸而信、久而浸與俱化焉。正德中、內官佛以上命捕鷹畋獵、過海上、所至騷動。先生躬詣其庭、諭以理義、佛矍然起敬、約共獵。則與偕獵、因勸以請上旋蹕、毋馳騁以安天下。內官卒感悟徙去、無擾害里中、蓋至誠感人如此。是時王陽明先生守仁鎮豫章、以道學為海內宗、先生從塾師黃文剛聞其語、詫曰、海內士大夫亦有明聖人之道如某者乎。吾不可以不往證。乃辭二親、往謁王、持海濱生刺、踞上坐、與語良知及堯舜君民事業、大悅服、願為弟子。已稍疑、則又卽上坐反覆論難數日、乃竟執弟子禮焉。陽明先生語人曰、吾持萬衆擒宸濠、未嘗動心。今日為此生心動矣。然先生益自任、乃辭陽明先生去、製招搖車、將遍遊天下。遂至京師、都人士聚觀如堵、顧以先生言多出獨解、與傳註異、且冠服車輪悉古製、咸目攝之。會陽明先生亦以書促還會稽、乃復遊吳越間、依陽明講業。自是亦斂圭角、就夷坦、因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旨、而究極于身修而天下平。其言簡易徑截、不為枝葉、學者有所疑難、見先生多不問而解。自大儒鄒公守益、湛公若水、呂公柟、歐公南野咸尊重先生如陽明先生也。陽明先生卒於官、先生迎喪桐廬、營其家。先生年五十餘、學益深造、門人董燧、徐樾等與四方諸來學者日衆。而巡撫劉公節、御史吳公悌俱疏薦先生、而御史陳公讓按維揚、訪先生、以事阻、乃作詩呈先生、稱海濱伊傳云。亡何、先生寢病、夜有光燭地達旦。先生語門人曰、吾將逝乎。然猶力疾與門人論學不懈。諸子泣請後事、先生顧仲子襞曰、汝知學、吾何憂。又回顧諸子曰、而兄知此學、吾又何憂。無一語及他事、遂卒、年五十有八。門人為治喪、四方會葬者數百人。督學胡公植祀先生于鄉賢、而麻城耿公定向復專祠先生于吳陵書院、有司以春秋祭祀焉。先生崛起海濱、以先覺覺民為己任。致良知之學、陽明先生為宗、先生為輔、乃一洗俗學支離之陋。天之未喪斯文、其在茲乎。學士大夫得先生指點

開悟者甚衆。其示俞純夫云、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至簡至易、不用安排思索。聖神所以經綸變化者、本諸此也。示徐子直云、良知卽性、性焉安焉之謂聖[34]、知而復焉執焉之謂賢、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一知一覺、無餘蘊矣。示林子仁云、物有本末、是吾身為天地萬物之本也。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知天地之化育。示羅念菴云、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卽是位育。不知此、縱說得不[35]真、不過一節之善。示門人云、危其身于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于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又云、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又云、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養心者害心。問異端、曰、聖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異此者謂之異端。問節義、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幾乎。然則何以云成仁取義。曰、處變之權也。又示門人云、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于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己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蓋誨人真切如此、其詳在先生年譜及語錄中、不具載。先生築斗室於所居後、坐息其間、號心齋、學者因稱為心齋先生云。徐子鑾曰、余觀心齋先生其未遇文成時、師心自悟、見其大者、殆孔子所謂狂歟。晚于致良知之學、精微而易簡、守約而施博、抑何超然獨詣也。從文成學者幾半海內、惟先生絕離蹊徑。蓋先生生長海隅、無紛華世味之染、又少不為俗學、無言語文字之障、其得天全矣。舊誌傳先生甚略、余故述其行事語略、庶學者有所仰止、為列傳焉。

夏六月、推府徐公鑾撰像成奠文。猗歟先生、崛起海隅。師心獨悟、宇宙為徒。晚遇文成、見道益卓。廣大精微、展也先覺。經綸未究、哲人其萎。遺文景行、百代可師。廟貌有嚴、德容可睟。入室升堂、勗我同志。猗歟休哉。

夏六月、泰州儒學學訓古范寇公惺予、掄溸園張公鶴皋、鳴遠龍舒劉公衡、澤咨益奠文。濂洛之後、賴有文成。文成師事、獨有先生。孔孟之道、得濂洛常存。濂洛之學、得先生常明。直接洙泗、軼超洛伊。文成以來、一人而已。掄等晚學、叨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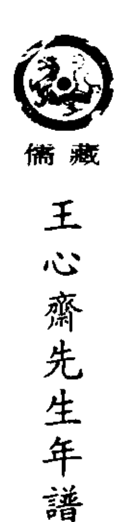
多士得拜遺容、敢不正人心、明正學、以承先生之功。先生其牖之翼之。

二十九年辛丑冬十一月、翰林院太史曾公植齋朝節以先生傳攷館課庶吉士王公聚洲元翰撰文。越

中陽明先生以良知之學倡道東南、呼醒世夢、諸學者翕然宗之、如衆流之赴壑、而羣鳥之歸鳳矣。于時有龍谿先生、心齋先生、號二王、其最著云。心齋先生名艮、字汝止、揚之泰州人也。四世祖仲仁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紀芳、紀芳生先生。生于安豐里、生而有異徵、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顙修臞、而聰警殊常兒。里俗多負鹽、故先生年二十餘未知學問。近三十、誦論語孝經、忽悟曰、此入道之的也。于是慨然以古聖賢為可學而至矣。一日至親所、見親以急驁方盥冷水、迺痛哭曰、某為人子、使親盥冷水而不知、尚得為人子乎。遂竭力代親役、而朝夕省定、一如古禮惟謹。先生孝出天性、而行持益力、久之心地豁然開朗、獨契大學格物宗旨、謂格物者格物有本末之物也。物有本末、而身為之本、則當以天地萬物依乎己、而不以己依乎天地萬物、所謂知之至也。此真足訂千古之訛、而補宋儒之所不及者也。自此學有欛柄、獨脩獨證、至語默動靜、皆在覺中。嘗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蓋躬行實踐之悟與口耳聞見之悟、淺深不可同年而語矣。是時王先生巡撫江西、極論良知自性本體、內足、併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方奉親家居、皆不及聞。有黃塾師者聞先生論、詫曰、此極類陽明先生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論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某與王公也。即日買舟、兼程趨造江西、至則服古冠服、止于門、欲王先生親迓、乃肯前左足。王先生睹其衣冠、訝之、對曰、此服堯之服也。遂以所得辨難、屢日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列、盡得其致良知之說。間出格物論質之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耳。一日辭王先生還家、製輕車詣京師、沿途講學、人士群聚聽之、多虛往實歸。以故競匿之、勸而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還、嘆曰、先生之身既沒、追之不可得也。先生之心在、不可得而傳之乎。于是開門授徒、遠近皆至、益闡明王先生之學。每示學者明哲保身論、若曰、明哲者良

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則必愛身、知愛身則必愛人、吾身保矣。不然身且不能保矣、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先生從物有本末透入保身政重本之實際也。吁、此聖脈也。一友疑之、問以節義、先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幾乎。曰、然則孔孟何以成仁取義。答曰、此應變之權、非教人家法也。其貴保身蓋如此。先生往往見人眉睫、卽知其心。其引接人、無論隸僕、皆令有省。或問以中、曰、此童僕之往來者卽中也。又曰、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機應響答、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至于出處大節、凜然不苟。嘗曰、吾出則為帝者師、當量而後入、不可入而後量。□前此諸儒忽于此道、至于入而後量、是以取辱者多矣、可不鑒哉。其自重能如此。又曰、聖賢用世、步步皆有成算、毫髮不差。又曰、聖人之學、不費些子氣力、故有心于重功名富貴、其流弊必至于無父無君。有心于輕功名富貴、其流弊必至于弑父與君。妙論薰心、名言破的、多發前人所未發也。先生風格高古、氣魄閎大、而音咳盼顧、使人意消。雖顯貴至悍戾㊱不悅者、聞先生、皆對衆悔謝不及。內江趙文肅撰志曰、先生之學、以悟性為宗、以格物為要、以孝弟為實、以明學啓後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可謂契聖歸真□□□亞。噫、文肅知言矣。先生平生不喜著述、酬應諸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道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旨、勉仁方、樂學歌諸篇、行一世。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也。紀夢者乃謂先生自夢天墜壓身、手托日月、整理星辰如故。而人謂先生夢者、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立變為人、晨起候而先生適至云云。噫、吾觀先生龍德而隱者也。肩天地古今道脈、□之明、身如日月、復明而星辰復燦、此固日用中之布帛菽粟也、又何必神其說以為先生重哉。先生今往矣、四方縉紳過揚者、想其遺風、多造其廬、與其子孫論學焉。時總漕劉公節、鹽法吳公悌皆抗疏薦之、不報。侍御洪公垣構書屋居來學之士、號心齋、其徒遂稱為心齋先生。生子五、衣、襞、褆、補、褣。以嘉靖庚子十二月八日卒于正寢。

三十二年甲辰春三月、雲南□□□□□□周公海門汝登題聯句于樂學堂前。取友隆師、大家都為何事、



須密密綿綿、向隱微處參求、閒忙不昧、自然有時透徹。□盡心知性、這個不是空談、務真真切切、在應感上磨練、心境一如、到此乃足承當。

三十三年乙巳春三月、新安私淑弟子陳履祥聯維揚合郡大會、率在門同志吳光先、撒玄嶽、陳良□、方天民、陳魁類、吳士賢、胡木、吳廷彥、王弘器□□□、陳夢騶、王元鼎奠文。於惟夫子、崛起海濱。承派良知、統一聖真。哲人既往、山斗嶙峋。茲予小子、盱江傳心。淵源有自、繼述徽音。遠謁庭下、遺旨欽承。宗裾不謬、啓佑有成。攝異歸同、孔學大明。兢兢皇皇、夫子攸歆。

冬十二月、江北按臺繁陽黃公雲蛟吉士、親謁先生祠致祭。

三十四年丙午春二月、整飭維揚憲副武林張公雲臺鳴鶚、親謁先生祠扁云性學真傳

冬十月、南京操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楚黃耿公叔臺定力、移檄修葺先生祠宇、重刊譜錄。

冬十一月、耿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奉恩廕子、修崇儒祠、未竣、後操院嘉禾丁公改亭賓、以前院官銀不敷、繳贖重刊譜錄。

三十五年丁未秋九月、督學武林楊公淇園廷筠、親謁先生祠、扁云先覺堂

冬十月、私淑弟子陳履祥題聯句于樂學堂。匹夫百世師、學樂樂學、濟濟朋來、都是時習君子。片言千聖法、格物物格、蒸蒸義聚、同然止善大人。

冬十二月、海陵私淑弟子顧夢騏題聯句于崇儒祠。樂學重光、往學開來、學世世被春溫至教。崇儒再振、後儒繼先儒、人人欣道脈流芳。◯衛先聖真傳、道彌高而祀彌久。廣後人學脈、身愈遠而教愈尊。

三十六年戊申春正月、翰林院修撰秣陵焦公弱侯竑贈精舍祠扁云名世儒宗。

春二月、鹽運司分理泰州事華陽尹公南臺希孔鐲俸量修精舍祠。

三十七年己酉夏六月、鹽臺夏邑彭公世螺端吾親謁先生崇儒祠致祭、扁云崛起真儒。

卽月下旬、彭公東巡駐節安豐場、復謁先生精舍祠、諭士民講學爲善、增光先哲、目擊祠宇倒塌、議及修理。

秋七月、鹽運司分理泰州事泰和郭公颺虞隆平鐲俸量修精舍祠。

三十八年庚戌春三月、鹽臺彭公鐲贖重修精舍祠、建勉 仁堂、改東西舊號房爲報德堂、朋來館。

秋七月、四代孫王元鼎題聯句于精舍祠勉仁堂。貫古貫今、只些子勉仁念頭、奮乎百世之上者、與百世豪傑之想。包天包地、惟這段樂學真精、應于千里之外者、動千里仰止之思。

秋八月、泰州學訓私淑弟子和州郝公桐浦繼可會講崇儒祠致祭。

冬十月、私淑弟子清江陳魁類奠文。仰惟先生、崛起海濱、透悟真宗。家法以尼山孔氏、正位以九二見龍。匹夫百世師、明德親民、交止于至善。兩言千古法、樂學格物、悉合于大中。獨計學術微有可辨者、而先生能發之。則曰有吾儒之體、便有吾儒之用。是徵衛道之嚴、而不與異端混同。又曰經明不用傳、道明不用經。足徵會道之約、而無渣滓之未融。又以講學諒唐虞之君臣、孔子不厭不倦、卽位育之事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卽某之仕、足徵出處隱顯、一致于時中。此皆發聖心之未發、而為生知之俊雄。先生冢嗣名衣、遺有一聯、友直友諒友多聞、誠心尚友。勿正勿忘勿助長、允執厥中。仲子名襞、隨親出入、贊化愚蒙。嫡孫之垣、室失有後、義不重婚。當貢不仕、藉言目矇。志于道德、遠紹儒宗。曾孫元鼎、葺祠脩譜、繼述厥功。潛心理學、大振家風。寔由先生之德大、以致



後裔之事。隆先生高弟顏子山農、深造自得、復傳羅子明德。明德承其學、傳貞復楊宮洗、弱侯焦漪園、九龍陳光庭。三公尊信明德、建祠崇祀金陵之東。得與楊子道南、吳子伯恒、李子士龍、會學羅耿二師祠中。門徒千數、鱗輳雲從。大明斯道、如日天中。溯源皆由海陵發蹤。萬歷乙巳、光庭陳子同吳光先至泰、類與胡木得接隨侍、拜謁先生、結會祠下、闡揚格物正宗。人各傾聽、有味于衷、行將明先生之大道、淑後世于無窮。第類等愚蒙、敢不求仁、自責反躬。雖樂樂三十餘秋、奈胸次尚未空空。再申虔告、仰冀□□行、鼓舞愚蒙向化、功尤偉哉。

冬十一月、私淑弟子海陵吳士賢對聯。帝治統天在下位、獨悃真我陶鎔俊傑□元德誠懋矣　聖言垂世迄當年、專尚躬

補遺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夏五月、安豐場鹽課司大使賈公錦、副使葉公璉奠文。嗚乎、公今往矣、而今德實行昭于斯世者、實未嘗往也。嘗聞公也、以道充㊲為貴、以身安為富、以心學為多士倡、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不爵祿而崇高者歟。故海內英豪、聞其風以景從者益衆。曲造人材、亹亹罔倦、蓋有得乎循循善誘之意也。嗚乎、天下善類之得于甄陶者、孰不欲其壽斯道之傳也。胡何天不假年、遽爾殞歿。噫、非公之不幸、實斯道之不幸也。自予至場、而先生□□□仰其風、而慕其行、而□□目擊□休、是何遭逢之不偶也。然仰慕之餘、猶使人惕然深省、而況于親炙之者乎。乃從而歌之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秋八月、後學于越李公大蘭槩奠文。嗟呼、先生之學、隨地隨時、皆可以立成己成物之實功。不祿而富、不爵而榮。雖薦辟屢及、未嘗一日忘堯舜君民之志、而度己度人、度時度勢、知天下莫有傅岩卜相、渭水卜師之遇、恐其一出、而如前宋程伊川氏之摧沮、徒受文墨儇薄子之戲侮凌轢、而志不得行也。寧終身布素、高臥于海濱隴畝之中。我嘗想其動心四勿、禱雨從師、改淫祠、慕古禮、化內豎于片言、賑年凶于運掌、靈臺造化、妙用不窮、闡道淑人、令全泰知有孔孟之宗。自及門東城林

公以來、英賢濟濟、超然為維揚冠冕者、皆先生振作之流風。斯正實問實學、時時有補、處處皆宜、先生之道、蓋未嘗不行也、則亦不□佩金紫而食萬鍾矣。槃于先生、讀其文如見其人、自幼有心慕焉。昔庚寅之歲、特訪遺蹤、乃有先生嗣孫之垣及青襟之士、降心揖志、儼然問學而相從。亦若槃之企仰先生而渴欲瞻覿其儀容也。槃于先生、數十年來神孚精契、恍一堂一室之躬逢。獨自恨志同先生堯舜君民之志、學同先生孔孟授受之學、而內輕信己、外輕信世、遂謂天地間事無不可為。乘機遘會、不幸而偶叨一科、又不幸而偶叨一第。大步直前、不虞險阨、曾未試其毫芒、而智計腸腑皆出時下。彼方談笑藏刀、我且不知其為刀、而傾情與之談笑。彼方譏會設穽、我且不知其為穽、而開誠與之譏會。故知我者□、一塵不染、百折不回、訓練胸富甲兵、催□心存撫字。而嫉之者曰、矯而干譽也。愛之者曰、節操風裁、並茂文章、政事兼優、一心軫念民艱、千方求拯差累。而害之者曰、迂而無當也。諸若此類、不勝枚舉、前者方揚、後者隨掊。揚者十一、掊者十九。摧沮萬狀、讒言罔極。我本乙也、而庇甲之汚者指之為乙、何顧天理。我本丁也、而嫁丙之禍者移之于丁、何恤人言。蚊虻利嘴、交唖叢喧、亂一時之皂白、混萬世之真偽。擠排掩抑、竟蒙非已之垢。承不情之毀辱、及父母之遺體。縱自信生平可不愧于神聽、公是公非、久當自定、如陰雲之去、仍見清空、而方今吠影吠聲、孰能遽白我之丹衷。此槃所以愈服先生之早見、而終不肯輕出以犯妒心讒舌之鋒也。惜乎槃之輕信輕出、而一蹶至此、不能豫學先生之早見耳。撫今追昔、有懷冲冲。自茲伊始、方願一洗、退從吾好、隨其日用、成己成物、一如先生當年之措注、講學開來、使後生小子相從切磋者、以其所學、出輔聖主、行堯舜孔孟之道、則亦我之報効天恩也、而又何嘗不親見于我躬。是乃槃之所以矜式先生、上證千萬祀[38]之既往、下證千萬世之將來、諒此心此理之同也。先生無言矣、精靈未泯、幸有以默啓不肖而進之大道哉。

萬曆十一年癸未、塑東淘像文。

東海之濱、篤生吾夫子、天挺人豪、其殆鍾山嶽之秀、河海之靈者乎。不待文王而興者[39]、法眼洪都、抗督府之賓席、琅琅出論。蒲輪幾輔、動縉紳之駭訴[40]、欸款披懷。負震蕩乾坤之氣、有掀動宇宙之風、夫豈偶然也哉。竊仰吾夫子、

實為天地立心、實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孰不以夫子不與台輔之登庸、庇生民而沐雍熙之化。孰知吾夫子乃任木鐸之周流、羣諸弟而成造就之功。慨逍遙之微歌、遽拽杖而觀化。夫子賓天、蓋四十四年于今矣、廟貌尊崇、春秋俎豆、亦且四十三年于今。幸切瞻依、高山仰止。今夏適毓吾蔡公以左遷來吾兩淮、署泰州分司事。拜夫子于祠下、謂夫子倡明正學、一代儒宗、慨遺像之未設、顧為缺典、出俸金命場司速為募工脩塑。茲既告成、生等覩儀容之儼然、清輝凜凜、宛聲欬之如聞、傾心戀戀。敬陳蘋藻之奠、以慶盛典之遭逢。伏惟尊靈默佑、生等頓開靈□、究極心傳、衍夫子之道脈、億萬斯年、永沾化雨、不勝忻躍祈禱之至。

仲男王襞等奠文。府君蒙國家俎豆之享、殆四十四年于今矣。男等恭奉香火、罔敢或懈、日唯兢兢、懼不足以仰繼夫子之光。而儀型㊶在上、謹服膺詩禮之庭訓。在上名公、屢崇典禮。今夏蔡公臨祠展禮、求遺像脩塑、昭示德輝、以隆瞻仰。慶今告成、謹潔牲脯、三爵伸虔。麟翔鳳舞、耀庇後昆。億萬斯年、永享多福。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夏、維揚兵憲熊公思誠尚文祀先生于維揚書院。後熊公轉陞尚寶司卿、復捐帑置崇儒祠祭田、書扁云孔孟正宗

四十年壬子秋、工部郎中岳公石帆元聲致祭。

四十一年癸丑冬、本府同知蔣公少陽如苹捐俸協刻全集、親書樂學歌刊屏風上。

四十二年甲寅夏、尚寶司卿周公海門贈扁云東海聖人

光州郡守尤公大治謹刊先生要語一帙、以示光士大夫、分立本、用中、學樂、證學、願學、學易六款、凡若干章。

四十三年乙卯夏、鹽臺謝公中吉正蒙捐資修祠、贈扁云一代醇儒

少詹事黃公道周贈聯云東南間氣鍾天目、鄒魯宗傳屬海陵。

宗孫王之垣撰東淘精舍小引。兩淮泰州安豐場別號東淘、吾先子桑梓在焉、去泰百有餘里。武廟改元、先子倡明此學、謁文成公而師之、信從者衆。鹽法洪公垣峻之搆書院三楹、居四方來學之士、扁云東淘精舍。先子逝後、督學胡公植廬山改書院為精舍祠、置祭田、春秋特祀。今上癸未、分司蔡公毓吾肖先子像于祠中、其左右配享、則後周公海門氏之特典也。續置園田八畝、供配享祀事、給券末云如有豪強侵奪、執此呈聖。若子孫擅自賣廢、追奪還官。噫嘻深哉、周公給券之意乎、豈徒令土豪局心爾也。守是祠者、尚思祖宗倡學之心、當道作興之意、奮然振拔、卓然植立、期為孔之伋、曾之西、庶無忝爾祖。而上人嘉惠後學者、永垂不朽矣。

垣不肖、何足為家人法。第蚤夜以思、有深憂、亦有深懼、敬陳圖末、以致相勉之意。

祁門私淑門人陳履祥撰崇儒祠小引。萬曆丙子、兵憲程公小蒲、體中丞耿公天臺之德意、建先生祠于州城之西、凡三楹、門垣整飭。正堂扁云樂學堂、發孔孟顏之心訣也。大門扁云崇儒祠、遵萬古之正脈也。厥旨微哉。泰和蕭氏景訓盡心經畫、貽謀久遠、中呈云本州捐金建祠、既隆一方之盛舉、得人承祀、攸關後代之禮文、任用既宜于慎始、供需當要于有終、勘得本祠為儒者之居、非緇衣黃髮之流、可以濫守、傜編有一定之數、其加增編派之類、難以速行。況王氏子弟素稱謹厚、以全嗣而付之、其愛惜也必至。兼本州民田今多典賣、得數畝而耕之、其取給也有餘。合無置附郭田、並以其祠托王氏、則先生廟食之需可安享萬年、而當道作興之義、亦永保無斁矣。逐買祠後僧人園田六畝、南山寺西民人園田十畝、給券付長孫王之垣、收租供祭。傳至曾孫王元鼎、世守焉。南兵部右堂耿公叔臺、操院丁公改亭相繼脩葺、誠斯文之光也。祥謁先生祠而私淑之。躬逢盛舉、不勝忻躍、猗歟休哉。先生乃振古英豪、故足紹孔孟正傳、而當道作興羽翼、則延洙泗之一脈、寧有既也哉。敬志之、以垂不朽。

校記

①武宗正德二年：原闕「正德」二字，依例補。

②罪我者：「者」字原作「若」，據《孟子·滕文公下》及本書上下文意改。

③崇文門：原作「崇文明」，據《明儒學案》卷三二《處士王心齋先生艮》改。

④會稽：原作「稽會」，茲改。

⑤先生：「先」字原誤置於上文「在側」上，今依文意改。

⑥滁：原作「除州」，今依例改。

⑦復：原作「複」，據文意改。

⑧擾：原作「優」，據文意改。

⑨二公：原作「三公」，據上文所述改。

⑩唯：原作「雖」，據文意改。

⑪抑：原作「仰」，據文意改。

⑫者：原作「着」，據文意改。

⑬萬：原作「高」，據文意改。

⑭齋：原作「齊」，「康齋」爲吳與弼號，茲改。

⑮肯：原作「背」，據《念菴文集》卷一七改。

⑯且、之私：原脱，據右引書補。
⑰捐：原作「損」，據文意改。
⑱識：原作「誠」，據《明文海》卷四四三改。
⑲悍：原作「捍」，據右引書改。
⑳響：原作「嚮」，據右引書改。
㉑數百載：原作「數日載」，據文意改。
㉒「幾於」以下文字疑有誤。
㉓六：原作「公」，據年譜武宗正德六年條改。
㉔丙子：原作「子丙」，據文意改。
㉕羸：原作「羸」，據文意改。
㉖囊：原作「曩」，據文意改。
㉗感：原作「惑」，據文意改。
㉘猶：原作「尤」，據文意改。
㉙生：原作「使」，據文意改。
㉚日月：原作「日日」，據年譜正德六年注文及《明儒學案》卷三二改。
㉛欵：原作「款」，據文意改。

㉜咸：原作「感」，據文意改。
㉝緊：原作「緊」，此作語首詞，因改。
㉞聖：原作「性」，涉上文衍。
㉟不：原衍，涉下文誤增。
㊱悍戾：原作「捍戾」，據文意改。
㊲道充：原作「道克」，據文意改。
㊳千萬祀：原作「千萬是」，據文意改。
㊴「者」下當脱一字。
㊵訴：疑誤。
㊶儀：原作「型」，據文意改。